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戴庆厦

鄂温克语参考语法

EWENKEYU CANKAO YUFA

D.O. 朝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鄂温克语
参考语法

EWENKEYU CANKAO YUFA

ISBN 978-7-5004-8143-0



定价：46.00元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戴庆厦

鄂温克语参考语法

EWENKEYU CANKAO YUFA

D.O. 朝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温克语参考语法/D. O. 朝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004-8143-0

Ⅰ. 鄂… Ⅱ. D… Ⅲ. 鄂温克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描写语法学 Ⅳ. H22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849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44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 13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 13
一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 14
二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 16
三　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现象 …… 24
第二节　格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 43
一　主格 …… 44
二　领格 …… 45
三　确定宾格 …… 46
四　不确定宾格 …… 49
五　反身宾格 …… 52
六　与格 …… 53
七　位格 …… 54
八　不定位格 …… 56
九　工具格 …… 57
十　从格 …… 58
十一　方面格 …… 60
十二　方向格 …… 61
十三　比格 …… 62
十四　限定格 …… 62
十五　共同格 …… 64
十六　有格 …… 65
十七　所有格 …… 65
第三节　领属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 68
一　人称领属 …… 68
二　反身领属 …… 73

三　领属形态变化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接触关系 …… 76
第四节　级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 78
一　一般级 …… 79
二　次低级 …… 80
三　低级 …… 83
四　最低级 …… 85
五　次高级 …… 93
六　高级 …… 95
七　最高级 …… 98

第二章　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 101
第一节　态形态变化现象 …… 102
一　主动态 …… 103
二　被动态 …… 104
三　使动态 …… 105
四　互动态 …… 106
五　共动态 …… 107
第二节　体形态变化现象 …… 108
一　完成体 …… 110
二　进行体 …… 110
三　未进行体 …… 111
四　执行体 …… 111
五　延续体 …… 112
六　多次体 …… 112
七　一次体 …… 113
八　反复体 …… 113
九　固定体 …… 114
十　中断体 …… 115
十一　愿望体 …… 115
十二　未完成体 …… 116
十三　假装体 …… 116
十四　试动体 …… 117
第三节　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 …… 118
一　陈述式现在时 …… 120
二　陈述式现在将来时 …… 123

三　陈述式将来时 …… 132
四　陈述式过去时 …… 137
五　陈述式过去进行时 …… 141
第四节　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 …… 147
一　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 …… 148
二　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 …… 149
三　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 …… 150
四　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 …… 151
五　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 …… 152
六　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 …… 153
第五节　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 …… 155
一　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 …… 156
二　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 …… 156
三　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 …… 157
四　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 …… 158
五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 …… 158
六　命令式复数第三人称 …… 159
第六节　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 …… 162
一　假定式单数第一人称 …… 163
二　假定式单数第二人称 …… 163
三　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 …… 164
四　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 …… 164
五　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 …… 165
六　假定式复数第三人称 …… 166
第七节　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 166
一　目的副动词 …… 167
二　条件副动词 …… 168
三　因果副动词 …… 169
四　紧随副动词 …… 170
五　立刻副动词 …… 171
六　让步副动词 …… 171
七　界限副动词 …… 172
八　联合副动词 …… 172
九　并进副动词 …… 173
第八节　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 174

一 现在时形动词 …… 175
二 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 175
三 过去时形动词 …… 176
第九节 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 179
一 否定助动词 …… 179
二 肯定助动词 …… 184
三 判断助动词 …… 186
四 应许助动词 …… 187
五 能愿助动词 …… 188

第三章 鄂温克语句法结构 …… 190
第一节 句子词组结构 …… 190
一 并列式词组 …… 191
二 支配式词组 …… 193
三 修饰式词组 …… 196
四 补充式词组 …… 199
五 限定式词组 …… 201
六 表述式词组 …… 203
七 否定式词组 …… 204
八 判断式词组 …… 208
第二节 句子成分分析 …… 210
一 主语 …… 212
二 谓语 …… 216
三 宾语 …… 220
四 补语 …… 222
五 状语 …… 225
六 定语 …… 229
七 插语 …… 231
八 复合句 …… 232
第三节 方位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34
一 /da/、/də/、/do/、/dɵ/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 234
二 /gu/、/gʉ/ 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 235
三 /la/、/lə/、/lo/、/lɵ/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 236
四 其他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 237
五 方位词和程度副词与句子的关系 …… 237

第四节　时间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38
一　时间词和数词及句子关系 …… 240
二　时间词和形动词及句子关系 …… 240
三　时间词和程度副词及句子关系 …… 241
四　句子中时间词的重叠使用现象 …… 241
第五节　代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42
一　人称代词 …… 242
二　指示代词 …… 246
三　疑问代词 …… 250
四　反身代词 …… 254
五　确定代词 …… 254
六　不定代词 …… 256
第六节　数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57
一　基数词 …… 258
二　序数词 …… 260
三　集合数词 …… 261
四　平均数词 …… 261
五　概数词 …… 262
六　分数词 …… 263
七　限定数词 …… 264
八　统计数词 …… 265
第七节　副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66
一　程度副词 …… 266
二　时间副词 …… 268
三　行为副词 …… 271
四　范围副词 …… 273
五　方位副词 …… 273
六　数量副词 …… 274
七　语气副词 …… 274
第八节　后置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76
一　时间后置词 …… 276
二　方向后置词 …… 279
三　方式后置词 …… 283
四　目的后置词 …… 284
五　原因后置词 …… 285

六　假定—让步后置词 …… 287
七　比较后置词 …… 288
八　限定后置词 …… 290
九　程度后置词 …… 291
第九节　连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293
一　联合连词 …… 294
二　条件连词 …… 295
三　选择连词 …… 297
四　转折连词 …… 298
五　假定连词 …… 299
六　让步连词 …… 301
七　促使连词 …… 301
八　迭进连词 …… 302
九　模糊连词 …… 303
第十节　助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304
一　泛指助词 …… 304
二　疑问助词 …… 305
三　意愿助词 …… 306
四　强调助词 …… 308
五　判断助词 …… 308
第十一节　拟声拟态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310
一　拟态词 …… 310
二　拟声词 …… 312
第十二节　语气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315
一　疑问语气词 …… 315
二　肯定语气词 …… 316
三　否定语气词 …… 316
四　促使语气词 …… 317
五　给予语气词 …… 318
六　应许语气词 …… 318
七　招呼语气词 …… 319
第十三节　感叹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 320
一　允许感叹词 …… 320
二　嘱咐感叹词 …… 321
三　奇怪感叹词 …… 321

四　惊疑感叹词 …… 322
五　蔑视感叹词 …… 323
六　惋惜感叹词 …… 323
七　招呼感叹词 …… 324
八　烦恼感叹词 …… 324
九　哀痛感叹词 …… 325
十　怜悯感叹词 …… 325
十一　赞赏感叹词 …… 326
十二　禁止感叹词 …… 326

附录一　鄂温克语语音结构 …… 329
一　短元音结构特征及其具体使用情况 …… 329
二　长元音结构特征及其使用情况分析 …… 331
三　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区别性特征 …… 332
四　容易被混淆的元音之区别特征 …… 334
五　辅音系统及其分析 …… 337
六　辅音音变分析及其特殊使用现象的说明 …… 340
七　复合辅音系统及其结构特征 …… 340
八　辅音重叠现象及其分析 …… 341
九　元音和谐规律及其分析 …… 344
十　音节及音节构成特征 …… 347
十一　重音 …… 349

附录二　鄂温克语词汇特征 …… 350
一　名词 …… 350
二　代词 …… 351
三　形容词 …… 351
四　数词 …… 352
五　动词 …… 353
六　副词 …… 354
七　后置词 …… 354
八　连词 …… 355
九　助词 …… 355
十　拟声拟态词 …… 355
十一　语气词 …… 355

十二 感叹词 …… 356
十三 同义词 …… 356
十四 同音词 …… 356
十五 多义词 …… 356
十六 谐音词 …… 357
十七 同源词 …… 357
十八 借词 …… 358
十九 鄂温克语构词系统 …… 358

参考文献 …… 362

后语 …… 364

绪　论

鄂温克语是鄂温克族使用的语言。除了鄂温克族之外，长期生活在鄂温克族居住区的一部分鄂伦春人、达斡尔人、蒙古人、汉人也不同程度地使用鄂温克语。在历史上，鄂温克族迁徙、居住、生活过的地域非常广阔，其中主要包括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我国吉林长白山一带、黑龙江和嫩江沿岸、大小兴安岭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诸语言—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语言。鄂温克语无论在语音系统方面，还是在语法形态变化方面，均有十分系统而完整的结构体系。而且，在整个满通古斯诸语言内，乃至在阿尔泰诸语言里，被认为是有十分复杂而丰富的语音形态变化以及语法形态变化系统的语言。

鄂温克人的先民原来以狩猎和渔猎为生，从 8 世纪开始接触和经营畜牧业，13 世纪开始进入了农耕生产和农耕文化社会。由于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急剧变化，加上鄂温克族生活的社会内部不断出现断裂和分化，以及不同部落、族群、民族间频繁发生的动乱和战争，从 17 世纪初期开始鄂温克族被分为好几个分支，从此以后各奔东西，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一部分鄂温克人，厌恶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动乱不定的社会现实，重新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深山老林，过上了林中安宁生活。到了 17 世纪中叶，鄂温克人自然形成了三个较稳定的族群。其中，生活在贝加尔湖东北侧的鄂温克人被清朝政府编入当时的“索伦别部”，生活在精奇里江流域及外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人被清朝政府编入当时的“索伦本部”。这时，又有一部分鄂温克人，为了不被清朝政府编入以军事和生产合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以及为了摆脱清朝政府名目繁多的各种各样的纳税负担而跑回大小兴安岭，过上了以狩猎或饲养驯鹿业为主的林中生活。被编入“索伦部”的鄂温克人，在完成清朝政府的各种纳税任务的同时，还为完成清朝政府下达的各种作战命令长期南征北战，并作为“索伦部”主力军参加过在黑龙江的爱辉、墨尔根、齐齐哈尔战役，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科不多、乌里雅苏台、准格尔战役，还参加过云南、四川、西藏、台湾（鹿耳港）等地的重大战役。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鄂温克人还一直生活在“索伦部”这一清朝政府组建的半军事化和半生产生活化的社会组织之中。

鄂温克族自称 əwəŋkə～əwəŋki“鄂温克”。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鄂温克族却有过不同称呼。例如，在北魏时代，称鄂温克为“北室韦”或“深末恒室韦”等；辽代叫做“生女真”或“野人女真”；元代称为“林中的兀良哈”或“林中人”等；明代称呼为“北山野人”或“女真野人”等；清朝以后就叫“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清朝时期他称“索伦”，同“索伦部”的“索伦”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索伦”起初是属于半军事化了的以鄂温克人为主组成的社会组织之称谓，后来演化为鄂温克人的一种他称。人们过去把这部分鄂温克人叫“索伦部的鄂温克人”，后来改称“索伦鄂温克人”。这里所说的“索伦鄂温克人”主要包括从事畜牧业和农耕生产的鄂温克人，现在基本上都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辉河、伊敏河、雅鲁河、阿伦河、济沁河流两岸，以及黑龙江省的讷河、嫩江流域。“索伦鄂温克人”的“索伦”（soloŋ）一词是属于满通古斯诸语言里表示“圆木柱子”之意的名词。20 世纪初，生活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克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被俄罗斯人称为“通古斯克河的鄂温克人”或“通古斯鄂温克人”。毫无疑问，鄂温克人的这种叫法，来源于“通古斯克河”（tungun）。阿尔泰诸语言里，“通古斯”（tungun）一词表示“沉淀的”、“透明的”等语义，“通古斯克河”是指“清澈的河”之意。对生活在通古斯克河两岸的鄂温克人来讲，这条河流清澈透明，所以鄂温克人就称它为通古斯河。另外，生活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河流域的鄂温克人，曾经被俄罗斯人称为“雅库茨克河的鄂温克人”或“雅库茨鄂温克人”或“雅库特鄂温克人”等，国内译写为“雅库特鄂温克人”或直接说成“雅库特人”等。在突厥语里，把“宝石”叫“雅库特”（jakuut～jakut）。所以，突厥人将西伯利亚丰产“宝石”的这条河就称为“雅库特河”，后来俄罗斯人也依据突厥人的说法，称该河为“雅库茨克河”，把生活在“雅库茨克河”两岸的鄂温克人叫“雅库茨克河的鄂温克人”等。不言而喻，“雅库特鄂温克人”概念就是“生活在丰产宝石之河流域的鄂温克人”。

鄂温克人的自称“鄂温克”（əwəŋkə）一词是在鄂温克语动词词根 əwə-“下”、“降”、“落”后面，接缀从动词派生名词的构词词缀/ŋkə/而构成 əwəŋkə 的产物。该词的直译应该是“下来者”，意译表示“从高山老林里走下来的人”或者是“从山上下来的人”等意思。而且，该民族自称，同样也象征着鄂温克人走下高山老林，走向平原和牧场，走入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的全新的生活之历史。如上所说，əwəŋkə“鄂温克”是该民族的唯一自称，像 solon“索伦”、tungus“通古斯”、jakuut～jakut“雅库特”等均属于该民族的他称。除此之外，在历史上，鄂温克人内部还有过 hoŋkor“红苦鲁”、təkə“特克”等他称。这两种称谓均来自他们的母

语，鄂温克语将半沙漠化而长有零星树木的小山坡就叫 hoŋkor“红苦鲁”，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下的鄂温克人被称为 hoŋkor“红苦鲁人”，意思就是“生活在半沙漠化而长有零星树木之小山坡的人”。再说，təkə“特克”是鄂温克语的基本动词，表示“坐”、“住”、“居住”等语义。鄂温克人通常把在某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较长的人叫 təkə“特克”。不论怎么说，除了əwəŋkə“鄂温克”这一自称之外，对于鄂温克人的他称确实有过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鄂温克人的民族意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1958 年 3 月正式下文，取消对于鄂温克人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他称，统一改成“鄂温克”。并明确规定，“今后凡口头称呼、文字宣传、公文、布告等一律使用‘鄂温克’之名称”。从此往后，我国境内的所有鄂温克人，开始名正言顺地使用起了本民族的“鄂温克”之自称和族称。

鄂温克语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在 18 世纪初就开始了。首次对鄂温克语进行田野调查的人，应该是德国的民族学者 G. 威森（Wetion，G.）先生。他的成果有《鄂温克语词汇笔记原稿》（1705 年，威斯巴登）。其后，于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欧洲的个别传教士以及民族学家，也到鄂温克族生活区开展过田野调查，并收集或记录过有一定数量和学术价值的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俄国语言学家阿里克桑德尔（M.Alexander Castrén's）于 1856 年撰写的《通古斯诸语语法教科书》，以及伊瓦诺夫斯基（A.O.Ivanovskiy）于 1894 年撰写的《索伦语与达斡尔语》之薄册子等。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完成，向世人展示了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基本结构特征。到了 20 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的阿尔泰语言学家波普（H.H.Poppe），把对索伦语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整理成 142 页的俄文版《索伦语调查资料》，并于 1931 年在俄罗斯的列宁格勒正式出版。该书由索伦鄂温克语会话资料和俄文意译、索伦鄂温克语词汇、索伦鄂温克语语音特征分析、索伦鄂温克语有关语法现象分析等内容组成。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至 80 年代初期的 40 余年时间里，国外对于我国鄂温克语的研究成绩不太明显，似乎没有什么专家到鄂温克人居住地区，对鄂温克语作田野调查或开展实地研究工作。不过，值得提出的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的有关大学或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像林赛（美国）、格林伯尔（美国）、津曲敏郎（日本）、风间伸次郎（日本）、金周源（韩国）、杨虎嫩（芬兰）等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高级人才。正是这些后起之秀，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对于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事业作出了相当重要的学术贡献。往后的 20 余年的时间里，他们多次到鄂温克人的生活区，对于鄂温克语以及各方言土语作了较全面、较系

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土语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理论分析，一些成果被陆续公开发表和出版。

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以胡增益为首的田野调查组，到鄂温克族生活的广阔草原牧区、林区和农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查，获得了相当丰厚的第一手语言资料。但是，对其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一直拖延到 20 世纪 70 年末。也就是说，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事业，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才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学术发展和进步，还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有贺兴格等编写的《鄂温克语词汇》（1983 年，民族出版社、蒙古文版）、胡增益等撰写的《鄂温克语简志》（1986 年，民族出版社）、朝克等撰写的《索伦语基本例文集》（1991 年，北海道大学、日文）、朝克先后撰写出版的《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1991 年，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文）、《鄂温克语研究》（1995 年，民族出版社）、《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1995 年，日本小樽商科大学、日文）、杜·道尔吉编写的《鄂温克语汉语词典》（1998 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涂吉昌等编写的《鄂温克语汉语对照词汇》（1999 年，黑龙江鄂温克研究会）、朝克撰写的《鄂温克语形态语音论及语法形态论》（2003 年，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文）、朝克等编写的《基础鄂温克语》（2005 年，东京大学书林、日文）等。另外，还发表了对于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语言文字使用、语言接触、地名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以及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方面的上百篇学术论文。所有这些，为鄂温克语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十分扎实而理想的资料基础和理论基础。

现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额尔古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族乡和杜拉尔鄂温克族乡、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族乡等地。另外，也有一些鄂温克人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县、嫩江县以及新疆伊犁地区等地。境外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我国国内的鄂温克语没有文字，俄罗斯的鄂温克语有用斯拉夫字母创制的文字。我国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但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有 200 多人在山林里以饲养驯鹿谋生。鄂温克人有着传统而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世界，以万物有灵论为核心的萨满信仰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鄂温克族人口，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为 32600 人，其中约有 21300 人使用本民族语言，

占总人口的66%左右。表1中展示的是，笔者在2003年对鄂温克语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的基本数据：

表1　　2003年鄂温克语使用情况　　单位：人，%

地　域	A（调查人数）	B（母语使用者人数）	B在A中占有的百分比
鄂温克族自治旗	3200	2280	72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500	280	56
鄂伦春自治旗	300	162	41
陈巴尔虎旗	300	213	71
阿荣旗	200	104	52
扎兰屯市	200	107	53
额尔古纳市	80	36	45
黑龙江省	100	30	30
统　计	4880	3212	66

除此之外，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有60—70名鄂温克人，但他们几乎都失去了使用母语交流的能力。我国的鄂温克族，就像在表1里所记述的那样，在不同的生活地域、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社会语言条件下，不同程度地使用着母语。但是，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能够有一定人口比例较理想地使用到今天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本民族内部不断分化造成的不同生活环境、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生产方式和手段，以及不同程度地接受外来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鄂温克语各方言间出现了一定差异。尤其是在词汇方面，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区别性特征。鄂温克语有三大方言。第一，以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生活为基础的辉河方言，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索伦鄂温克语，该方言区的鄂温克人占鄂温克族总人口的92.2%，是属于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鄂温克语方言，学术上也简称为鄂温克语辉方言；第二，完全以畜牧业生产生活为基础的陈巴尔虎莫日格勒河方言，历史上称其为通古斯鄂温克语或通古斯语等，该方言区的鄂温克人占总人口的7.2%，学术上简称为鄂温克语陈方言或莫方言；第三，以饲养驯鹿和狩猎业、林业为生产生活基础的敖鲁古雅河方言，曾经被称为雅库特鄂温克语，该方言区的鄂温克族人只有200多人，占总人口的0.6%，其中说本民族语者还不到百人。鄂温克语三大方言里，辉方言受蒙古族畜牧业语言文化以及汉族农业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较大。所以，在该方言中，借入了不少蒙古语或汉语的畜牧业或农业

生产生活用语；陈方言受布里亚特蒙语以及巴尔虎蒙语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他们的鄂温克语里有着数量可观的布里亚特蒙语以及巴尔虎蒙语的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借词；敖方言在早期受俄语影响较大，后来又受到汉语的较大影响，这使鄂温克语敖方言里借入了不少俄语和汉语借词等。结果，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区的人均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其他民族语。例如，辉方言区的鄂温克人，除了母语之外，还熟练地掌握鄂伦春语、达斡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等；陈方言区的鄂温克人，懂母语之外，还懂布里亚特蒙语、巴尔虎蒙语以及汉语等；敖方言区的鄂温克人除了母语外，都会说俄语和鄂伦春语，甚至可以使用俄文，年轻人基本上都会说汉语。另外，在早期的鄂温克语里，也不同程度地借入了满语借词。不过，满语借词多数是属于宫廷、军事、官职、社会制度、早期文化内容方面的词汇。再说，20 世纪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初期，许多鄂温克人接受过完全日文日语化的教育，所以许多鄂温克老人会说日语，也能用日文写文章。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民族语的借词、意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意译词以及在这些名词术语的词干后面接缀各种构词成分派生出的词汇系统等，均为鄂温克语的丰富和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鄂温克族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尤其是中老年人基本上都用本民族语进行交流，青少年之间也说本民族语，但绝大多数鄂温克族兼通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鄂伦春语等民族语。可以说，直到现在，我国的鄂温克语保存得相当完美和理想，使用率也比较高。不过，就像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由于鄂温克族常年与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汉族杂居或共同生产生活，他们在社会活动和实践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这些民族语言。所以，在现代鄂温克人当中，懂三四种民族语的人有很多，甚至有的鄂温克人掌握五种以上民族语，经常在不同的民族语言环境里使用不同民族语，从而达到最理想、最有效的语言交流目的。由于我国境内的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文字，所以适龄儿童都到蒙古文授课学校或汉文授课学校，通过蒙古文或汉文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参加工作的鄂温克人，在工作中使用的也都是蒙文或汉文。城镇或农区鄂温克人开会或集会时用的基本上是汉文或蒙古文，但有时也用本民族语或达斡尔语等，给那些不懂汉文或蒙古文的鄂温克人进行解释或说明。牧区的鄂温克人开会时主要使用蒙古文资料或蒙文会议文件。由于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鄂温克族居住地的政府部门下大力气抓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使鄂温克人的文化知识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已经普及了中小学义务教育，使他们的入学率和升学率不断得到提高和巩固，甚至上大学的概率也得到明显提高。鄂温克族全民的文化知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不断上升的大学入学率、研究生和博士生的

入学率，使鄂温克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于本民族语的热爱、保护以及使用意识等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进而有力地推动着鄂温克语研究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使鄂温克语研究事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论化。完全可以说，现在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科学轨道。

鄂温克语主要分辉河方言（简称辉方言）、陈巴尔虎莫日格勒河方言（简称陈方言）、敖鲁古雅河方言（简称敖方言）三大方言。另外，国内外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专家学者，将鄂温克语辉河方言也叫索伦语或索伦鄂温克语或鄂温克语索伦方言等；把鄂温克语莫日格勒河方言也称作通古斯语或通古斯鄂温克语或鄂温克语通古斯方言等；将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还说成雅库特语或雅库特鄂温克语或鄂温克语雅库特方言等。鄂温克语三大方言里，辉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约占鄂温克语使用者的 89%，陈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 10.6%，敖方言的使用人口只占 0.4%。

鄂温克语三大方言的区别特征主要在语音方面。例如，本书中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的鄂温克语，就是属于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面最广的辉方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辉方言有 a、ə、i、e、o、u、ɵ、ʉ 8 个短元音和 aa、əə、ii、ee、oo、uu、ɵɵ、ʉʉ 8 个长元音，而且在长短元音间均有着十分严格的语义区别功能，完全不能混用或相互替换。敖方言则有 a、ə、i、e、o、u、ʉ 7 个短元音和 aa、əə、ii、ee、oo、uu、ʉʉ 7 个长元音，而没有辉方言里出现的短元音 ɵ 和长元音 ɵɵ。再说，敖方言的元音和谐律没有辉方言那么严格和规范。陈方言虽然在元音音位方面同辉方言基本相一致，但在具体使用时会出现诸多区别特征。也就是说，辉方言和陈方言的元音音素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还有，陈方言里几乎没有元音和谐现象，同时在借词里经常使用 ua、ou 等复元音。另外，辉方言有 b、p、m、w、d、t、n、l、r、s、ʤ、ʧ、ʃ、j、g、k、ŋ、h 18 个辅音和 nt、nd、rt、rd、lt、ld、ŋʧ、ŋʤ、ŋg、ŋk、jk、jg 等复辅音，以及 bb、mm、nn、dd、tt、rr、ss、ʤʤ、ʧʧ、ʃʃ、gg、kk、hh、jj 等重叠辅音。其中，辉方言的辅音 r 和 k 只使用于词中和词尾，只有在借词里使用于词首。敖方言比辉方言多了 f 和 ʂ 两个辅音音位，词首辅音 h 的出现率比较高，辉方言的重叠辅音在敖方言和陈方言里常常以单辅音或复辅音形式出现。陈方言的辅音系统内同样有 f 和 ʂ 两个辅音音位，陈方言里几乎没有复辅音现象。陈方言和敖方言的辅音 k 同辉方言的辅音 h 相对应的比例较高。辉方言里由鼻辅音 ŋ 结尾的词远远超过陈方言和敖方言。

鄂温克语的词类系统中包括有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模拟词、后置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其中，表示北方温寒

带森林和草原的各种野兽、牲畜的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皮毛颜色、体貌特征、动作行为的词汇，表示北方温寒带森林和草原地区自然景观、自然现象以及山河草木的词汇，表示与传统狩猎、畜牧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等都非常丰富。鄂温克语的词里还有同义词、同音词、多义词、谐音词、同源词、借词等。根据有关传统的词类分类法，可以将鄂温克语的词分为实词类和虚词类两大部分，实词类里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虚词类中包括模拟词、后置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另外，根据鄂温克语实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出现的形态变化特征，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名词类词和动词类词。其中，名词类词说的是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以及有关副词等；动词类词讲的是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而且，名词类词有数形态变化、格形态变化、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级形态变化等语法化了的形态变化内容和形式；动词类词有态形态变化、体形态变化、陈述式形态变化、祈求式形态变化、命令式形态变化、假定式形态变化、形动词形态变化、副动词形态变化、助动词形态变化等语法化了的形态变化内容和形式。也就说，鄂温克语的形态变化内容和形式，集中反映在名词类词和动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黏着性形式出现在错综复杂而语法化了的形态变化系统之中。

鄂温克语的句子主要由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插语等成分构成。其中，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同时，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还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通过一定的结构原理和组合形式自然构成的、表达某一特定概念而被称为词组结构的语法系统。根据其结构特征，我们可以把鄂温克语句子内出现的诸多词组分为并列式词组、表述式词组、修饰式词组、补充式词组、限定式词组、支配式词组、否定式词组以及判断式词组八种类型。再说，鄂温克语的句子，根据其结构特征还被分为简单句和复杂句两种类型。相比之下，鄂温克语里简单句的使用率，比复杂句的使用率要高得多。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同民族语的影响，鄂温克语及其方言土语里借入了不少外来语。比较而言：（1）辉方言的使用者较早地接触了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并在从事农耕生产或畜牧业生产的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同汉、蒙等民族以及和他们使用的民族语有了广泛而深层次的接触。所以，在鄂温克语辉方言内，借入了相当可观的汉语农耕文化词语，以及蒙古语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名词术语等。（2）鄂温克语陈方言的使用者是完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群体，并且同巴尔虎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有着悠久历史的往来，因而在他们的语言里借入了一定数量的巴尔虎蒙古语和布里亚特蒙古语的生产生活借

词。（3）敖方言的鄂温克人是属于生活在兴安岭，从事饲养驯鹿业和狩猎业的群体。而且，他们同俄罗斯人有着多年的接触。在早期，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品，都到俄罗斯人经营的市场上购买，因此敖方言的鄂温克人都会说俄罗斯语，好多的人还掌握和使用俄文。正因为如此，在敖方言里借入了不少俄语生产生活用语。鄂温克语的不同方言里不同程度地借入的不同民族语，自然而然地也成为方言间的一大区别特征及因素。

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事业在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国专家学者已撰写出版或发表了有关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其中，主要包括 8 部专著、4 本词典及词汇集、150 余篇学术论文等。以下，对于不同时期鄂温克语研究取得的学术成绩作一概括性分析。

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民俗学和社会学专家学者，在相关研究著作或文章里涉及鄂温克语语音、词汇以及语法方面的问题。但这些成果不属于十分严谨而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只是属于较简单的初步性的分析工作。也就是说，从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后期的约 50 年时间里，我国鄂温克语研究成绩不太明显。而且，绝大部分成果是属于鄂温克语语音、词汇方面的论文或词汇小册子等。再说，该阶段的鄂温克语等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没有能及时发表或公开出版。总之，这一时期，我国鄂温克语研究工作处在起步阶段，或者说处于对有关语言资料的初步调查整理阶段。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后期的 30 年是我国鄂温克语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 3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大学的鄂温克语专家学者，主要对鄂温克语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田野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语言资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和归类。然而，在这一时期，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不多。还有，从 50 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中后期的 20 年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先后培养了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一些专门人才。概括起来说，在鄂温克语研究的第二阶段里，我国鄂温克语研究事业取得的主要成绩表现在：（1）民族语言学研究领域设立了鄂温克语研究项目，把鄂温克语研究纳入民族语言大调查总计划之中，由此打开了全面调查研究鄂温克语的科学之路；（2）培养了一部分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专业人才；（3）对于鄂温克语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大调查，收集整理了大量而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语音、词汇、语法资料；（4）撰写完成了鄂温克语研究的有关初稿；（5）发表了关于鄂温克语基本情况并进行全面概述的论文。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鄂温克语研究工作的侧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语言田野调查、收集活的语言资料以及

语言资料的初步系统分析等方面。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的30余年属于我国鄂温克语研究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鄂温克语研究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从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10年当中，鄂温克语专家学者先后多次到鄂温克族生活区，对鄂温克语进行了拉网式的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当丰厚的第一手语言资料。从而，为深入系统地研究鄂温克语，打下了十分理想的资料基础。另外，在这30余年时间里，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等学校培养了数十名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专门人才。有了研究资料和人才，我国鄂温克语研究事业就有了活力和希望，就有了蓬勃而迅速的发展。在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先后成立鄂温克研究会、鄂温克语研究组等社会团体。由此，加大了对我国鄂温克语的研究力度。

在这一阶段，我国鄂温克语专家学者发表了有关鄂温克语学术论文150余篇。这些论文，涉及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土语、语言接触、语言文字使用和传播等方方面面的学术问题。还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和辞书、词汇集等。其中，包括胡增益和朝克的《鄂温克语简志》(1986)、朝克的《鄂温克语研究》(1995)、《鄂温克语形态语音论及名词形态论》(2003)以及道尔吉的《鄂温克语汉语词典》(1998)等在前面已提到的学术成果。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我国鄂温克语研究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的30余年时间里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在此期间朝克完成了同日本学者合作的《鄂温克语各方言土语的调查》(1988)、《索伦鄂温克语调查研究》(1992—1994)、《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言文化调查》(1995)、《古鄂温克语的调查研究》(1998—1999)、《伊敏地区鄂温克语使用情况调查》(2000—2001)、《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1997)、《满通古斯诸语基础词汇集》(1997)等；与美国专家的合作项目《鄂温克语言文化变迁研究》(1985—1995)、《鄂温克语古代字调查》(1996—1999)。另外，同芬兰、挪威、德国、法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鄂温克语研究专家学者共同开展过一系列国际性重大合作项目。在此基础上，撰写完成了一系列的鄂温克语调查报告、研究报告、话语资料分析等科研成果。毫无疑问，我国鄂温克语研究的第三阶段是该学术研究事业人才辈出、成果倍出、从实践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的理想岁月。

在第三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于2000年9月和2004年8月，先后两次在我国海拉尔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讨会”、“第二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讨会”，为国内外鄂温克语学界专家学者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的国际平台。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从事鄂温克语学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拿出多年研究的学术精品、学术成

果、学术思想进行广泛交流，进而将鄂温克语研究事业推向更高更理想的学术境界、学术水平。尤其可贵的是，2000 年 9 月在海拉尔的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讨会上，我国有 30 余名鄂温克语专家学者宣读了学术论文，我国鄂温克语研究专家学者整体展示了在此学术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同仁们的好评，从而成为国际鄂温克语学界中无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在海拉尔的国际通古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涉及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土语、语言接触、语言文字使用和语言传播等方面的诸多学术理论问题。

如上所述，我国的鄂温克语研究起步比较晚，但已走过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从语言资料的田野收集整理到理论研究的艰难而有成效的学科发展之路。尤其是，将鄂温克语同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诸民族语言、鄂温克语同日本语和日本阿依努语、鄂温克语同韩国语、鄂温克语同北欧的萨米语、鄂温克语同北美的爱斯基摩语和印第安语等进行比较研究或对比研究的成果，使鄂温克语研究更快更好地与国际语言学界接轨，由此成为国际语言学界所关注的一门严肃而富有生命力的新型研究领域，成为满通古斯诸语言乃至阿尔泰诸语言和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样，也成为日本语言文化学及韩国语言文化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国外在近 300 年的鄂温克语研究岁月里，同样对于鄂温克语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收集整理鄂温克语早期语言资料，以及分析研究早期鄂温克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不少从事鄂温克语研究的专业人才和专家学者，开展了鄂温克语研究的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所有这些，都积极推动了鄂温克语研究事业的国际化进程，并给鄂温克语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工作注入了活力，这使鄂温克语研究事业更快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轨道。

然而，伴随语言学科以及语言研究事业的不断成熟和繁荣发展，人们开始重新理性地思考语言学领域固守成规的那些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尤其是在语法研究领域，人们遇到了曾经从未考虑到的诸多学术难题。这使人们开始反思，那些语法研究著作，是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语言中存在的所有语法现象，除了我们所论及的最本质和代表性的语法特性之外，是否还存在被认为是非本质性和非代表性的语法现象等学术问题。甚至可以说，被语言学家们论证的那些语法现象，是否确是属于语言的最本质性和代表性的特征，还是其中隐含着专家学者们个人的某种特殊观点或论断。而这些语言学的著作或者说语言学家们的语法研究成果，对于人们的语言交流、思维功能、大脑神经以及思想世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等等。

语言学界兴起的一个又一个科学革命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曾经几时形成的所谓十分坚固的语言学理论堡垒。就在这语言学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参考语法这门几乎包容一切语法现象的语法博学论从西到东，席卷着已多日宁静的语法研究世界。这次我有幸参加戴庆厦老师主持的参考语法重大项目，并对自己最熟悉的鄂温克语语法现象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第一章　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鄂温克语里有极其丰富而系统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而且主要以词根及词干后面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现。也就是说，那些错综复杂的语法关系，在鄂温克语里通过不同结构形式和内容的语法词缀表现出来。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鄂温克语语法形态变化体系中，主要包括数形态变化现象、格形态变化现象、领属形态变化现象、级形态变化现象、态形态变化现象、体形态变化现象、式形态变化现象、时形态变化现象以及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等。其中，像数、格、领属、级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只有在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里才会见到。相反，在动词里不出现。所以，把它们称其为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与此同时，将态、体、式、时及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称之为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由此，在该参考语法书里，从语法共性论和语法类型学的角度，把名词类词作为特定语法结构范畴，对于鄂温克语的数、格、领属、级形态变化语法体系进行详尽而全面的展示和探讨。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不只是鄂温克语，在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里，说到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讨论复数形态变化现象，一般不涉及单数形态变化内容。而且，复数形态变化现象，也只有在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范畴里出现。正因为如此，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数形态变化现象研究，基本上就谈以名词为中心的名词类词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词缀，以及语法词缀的形成原理、使用规律、语法内涵等。但是，我们对于鄂温克语的数形态变化现象重新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时，发现作为阿尔泰语系的一个代表性语言，特别是作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形态变化现象最为复杂的一种语言，鄂温克语的数形态变化现象不仅要关系到复数概念，而且也和单数形态变化现象有关。

众所周知，名词类词的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中出现的复数表现形式，

往往用约定俗成的特定语法词缀，表示人或事物的复数概念。从理论上讲，数形态变化语法范畴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是相对于单数而言的产物。也就是说，没有单数形态变化现象的存在，也就无从谈起复数形态变化内容。哪怕单数形态变化现象完全属于零结构，没有特定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不能为此忽略单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的存在，更不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依据我们所掌握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鄂温克语单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基本上用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除了复数人称代词、表示复数意义的数词等之外，没有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基本上都属于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鄂温克语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特定语法词缀，而且这些语法词缀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缀于表示单数概念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人或事物的复数语法关系。由此，以往的研究，习惯于将鄂温克语数形态变化现象，直接就称呼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系统。这当然和刚才提到的难以见到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关。然而，为了更加全面、详尽而系统地展示鄂温克语数形态变化语法结构，应该讨论单数形态变化现象及其特征。

一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如上所述，鄂温克语的单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主要由除复数人称代词及复数词之外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接缀任何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这一事实，把那些没有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属于零结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基本上都归类为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范畴。例如：

oʃitta“星斗” bəj“人” ʤuu“房子” ur“山” moriŋ“马” igga“花”

以上这些例词均属于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这些名词从数形态变化语法手段的角度，实际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应该是 oʃitta“一颗星斗”、bəj“一个人”、ʤuu“一幢房子”、ur“一座山”、moriŋ“一匹马”、igga“一朵花”等。这些名词完全是用词根或词干形式出现，没有接缀任何表示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所以，在数形态变化结构学里，它们都归属于零结构类型的数形态变化语法实例，也是我们所提到的单数形态变化类词。例如，把 bəj əməsə这一简单句一般译成“来人了”就可以。但是，从数形态变化结构学的层面，进行详尽而精确地翻译的话，应该是“来了一个人”。还如，将简单句 igga iggalasa 一般要译成“花开了”。不过，按照该句所表现出的单数形态变化概念，要译成“开了一朵花”或“一朵花开了”等。下面，进一步展示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在句中的具体使用情况。

例如：

adde sʉnidʉlə ninisə.
奶奶　你们与在　去了
奶奶（一个人）去了你们家。

haaŋbo tinʉg dolob ***oʃitta*** tihirwə iʃim bahasa.
汗宝　昨　晚　星斗　掉下把　看　见
汗宝（一个人）昨晚上看见了坠落的（一颗）星斗。

hara moriŋ hurigaŋdihi ʉttʉliʧʃi jʉʉsə.
黑的　马　园子　从　跑了　出了
（一匹）黑马从园子里跑出去了。

以上三个例句中，像adde“奶奶”、haaŋbo“汗宝”、oʃitta“星斗”、moriŋ“马”都是属于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它们在句子中出现时实际表现出的意义结构应该是“奶奶一个人……”、“汗宝一个人……”、“一颗星斗”、“一匹马”等。

另外，在鄂温克语里，强调指出人或事物的单数概念时，也有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前使用基数词 əmʉŋ“一”或在该实例后面使用代词 əmʉkkəŋ“独自”、əmʉl“单个”等的现象。例如，***əmʉŋ*** adde əməsə“来了一位奶奶”。而且，用基数词 əmʉŋ“一”来强调指出的单数语法概念，往往要表现出说话者对于所指的人或事物不太熟悉或不太清楚的语义内涵。还如，像 adde ***əmʉkkəŋ*** əməsə 这一句应该译成“奶奶独自一人来了”，或者译为“奶奶一个人来了”等都可以。但是，这种被强调化了的单数语法概念中，不包含任何的陌生感，相反能够表现出说话人对于所指的人或事物的一种亲近感。

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认定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l/，有时也可以作为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使用。例如：

əri inig ***adde-l*** əməsə.
这　天 奶奶一个　来了
今天只来了奶奶一人。

毫无疑问，该句子里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表现出了名词 adde“奶奶”的单数语法概念。/l/在句中具体表示的是“今天来的是‘一位奶奶’，而不是

‘奶奶们’”。另外，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表示单数语法概念的同时，还要表达对于单数的强调语气。鄂温克语里出现的/l/是一个富有多重语法内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他广泛地使用于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事物的单数或复数语法意义，同时还可以用于表示事物的限定语法关系。

鄂温克语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的研究成果里，从未提出过单数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示的实例。然而，刚刚提到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表示单数语法概念的事实，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满通古斯诸语，乃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单数形态变化现象中，是否也存在使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等学术问题。

二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范畴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语法研究对象。它的复杂性，就在于用不同语音结构类型和各具特色的语法词缀表示复数概念。其中，有的语法词缀由单一辅音音素构成，有的以中性元音为主构成，有的则遵循元音和谐规律的相关原理组合而成。而且，这些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使用上有其一定内部规则和区别性特征。根据我们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基本上用如下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示：

1. /l/
2. /r/
3. /t/
4. /s/
5. /ʃeŋ/
6. /nel/
7. /nal/、/nəl/、/nol/、/nəl/
8. /sal/、/səl/、/sol/、/səl/、/sul/、/sʉl/ 等表示。

以下以名词为例，根据自然语境中获得的丰厚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鄂温克语名词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及其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

（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l/

就像讨论单数形态变化现象时论及到的那样，语法词缀/l/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根据说话人和语句所表述的内容，可以表示单数语法概念，同时也能够表现出复数的语法关系。而且，在更多的时候，用于表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语句，甚至被认为是鄂温克语数形态变化现象的早期表现手段。然而，语法词缀/l/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使用得不多，并用于跟人相关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其复数语法关系的实例占多数。例如：

ʉkkəhəŋ“男孩”　+　-l　=　ʉkkəhə(ŋ)-l“男孩们”

ʉr“种子”　+　-l　=　ʉr(ʉ)-l“种子们”、“孩子们”

上例中，第一个例词词尾的鼻辅音/ŋ/，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时要出现脱落现象；第二个例词词根后面接缀/l/时，在ʉr后面增加过度音/ʉ/。而且，它可以表示“种子们”（“许多种子”）和“孩子们”两个概念。不过，现代鄂温克语里ʉrʉl一词基本上用于“孩子们”的词义关系。请看以下，用句子展示的复数语法形态变化词缀/l/的使用情况：

ʉkkəhə(ŋ)-l　timaaʃiŋ　hokko　ʉrdʉ　jʉʉrəŋ.

男孩们　明天　都　山　出

明天男孩们都要去上山。

mʉni　ədʉ　***ʉr(ʉ)-l***　əmʉŋ　naaŋ　əʃiŋ　əmərə.

我们的这里　孩子们　一　也　不　来

孩子们一个也不到我们这里来。

与此相关，在早期的鄂温克语中，指单个“眼睛”是说iisa或iiha，iisal是用于指“一双眼睛”，相当于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实例。然而，现代鄂温克语里，iisal已演变为表示单数概念“眼睛”的名词了。在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里，至今还保留着该词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iisa或iiha的说法。

（二）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r/

表示复数概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主要用于有关自然界坚硬物或石类物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指出它们的复数概念。例如：

iŋa“沙子”　+　-r　=　iŋa-r“沙子们”、“许多沙子”

ʤolo“石头”　+　-r　=　ʤolo-r“石头们”、“许多石头”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在句中的使用情况：

əri　bog　ʃi　***iŋa-r***　bog.

这　地　是沙子们　地

这是沙化地。

əri　ʉr　bikki　***ʤolo-r***　ʉr.

这　山　是　许多石头　山

这是一座有许多石头的山。

鄂温克语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里，语法词缀/r/也是属于早期

使用的产物。然而，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使用得不太多，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

（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t/

这也是使用率比较低的复数形态变化早期语法词缀。/t/接缀于有关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该事物的复数概念。很有意思的是，该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多数情况下使用于人们对某一事物产生不满、厌恶、反感、瞧不起的语句。例如：

ninihin“狗”+ -t = ninihi(n)-t“许多狗”

ʃiwar“泥泞”+ -t = ʃiwar-t“许多泥泞”

复数形态变化早期语法词缀/t/使用于句子的情况：

ərʉ ***ninihi(n)-t*** sʉt nəələtʃtʃi ʉttʉlisə.
坏 狗们 都 怕 跑了
恶狗们都吓跑了。

ʃiwar-t bogdu təggəəŋ ʉlim əʃiŋ ətərə.
许多泥 地方 车 走 不 能
泥泞多的地方车就走不了。

以上两个句子里，接缀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的名词 ninihi(n)t“狗”和 ʃiwart“泥泞”，均表现出了说话人对于“许多狗”和“许多泥泞”产生的反感或厌恶心理。其中，在ninihin后面接缀/t/时，词尾鼻辅音要产生脱落现象。在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的使用面同样比较有限，使用率也比较低。另外，在表示野果的ʉlir“一个山丁子”、iŋir“一个臭李子”、hakkar“一个野罂粟”等名称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构成ʉlirt、iŋirt、hakkart等，从而表示“许多山丁子”、“许多臭李子”、“许多野罂粟”等复数概念。后来，这些表示复数的植物名词产生了ʉlirt、iŋirt、hakkart＞ʉlitt、iŋitt、hakkatt＞ʉlitt(ə)、iŋitt(ə)、hakkatt(a)等音变现象。结果，现在人们很难看清楚，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的本来面貌，进而认为/ttə/和/tta/属于形态变化构词词缀。

（四）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s/

鄂温克语里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是一个使用面较广、使用率也较高的语法现象。/s/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一般意义上的复数语法概念。例如：

nəhʉŋ“弟弟”+ -s = nəhʉ(ŋ)-s“弟弟们”

ninihin“狗”+ -s = ninihi(n)-s“许多狗”

ʉr“山”+ -s = ʉr(ʉ)-s“许多山”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使用于句子的情况：

nəhʉ(ŋ)-s　hokko　sujtaŋdu　ninisə.

弟弟们　　都　　学校上　　去了

弟弟们都去上学了。

əɾʉ　***ninihi(n)-s***　sʉt　nəəliʧʧi　tʉttʉlisə.

坏　　狗　们　　都　　吓完　　跑了

恶狗们都给吓跑了。

从上面的句子可以看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使用于由鼻辅音结尾的名词后面时，词尾鼻辅音都要产生脱落现象。另外，由其他辅音结尾的名词后面接缀/s/时，在词尾辅音和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之间要增加过渡音。例如，ʉhʉr“一头牛”、səl“一个铁”、bitig“一本书”后面接缀/s/时，就会在名词词尾和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间出现曾音现象，从而构成ʉhʉr(ʉ)s“许多牛”、səl(ə)s“许多铁”、bitig(ə)s“许多书”等表示复数语法概念的名词。不过，也有人认为不需要什么过渡音，词缀/s/可以直接接缀于词尾辅音后面。再说，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接缀于由元音结尾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不产生任何语音变化现象。例如，nojo“官”后面接缀/s/时，就会变成 nojos“官们”。

（五）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ʃeŋ/

该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主要使用于人名或亲属称谓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人的复数概念。根据/ʃeŋ/的这一使用特征，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专门用于表示人或亲属称谓之复数概念的语法词缀。而且，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所表现出的复数内涵中，往往要包含以某人为中心的一些人或一群人的复数概念。例如：

ʃiŋbo“新宝”+ -ʃeŋ = ʃiŋbo-ʃeŋ　“新宝们”、“新宝他们”

əmmə“妈妈”+ -ʃeŋ = əmmə-ʃeŋ“妈妈们”、“妈妈她们”

adde“奶奶”+ -ʃeŋ = adde-ʃeŋ　“奶奶们”、“奶奶她们”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在现代鄂温克语里有一定使用率。同时，/ʃeŋ/所表现出来的复数概念可以用汉语的“们”或“他们”取而代之。例如：

ʃiŋbo-ʃeŋ　doo　ʤəəŋdələ　nʉʉggisə.

新宝 们　河　　东　　搬

新宝他们搬到了河东。

əmmə-ʃeŋ hokko moriŋ təggəəŋdʉ təgəsə.
母亲 们 都 马 车 坐
母亲们都乘坐了马车。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使用于句子时，不单是表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关系，同时也要表现出说话者对于所提及的人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或亲切感，甚至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敬意。在此还有必要提到的是，表示复数概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不同于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eŋ/，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在现代鄂温克语里，有表示复数概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也有表示从名词派生名词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eŋ/。这些形态变化现象，在使用功能和关系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它们的区别性特征，就在于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主要用于人名或亲属称谓类名词后面，而从名词派生名词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eŋ/一般用于除了人名或亲属称谓以外的名词后面。例如，**ʉhʉrʃeŋ**（**ʉhʉr**牛 -ʃeŋ者）“牛倌”、“牧牛人”一词，就是在名词 **ʉhʉr**“牛”后面接缀从名词派生名词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eŋ/“者”、“人”而构成，绝不能把 **ʉhʉrʃeŋ** 译写成“牛们”、“牛群”或“许多牛”等。这就像不能将 ʃiŋboʃeŋ“新宝们”和 əmməʃeŋ“母亲们”译写成“新宝人”、“母亲人”一样，有着严格而明确的使用方面的区别性特征。那么，表示 **ʉhʉrʃeŋ**“牛倌”、“牧牛人”的复数概念时，要在该派生名词**ʉhʉrʃeŋ**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ʉl/。例如，**ʉhʉrʃeŋ**“牛倌”、“牧牛人”+ -sʉl = **ʉhʉrʃeŋsʉl**“牛倌们”、“牧牛的人们”等。

再说，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是以中性元音/e/为核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任何人名或亲属称谓后面都可以使用。

（六）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nel/

鄂温克语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主要用于亲属称谓类名词后面。尤其是，有关兄弟姐妹方面的亲属称谓后面有着很高的使用率，从而表示亲属称谓类名词的复数语法意义。例如：

ahiŋ“哥哥”+ -nel = ahi(ŋ)-nel“哥哥们”
əhiŋ“姐姐”+ -nel = əhi(ŋ)-nel“姐姐们”
nəhʉŋ“弟弟”+ -nel = nəhʉ(ŋ)-nel“弟弟们”
ada“姐姐”+ -nel = ada-nel“姐姐们”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使用于句子的情况：

nəhʉ(ŋ)-nel hokko sujtaŋdu ninisə.

弟弟　们　都　学校上　去了
弟弟们都去上学了。

ada-nel əri inig doodu əbbəʃinərəŋ.
姐姐们　这　天　河里　游泳 去
今天姐姐们去河里游泳。

从上例可以看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使用于由鼻辅音结尾的兄弟姐妹类亲属称谓时，词尾鼻辅音一般都被省略。另外，/nel/在句中的使用，常常表现出说话人对于所指对象产生的一种亲切、亲密、亲近感。然而，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səl/等。例如，把上例中的 ahi(ŋ)nel“哥哥们”、əhi(ŋ)nel“姐姐们”、nəhʉ(ŋ)nel“弟弟们”、adanel“姐姐们”等，都说成是ahiŋsal、əhiŋsəl、nəhʉŋsəl、adasal等。

（七）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nal/、/nəl/、/nol/、/nəl/

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样用于亲属称谓名词后面，表示说话者对于所指对象的复数概念。同时，在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中，还包含着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良好而积极的认知态度，以及一定程度的亲切、亲近的语义内涵。但是，/nal/、/nəl/、/nol/、/nəl/表现出的内涵，没有像以上分析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那么亲切、亲密、亲近。也就是说，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nal/、/nəl/、/nol/、/nəl/ 同 /nel/ 之间，在所表现出的亲密感、亲近度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另外，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所以必须严格遵循它们的元音和谐原理，使用于有不同元音为核心和谐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具体讲（1）由阳性元音a、aa为主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nal/；（2）由阳性元音 o、u 或 oo、uu 等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nol/；（3）由阴性元音 ə、əə 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nəl/；（4）由阴性元音 ɵ、ʉ 或 ɵɵ、ʉʉ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nəl/；（5）由中性元音构成的亲属称谓名词词根或词干后一般接缀/nal/或/nəl/。例如：

nəhʉŋ“弟弟”+ -nəl = nəhʉ(ŋ)nəl“弟弟们”
ahiŋ“哥哥”+ -nal = ahi(ŋ)nal“哥哥们”
hoto“姑娘”+ -nol = hotonol“姑娘们”
ʉt“儿子”+ -nɵl = ʉtnɵl“儿子们”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nal/、/nəl/、/nol/、/nəl/使用于句子的实例：

nəhu(ŋ)-nəl moriŋ təggəəŋʤi moowo iranam ninisə.
弟弟 们 马 车 用 木材把 拉去 去了
弟弟们用马车去拉木材了。

ahi(ŋ)-nal ʉrdʉ moriŋ ʤawanasa.
哥哥 们 山在 马 抓去了
哥哥们到山上抓马去了。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l/、/nəl/、/nol/、/nəl/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也有一定使用率，而且除了亲属称谓类名词之外的有关官职名称、专业化人名、专用称谓等后面也使用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表示所指对象的复数概念。例如，nojo“官”+ -nol = nojonol“官们”；səwə“老师”+ -nəl = səwənəl“老师们”；ʃewe“学生”+ -nal = ʃewenal“学生们”；gʉtʃʉ“朋友”+ -nəl = gʉtʃʉnəl“朋友们”，等等。比较而言，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亲属称谓类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的情况，比在其他相关名词后面使用的现象要多得多。再说，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l/、/nəl/、/nol/、/nəl/接缀于由鼻辅音结尾的亲属称谓类名词等后面时，词尾鼻辅音/ŋ/等要产生脱落现象。

（八）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sal/、/səl/、/sol/、/səl/、/sul/、/sʉl/

根据调查资料，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鄂温克语里常见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sal/、/səl/、/sol/、/səl/、/sul/、/sʉl/是属于使用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生命力最强的一套语法词缀。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仅有元音和谐规律，而且其元音和谐现象在复数语法词缀中表现得最为细密、全面而系统。所以，在具体使用时，要严格遵循其六个一组组合的元音和谐规律。也就是说：（1） 将/sal/接缀于由阳性元音a、aa为核心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2） /sol/接缀于由阳性元音 o、oo 为主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3） /sul/接缀于由阳性元音 u、uu为中心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4） /səl/接缀于主要由阴性元音ə、əə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5） /səl/接缀于由阴性元音 ɵ、ɵɵ 为核心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6）/sʉl/接缀于由阴性元音 ʉ、ʉʉ 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7）由中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接缀/sal/或/səl/。例如：

aawaŋ“帽子”+ -sal = aawaŋsal“许多帽子”
bəj“人”+ -səl = bəjsəl“人们”

moo“树”+ -sol = moosol“许多树”
həəggə“桥”+ -səl = həəggəsəl“许多桥”
unuhuŋ“指头”+ -sul = unuhuŋsul“许多指头”
ʤuu“房子”+ -sul = ʤuusul“许多房子”

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səl/、/sol/、/səl/、/sul/、/sul/使用于句子的具体实例：

toshaŋ-sal ootʃʧi ***unuguŋ-sul*** sut hurigaŋdu aaʃiŋ.
牛犊　们　和　乳牛　们　都　圈　在　无
牛犊（们）和乳牛（们）都不在牛圈里。

ʤulilə muni ***əggə-səl*** ootʃʧi ***moriŋ-sol*** iʃiwuʤirəŋ.
前边　我们的　游牧包们　和　马　们　看被　正在
在前方出现了我们的许多游牧包和马群。

əməgəl-səl haʃi ʤuu doolo biʃiŋ.
鞍子　们　仓库　房　里　有
马鞍子（们）都在库房里。

talarni ***unuhuŋ-sul*** sut mandi buʤir ooso.
他们的　手指　们　都　太　脏　成了
他们的手指（们）都太脏了。

如上所述，在鄂温克语里表示人或事物的复数概念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səl/、/sol/、/səl/、/sul/、/sul/。与此相反，使用其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却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我们可以说，除了一些老年人以外，在表示人或事物的复数概念时，几乎都使用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九）用具体数词代替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

根据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还有用数词表述人或事物的具体复数概念的现象。人们在语言交流中，为了说清某一具体的复数概念，经常在名词前使用数词。同时，往往把名词后面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省略掉。例如：

heendu ***gotiŋ*** bəj ninisə.
草场　三十　人　去

有三十个人去了草场。

mʉni gatʃagiidʒi albaaŋdu ***namaadʒ*** ʉhʉr ʉniim bʉʉsɵ.
我们 村 方面 公家 百 牛 卖 给
我们村卖给公家一百头牛。

这两个例句中的 bəj“人”和 ʉhʉr“牛”都是属于复数性质的名词。但是，由于在这两个名词前已使用了gotiŋ“三十”和 namaadʒ“百”等表示具体复数的数词，所以就不必在 bəj 和 ʉhʉr 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就是说，在鄂温克语里没有像 gotiŋ bəj-səl“三十人们”，namaadʒ ʉhʉr-sʉl“一百头牛们”之类，在使用陈述复数的具体数词的同时，还使用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

三 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现象

现代鄂温克语的代词结构中，同样有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系统。在以往的研究里，把这些数形态变化现象均放在代词本身的结构特征中一并讨论。该书里我们还是将其作为数形态变化的特殊现象，探讨它们的语法结构特征及其功能。例如，说到人称代词，鄂温克语里就有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等。特别是，在指示代词范畴中，除了有近指和远指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之外，还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及其使用规则等。

（一）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及其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

众所周知，鄂温克语里人称代词被分类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种，而且均分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特定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示。

1. 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有独立式结构体 bi“我”和非独立式结构体 mi-“我”。其中，bi 是以原来的结构形式使用，在其后面一般不能接缀任何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与此相反，mi-作为非独立式结构体，只有在其词根后面接缀名词类词的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才能使用于句子。例如：

bi morin ugutʃtʃi ninikte.
我 马 骑 去 吧
我骑马去吧。

mi-ni　　moriŋbo　　naaŋ　　awusuŋ　　ʤawasa?
我 的　　马　把　　又　　谁 你们　　抓 了
你们这些人里谁又抓了我的马。

很有意思的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词根mi-“我”后面接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首先都要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ni/。所以说，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 基本上以 mini 这一形态变化结构使用于句子。根据有关研究资料，非独立式结构体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 是由独立式结构体 bi“我”演化而来的产物。也就是说，在 bi 后面接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短元音 /i/ 前的双唇浊塞音 /b/ 就会产生 /m/ 音变。结果，bi 就演化为 mi-。不论怎么说，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bi 和 mi- 是在词首辅音 b- 与 m- 后面接缀短元音 /i/ 而构成。例如：

b-　+ -i = bi “我”

m-　+ -i = mi-“我”

这种说法，跟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u~~ 和 ~~mu~~- 有关联。我们可以将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bi和 mi- 以及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u~~ 和 ~~mu~~- 中的短元音 /i/ 与 /~~u~~/，看成是分别表示单数或复数语法概念的可变性音素，同时把双唇辅音 /b/ 与 /m/ 相对性地认定为不变性音素。所以，在区分第一人称代词所表示的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时，短元音 /i/ 与 /~~u~~/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双唇辅音 /b/ 与 /m/ 只是在同一个数形态变化范畴里发挥着相关作用。

2. 单数第二人称代词 ʃi“你”是属于在词首辅音 ʃ- 后面接缀短元音/i/而构成的产物。例如：

ʃ- < *s-　+ -i = ʃi　< *si “你”

ʃi “你” 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ʃ-i　bikki　mini　miiŋ　aja　ahiŋbiwi　oonde.
你　是　我的　最　好　哥哥 我　成
你是我最好的哥哥。

单数第二人称代词 ʃi“你”在早期可能被发音为*si，后来受其后面的短元音/i/的影响演变成为 ʃ- 音。然而，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均发音为 ʃi，没有人发作 *si音了。如果有人刻意地发作 *si 音，那么鄂温克人就会认为你的发音完全不对，甚至有人会听不明白你发音的具体内容，或认为你在表示其他什么概念，而不是在说单数第二人称代词的“你”。

3. 现代鄂温克语里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的形态变化现象相对复杂，它们是在 ta- 和 nu- 后面接缀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ri/、/jja/、/gaŋ/ 等构成。具体讲，在 ta- 后面接缀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ri/ 或 /jja/ 构成了 tari 和 tajja，而在 nu- 后面接缀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gaŋ/ 构成了 nugaŋ。例如：

ta- + -ri = tari “他、她”

ta- + -jja = tajja “他、她”

nu- + -gaŋ = nugaŋ “他、她”

无论是 tari 或 tajja，还是 nugaŋ 均可以表示单数第三人称男性用的“他”或女性用的“她”。他们的差别在于（1）tari 是属于常用式；（2）tajja 多用于贬义；（3）nugaŋ 经常用于褒义或敬语句。例如：

ta-ri bikki əmʉŋ gəbbəʃeŋ.
他 是 一 工人
他是一名工人。

ta-jja bikki əruʉ bəj gʉnəŋ.
他 是 坏 人 说
据说他是一个坏人。

nu-gaŋ bikki mʉni amiha(ŋ)muŋ ooroŋ.
他 是 我们的 大爷我们 成
他是我们的大爷。

与此同时，黑龙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鄂温克人的鄂温克语口语里，出现在词首辅音 n- 或 t- 后面接缀短元音 /u/、/o/、/i/ 派生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nu ～ no(nu > no)、ti 等的现象。例如：n-u ninitʃə ～ n-o ninitʃə(nini-去 -tʃə 了)“他去了”，t-i əmətʃə(əmə-来 -tʃə了)“他来了”等。如果，这套单数第三人称代词是属于鄂温克语原来就有的产物，那么其中的 ti“他”正好同 ʃi < *si“你”和 bi“我”的语音形态结构原理相吻合。再说，这里出现的 nu(n-u) 有可能是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的早期形态变化结构特征，而 no(n-o < u)属于 nu 的另一种变音形式。

4. 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ʉ“我们”、mʉ-“我们”则由词首辅音 b-、m- 跟后面接缀的短元音 /ʉ/ 组合而成。例如：

b- + -ʉ = bʉ “我们”

m- + -ʉ = mʉ- “我们”

其中，bʉ(b-ʉ)属于独立式结构体、mʉ-(m-ʉ)属于非独立式结构体，因为在 mʉ- 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之后才能够使用于句子，而绝不能用 mʉ- 这一语音结构形式使用于句子。例如：

b-ʉ bikki heendu ninidʒir ulur.
我们 是 草 在 去着的 人们
我们是去打草场的人们。

mʉ- ni ʉnʉgʉŋbʉ əʃi awusuŋ sagadʒiraŋ?
我们的 乳牛 把 现在 谁 你们 挤 在
你们中现在谁在挤我们的乳牛呢？

鄂温克语里，由词首辅音 b- 或 m- 跟短元音 /ʉ/ 组合而成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ʉ“我们”或 mʉ-“我们”均含有排除他人的语法内涵，从而被学术界认为是排除式语义结构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与此相反，鄂温克语里还有在 mi-“我”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i/而构成的 miti“咱们”这一表示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的代词。例如：

mi- + -ti = miti“咱们”

miti“咱们”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mi-ti bikki gʉrʉ(ŋ)ni dʒaariŋ bitig tatidʒitte.
咱们 是 国家的 为了 书 学着咱们
咱们是为了祖国而读书。

另外，以上提到的排除式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ʉ-“我们”，在一些句子里也可以表示包括式的语法概念。例如：

mini inig doliŋ aaʃiŋdʒirduwi ***mʉ-ni-dələ*** ondi bəj əməsə.
我 日 中 睡 咱们的 在 什么 人 来
今天中午我睡觉时咱们家来了什么人？

尽管如此，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ʉ- 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示排除式的语法概念，使用于包括式语句形式的实例比较少。再说，mʉ- 表示包括式的语法概念时，一般都在 mʉ- 后面先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再以接缀其他某一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形式出现。

上面的例句中也是如此，在 mʉ-后面先接缀了/ni/，再接缀了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dələ/，从而构成了mʉnidələ(mʉ-ni-dələ)“咱们的在（在咱们的）”这一表示包括式语法概念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阐述鄂温克语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iti 的构成原理。也就是说，一般都认为miti 是在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i/而构成的产物。不过，也不能排除 miti“咱们”是属于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我”跟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i“他”之结合体的可能。与此相关，鄂温克语里还有在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代词bi“我”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或/ti/，构成表示复数第一人称语法概念的代词bit(bi-t) ～biti(bi-ti)“我们”的现象。我们在前面说过，bi“我”是属于独立式结构的实例，一般在其后面不接缀任何语法词缀。但在个别地区的鄂温克语里，出现 bit 或 biti 的说法。其构成原理，好像也跟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 miti(mi-ti) 相同。再说，作为个别实例bi“我”后面出现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有可能同样是/ti/的另一种变体形式。无论是 bit 还是 biti，在句子里均表示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之意。例如，bit ʉligərе ～ biti ʉligərе“我们走吧”。另外，在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iti“咱们”，以及排除式复数第一人称代词biti“我们”等后面，还可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而构成 mitisəl (miti-səl)“咱们”或 bitisəl(biti-səl)“我们”等表示复数语法概念的特殊代词。看起来，在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iti 或 biti 等后面再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这种形态变化结构起到进一步强化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语法概念的语法作用。

5. 鄂温克语的复数第二人称代词sʉ“你”，是在词首辅音s- 后面接缀短元音/ʉ/而构成。例如：

s-ʉ	timaaʃiŋ	ʤʉligʉ	ʉrirəŋdʉ	ohoŋ	oonom	ninitʃʧʉŋ?
你们	明天	前	村	什么	做	去

你们明天到前村去干什么？

很有意思的是，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复数第二人称代词 sʉ“你”还可以表示单数第一人称代词的敬称“您”之意。例如：

s-ʉ	ohi	əddʉg	nasuŋʃi	oososuŋ?
您	多	大	岁数	成 您

您多大岁数了？

从单数第二人称代词 ʃi < *si“你”和复数第二人称代词sʉ“你们”的结构特征中不难看出，它们同单数第一人称代词bi“我”和复数第一人称代词bʉ“我们”之间存在某种共性。那就是，它们的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均由短元音/i/和/ʉ/为主构成。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单元音/i/与/ʉ/在人称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结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6. 鄂温克语的复数人称代词系统里，第三人称代词的形态变化结构比较复杂。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在ta-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lar/、/ʧʧil/构成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现象。例如：

ta- + -lar = talar“他们、她们”

ta- + -ʧʧil = taʧʧil“他们、她们”

其次，还有在单数第三人称代词nugaŋ、tari、tajja 等的词干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sal/、/1/构成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实例。例如：

nugaŋ + -1～-sal～-nel = nuga(ŋ)l～nugaŋsal～nuga(ŋ)nel“他们、她们”

tari + -1～-sal = taril ～ tarisal“他们、她们”

tajja + -sal = tajjasal“他们、她们”

就像上例所示，在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nugaŋ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或/1/时，词尾鼻辅音/ŋ/要产生脱落现象；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时，词尾鼻辅音/ŋ/却被保留下来。再说，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ari 后面一般不能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ajja 后面也几乎不使用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el/或/1/。以下是用语句形式表现出的复数第三人称的使用情况：

ta-lar bikki mʉni aja ahiŋ nʉhʉŋsəlmʉŋ ʃiŋʤə.
他们　是　我们　好的　哥哥　弟弟 们 我们　是
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ta-ʧʧil bikki ʤʉligʉ ʉrirəŋdihi əməsə.
他们　是　前　村 从　来了
他们是从前村来的。

nuga(ŋ)- nel əddug sujtaŋdu iitʃʧi ʤʉʉhe ane ooʤiroŋ.
他　们　大　学校　上　第二　年　成
他们上大学已经是第二年了。

tari-l-ni ʉhʉr honi(ŋ)niŋ mandi baraaŋ gʉnəŋ.
他们的　牛　羊 他们　很　多　说

据说他们的牛羊有很多。

tajja-sal dattaŋ bəjni jəəməwəni tiinəŋ.
他 们 经常 人的 东西把的 抢
他们经常抢人家的东西。

以上接缀不同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第三人称代词里，使用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是 talar(ta-lar) 和 taʃʧil(ta-ʧʧil)。像 nuga(ŋ)l～nugaŋsal～nuga(ŋ)nel、taril～tarisal、tajjasal 等的使用率都比较低。特别是，nuga(ŋ)nel、taril～tarisal 等的使用率十分低，在鄂温克语口语里很少被使用。而且，其中的 nuga(ŋ)nel 常常被发音为 nuŋa(ŋ)nil 或 nuŋanil等。同时，这些复数第三人称代词均可以表示“他们”或“她们”。

7. 以上我们讨论的都是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与此相关，现代鄂温克语的反身代词同样也有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其中，表示单数语法概念的反身代词məəni“自己”是在词根məə-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而构成。例如：

ʃi joodoŋ ***məə-ni*** ʤiŋʤisa ʉgdʉwi əʃinde eʃera?
你 为何 自己 说 的 话自己 不你 到呀
你为何说话不算数呢?

反身代词的复数语法概念，往往是在单数反身代词məəni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而构成。复数反身代词məənisəl (məəni-səl)主要表示“自己们”之意。例如：

məəni-səl bəjʤi gəbbə oordu mandi amal.
自己们 人和 活儿 干在 很 方便
和自己（们）的人干活就会很方便。

另外，鄂温克语口语里，也有在反身代词词根 məə- 后面直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而构成表示复数概念的反身代词 məə-səl“自己们”的现象。例如，talar ***məə-səl*** saaraŋ “他们自己（们）知道”。还有，在单数反身代词 məəni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il/而构成复数概念的反身代词 məən(i)til｛məən(i)-til｝“自己们”之实例。例如，sʉ ***məən(i)til*** saahaldone “你们自己（们）知道吧”。但是，在 məəni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il/时，词尾的短元音/i/要产生脱落现象。

（二）指示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现象的复杂性体现在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系统里

鄂温克语指示代词的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里有表示近指概念的一套形态变化系统，同时还有表示远指概念的一套形态变化系统。其中，近指代词是在词根 ə-“这”后面接缀/ri/、/jjə/、/dʉ/、/lə/、/li/、/nnəgəŋ/、/ʤʤiggiŋ/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远指代词在词根 ta-“那”后面接缀/ri/、/jja/、/du/、/la/、/li/、/nnagaŋ/、/ʤʤiggiŋ/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请看指示代词单数形态变化结构形式及其内容：

ə-～ta- +	-ri	=	əri “这” ～ tari “那”
	-jjə～-jja		əjjə “这” ～ tajja “那”
	-dʉ～-du		ədʉ “这里” ～ tadu “那里”
	-lə～-la		ələ “这边” ～ tala “那边”
	-li		əli “这里” ～ tali “那里”
	-nnəgəŋ～-nnagaŋ		ənnəgəŋ “这样” ～ tannagaŋ “那样”
	-ʤʤiggiŋ		əʤʤiggiŋ “这程度” ～ taʤʤiggiŋ “那程度”

鄂温克语里，还有在单数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词干 əri、əjjə、ədʉ、ələ、əli、ənnəgəŋ、əʤʤiggiŋ 后面，直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l/、/səl/、/thəŋ/ 等而构成表示复数概念的近指代词之现象。下面，系统展示近指代词词干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现象：

əri “这” + -səl = ərisəl “这些”

əjjə “这” + -səl = əjjəsəl “那些”

ədʉ “这里” + -thəŋ = ədʉthəŋ “这些里”

ələ “这里” + -thəŋ = ələthəŋ “这些里”

əli “这边” + -thəŋ = əlithəŋ “这些边”

ənnəgəŋ “这样” + -səl = ənnəgəŋsəl “这样们”

əʤʤiggiŋ “这程度” + -səl = əʤʤiggiŋsəl “这些个程度”

远指代词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也是在表示单数概念的远指代词词干 tari、tajja、tadu、tali、tannagaŋ、taʤʤiggiŋ 后面接缀 /l/、/sal/、/thaŋ/ 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以下，具体展示远指代词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tari “那” + -sal = tarisal “那些”

tajja “那” + -sal = tajjasal “那些”

tadu “那里” + -thaŋ = taduthaŋ “那些里”

tala “那里” + -thaŋ = talathaŋ “那些里”

tali“那里” + -thaŋ = talithaŋ “那些边”

tannagaŋ“那样” + -sal = tannagaŋsal “那样们”

tadʒdʒiggiŋ “那程度” + -sal = tadʒdʒiggiŋsal“那些个程度”

从以上全面而系统展示的指示代词的形态变化实例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近指代词词根ə-“这”和远指代词词根ta-“那”后面接缀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不同结构形式和不同语意内涵的单数指示代词的基本原理，以及在单数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后面接缀复数语法词缀构成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的基本规则。以下，用语句形式逐一阐述鄂温克语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的形态变化现象，以及它们在数形态语法结构方面存在的区别性特征等。

1.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əri (ə-ri)“这”和远指代词tari(ta-ri)“那”，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ərisəl(əri-səl)“这些”和远指代词 tarisal(tari-sal)“那些”在鄂温克语里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例如：

ə -ri bikki mini moriŋ, ta-ri bikki ʃini ʉhʉr.
这 是 我的 马 那 是 你的 牛
这是我的马，那是你的牛。

əri-səl bikki mʉni tarigaŋ, tari-sal bikki sʉni tarigaŋ.
这 些 是 我们的 粮田 那 些 是 你们的 粮田
这些是我们的粮田，那些是你们的粮田。

2.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əjjə(ə-jjə)“这”和远指代词tajja (ta-jja)“那”，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代词 əjjəsəl(əjjə-səl)“这些”和远指代词 tajjasal(tajja-sal)“那些”等的使用率不太高。而且，多是用于贬义句或表达说话者不满情绪或不愉快心情的语句里。例如：

ə-jjə təti ərʉhəjə, ta-jja təti naaŋ nandahaŋ əntə.
这 衣服 难看 那 衣服 也 好看 不是
这衣服难看，那衣服也不漂亮。

əjjə-səl hokko mʉnʉsə jəəmə, tajjasal naaŋ sʉt ərʉdəsə jəəmə hʉŋ.
这些 全 臭了的 东西 那些 也 都 坏了的 东西 是
这些全是发臭了的东西，那些也都是变味了的东西。

3.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场所和位置的代词 ədʉ(ə-dʉ)“这里”和远指场所和位置的代词 tadu (ta-du)“那里”，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场所和位置的代词 ədʉsəl (ədʉ-səl)“这些里”和远指场所和位置的代词 tadusal (tadu-sal)“那些里”等，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ə-dʉ bi təgəme， ta-du ʃi təgəhə.
这里　我　坐我　那里　你　坐吧
我在这里坐，你在那里坐吧。

ədʉ-səl əmʉŋ bəj naaŋ aaʃiŋ， tadu-sal baraaŋ bəj biʃiŋ.
这里们　一　人　也　没有　那里们　多　人　有
这些（场所）里连一个人也没有，那些（场所）里有好多人。

4.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某一地点或处所的代词ələ (ə-lə)“这儿”和远指某一地点或处所之代词tala (ta-la)“那儿”，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某一地点或处所的代词ələsəl (ələ-səl)“这些儿”和远指某一地点或处所的代词talasal(tala-sal)“那些儿”等，在句子中使用情况如下：

ə-lə moriŋ biʃiŋ， ta-la ʉhʉr biʃiŋ.
这儿　马　有　那儿　牛　有
这儿有马，那儿有牛。

ələ-səl bikki mʉni bog， talasal bikki sʉni bog.
这些　是　我们的　地盘　那些　是　你们的　地盘
这些是我们的地盘，那些是你们的地盘。

5.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范围代词əli(ə-li)“这边”和远指范围代词tali (ta-li)“那边”，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范围代词 əlisəl (əli-səl)“这些边”和远指范围代词talisal (tali-sal)“那些边”等，在句子中使用情况如下：

ə-li moriŋ biʃiŋ， ta-li ʉhʉr biʃiŋ.
这边　马　有　那边　牛　有
这边有马，那边有牛。

əli-səl sʉt ʃiwar ooso，tali-sal əmʉŋ naaŋ ʃiwar aaʃiŋ.
这些边 都 泥泞 成了 那些边 一 也 泥泞 没有
这儿周边都变成了泥泞，那儿周边连一点泥泞也没有。

6.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模样或程度之代词 ənnəgəŋ (ə-nnəgəŋ)“这样”和远指模样或程度之代词 tannagaŋ (ta-nnagaŋ)“那边”，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模样或程度之代词 ənnəgəŋsəl (ənnəgəŋ-səl)“这些样”和远指模样或程度之代词 tannagaŋsal (tannagaŋ-sal)“那些样”等，在句子中使用情况如下：

ənnəgəŋ ʤʉʉ mandi nandahaŋ，***tannagaŋ*** ʤʉʉ nandahaŋ əntə.
这样 房子 非常 好看， 那样 房子 好看 不是
这样的房子非常好看，那样的房子不好看。

ə nnəgəŋ-səl bikki əʃiŋ oodo，***tannagaŋ-sal*** bikki oodoŋ.
这些样 是 不 行， 那些样 是 可以
这些样式不行，那些样式还可以。

7.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程度代词 əʤʤiggiŋ (ə-ʤʤiggiŋ)“这么”和远指程度代词 taʤʤiggiŋ (ta-ʤʤiggiŋ)“那么”，以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近指程度代词 əʤʤiggiŋsəl (əʤʤiggiŋ-səl)“这么些”和远指程度代词 taʤʤiggiŋsal(taʤʤiggiŋ-sal)“那么些”等，在句子中使用情况如下：

ə-ʤʤiggiŋ goddo bikki ootʃtʃi nəərəŋ，***ta-ʤʤiggiŋ*** goddo naaŋ
这 么 高 是 行 成 ， 那 么 高 也
oodoŋ.
行

有这么高就可以了，但有那么高的也行。

əʤʤiggiŋ-səl bikki mʉni oosomuŋ，***taʤʤiggiŋ-sal*** bikki sʉni
这 么 些 是 我们的 做的我们，那么 些 是 你们的
ososuŋ.
做的你们

这么些是我们做的，那么些是你们做的。

根据以上分析和举例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和掌握鄂温克语指示代词复杂多变的数形态变化结构系统。它的复杂性体现在近指和远指两套语义结构的数形态变化体系，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中。相比之下，指示代词的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形式和内容比较复杂，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对简单。另外，由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的复数结构类型的指示代词在句中被使用时，往往还要接缀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等语法词缀。特别是，像表示场所、地点、范围、程度以及样式等方面的指示代词以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出现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接缀有格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ədʉsəl (ədʉ-səl)“这些里”、ələsəl (ələ-səl)“这些里”、əlisəl(əli-səl) “这些边”、ənnəgəŋsəl (ənnəgəŋ-səl) “这些样”、əʤʤiggiŋsəl (əʤʤiggiŋ-səl)“这么些”等，在句子中要以 ədʉsəldʉ（ədʉsəl -dʉ ⇨位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这些里”、ələsəlli （ələsəl-li ⇨不定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约在这些里”、əlisəldihi（əlisəl -dihi⇨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这些边”、ənnəgəŋsəlwə（ənnəgəŋsəl-⇨wə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把这些模样的”、əʤʤiggiŋsəlʤi（əʤʤiggiŋsəl-ʤi⇨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用这么些” 等。同时，这些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指示代词后面接缀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往往要出现名词化现象。不过，这并不是说，鄂温克语的指示代词不能以复数形式使用于句子里。只是说，鄂温克语的句子里，指示代词以复数形态变化结构形式使用的现象比较少。

（三）疑问代词有着严格而系统的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

单数语法概念要用疑问代词词根或词干形式，或在词根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oŋ/、/ndi/、/hid/、/ggʉ/、/lə/、/thi/、/ttʉ/、/doŋ/等手段表现出来；该词类的复数语法概念，要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疑问代词后面，接缀/sal/、/səl/、/sol/、/thaŋ/、/thəŋ/、/thoŋ/、/thөŋ/、/that/、/thət/ 等复数语法词缀的形式来表示（请看表 1–1）。

表 1–1　　疑问代词的数形态变化实例

序号	结构特征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1	以词根形式或在词根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	awu“谁” ni“谁”、“什么”	awu-sal“谁谁” ni-səl“谁谁”、“什么什么”
2	词根o-后面接缀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	o-hidu“何时” o-hoŋ “什么” o-ndi “什么样”	ohidu-thot“是些何时” ohoŋ-sol “什么什么” ondi-thoŋ “什么什么样”

续表

序号	结构特征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3	词根i-后面接缀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	i-ggʉ“哪位”、“哪个” i-lə “哪儿” i-thi “往哪儿” i-ttʉ “怎样”、“怎么” i-da “为何”	iggʉ-thəŋ“哪个哪个”“哪些个” ilə-thəŋ “哪儿哪儿” ithi-thəŋ “往哪儿哪儿” ittʉ-thəŋ “怎样怎样” ida-thaŋ “是些为何”
4	词根joo-后面接缀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	joo-doŋ“为何”	joo-thoŋ“是些为何”

1. awu“谁”和 ni“谁”、“什么”属于零词缀结构类型的产物。它们是由词根形式构成的，表示单数概念的疑问代词。其使用情况是：

awu mʉni ədʉ əmərəŋ?
谁 我们的 这 来
谁到我们这里来了？

ni tala ninisə?
谁 那里 去了
谁到那里去了？

ni bogdu ʤəddə jʉʉsə?
什么 地在 火灾 出了
在什么地方着火了？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 awu 和 ni 表示“谁谁”、“什么什么”等复数语法概念时，要用在 awu 和 ni后面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或/səl/。具体阐述的话，在 awu 后面接缀 /sal/，在 ni 后面接缀 /səl/。例如：

honi(ŋ)ni iŋatta hajʃilardu ***awu-sal*** ninisə?
羊的 毛 剪 在 谁 们 去 了
剪羊毛的时候谁谁去了。

ni-səl dooni mʉʉdʉ əjəəmʉtʃʧi ʉlisə?
什么什么 河的 水里 流被完 走了

什么什么（东西）被河水冲走了？

2. 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 ohidu“何时”、ohoŋ“什么”、ondi“什么样”等，是在疑问代词词根 o- 后面接缀/hidu/、/hoŋ/、/ndi/等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例如：

su　***o-hidu***　hojdihi　~~uu~~ʃigi　gu~~gu~~lsəsuŋ?
你们 何时　　辉 从　往这边　动了你们
你们是何时从辉河往这边向动身的？

ʃi　tadu　təgətəŋ　***o-hoŋ***　oodʒinde?
你　那里　坐 原样　什么　干 着你
你坐那里在干什么呢？

bi　tari　adi　mori(ŋ)ni　***o-ndi***　moriŋboni　dʒawame.
我　那　几　马的　什么样　马　把　抓　我
我从那几匹马中抓什么样的一匹马？

鄂温克语里，用这些疑问代词表示复数概念时，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 ohidu“何时”、ohoŋ“什么”、ondi“什么样”等后面接缀 /thoŋ/、/thot/、/sol/ 、/l/ 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

ohidu + -thot = ohiduthot“何时都”、“什么时候都”
ohoŋ + -sol = ohoŋsol“什么什么”
ondi + -thoŋ = ondithoŋ“什么什么样”
ohidu + -l = ohidul”何时也”、“什么时候也”

以上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是：

tari　***ohidu-thot***　tattu　delagaŋ　aaʃiŋ　təgərəŋ.
他　何时　那样　声　无　坐
他什么时候也都是那样沉默寡言地坐着。

hotʃtʃodu　***ohoŋ-sol***　~~u~~niidʒirəŋ?
商店在　什么什么　卖
商店里卖什么什么（东西）呢？

3. 鄂温克语的疑问代词中，还有一些在词根 i-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

词缀/ggʉ/、/lə/、/thi/、/da/而构成的 i-ggʉ“哪位”、“哪个”，i-lə“哪儿”、i-thi“往哪儿”，i-ttʉ“怎样”、“怎么”，i-da“为何”等表示单数语法概念的疑问代词。例如：

i- + (-ggʉ / -lə / -thi / -ttʉ / -da) = (i-ggʉ“哪位”、“哪个” / i-lə “哪儿” / i-thi “往哪儿” / i-ttʉ “怎样”、“怎么” / i-da “为何”、“怎么”)

以上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为：

tari ***i-ggʉ*** bogdihi əməsə bəj?
他 哪个 地从 来 人
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人?

amihaŋ əʃi ***i-lə*** biʤirəŋ?
大爷 现在 哪儿 在
大爷现在在哪儿?

səwəəŋ ***i-ttʉ*** tannagaŋ goddo nəəsə jəəməwə gasa?
斯文 怎么 那样 高的 放 东西 要
斯文是如何把放在那么高处的东西拿下来的呀?

tʉʉggʉ ***i-thi*** ʉlisə jəm?
狼 往哪儿 走了 是
狼往哪儿走了?

mini moriŋ ***i-da*** aaʃiŋ ooso?
我的 马 怎么 没 成了
我的马怎么没有了?

以上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表示复数语法概念时，就像前面的表格里所展示的那样，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在其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əŋ/、/thaŋ/、/thoŋ/、/thөŋ/。它们的构成原理及表示的复数意义如下：

iggʉ			-thəŋ = iggʉthəŋ “哪些个”、“哪个哪个”
ilə			-thəŋ = iləthəŋ “是些哪儿”、“哪儿哪儿”
ithi	+		-thəŋ = ithithəŋ “往哪儿哪儿”
ittʉ			-thəŋ = ittʉthəŋ “怎样怎样”、“怎么怎么”
ida			-thaŋ = idathaŋ “怎么怎么”、“如何如何”

用句子形式展示其使用关系：

mini　jəəməsəlwi　***iggʉ-thəŋ***　addar　doolo　biʃiŋ?
我的　东西们我　　哪些个　　箱子　　里　　有
我的东西都在哪些个箱子里?

tari　təggətʃʧisəlwə　***ida-thaŋ***　oososuŋ　jəm?
那　　衣物　们把　　怎样怎样　缝制你们　呀
你们把那些衣物究竟是怎样怎样缝制的呀?

sʉni　baltʃasuŋ　***ilə-thəŋ***　bogdu　təgəʤirəŋ?
你们的　亲戚你们　　哪儿哪儿　　地在　　住着他们
你们家的亲戚都在什么什么地方居住?

bi　***ittʉ-thəŋ***　əri　ʤakka　aggaʃim　əməsəwi　jag　əʃim　saara.
我　怎么怎么　这　到　走　来　完全　不　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实例之外，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 iggʉ 后面，还可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ʉl/，从而构成iggʉsʉl“谁谁”、“哪些个”这一表示复数概念的疑问代词。例如，iggʉ-sʉl　əmərəŋ“谁谁来”等。

4. 词根joo-后面若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oŋ/就会构成表示单数概念的疑问代词joo-doŋ（joodoŋ）“为何”；若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oŋ/就会构成表示复数概念的疑问代词joo-thoŋ（joothoŋ）“是些为何”。例如：

ʃi　***joo-doŋ***　tari　honiŋbo　waasaʃi　jəm?
你　为何　　那　　羊　把　　杀了你　　是
你为什么杀了那只羊?

aradʒosal *joodo(ŋ)-thoŋ* tuurərwi udiso?
收音机们 是些为何 出声 停了
这些收音机是些什么原因都不出声了呢?

5. 鄂温克语里除了上面讨论的复数疑问代词之外，还有在词根a-或 o-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或/hi/构成表示复数语法概念的adi（a-di）“几个”、 ohi（o-hi）“多少”等疑问代词的实例。例如：

əri təggəəŋdu ***a-di*** bəj təgərəŋ?
这 车 里 几个 人 乘坐
这辆车里能乘坐几个人?

o-hi əriŋ nutʃʧisələ əhuddi muu əmərəŋ?
多少 时间 过 了 热 水 来
过了多长时间以后才供应热水?

很有趣的是，在表示复数概念的疑问代词adi 或 ohi 等的词干后面还可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thaŋ/ 、/thoŋ/ ，从而构成进一步强化其复数内涵的疑问代词 adithaŋ“是些几个”或者 ohithoŋ“是些多少”等。例如，***adi - thaŋ*** bəj jəm “是些几个人呀”， ***ohi-thoŋ*** əriŋ ooso “是些多长时间了”等。

（四）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还发现，现代鄂温克语里经常能够见到，重叠使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的手段，表示其复数语法概念的现象。例如：

imiŋ doodu ***awu*** ***awu*** əbbəʃidʒirəŋ?
伊敏 河 谁 谁 游泳 着
谁谁在伊敏河里游泳呢?

su ***məəni*** ***məəni*** gəbbəwəl ajadʒi ooholdone.
你们 自己 自己 工作自己们 好用 做 你们
你们把各自的工作要好好做。

tari bəəsə huudе doolo ***ohoŋ*** ***ohoŋ*** təwəsəsuŋ?
那 布 口袋 里 什么 什么 装了你们

那布口袋里你们竟装了些什么？

就像在上面的例句里所见到的那样，现代鄂温克语里也能见到，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反身代词的重叠形式表示其复数语法概念的实例。甚至可以说，在代词范畴里此种结构特征的复数表现形式越来越多，这使那些曾经用特定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代词复数概念的现象却逐渐减少。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值得关注。因为，这跟该语言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的变迁和走向有密切关系。

以上所述，鄂温克语代词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反身代词、疑问代词等的词根或词干后面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接缀特定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表现出它们的单数或复数语法内涵。另外，通过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鄂温克语代词的单数语法概念，一般都是在代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特定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现，代词的复数语法概念是在单数结构类型的代词词干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相比之下，代词的单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比较复杂，而复数类代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相对简单。从前面的讨论看得出来，鄂温克语的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在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方面有十分明确的区别性特征，同时有着相当系统而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从而充分展示了极其丰富而有规律的数形态变化语法体系。再说，那些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必须严格按照元音和谐的基本原理，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构成的代词词根或词干后面。

总而言之，现代鄂温克语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范畴里，可以见到以上论述的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其中，单数一般用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示，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特定语法词缀。同时，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语音结构、构成原理、使用关系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在句子中使用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其使用规则和要求。不过，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像/l/、/r/、/t/、/s/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率已变得很低，甚至很少被使用；像/nel/以及/nal/、/nəl/、/nol/、/nəl/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率也变得越来越低；相对而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eŋ/现在还有一定使用率；使用率最高的是/sal/、/səl/、/sol/、/səl/、/sul/、/sʉl/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过，就是属于使用率最高的这套复数形态变化词缀里，像/sul/、/sʉl/的使用率也不断下降，取代它们的是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l/、/səl/的使用率。另外，现代鄂温克语里，也有在名词类词前使用具体数词的形式表示某些人或事物之复数概念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要省略掉名词后面使用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heendu ***gotiŋ*** bəj ninisə “有三十人去了草场”。bʉ ***namaadʒ*** ʉhʉr ʉniisəmʉŋ“我们卖了一百头牛”。这两个句子中的 bəj“人”和 ʉhʉr“牛”都属于复数性质的名词，但由于在它们前面使用了 gotiŋ“三十”和 namaadʒ“百”等表示具体复数的数词，所以省略了在 bəj 和 ʉhʉr 后面本应接缀的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和/sʉl/。也就是说，鄂温克语里没有像 gotiŋ bəj-səl“三十人们”，namaadʒ ʉhʉr-sʉl“一百头牛们”等，在用具体数词表述复数概念的同时，在该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还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实例。

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在单数或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后面，往往还能够接缀格、人称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就像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单数形态变化现象，一般都以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在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格或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就等于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了格或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ahiŋba“把一位哥哥”➪ ahiŋ-ba（ahiŋ 哥哥、-ba 确定宾格语法词缀）、ʉrdʒi ➪ ʉr-dʒi“用一座山”（ʉr 一座山、-dʒi 造格语法词缀）、ninihinbi“我的一条狗”➪ ninihin-bi（ninihin 一条狗、-bi 单数第一人称领属语法词缀）、dʒuusuŋ“你们的一栋房子”➪ dʒuu-suŋ（dʒuu 一栋房子、-suŋ 复数第二人称语法词缀）、tariwaʃi“把你的那个”➪ tari-wa-ʃi（tari 那个、-wa 确定宾格语法词缀、-ʃi 单数第二人称语法词缀）等。再说，接缀有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后面，同样能够接缀格或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ahi(ŋ)naldihi“把哥哥们”➪ ahiŋ-nal-dihi（ahiŋ 哥哥、-nal 复数语法词缀、-ba 确定宾格语法词缀）、ʉrsʉldʒi“用许多山”➪ ʉr-sʉl-dʒi（ʉr 山、-sʉl 复数语法词缀、-dʒi 造格语法词缀）、ninihinsalbi“我的那些狗”➪ ninihin-səl-bi（ninihin 狗、-sal 复数语法词缀、-bi 单数第一人称领属语法词缀）、moriŋsolsuŋ“你们的那些马”➪ moriŋ-sol-suŋ（moriŋ 马、-sol 复数语法词缀、-sʉŋ 复数第二人称语法词缀）、tarisalwaʃi“把你的那些”➪ tari-sal-wa-ʃi（tari 那个、-sal 复数语法词缀、-wa 确定宾格语法词缀、-ʃi 复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等。

除此之外，在鄂温克语里，还有利用重叠使用某一单数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之特殊手段表示复数概念的现象。例如，dʒʉʉ dʒʉʉ dʒaluŋ“许多房子都满了”、ʉr ʉr doolo“在许多山里”等。不过，属于重叠式结构类型的复数概念，往往要包含说话人对于所指对象表现出的不满、反感、蔑视等心理。而且，根据调查资料，现代鄂温克语里使用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的重复使

用，以及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前使用数词等现象。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口语里，名词类词曾经富有的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逐渐被省略。毫无疑问，这也是鄂温克语名词类词错综复杂的形态变化现象不断简化的一个重要迹象。

第二节　格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鄂温克语名词类词有格形态变化现象，其中除了被认为主格的形态变化现象没有特定语法词缀之外，其他格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约定俗成的语法词缀。以往的传统语法研究，把鄂温克语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其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及功能分类为如下 17 种：

1. 主格 ➪ 属于零形式语法词缀
2. 领格 ➪ /ni/
3. 确定宾格 ➪ /ba/、/bə/、/bo/、/bɵ/、/bu/、/bʉ/～/wa/、/wə/、/wo/、/wɵ/、/wu/、/wʉ/
4. 不确定宾格 ➪ /a/、/ə/、/o/、/ɵ/、/u/、/ʉ/～/ja/、/jə/、/jo/、/jɵ/、/ju/、/jʉ/
5. 反身宾格 ➪ /bi/～/wi/
6. 与格 ➪ /du/、/dʉ/
7. 位格 ➪ /la/、/lə/、/lo/、/lɵ/～/dala/、/dələ/、/dolo/、/dɵlɵ/
8. 不定位格 ➪ /li/～/duli/、/dʉli/
9. 造格或工具格 ➪ /ʤi/
10. 从格 ➪ /dihi/
11. 方面格 ➪ /giiʤ /
12. 方向格 ➪ /thahi/、/thəhi/、/thohi/、/thɵhi/
13. 比格 ➪ /thi/
14. 限定格 ➪ /haŋ /、/həŋ /、/hoŋ /、/hɵŋ /～/kaŋ /、/kəŋ/、/koŋ /、/kɵŋ/
15. 共同格 ➪ /te/
16. 有格 ➪ /ʃi/
17. 所有格 ➪ /teen/

从以上罗列的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分类及其语法词缀可以看出，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范畴的复杂程度。其中，有的是用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有的是用约定俗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现出来。而且，在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中，有的是按照严格的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有的是按照较为宽松的元音和谐现象构成，有的是以中性元音为核

心构成的非元音和谐结构类型的产物，也有的是根据辅音交替现象的基本原理构成。同时，在这些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里，还有像确定宾格和不确定宾格及反身宾格、位格和不定位格、有格和所有格等语法概念上存在十分密切关系的实例。另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虽然在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均可以使用，但在名词和代词后面的使用率最高。我们知道，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名词类词在句子中和其他词发生和建立各种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同名词类词在句子中建立的不同语法关系，以及在句子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均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其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说，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结构体系中，格形态变化现象的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下面以实句为例，把在名词、方位词、代词、数词和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各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作为分析研究的特殊语法范畴，或特定语法符号对象，对其展开全面、细致的阐述和讨论。

一 主格

鄂温克语的格形态变化结构体系中只有主格形态变化现象没有专属语法词缀，所以名词类词往往以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示主格的语法概念，也就是所谓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此，有的专家认为，没有接缀任何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均属于主格形式，或者说它所表现出的就是主格形态变化的语法意义。主格主要表示动作或行为的主体或叙述的对象。例如：

əggəəl ʤuur inig əsə əməggirə.
犍牛 两 天 没 回来
犍牛已有两天没有回来。

bol ooso, ***bog*** nogoroʧʧi , ***igga*** dəggərəʤirəŋ.
春天 到了 大地 绿 完 花 开 着
春天到了，大地绿了，花儿正在开放。

tari əʃi doodu əbbəʃiʤirəŋ .
他 现在 河 在 游泳 正在
他现在正在河里游泳。

ʤahoŋ bikki əmuŋ aja tooŋ.
八 是 一 好 数字

八是一个好数字。

以上句子里出现的名词 əggəəl“犍牛”、bol“春天”、bog“大地”、igga“花儿”，以及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ari“他”和基数词 ʤahoŋ“八”等，均属于零形式结构类型的主格形态变化现象。

二　领格

该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为/ni/，语法词缀/ni/接缀于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要表示人或事物间存在的领属关系。/ni/ 在句子中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可以用汉语的“的”字来替代。例如：

hoʤira ***əthə(ŋ)-ni*** əggə ʤuunin　mandi　arakkuŋ.
好吉拉　老人 的　游牧包 房子他　特别　干净
好吉拉老人的游牧包特别干净。

doo ***saagila-ni*** nəəhidu ʤahoŋ　moriŋ　biʃiŋ.
河　那边 的　岸 在　八　马　有
河的那边有八匹马。

ʃi ***to(ŋ)-ni*** əmuŋbə　gadakkiʃi　ʤohiroŋ.
你　五 的　一 把　拿 的话你　对
你应该拿五分之一才对。

uliri(ŋ)-ni orooŋdu　honnoriŋ　bodoorbo　nəəm　əʃiŋ　ood.
红　的　上面 在　黑　颜色 把　放　不　行
在红的上面不能加黑颜色。

这四个句子里接缀有语法词缀/ni/的名词 əthəŋ“老人”、方位词 saagila“那边”、基数词 toŋ“五”、形容词 uliriŋ“红的”等都属于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其中，在数词和形容词词干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那些数词或形容词有时往往附带一些实际性的语义要素或内涵。例如，将 to(ŋ)-ni“五的”和 uliri(ŋ)-ni“红的”也可以理解为“五个××的”和“红颜色的”等。再说，由鼻辅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词尾鼻辅音一般都被省略。有人认为，鄂温克语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应该有/ni/和/i/两种，其中的/i/接缀于由鼻辅音/n/、/ŋ/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其他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

/ni/。结果，在我们调研的鄂温克语辉方言中，没有见过用/ŋi/替代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之现象。这就充分说明了，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鄂温克语辉方言里，由鼻辅音/ŋ/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能使用所谓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i/，而必须使用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原理。另外，由鼻辅音/n/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i/的说法确实有些滑稽。例如，ninihini(ninihi-ni～ninihin-i)“狗的”形态变化现象是属于词尾鼻辅音/n/被省略以后接缀/ni/而构成的，还是词尾鼻辅音/n/被保留的前提下接缀/i/而构成的，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成立。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只能说鄂温克语辉方言的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i/只使用于由鼻辅音/n/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其他情况下均使用/ni/。然而，从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及其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乃至从名词类词词尾鼻辅音产生脱落的基本情况来分析，词尾鼻辅音/n/产生脱落后接缀语法词缀/ni/的可能性较大。何况现代鄂温克语里，还有将 ninihini(ninihi-ni)“狗的”说成 ninihinni(ninihin-ni) 之现象。

三 确定宾格

鄂温克语确定宾格形态变化现象有/ba/、/bə/、/bo/、/bɵ/、/bu/、/bʉ/～/wa/、/wə/、/wo/、/wɵ/、/wu/、/wʉ/两套十二个语法词缀。可以看得出，这些语法词缀有着十分严格的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语法词缀首辅音出现语音交替现象。这两套语音结构形式比较复杂的语法词缀系统，接缀于名词类词的后面时，主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直接支配对象，或跟某一动作行为直接相关的人或事物。根据其使用功能和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把它们都定为确定宾格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这些确定宾格语法词缀表示的语法概念，完全可以用汉语的“把”来替代。再说，确定宾格形态变化现象变得如此复杂，是和使用方面出现的不同条件和原理密切相关。首先是，由双唇不送气清塞辅音/b/开头的语法词缀/ba/、/bə/、/bo/、/bɵ/、/bu/、/bʉ/，接缀于以鼻辅音/ŋ/、/n/、/m/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由双唇浊擦辅音/w/为首的语法词缀/wa/、/wə/、/wo/、/wɵ/、/wu/、/wʉ/，则使用于鼻辅音之外的辅音或由元音音素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其次是，这些语法词缀，还要严格按照元音和谐规律，分别使用于用不同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下面以元音和谐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具体阐述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情况及其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

1. 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ba/～/wa/。例如：

ahiŋ-ba　ədʉ　əəritʃtʃi　əməwʉhə.
哥哥把　这里　叫完　来吧
把哥哥叫到这里来吧。

beega-wa　sʉt　ohoŋkot　əʃiŋ　ooro　nʉtʃtʃihəŋkəŋʤirəŋ.
月 把　都　什么　不　做　度过 让 着
把整个一个月什么也没做地浪费掉了。

2. 以阳性短元音/o/和长元音/oo/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bo/～/wo/。例如：

ʃiŋboni　***moriŋ-bo***　ʉrʉl　ugutʃtʃi　ʉttʉlisə.
新宝的　马　把　孩子　骑完　跑了
孩子把新宝的马骑跑了。

ootto-wo　ʤʉʉ　doolo　əʤi　nəərə.
千牛粪把　屋子　里　别　放呀
别把干牛粪放屋里。

3. 由阳性短元音/u/和长元音/uu/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u/～/wu/。例如：

əri　***tatuhu-wu***　awu　naŋim　ətərəŋ?
这　抽屉把　谁　开　能
谁能把这个抽屉打开?

tarini　***unuhuŋ-bu***　awu　ʉshəŋʤi　naatʃtʃa?
他的　手指头把　谁　刀 用　碰了
谁用刀碰了他的手指头?

4. 以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ə/～/wə/。例如：

ʃirəni　ʉgidədʉ　biʤir　bitigni　***əmuŋ-bə***　amar　gatʃtʃi　əməhə.
桌子的 上面在　在着　书的　一　把　快的　拿完　来吧
请你从桌子上的书中赶快给我拿一本过来。

əri-wə imokkiwi ənʉhʉʃi aja ooroŋ.
这 把 吃的话 病 你 好 成
把这个吃了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的。

5. 由阴性短元音/ɵ/和长元音/ɵɵ/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ɵ/～/wɵ/。例如：

ɵhɵŋ-bɵ əhʉlgitʃʧi unaadʒdu imohoŋko.
奶子把 加热完 女儿与 喝让吧
把奶子加热后给女儿喝吧。

ɵmɵʧʧɵ-wɵ dʒʉʉ doolo ədʒi nəərə.
冰块儿 把 屋子 里 别 放呀
把冰块儿别放屋子里。

6. 以阴性短元音/ʉ/和长元音/ʉʉ/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ʉ/～/wʉ/。例如：

huriga(ŋ)ni ***tuligu-wʉ*** awu arakkulasa jəm?
院子的 外面 把 谁 打扫了 呀
谁打扫了院子的外面？

tari moodihi ***uruŋkuŋ-bu*** minidʉ gam buuho.
那 木料从 短的 把 我的与 拿 给把
从那木料中把短的拿给我。

7. 由中性短元音/i/、/e/以及长元音/ii/、/ee/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要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ə/～/wə/等。例如：

tajjasalni ***iri-wə*** aja bəj gʉŋdʒinde?
他们 的 哪个把 好 人 认为你呀
你认为他们中的哪位是好人呀？

sʉŋʧiŋ ***imiŋ-bə*** məəni balʧa bogwi gʉnəŋ.
孙青 伊敏把 自己的 出生的 地自己 说
孙青说伊敏是他出生的地方。

依据我们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句子里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同时，这些语法词缀的辅音交替和元音和谐现象依然被使用得比较完整。

四　不确定宾格

可以说，鄂温克语的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现象是相对于确定宾格而言的语法概念。顾名思义，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是，某一动作行为的非确定性的或者说非确切的支配对象。而且，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也和上面刚刚谈到的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样，有着比较复杂的构成原理及其使用规则。也就是说，不确定宾格的语法概念也是用/ja/、/jə/、/jo/、/jɵ/、/ju/、/jʉ/以及/a/、/ə/、/o/、/ɵ/、/u/、/ʉ/两套十二个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示。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些语法词缀接缀于名词类的后面，同样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支配对象，或表示跟某一动作行为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但是，从微观角度来分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不确定宾格与确定宾格的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因为，语法词缀/ja/、/jə/、/jo/、/jɵ/、/ju/、/jʉ/以及/a/、/ə/、/o/、/ɵ/、/u/、/ʉ/表示的是，某一动作或行为的不确知的支配对象，或跟某一动作行为相关的不确知的人或事物。换句话说，不确定宾格的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动作行为直接支配的泛指对象，是属于某一动作行为不确定的支配者或事物。从而，常常回答句子中的“是谁”或“是什么”以及“属于谁”或“属于什么”等问题。由此，学术界根据它们在句子中具体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和功能，将/ja/、/jə/、/jo/、/jɵ/、/ju/、/jʉ/以及/a/、/ə/、/o/、/ɵ/、/u/、/ʉ/定为不定宾格或不确定宾格的形态变化现象。在这里，我们采用了不确定宾格的说法。这些不确定宾格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使用方面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则。首先是，以舌面中浊擦辅音/j/开头的语法词缀/ja/、/jə/、/jo/、/jɵ/、/ju/、/jʉ/，接缀于由鼻辅音/ŋ/、/n/之外的辅音或由元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用单一短元音音素构成的语法词缀/a/、/ə/、/o/、/ɵ/、/u/、/ʉ/，则使用于以鼻辅音/ŋ/、/n/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其次，要严格按照元音和谐规律，分别使用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下，以元音和谐规律为依据，具体阐述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情况及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1. 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a/～/a/。例如：

tari-ja hisəəl oor əriŋdʉ ajaʤi ʤiŋʤiha.
他 把 课 上 时间在 好好地 说吧
上课时把他（或其他人）好好说一说。

ahiŋ-a ʤʉligʉ ʉrirəŋdihi əəritʃʧi əməhə.
哥哥把 前 村 从 叫 完 来吧
把哥哥什么的从前村叫回来吧。

2. 以阳性短元音/o/和长元音/oo/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jo/～/o/。例如：

imanda tokkoʧʧi ʤʉʉni ***oroŋ-o*** sʉt imanda ooʃiso.
雪 下 完 房子的 上面把 都 雪 成弄了
下雪后在房顶什么的上面都堆满了雪。

ʃi tari satʃʧisa ***moo-jo*** iŋiiʧʧi nənʉhə.
你 那 砍了的 柴火把 背 完 回去吧
你把那已经砍好了的柴火什么的背回去吧。

3. 由阳性短元音/u/和长元音/uu/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u/～/u/。例如：

gurul-ju ədʉ nəəm əʃiŋ oodo.
面粉 把 这里 放 不 行
不能把面粉什么的放这里。

ʃi minidʉ hoʧʧodihi ***ukkuŋ-u*** gam buuho.
你 我的与 商店从 绳子 把 买 给吧
你从商店给我买来绳子什么的吧。

4. 以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ə/～/ə/。例如：

ərisəl doolohi minidʉ gam ***təggəəŋ-ə*** buuho.
这些 里面 我的与 买 车 把 给吧
请你从这些里给我买车什么的吧。

təggətʃʧi-jə tətikkiwi bəjʃi maasaŋ əhʉddi ooroŋ.
衣服　把　穿的话　身子你　马上　暖和　成
把衣服穿上以后你的身子马上会暖和起来的。

5. 由阴性短元音/ɵ/和长元音/ɵɵ/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ɵ/～/ɵ/。例如：

ɵwɵɵŋ-ɵ ninihindʉ bʉʉkkiwi oodoŋ gi?
饼　把　狗　与　给的话　可以　吗
可以把饼什么的给狗吗？

ɵlɵɵhɵ-jɵ bəjdʉ ʉniim əʤi bʉʉrɵ.
假的　把　人与　卖　别　给呐
别把假（什么）的东西卖给人呐。

6. 以阴性短元音/ʉ/和长元音/ʉʉ/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ʉ/～/ʉ/。例如：

nisʉhuŋ ʉrʉl ***ur-jʉ*** tʉttʉgəm əʃiŋ oodo.
小的　孩子　山 把　爬　不　行
小孩不能爬山什么的。

urʉŋkuŋ-ʉ nəhuŋdʉ bʉʉm gʉŋkəŋ ʤoonoʤime.
短的　把　弟弟与　给　是　想在我
我在想把短的什么的给弟弟。

7. 由中性短元音/i/、/e/以及长元音/ii/、/ee/构成或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要接缀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ə/～/ə/等。例如：

giranda hihitʃʧi ***iitti-jə*** jəəhewi hokko manasa.
骨头　啃完　牙 把　什么的　都　使完了
啃骨头啃的把牙什么的都给弄坏了。

amiŋbi ***ʃiʤiŋ-ə*** ədʉ nəəkkiwi oodoŋ gʉnəŋ.
父亲我　细线把　这里　放的话　可以　说
我父亲说把细线什么的放在这里就可以。

根据实地调查，现代鄂温克语里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a/、/ə/、/o/、/ɵ/、/u/、/ʉ/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ja/、/jə/、/jo/、/jɵ/、/ju/、/jʉ/等语法词缀。这就是说，由鼻辅音/n/、/ŋ/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a/、/ə/、/o/、/ɵ/、/u/、/ʉ/的实例不断减少，反过来使用/ja/、/jə/、/jo/、/jɵ/、/ju/、/jʉ/的现象日趋增多。特别是，使用人口较多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语口语里，表示不确定宾格语法概念时使用/ja/、/jə/、/jo/、/jɵ/、/ju/、/jʉ/的现象比较多。例如，将上面例句中出现的名词 ahiŋa“把哥哥什么的”、ukkuŋu“把绳子什么的”、ɵwɵɵŋɵ“把饼什么的”、ʃidʒiŋə“把细绳什么的”，方位词 orooŋo“把上面什么的”，形容词 ʉrʉŋkʉŋʉ“把短的什么的”等，均说成是 ahiŋja、ukkuŋju、ɵwɵɵŋjɵ、ʃidʒiŋjə、orooŋjo、ʉrʉŋkʉŋjʉ 等。而且，在这些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ja/、/jə/、/jo/、/jɵ/、/ju/、/jʉ/ 时，词尾鼻辅音都要被保留下来。这类现象的出现，可能跟鄂温克语名词类词词尾元音的弱化现象有关。因为，受词尾元音的不断弱化的影响，那些由单一元音构成的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a/、/ə/、/o/、/ɵ/、/u/、/ʉ/出现于词尾时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人们在日常交流中难以辨别它们的存在及其表现出的语法意义，所以只能用语法词缀/ja/、/jə/、/jo/、/jɵ/、/ju/、/jʉ/取而代之了。当然，这只是属于一种分析或推测，或许还有其他某种原因，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的探讨。

五 反身宾格

鄂温克语里除了上面讨论的确定宾格和不确定宾格之外，还有反身宾格形态变化现象。而且，用语法词缀/wi/～/bi/来表示。其中，/bi/接缀于由鼻辅音/ŋ/、/n/、/m/等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wi/接缀于由鼻辅音之外的其他辅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或接缀于由元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b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语句中的主体自己直接支配的某一动作行为。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具体语言中表现出的语法概念相当于汉语的“把自己的××”。例如：

mini ahiŋ ***moriŋ-bi*** dʒawasa.
我的 哥哥 马把自己 抓 了
我哥抓了自己的马。

tatʃtʃilni honiŋ ***heen-wi*** hokko dʒitʃtʃə.
他们的 羊 草料把自己的 都 吃了

他们的羊把自己的草料都给吃光了。

在鄂温克语里，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其一定出现率。可以说，这一语法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是鄂温克语富有个性的宾格结构特征，以及极其细微而系统的语法表现形式。

六　与格

鄂温克语格形态变化现象中，人们经常会见到用于表达与格语法概念的/du/、/dʉ/两个词缀。把它们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动作行为的受事者，或者说指出动作行为的对象、目的等。由此，/du/、/dʉ/往往被认定为与格（给与格）或目的格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它们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汉语的“给”、“与”、“到”等。而且，根据其元音和谐规律，/du/要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个别中性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dʉ/则接缀于由阴性元音或有关中性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　amakkaŋ　***honiŋ-du***　heen　iraam　əməhəldəne.
你们　快点　羊　给　草料　送　来 吧你们
你们赶快给羊送草料来吧。

əniŋ-du　əmʉŋ　nandahaŋ　doo　doolom　buugore.
母亲 给　一　美好的　歌　唱　给我吧
我给母亲唱一首美好的歌吧。

talar　əʃi　hokko　***sujtaŋ-du***　ninisə.
他们　现在　都　学校 到　去了
他们现在都去了学校。

上面的例句里，名词 honiŋ“羊”和 əniŋ“母亲”后面接缀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du/、/dʉ/表示了与格（给与格）的语法意义，而在第三句的名词 sujtaŋ“学校”后面接缀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表现出的则是目的格的语法概念。另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dʉ/在句子里也经常充当位格的角色，指出某人或某物所处的位置，或某一动作行为发生的地点、处所等。例如：

nugaŋ　əʃi　mʉni　***ʤʉʉ-du***　təgəʤirəŋ.
他　现在　我们的　家　在　住正在

他现在正住在我们家。

ʃi tari ***or-du*** hʉləətəŋ nandahaŋ amraha.
你 那 床 在 躺 着 好好地 休息
请你躺在那张床上好好休息。

鄂温克语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和/dʉ/还经常接缀于代词词根 ə-“这”和 ta-“那”等后面，作为表示场所、地点、位置的指示代词 ədʉ(ə-dʉ)“这里”和 tadu(ta-du)“那里”等的构成要素来使用。

七 位格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有/1a/、/lə/、/lo/、/lɵ/以及/dala/、/dələ/、/dolo/、/dɵlɵ/两套结构类型较为复杂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人们常常把这些语法词缀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某一动作行为发生的地点或场所，以及某人或某物所处的位置，由此将它们定为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我们不难看出，位格的这两套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也是按照元音和谐规律，各自分为四个一组的语法词缀结构类型。从它们的语音结构特征来分析，语法词缀/1a/、/lə/、/lo/、/lɵ/是由辅音/l/跟短元音/a/、/ə/、/o/、/ɵ/组合而成；而语法词缀/dala/、/dələ/、/dolo/、/dɵlɵ/则是在原来的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1a/、/lə/、/lo/、/lɵ/前面，又接缀了由辅音/d/与短元音/a/、/ə/、/o/、/ɵ/构成的/da/、/də/、/do/、/dɵ/等语音结构内容后构成的产物。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1a/、/lə/、/lo/、/lɵ/以及/dala/、/dələ/、/dolo/、/dɵlɵ/虽然均可接缀于由辅音或元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位格的语法意义，但/dala/、/dələ/、/dolo/、/dɵlɵ/表现出的位格语法概念中往往包含一种强调性的语气，与此相反，/1a/、/lə/、/lo/、/lɵ/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平常而非强调性的语气。尽管它们在表示位格语法概念是存在一些语气方面的差异，但用汉语译写时均可用“在”或“里”来替代。以下，依据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元音和谐结构原理，举例说明它们在句中具体使用及所发挥的语法意义。

1. 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1a/～/dala/主要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a/以及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ada-la beehal aja bitig biʃiŋ gʉnəŋ.
姐姐在 许多 好的 书 有 说
据说姐姐那里有好多好书。

mini　gələədʒisə　moriŋ　***saal-dala***　bisə.
我的　找 着的　　马　　挤奶场 在　有了
我寻找的马原来在挤奶场里。

2. 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ə/～/dələ/主要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以及长元音/əə/为主构成或以有关中性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tajja　mənəəŋ　dattaŋ　***inig-lə***　mʉni　dʒʉʉdʉ　əməm　akki　imoroŋ.
那　　家伙　　经常　白天在 我们的　家与　　来　　酒　　喝
那家伙经常在白天来我们家喝酒。

ələr-dələ　baraaŋ　honiŋ　ʉhʉr　biʃiŋ.
这　里　　多　　羊　　牛　　有
这户人家有许多羊和牛。

3. 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o/～/dolo/主要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o/、/u/以及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hotʃʃo-lo　ikkiŋ　aneni　jəəmə　ʉniidʒirəŋ.
商场 里　　新的　　年的　　货物　　卖　正在
在商场里正在卖年货呢。

dʒʉligʉ　***hoŋkor-dolo***　baraaŋ　dʒəgərəŋ　biʃiŋ.
前边　　山丘　　里　　多　　狍子　　有
在前边的山丘里有许多狍子。

4. 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ə/～/dələ/主要使用于由阴性元音/ə/、/ʉ/以及长元音/əə/、/ʉʉ/等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ur-lə　moo　inig　inigthi　hondo　oodʒiroŋ.
山里　　树　　天　　天 比　　少　　成正在
山里的树木正在一天比一天减少。

dʒuu-dələ　əʃi　ənihəŋ　əmʉkkəŋ　aaʃiŋdʒiraŋ.
屋子 里　　现在　　姨姨　　一个　　睡觉正在
现在只有姨姨一人在屋里睡觉。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出的是，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1a/、/lə/、/lo/、/lə/ 以及/dala/、/dələ/、/dolo/、/dələ/ 常常使用于指示代词词根 ə-“这”、a-“那”以及方位词词干 ʉgi-“上”、əggi-“下”、ʤəəŋ-“东”、baraŋ-“西”、doo-“里”、tʉli-“外”、oldoŋ-“边”、orooŋ-“上”、saagi-“那边”、əəgi-“这边”等后面，从而构成含有位格语法内涵又能表示具体地点、场所、位置、方位的代词或方位词。例如，有 ələ(ə-lə)“这里”、tala(ta-la)“那里”以及 ʉgilə(ʉgi-lə)～ʉgidələ(ʉgi-dələ)“上面”～“在上面”、əggilə(əggi-lə)～əggidələ(əggi-dələ)“下面”～“在下面”、ʤəəŋgilə(ʤəəŋgi-lə)～ʤəəŋgidələ(ʤəəŋgi-dələ)“东面”～“在东面”、baraŋdala (baraŋ-dala)“西边”～“在西边”、doolo(doo-lo)“里边”～“在里边”、tʉlilə(tʉli-lə)～tʉlidələ(tʉli-dələ)“外边”～“在外边”、oldoŋlo(oldoŋ-lo) ～ oldoŋdolo (oldoŋ-dolo)“旁边”～“在旁边”、orooŋlo (orooŋ-lo) ～ orooŋdolo (orooŋ-dolo)“上面”～“在上面”、saagila(saagi-la)～saagidala(saagi-dala)“那边”～“在那边”、əəgilə (əəgi-lə)～əəgidələ(əəgi-dələ)“这边”～“在这边”等。而且，这些接缀有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指示代词或方位词，在鄂温克语里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

另外，有关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la/、/dələ/、/dolo/、/dələ/的组成部分/da/、/də/、/do/、/də/的来源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它们本身就属于早期鄂温克语位格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产物。例如，像amida(ami-da)“后面”、əggidə(əggi-də)“下面”、orooŋdo(orooŋ-do)“上面”、tʉlidə(tʉli-də)“外面”等的词缀/da/、/də/、/do/、/d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过，这些词缀几乎被认定为，派生专指场所或地点的指示代词的构词成分。其二，/da/、/də/、/do/、/də/来源于表示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dʉ/。也就是说，/dala/、/dələ/、/dolo/、/dələ/的原始结构形式应该是/dula/、/dʉlə/、/dulo/、/dʉlə/，后来受后续音节元音的影响及元音和谐规律的制约，语法词缀/du/、/dʉ/中的元音/u/、/ʉ/被同化为/a/、/o/和/ə/、/ə/等。结果，/dula/、/dʉlə/、/dulo/、/dʉlə/演变成了/dala/、/dələ/、/dolo/、/dələ/。因为，现代鄂温克语里，有人至今将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la/、/dələ/、/dolo/、/dələ/等发音为/dula/、/dʉlə/、/dulo/、/dʉlə/等。而且，还有一定使用率。不论怎么说，这只是两种假设，哪个对哪个不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八　不定位格

格形态变化现象里有/li/～/duli/、/dʉli/等语法词缀。把它们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人或某事物所处的不太准确的位置或场所，甚至可以表示某人或某事物的大概活动范围等。它们在语句中，往往要表现

出相当于汉语的“好像在××位置”、“似乎在××地方”等模糊而笼统的位置概念。根据这一语法表述特征，学术界将它们定论为不定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其中，/li/由于以中性元音/i/为主构成，所以可以使用于任何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duli/、/dʉli/由于有元音和谐内容，因此/duli/一般都接缀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dʉli/基本上使用于由阴性元音或有关中性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i　sagwi　***ʤuu-li***　tihiwʉsʉ　ba.
我　表自己　屋 哪里　掉被了　吧
我的手表好像掉在家里了吧。

mini　moriŋbi　***adoŋ-duli***　biʤir　nəgəəŋ.
我　马　马群 在　在的　一样
我的马好像在马群里。

sʉni　ninihinsʉŋ　ʤʉligʉ　***urirəŋ-dʉli***　biʤirəŋ　gʉnəŋ.
你们　狗　前　村 在　在　说
据说你们家的狗好像在前村。

不定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li/、/dʉli/，是在与格语法词缀/du/、/dʉ/后面接缀不定位格语法词缀/li/而构成的产物。从它们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来看，虽然都表示模糊而不确切的位置或地点，但细分析/li/所指的地点或场所比/duli/、/dʉli/更加模糊和不确定，而/duli/、/dʉli/表示的位置概念比/li/稍微清楚一些。

九　工具格

鄂温克语里，用/ʤi/这一形态变化现象表示工具格的语法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讲，/ʤi/是一个功能和作用较多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过，/ʤ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人或某物对于另一个人或事物的利用或使用关系。根据语法词缀/ʤi/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这一语法意义，人们将/ʤi/称为工具格或造格的形态变化成分。而且，在语句中，常常译成汉语的“用”、“让”、“使用”等。例如：

tari-ʤi　əri　ʤaʃihaŋba　talardu　iraahaŋgare.
他让　这　信 把　他们给　送 让他吧
让他把这封信送给他们吧。

tajja mənəəŋ bəjwə ***nandahaŋ-ʤi*** ələəhəʃirəŋ.
那 家伙 人 把 漂亮 用 欺骗
那家伙把人骗得很巧妙。

səl-ʤi ooso ʃiggoolwo mandi ərʉ gʉŋʤirəŋ.
铁 用 做的 爬犁 把 非常 坏 说 着
说是用铁制作的爬犁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另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还可以表示人或事物间发生的某一共同性质的动作行为关系。从而，表现出相当于汉语的“和”、“同”等语法概念。例如：

bi ***əmmə-ʤi*** məəni ʤʉʉdʉwəl nənʉmʉŋ.
我 妈妈 和 自己的 家给咱们 回去我们
我和妈妈回我们自己的家。

还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还可以表示某人或某事物间产生的直接关系，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汉语的“对”、“跟”、“与”等。例如，

ʃi ***tari-ʤi*** ittʉ tannagaŋ aja jəm?
你 他 对 怎么 那 样 好 呀
你对他怎么那么好呀?

əri bajtawa ***əmmə-ʤi*** əʤi ʤiŋʤira.
这 事情把 妈妈 跟 别 说你呀
希望你不要跟妈妈说此事。

以上两个例句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同与位格的/du/、/dʉ/表示的语法概念基本相一致。由此，也有人认为/ʤi/不只是有工具格或造格的语法功能，同时也有对格和与格语法功能。区分它的不同语法概念，主要看/ʤi/在句子中的具体使用情况及其实际发挥的语法作用等。

十 从格

从格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特征是语法词缀/dihi/。该语法词缀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常常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地点、场所、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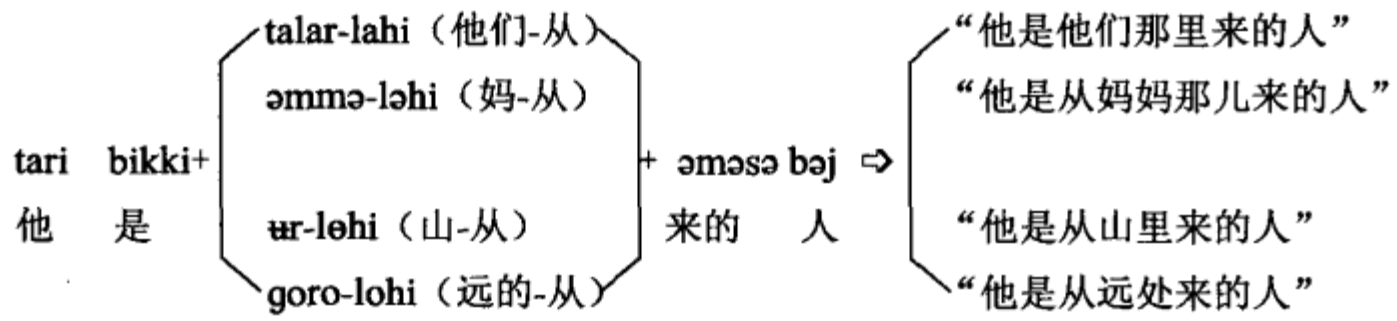
等，相当于汉语的“从”。正是这个理由，语法词缀/dihi/被认定为从格形态变化现象。例如：

aʃitʃtʃaŋ　***saŋaal-dihi***　jʉʉtʃtʃi　dattaŋ　əthəhi　tathahi　iʃirəŋ.
老鼠　洞　从　出完　经常　这面　那面　看
老鼠从洞里爬出来后总是东张西望。

nəhʉŋbi　***tajja-dihi***　tihitʃtʃi　bəldiirwi　hoŋtʃotso.
弟弟我　那　从　摔　完　腿　自己　折　了
我弟弟从那上面摔下来折断了腿骨。

tari　mini　***ʤulidə-dihi***　ʉttʉlitʃtʃi　jʉʉsə.
他　我的　前面　从　跑　完　过
他从我前面跑过去了。

以上三个例句里名词 saŋaal“洞”、指示代词 tajja“那”、方位词 ʤʉlidə“前”等后面接缀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表示了某人或事物与客体间产生的离析关系。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鄂温克语口语里还有用/ləhi/、/lahi/、/lohi/、/ləhi/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从格语法概念的现象。而且同样依据元音和谐规律，分别使用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可以看出，上例中的名词 əmmə“妈”、ʉr“山”和代词 talar“他们”以及形容词 goro“远的”等名词类词词干后面接缀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ahi/、/ləhi/、/lohi/、/ləhi/等均表现出了从格形态变化的语法意义。从而构成了talarlahi(talar-lahi)“从他们”、əmmələhi (əmmə-ləhi)“从母亲那里”、ʉrləhi(ʉr-ləhi)“从山上”、gorolohi(goro-lohi)“从远处”等有其特定语法内涵的语义结构。这套富有从格语法功能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好像是在位格语法词缀/lə/、/la/、/lo/、/lə/后面接缀从格语法词缀的后半部语音形式/hi/而构成。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里/hi/这一语音

结构形式所处的重要位置。再说，根据调查资料，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表示从格语法意义时使用/dihi/的现象比较多，而/lahi/、/ləhi/、/lohi/、/ləhi/的使用率相对要低一些。

十一 方面格

鄂温克语里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iiʤ/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动作行为发起的方面，它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汉语的“方面”、“那面”等。正是这一原因，人们将/giiʤ/定为方面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

talar ʃi ***hulʧiŋ-giiʤ*** əməsə ulur ʃiŋʤə.
他们 是 苇场 方面 来的 人们 是
他们是苇场方面来的人们。

ʤuu-giiʤ əri adi honoordu awuwal əmərəŋ ʃiŋʤə.
家 那面 这 几 天 在 谁 来 是
这几天家那面不知谁来呀?

另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iiʤ/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还可以表示经由格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例如：

dooni ***nəəhi-giiʤ*** əmuŋ bəj ~~uu~~ʃigi əməʤirəŋ.
河的 岸 经由 一 人 这边 来 正在
有一个人经由河岸正往这边走来。

但是，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ii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是方面格的语法意义，作为经由格语法词缀使用的现象比较少。有人认为，句中使用的语法词缀/giiʤ/也可以表示从格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əri gisaŋdu muni ***som-giiʤ*** adi bəj iirəŋ?
这 会议在 我们的 乡 从 几 人 参加
从我们乡有几个人参加这次的会议?

如果把上句里的名词 som“乡”后面的语法词缀/giiʤ/看成是方面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话，我们可以将该句子翻译成“我们乡方面有几个人参加这次的会议”？但是，根据说话人在句中所表述的语义结构，还是从方面格的角

度解释/giidʒ/表现出的语法概念比较妥当。也就是说，在该句子里，语法词缀/giidʒ/表示的是方面格的语法意义，具体陈述的是“我们乡政府方面有几个人参加这次会议”这一语句概念。这就告诉我们，方面格形态变化现象/giidʒ/在句子里表示的语法概念，有时虽然十分接近于从格语法词缀表示的意义，但细分析的话，还是能够看出其中存在的细微而不可混淆的语法意义之差异。

十二　方向格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thəhi/、/thohi/、/thөh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向、趋向等。其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类同于汉语的“向”、“朝”、“往”。因此，人们习惯上将/thahi/、/thəhi/、/thohi/、/thөhi/称为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毫无疑问，它们完全是根据短元音/a/、/ə/、/o/、/ө/之元音和谐规律，自然而然地变成四个一组的语法词缀。所以，在语句中使用这套语法词缀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元音和谐规律，准确而合理地使用。

1. 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主要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nisʉhʉŋ　ʉkkəhəŋ　***aba-thahi***　əmʉŋ　əmʉŋʤi　aggaʃim　ninirəŋ.
小的　儿子　爸爸 向　一个　一个　走　去
小儿子向爸爸一步步地走去。

2. 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əhi/，要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为主构成或以中性元音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tajja　sotto　mənəəŋ　mʉni　***təggəəŋ-thəhi***　əməʤirəŋ.
那　酒　鬼　我们的　车　朝　来 正在
那个酒鬼正在朝我们车走来。

3. 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ohi/，一般都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o/、/u/以及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araaŋ　ʤəgrəŋ　ʤʉligʉ　***hoŋkor-thohi***　ʉttʉlim　ninidʒirəŋ.
多　狍子　前边　山丘　往　跑　去 正在
狍群正往前边的山丘跑去。

4. 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əhi/，主要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ʉ/以及长元音/əə/、/ʉʉ/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əl təggəəŋ ***həəggə-thəhi*** məərəm əmərəŋ.
铁 车 桥 朝 长鸣 来
火车朝着桥的方向长鸣而来。

以上谈到的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thəhi/、/thohi/、/thəhi/除了在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之外，同样可以接缀于方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tarithahi(tari-thahi)“向他……”、nəttəthəhi(nəttə-thəhi)“向低的……”、toŋthohi(toŋ-thohi)“向五……”、bʉggʉthəhi(bʉggʉ-thəhi)“向肥胖……”等。不过，相比之下，这些语法词缀在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使用率较高。

十三 比格

该形态变化现象用语法词缀/thi/来表示。将它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人或事物间产生的比喻关系。所以，一般都译成汉语的“比”。很显然，人们根据/thi/表现出的鲜明的语法内涵，把它称为比格形态变化现象。例如：

ʉhʉrni ʉldʉ honi(ŋ)ni ***ʉldʉ-thi*** antanʃi huŋ.
牛的 肉 羊的 肉比 香 呀
牛肉比羊肉香。

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i/除了在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被使用之外，在方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也广为使用。例如，ʤʉlidəthi(ʤʉlidə-thi)“比南”、tarithi(tari-thi)“比他”、ʤahoŋthi(ʤahoŋ-thi)“比八”、uliriŋthi(uliriŋ-thi)“比红的”等。另外，鄂温克语有的口语里，也有人把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i/发音成/tihi/。例如，将ʤʉlidə(ʤʉlidə-thi)就说成 ʤʉlidətihi (ʤʉlidə-tihi)。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还是说 ʤʉlidəthi(ʤʉlidə-thi)的多得多。

十四 限定格

鄂温克语的限定格形态变化现象用/haŋ/、/həŋ/、/hoŋ/、/həŋ/ ～/kaŋ/、/kəŋ/、/koŋ/、/kəŋ/四个一组的两套语法词缀来表示。不难看出，

它们是按照元音和谐规律和辅音交替现象组合而成。把它们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限定关系，相当于汉语的“限定”、“只限”、“只是”等。由此，学术界将/haŋ/、/həŋ/、/hoŋ/、/høŋ/ ～ /kaŋ/、/kəŋ/、/koŋ/、/køŋ/称为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并将其中的/kaŋ/、/kəŋ/、/koŋ/、/køŋ/接缀于由鼻辅音/ŋ/、/n/、/m/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haŋ/、/həŋ/、/hoŋ/、/høŋ/则使用于除了鼻辅音之外的辅音或由元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下，结合元音和谐规律及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实用特征，阐述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句中的具体使用情况。

1. 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kaŋ/，主要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əri　bajtawa　***gaʧ'ada-haŋ***　saakkiwi　ooʧʧi　nəərəŋ　gʉnøŋ.
这　事 把　村长　限定　知道的话　可以　成　说
说是把此事限定在村长知道的范围就可以。

tari　ʃiniwə　***ʤaaŋ-kaŋ***　inig　doolo　øggø　ʤʉʉwʉ　oom
他　你的把　十　只限　天　里　游牧　包 把　做
ətəhə　gʉnøŋ.
完你吧　说
他只限你十天内把游牧包做完。

2. 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ŋ/～/kəŋ/，一般都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əri-həŋ　bajtawa　awuhat　oom　ətərəŋ.
这 只限　事情把　谁都　做　会
这么点小事谁都可以做。

tajja　***mənəəŋ-kəŋ***　inig　inig　sottoʧʧi　oohiŋ　akki　imoroŋ.
那　家伙 只是　天　天　醉完　成　酒　喝
只有那家伙天天喝醉酒。

3. 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oŋ/～/koŋ/，基本上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o/、/u/以及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əri moo ʤuudu ***toŋ-koŋ*** bəj təgərəŋ.
这 木头 屋 里 五 限定 人 住
在这木头屋里只限住五人。

ʤuligu ***hoŋkor-hoŋ*** orooŋdu ulittə ootʃʧi iŋittə biʃiŋ.
前面 山丘 只是 上面 山丁子 和 稠里子 有
只有在前面的山丘上有山丁子和稠里子。

4. 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ŋ/～/kəŋ/主要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u/以及长元音/əə/、/uu/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tari ʃirədu ***ʤuur-həŋ*** bəj həəmə ʤittəm oodoŋ.
那 桌子在 两个限定 人 饭 吃 可以
那桌子上只限定两人用餐。

鄂温克语的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和/kaŋ/、/kəŋ/、/koŋ/、/kəŋ/等均有一定使用率。但是，比较而言，/haŋ/、/həŋ/、/hoŋ/、/həŋ/的使用率要高于/kaŋ/、/kəŋ/、/koŋ/、/kəŋ/的使用率。另外，现在的年轻人，将/həŋ/和/kəŋ/发音成//həŋ/和/kəŋ/的现象有不少。比如说，把上面例句里出现的 ʤuurhəŋ 发音成 ʤuurhəŋ 等。

十五 共同格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e/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共同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它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汉语的“共同”、“一起”、“一同”、“同时”等。由此，人们习惯于将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e/称为共同格。而且，/te/往往使用于并列出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类词的最后一个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unta ***əkki-te*** hokko olokkoŋ ooso.
靴子 裤子 一起 都 湿 成
靴子和裤子一起全湿了。

amiŋ əniŋ ***ahiŋ-te*** mini sujtaŋdu iir guggubuŋdu iisə.
父亲 母亲 哥哥 共同 我的 学校在 入 活动 与 参加了
父亲母亲和哥哥共同参加了我的入学典礼。

除了上面举例说明的名词之外，在方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后面也同样可以使用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其共同的动作行为或共同的性质特征等。例如，əggilə ʉgilətе (əggilə ʉgilə-te)“上下共同”、əri tarite (əri tari-te)“这那一起”、toŋ niŋʉŋte (toŋ niŋʉŋ-te)“五六一起”、honnoriŋ giltariŋte (honnoriŋ giltariŋ-te)“黑白一同”等。

另外，共同格的语法概念，有时还可以用前面提到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来表示。而且，/ʤi/同样使用于并列形式出现的名词类词的最后一个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和……共同……”、“跟……一起……”等语法意义。例如，amiŋ əniŋ-ʤi“父亲和母亲共同”、həhə ninihin-ʤi“猫和狗一起”等。但是，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表示共同格语法概念的现象不是很多。

十六　有格

鄂温克语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指出某人或某事物的存在，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有”这一语法概念。由此，人们将语法词缀/ʃi/认定为有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例如：

talardu　adi　adi　aja　***moriŋ-ʃi***　ʃiŋʤə.
他们在　几　几　好　马　有　是
他们有好几匹好马。

ədʉ　ənnəgəŋ　dʉrʉŋ　***uduŋ-ʃi***　jəm　gi.
这里　这样　样子　雨 有　是　呀
这里有这么大的雨水呀。

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同样可以接缀于方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有格形态变化语法意义。例如，ʤʉlidəʃi(ʤʉlidə-ʃi)“有南”、əriʃi(əri-ʃi)“有这个”、ʤaaŋʃi(ʤaaŋ-ʃi)“有十”、tʉggʉŋʃi(tʉggʉŋ-ʃi)“有快的”等。另外，有的口语里，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在由鼻辅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出现时要产生/ʧ/音变。例如，有人就将ʤaaŋʃi(ʤaaŋ-ʃi)、tʉggʉŋʃi(tʉggʉŋ-ʃi)等说成ʤaaŋʧi(ʤaaŋ-ʧi)、tʉggʉŋʧi (tʉggʉŋ-ʧi) 等。

十七　所有格

语法词缀/teen/被认定为所有格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特征。语法词缀

/teen/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所属关系。语法词缀/teen/在语句里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可以用汉语的“所有”、“全”、“都”、“连同……都”等替代。例如：

unaadʒ gaganiwi hantasuŋ ***əkki-teen*** hokko ʃikkim ~~buusə~~.
姑娘 哥哥自己 上衣 裤子 所有 都 洗 给
女儿把她哥哥的所有衣裤都给洗了。

nugaŋ əri ***tari-teen*** əmuhəjə ooso ~~gunəŋ~~.
他 这儿 那儿全部 一人 做 说
他说这儿和那儿全都是自己一人做的。

除了以上例举说明的名词和代词实例之外，所有格语法词缀/teen/在数词和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也可以使用。例如，meŋgaŋteen(meŋgaŋ-teen)“连同一千个都……”、ajateen(aja-teen)“好的都”～“连同好的都……”等。

综上所述，现代鄂温克语里常见的格形态变化现象，主要分无形语法词缀和有形语法词缀两种结构类型，其中无形语法词缀也叫零形式结构类型的格形态变化现象。而且，只有主格属于该类语法表现形式。其他格形态变化现象，都用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示。所以，它们均属于有形语法词缀结构类型。同时，也都各自表达特定语法意义。就像在前面举例分析的那样，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现象有/ni/（领格）、/ba/……～/wa/……（确定宾格）、/a/……～/ja/……（不确定宾格）、/bi/～/wi/（反身宾格）、/du/、/du/（与格）、/la/……～/dala/……（位格）、/li/～/duli/……（不定位格）、/dʒi/（造格）、/dihi/（从格）、/giidʒ/（方面格）、/thahi/……（方向格）、/thi/（比格）、/haŋ/……～/kaŋ/……（限定格）、/te/（共同格）、/ʃi/（有格）、/teen/（所有格）等特定语法词缀。其中，像确定宾格、不确定宾格、与格、位格、不定位格、方向格、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其不同程度的元音和谐现象。另外，像确定宾格、不确定宾格、反身宾格、方向格、限定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还有辅音交替现象。由此说，有元音和谐规律和辅音交替现象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都显得相当复杂。正是这个缘故，在名词类词词根或词根的后面使用这些复杂多变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必须要严格遵循元音和谐规律和辅音交替原理所需的语音条件、语音环境等。另外，像/du/、/du/、/dʒi/、/giidʒ/等语法词缀除了主要表示与格、造格、方面格等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之外，还具有表示目的格或位格、关系格或共同格、经由格等的语法关系。

总之，鄂温克语格形态变化现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法范畴。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名词类词在句中从语义和语法的角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它们赋予名词类词不同语义内涵和语法关系，同时阐明不同名词类词在句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名词类词在句中和其他句子成分间产生的各种复杂多变的语法关系，往往都要通过不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现。

鄂温克语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虽然广泛使用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但比较而言，在名词和代词后面的使用率最高，像在方位词、数词、形容词等后面使用的情况没有名词和代词后面使用得多。而且，在数词或形容词等后面使用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前面的数词或形容词经常产生名词化变化，从而表现出某一人或事物的概念。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懂得了鄂温克语代词的单数第一人称词干mi-“我”和复数第一人称词干mʉ-“我们”，只有在其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以后才能在句子中被使用。而且，只有在mi-和mʉ-后面接缀/ni/之后才能接缀其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mi-和mʉ-后面接缀于格形态语法词缀/dʉ/的基本原理应该是minidʉ｛mi-ni(领格)-dʉ(与格)｝“与我的”和 mʉnidʉ｛mʉ-ni(领格)-dʉ(与格)｝“与我们的”。有人认为，在 mini“我的”、mʉni“我们的”后面接缀其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ni/的短元音/i/要产生脱落现象。从而把mini和mʉni发音为min和mʉn。这种现象不能说不存在，甚至有的特定语音环境里min和mʉn还被发音为miŋ和mʉŋ。不过，在其他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前出现时，发音为mini 和mʉni 的现象占绝大多数。实际上，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将不同内容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用连缀形式接缀于某一个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实例也有不少。例如，əniŋlədihi｛əniŋ-lə(位格)-dihi(从格)｝“从母亲那里”、 adathahigiiʤ｛ada- thahi(方向格)-giiʤ(方面格)｝“向姐姐方面”、ʤʉʉdʉhəŋ｛ʤʉʉ-dʉ(与格)-həŋ(限定格)｝“限定在家里”，等等。

再说，鄂温克语里，除了单数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外，在接缀有复数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样可以接缀不同格形态语法词缀。例如，əniŋsəllə｛əniŋ-səl(复数语法词缀)-lə(位格)｝“在母亲们这里”、adasalthahi｛ada-sal(复数语法词缀)-thahi(方向格)｝“向姐姐们”等。还有，在接缀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后面，经常有接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例如，əniŋləwi｛əniŋ-lə(位格)-wi(单数第一人称领属语法词缀)｝“从我的母亲这里”、adasalduʃi｛ada-sal(复数语法词缀)-du(与格) -ʃi（单数第二人称领属语法词缀)｝“给你的姐姐们”等。不论怎么说，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形态变

化体系中，格形态变化现象是十分重要而相当复杂的语法结构系统。在这里，只是分析性地阐述了我们所掌握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情况，以及其句子中具体发挥的语法作用和功能等。实际上，对此要继续探讨的内容和问题还很多。

第三节　领属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体系中，还有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人或事物间产生的不同领属关系的语法词缀系统。这套语法词缀，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领属形态变化现象。根据我们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特定的语法词缀，没有发现属于零形式的领属形态变化现象。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内部，根据它们在句中表现出的不同人称语法概念：首先，分类出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和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两种语法结构类型；其次，依据其中包含的数形态变化的相关内容，在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和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内部，各分类出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两种；最后，还要按照这些语法词缀表现出的不同人称概念，在单数和复数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中，分类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结构类型。以下，我们将名词类词的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分成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两大类，对其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讨论。

一　人称领属

如上所说，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领属形态变化系统里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并且，根据它们的语法词缀在语句中表现出的不同人称内涵，可以分为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同时，这些不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特定语法词缀（请看表 1–2）所示。

表 1–2　　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分类

数形态分类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人称形态分类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bi/-wi	-ʃi	-niŋ	-muŋ/-mɯŋ	-suŋ/-sɯŋ	-niŋ

鄂温克语的这些人称领属语法词缀，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不同领属关系。也就是说，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

缀，在句子中从形态语法学的角度指称人或事物的不同领有者。下面，以实句为据，分别阐述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原理及其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

（一）单数第一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i/或/w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单数第一人称“我”跟某人或某一事物间产生的领属关系。其中，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i/接缀于由鼻辅音/ŋ/、/n/、/m/等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wi/接缀于由鼻辅音之外的其他辅音或由元音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tari-wi inig taŋiŋ əddə jʉʉm see ələərəŋ.
她 我 天 每 起 起 茶 熬
我的她每天早起熬茶。

ukkəhəŋ-bi ninihinsaldʒi tʉʉggʉwʉ dʒawawuhaŋʧa.
儿子 我 狗 们 用 狼 把 抓 被 让 了
我儿子让他的那些狗抓了狼。

bi əggə dʒʉʉni ***ugigu-wi*** ikkiŋdʒi dʒohasu.
我 游牧包 房子的 上面 我 新用 修理了
我把游牧包的上面重新翻修了。

除了上面举例说明的代词、名词、方位词之外，在形容词和数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样能够接缀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i/或/wi/。例如，ajawi(aja“好的”-wi)“我的好”、uliriŋbi (uliriŋ“红的”-bi)“我的红”、namadʒwi(namadʒ“百”-wi)“我的一百”、əmʉŋbi(əmʉŋ“一”-bi)“我的一”等。

（二）单数第二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领属于单数第二人称“你”的某人或某一事物。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在句子里从形态语法学的角度表现出相当于汉语的“你”之意。例如：

moriŋ-ʃi doowo jʉʉʧʃi ʉrdʉ iisə.
马 你 河 把 过完 山里 进了
你的马过河后跑进山里了。

ʃini ***ʤəəŋidə-ʃi*** təgəʤir bəj awu jəm?
你 左边 你 坐着的 人 谁 是
你左边坐着的人是谁呀?

除了上面的实例之外，在代词、数词和形容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也可以接缀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例如，tariʃi(tari“他”-ʃi)“你的他”、ajaʃi(aja“好”-ʃi)“你的好”、namaaʤʃi(namaaʤ“百”-ʃi)“你的一百”等。再说，有人认为，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使用于由鼻辅音/ŋ/、/n/、/m/结尾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要产生/ʧ/音变。例如，有人就把 moriŋʃi(moriŋ“马”-ʃi)“你的马”、uliriŋʃi(uliriŋ“红”-ʃi)“你的红”、əmuŋʃi(əmuŋ“一”-ʃi)“你的一”等，发音为 moriŋʧi(moriŋ-ʧi)、uliriŋʧi(uliriŋ-ʧi)、əmuŋʧi(əmuŋ-ʧi)。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将鼻辅音后面出现的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发作/ʃi/的人还是属于多数。

（三）单数第三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单数第三人称“他”或“她”同某人或某一事物间产生的领属语法关系。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在表示男性用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同时，也可以指称女性用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她”，区别/niŋ/所指称的“他”还是“她”的语法关系时，一般要根据句子表示的实际意义以及说话人的话语内容来判定。例如：

tarini ***naalla-niŋ*** ʉshəŋdʉ miiwʉsə.
他的 手 他 刀 与 割破了
他的手被刀割破了。

adani uguʤir ***moriŋ-niŋ*** miiŋ tʉggʉŋ ʉttʉlir moriŋ.
姐姐的 骑的 马 她 最 快 跑的 马
姐姐她骑的是跑得最快的马。

毫无疑问，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除了名词之外，在方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也都被广泛使用。例如，ʉgilənіŋ(ʉgilə“上面”-niŋ)“他的上面”、talaniŋ(tala“那里”-niŋ)“他的那里”、nandaha(ŋ)niŋ(nandahaŋ“美丽”-niŋ)“她的美丽”、namaaʤniŋ(namaaʤ“百”-niŋ)“他的一百”等。

（四）复数第一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muŋ/、/mʉŋ/ 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领属于复数第一人称的某人或某一事物。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在句子里具体表示的语法概念相当于汉语的“我们”。另外，其中的/muŋ/主要接缀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mʉŋ/则接缀于由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mʉni　***ʤuu-muŋ***　mandi　nandahaŋ.
我们　房子 我们　非常　漂亮
我们的房子非常漂亮。

əri　adi　inig　***tala-muŋ***　adira　əddʉg　imanda　imanʧa.
这　几　天　那里 我们　几次　大　雪　下了
这几天我们那里下了几场大雪。

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和/mʉŋ/在方位词、数词、代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的现象也有不少。例如，ʉgiləmʉŋ(ʉgilə“上面”-mʉŋ)“我们上面”、talamuŋ (tala“那里”-muŋ)“我们那里”、ajamuŋ(aja“好”-muŋ)“我们的好”、toŋmuŋ(toŋ“五”-muŋ)“我们的五”等。另外，也有人将人称领属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写成/muni/、/mʉni/。所以，把 ʉgiləmʉŋ“我们上面”、talamuŋ“我们那里”、ajamuŋ“我们的好”、toŋmuŋ“我们的五”等，记写成 ʉgiləmʉni (ʉgilə-mʉni)、talamuni (tala-muni)、ajamuni (aja-muni)、toŋmuni (toŋ-muni)等。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记写法是完全错误的，鄂温克语里确实有这种说法，只是其数量不多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使用了/muŋ/、/mʉŋ/式记写形式。

（五）复数第二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sʉŋ/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领属于复数第二人称“你们”的人或事物。其中的/suŋ/接缀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sʉŋ/则接缀于由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ni　***hahara-suŋ***　hokko　bəjni　hurigaŋduni　iisə　gʉnəŋ.
你们的 鸡 你们　都　人的　园子 里的　进了　说
说是你们家的鸡都跑进了人家的园子里。

ələ-sun tatʃtʃil əmətʃtʃi ʤuuwəl ʤawasa gi?
这里你们 他们 来完 房子自己 盖 了 吗
他们来你们这里后盖了自己的房子吗?

除了上面的两个句子里提到的名词和代词实例之外，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和/sun/同样可以使用于方位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ugiləsuŋ(ugilə“上面”-suŋ)“你们的上面”、nandahaŋsuŋ(nandahaŋ“美丽”-suŋ)“你们的美丽”、toŋsuŋ(toŋ“五”-suŋ)“你们的五”等。另外，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 和/sun/，同样被有些人发音为 /suni/ 和 /suni/。例如，把刚才列举的 ugiləsuŋ、nandahaŋsuŋ、toŋsuŋ 等，也可发音成 ugiləsuni (ugilə-suni)、nandahaŋsuni (nandahaŋ-suni)、toŋsuni(toŋ-suni)等。

（六）复数第三人称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仅能够表示单数第三人称领属的语法意义，也能够表现出复数第三人称领属“他们”或“她们”的语法概念。例如：

əhiŋsəlni sagar ***unuguŋsul-niŋ*** uhurni hurigaŋdu biʃiŋ.
姐姐们的 挤的 奶牛们 她们 牛的 圈 在 有
姐姐们要挤的那些奶牛都在牛圈里。

talarni ***tala-niŋ*** inig taŋiŋ imanda imanaŋ.
他们的 那里他们 天 每 雪 下雪
在他们那里每天都下雪。

根据调查资料，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在鄂温克语里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尤其是在名词和代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的现象非常多。同时，也可以接缀于方位词、数词和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复数第三人称领属的语法意义。例如，talaniŋ (tala“那里”-niŋ)“他们的那里”、toŋniŋ(toŋ“五”-niŋ)“他们的五”、ajaniŋ(aja“好”-niŋ)“他们的好”等。另外，鄂温克语里，还有用词缀/ʤiŋ/表示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的情况。而且，语法词缀/ʤiŋ/所表现出的复数第三人称领属语法内涵中，还隐含造格的语法意义。例如，bəjʤiŋ(bəj“人”-ʤiŋ)“用他们的人”、talaʤiŋ(tala“那里”-ʤiŋ)“用他们的那里”、ilaŋʤiŋ(ilaŋ“三”-ʤiŋ)“用他们的三”、ajaʤiŋ(aja“好”-ʤiŋ)“用他们的好”等。再说，语法词缀/ʤiŋ/也和/niŋ/一样用于指含单数第三人称领属语法关系的语句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把刚才提到的 bəjʤiŋ、talaʤiŋ、ilaŋʤiŋ、ajaʤiŋ 等例词词干后面的语法词缀，依据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主构成的句子要求和条件，可以将它们译写成“用他的人”、“用他那里”、“用他的三”、“用他的好”等。

二　反身领属

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领属形态变化系统里，除了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之外，还有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但是，反身领属的形态变化实例，不像人称领属形态变化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具备区分不同人称之语法功能，所以也就没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区别性特征。反身领属语法词缀，只有区分单数和复数的语法功能和特性。并且，也都用特定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现。再说，鄂温克语的反身领属语法词缀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指出句子中的人或事物属于句子主体自身所有这一语法概念。

（一）单数反身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i/接缀于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指称隶属于“自己”的人或事物。根据/niwi/表现出的这一语法功能和特点，人们称其为单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把/niwi/在句中表现出的语法意义，用汉语的“自己”一词来替代。例如：

bi　əri　inig　***ɵggɵ-niwi***　ʉkkʉwʉni　ʤohasu.
我　这　日　游牧包 自己　门 把 的　修理 了
我今天修理了自己游牧包的门。

ʃi　***tari-niwi***　totʃtʃiwani　əmməŋtʃəʃi　gi?
你　那自己　扣子把的　丢了你　吗
你把自己那上的扣子弄丢了吗?

单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i/在方位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样能够使用。例如，əggiləniwi(əggilə“下面”-niwi)“自己的下面”、ilaŋniwi(ilaŋ“三”-niwi)“自己的三”、giltariŋniwi(giltariŋ“白的”-niwi)“自己的白”等。尽管如此，单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i/，在一般名词、人称代词以及指示代词等后面有着很高的使用率。

（二）复数反身领属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niwəl/、/niwol/、/niwəl/接缀于名词类词词

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隶属于复数反身人称“咱们”的人或事物。由此，人们将这套语法词缀认定为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再说，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niwəl/、/niwol/、/niwəl/有元音和谐现象，所以必须严格按照元音和谐规律的基本要求来使用。

1. 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主要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a/以及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ʉ ***hahara-niwal*** umuttawani ʉniisəmʉŋ.
我们 鸡 咱们 蛋 把的 买了我们
我们把咱们的鸡蛋都给卖出去了。

2. 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əl/，要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ə/以及长元音/əə/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ʉ əri inig ***təggəə(ŋ)-niwəl*** hʉddʉwʉni ʤohamuŋ.
我们 这 日 车 咱们 轮胎 把的 修理 我们
我们今天修理咱们的车轮胎。

3. 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ol/，一般都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o/、/u/以及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mʉni uguʤir ***moriŋsol-niwol*** hurigaŋdu ninigəre.
哥哥们的 骑的 马 咱们 马圈 里 进 让
我们去圈咱们骑的马的马圈吧。

4. 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əl/，基本上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ɵ/、/ʉ/以及长元音/ɵɵ/、/ʉʉ/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ʉ ***urʉr-niwəl*** ʉldʉwʉni hokko olgisomuŋ.
我们 牛 咱们 肉 把的 都 干了我们
我们把咱们的牛肉全都晒干了。

复数反身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niwəl/、/niwol/、/niwəl/除了在名词和代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之外，同样使用于方位词、数词、形容词等后面。例如，əggiləniwəl(əggilə“下面”-niwəl)“咱们的下面”、ila(ŋ)niwal(ilaŋ“三”-niwal)“咱们的三”、giltari(ŋ)niwal(giltariŋ“白的”-niwal)“咱们的白”、to(ŋ)niwol(toŋ“五”-niwol)“咱们的五”、həhəniwəl(həhə“蓝

的”-niwəl)“咱们的蓝”等。另外，在鄂温克语口语里，也有将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niwəl/、/niwol/、/niwəl/发音成/wal/、/wəl/、/wol/、/wəl/等的现象。例如，把 əggiləniwəl、ila(ŋ)niwal、giltari(ŋ)niwal、to(ŋ)niwol、həhəniwəl 等，发音成 əggiləwəl、ilaŋwal、giltariŋwal、toŋwol、həhəwəl 等的实例。不过，在鄂温克语实际交流中，表示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wal/、/niwəl/、/niwol/、/niwəl/的使用情况，远远高于/wal/、/wəl/、/wol/、/wəl/的使用率。

总之，现代鄂温克语里，领属形态变化现象是名词类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法范畴。其内部虽然分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但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有区别不同人称的语法功能，而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却不具有这一语法特性。通过对于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特征、使用原理、语法功能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鄂温克语领属形态变化现象的分析和阐述要涉及以下三层内容：

第一层面涉及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的分类内容。

第二层面涉及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分类内容。

第三层面涉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分类内容。

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分析都涉及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反身领属形态变化现象只涉及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分析内容。

再说，从鄂温克语名词类词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可以看出，表示不同人称概念的语法词缀基本上都和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称代词的语音结构相同或相关。特别是，在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这一共性显得更为突出和显著。请看表 1–3 中，人称领属语法词缀和相关人称代词间的比较内容：

表 1–3　　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与相关人称代词的对比

数形态分类	单　　数			复　　数		
人称形态分类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bi	-ʃi	niŋ	-muŋ/-muŋ	-suŋ/-suŋ	-niŋ/-dʒiŋ
人称代词	bi	ʃi	no/nuganŋ	mu-	su	nuganel

从表 1–3 不难看出，无论是单数人称领属语法词缀还是复数人称领属语法词缀，都与相关人称代词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从它们的语音结构以及语义关系中，都可以得到无可怀疑的证实。例如，单数第

一人称代词 bi“我”和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i/“我”，单数第二人称代词ʃi“你”与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你”，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nugaŋ“他”跟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niŋ“他”；以及复数第一人称代词词干 mʉ-“我们”同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和/mʉŋ/“我们”，复数第二人称代词 sʉ“你们”与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和/sʉŋ/“你们”等之间存在的语音和语义关系都十分清楚。由此，学术界明确提出，这些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来源于人称代词。也就是说，所谓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是属于人称代词语法化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三 领属形态变化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接触关系

鄂温克语的人称领属或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而密切的内部接触关系。根据所搜集到的名词类词的语法资料分析，鄂温克语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经常使用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与此同时，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样都能够接缀于属于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总之，把鄂温克语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不同语法词缀的相互搭配关系，按照具体使用的先后位置，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种使用原理。

（一）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第一种搭配原理是：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 + 数语法词缀 + 格语法词缀 + 领属语法词缀

例如：

təggəəŋ-səl-wə-ʃi taʧʧil əmʉŋ inig bajtalaraŋ.
车 们 把 你 他们 一 天 用
把你的那些车他们要使用一天。

bəjsəl ***ahiŋ-sal-dihi-muŋ*** mandi nəələrəŋ.
人们 哥哥 们 从 我们 非常 害怕
人们都非常害怕我们的哥哥们。

sʉ əri moosolni ***olgohoŋ-sol-ʤi-niŋ*** addar ooholdone.
你们 这 木料们的 干的 们 用 他们 箱子 做吧你们
请你们用这些干木料做箱子吧。

以上三个句子里，名词 təggəəŋ“车”、ahiŋ“哥哥”以及形容词olgohoŋ“干的”后面，首先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均接缀了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

/sal/、/sol/，其次分别接缀了确定宾格、从格、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ə/“把”、/dihi/“从”、/ʤi/“用”，最后才接缀了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你”、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ʉŋ/“我们”、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他们”等。从而构成了təggəəŋsəlwəʃi(təggəəŋ+-səl、-wə、-ʃi)“把你的那些车”、ahiŋsaldihimuŋ (ahiŋ+-sal、-dihi、-muŋ)“从我们哥哥们那里”、olgohoŋsolʤiniŋ (olgohoŋ+ -sol、-ʤi、-niŋ)“用他们的那些干的(木料)”等，以名词类词词根 + 数语法词缀 + 格语法词缀 + 领属语法词缀之形式构成较为复杂的语义和语法结构。而且，像这种含有三层语法关系的名词类词，在鄂温克语里经常能见到。

（二）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第二种搭配原理是：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 + 数语法词缀 + 格语法词缀

例如：

mʉni　adoŋdu　***əhiŋ-səl-ni***　***moriŋ-sol-wo***　əsə　iigʉrə.
我们的　马群里　姐姐 们 的　马　们　把　没　纳入
我们的马群里没有放入姐姐们的那些马。

该例句中出现的 əhiŋsəlni(əhiŋ+ -səl、-ni)“姐姐们的”和 moriŋsolwo (moriŋ+ -sol、-wo)“把马们”是在名词 əhiŋ“姐姐”和 moriŋ“马”后面，首先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或/sol/，其次接缀领格或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或/wo/而构成的附有双层语法关系的词例。根据我们的调查，在鄂温克语口语里，前后接缀有数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确实也有不少。

（三）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第三种搭配原理是：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 + 数语法词缀 + 领属语法词缀

例如：

məəni　***mori(ŋ)-l-niwi***　əməgəlwə　ʤʉʉdʉ　iigʉsʉ.
自己的　马　单 自己　鞍子 把　屋 里　拿进了我
我单把自己的马鞍子拿到屋里了。

上面例句里出现的 mori(ŋ)lniwi{mori(ŋ)+ -l、-niwi}“单是自己马的”一词，也就是属于名词类词词干 + 单数语法词缀 + 领属语法词缀之结构类型构成的产物。具体解释的话，首先在名词词干 moriŋ“马”后面接缀了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其次接缀了单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niwi/“自己”，从而构成了附有单数语法意义和单数反身领属语法概念的mori(ŋ)lniwi 一词。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在名词 moriŋ“马”后面接缀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时，词尾鼻辅音/ŋ/要产生脱落现象。总之，在鄂温克语口语里，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时接缀数和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比较常见。

第四节　级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里，还有表示事物性质、功能、特征、形状等方面出现的不同等级关系的一整套词缀系统。而且，这一语法形态变化系统，在名词类词的语法体系中占据着极其特殊而重要位置。它的特殊性，在于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名词类词的形容词范畴，其他名词类词里使用的不是太多；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多变性和数量的可观性等方面，同时其词缀的某一变化现象都同说话者的心理和表述内涵有关。如果弄不明白其中的寓意，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数量庞大的语法词缀。根据这些语法形态变化词缀富有的特性，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为级形态变化现象或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和鄂温克人特有的逻辑鲜明的思维规则，以及对于事物的细致、认真、准确、全面、系统的把握和认识功能等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这里，我们根据级形态变化现象表现出的语义关系和实际语法概念，将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分为一般级、次低级、低级、最低级、次高级、高级、最高级七种结构类型。其表现形式或语法词缀的基本结构为：

1. 一般级 ➪ 用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示
2. 次低级 ➪ /sala/、/sələ/、/solo/、/sələ/
   /hala/、/hələ/、/holo/、/hələ/
   /haja/、/həjə/、/hojo/、/həjə/
   /kala/、/kələ/、/kolo/、/kelə/
   /kaja/、/kəjə/、/kojo/、/kəjə/
3. 低　级 ➪ /haŋ/、/həŋ/、/hoŋ/、/heŋ/
   /kaŋ/、/kəŋ/、/koŋ/、/keŋ/
4. 最低级 ➪ /salahaŋ/、/sələhəŋ/、/solohoŋ/、/sələheŋ/
   /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eŋsələ/
   /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eləheŋ/
   /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ejeheŋ/
   /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eheŋ/

/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
/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
/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
/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
/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
/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

5. 次高级 ➪ /ggaŋ/、/ggəŋ/、/ggoŋ/、/ggəŋ/
/kkaŋ/、/kkəŋ/、/kkoŋ/、/kkəŋ/

6. 高　级 ➪ 用重复使用形容词词首音节，或在一般级形容词前使用程度副词 mandi“很”等形式表示

7. 最高级 ➪ 用在一般级形容词前，使用程度副词 miiŋ“最”等形式表示

以上可以看出，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级形态变化现象及其附有的语法内涵，完美而系统地展现在形容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范畴之中。在这里，我们就以形容词为例，讨论鄂温克语级形态变化系统内出现的一般级、次低级、低级、最低级、次高级、高级、最高级七个层面的表现形式及其语法意义。而且，从以上展示的级形态变化的等级划分和不同等级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可以了解到除了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没有特定语法词缀而用形容词词干形式表示之外，其他六种级形态变化现象均有各自特定的语法词缀或语法表现形式。请看以下的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　一般级

即形容词的原级，也属泛用级。主要以形容词的词干形式表示，不需要任何语法词缀或其他特定表现手段。例如，像 əhʉddi“热的”、tʉggʉŋ“快的”、goro“远的”、aja“好的”等都是属于一般级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形容词，也是形容词的所谓原级形结构。一般级所表示的是，事物的最为常见的、最基础性的和最标志性的特征、功能、性质、形状等。所以，在句子中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例如：

əhʉddi inig ***goro*** təggʉwə ʉlim əʃiŋ ətərə.
热 的　天　远的　路 把　走　不　能
热天走不了远路。

毫无疑问，在该句中使用的形容词 əhʉddi“热的”和 goro“远的”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级形态变化结构类型。

二 次低级

主要表示比一般级略低一级的事物性质、功能、形状、特征等。因此，人们把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常常用汉语的“略”字来替代。如果说，“红”是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的颜色词的话，“略红”就属于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范畴。在鄂温克语里，次低级形态变化用/sala/、/sələ/、/solo/、/sələ/～/hala/、/hələ/、/holo/、/hələ/～/haja/、/həjə/、/hojo/、/həjə/～/kala/、/kələ/、/kolo/、/kələ/～/kaja/、/kəjə/、/kojo/、/kəjə/五套四个一组的语法词缀表示。这些数量可观的语法词缀在构成、使用以及所发挥的语法作用等方面均有着约定俗成的要求和说法。首先，从元音和谐规律的角度去分析，它们都属于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产物。其中的/sala/、/hala/、/haja/、/kala/、/kaja/是以阳性元音/a/为主构成，所以一定要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sələ/、/hələ/、/həjə/、/kələ/、/kəjə/以阴性元音/ə/为中心构成，因此也要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以及中性元音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solo/、/holo/、/hojo/、/kolo/、/kojo/以阳性短音/o/为核心构成，但要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o/、/u/及长元音/oo/、/uu/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sələ/、/hələ/、/həjə/、/kələ/、/kəjə/虽然由阴性但元音/ə/为主构成，可它们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ə/、/ʉ/和长元音/əə/、/ʉʉ/等为中心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其次，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a/、/hələ/、/holo/、/hələ/与/kala/、/kələ/、/kolo/、/kələ/，以及/haja/、/həjə/、/hojo/、/həjə/与/kaja/、/kəjə/、/kojo/、/kəjə/的构成音素中辅音/h/与/k/的交替现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辅音/h/与/k/的交替现象出现，也许就不可能有以/k/为首的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另外，从这些语法词缀的具体使用条件和要求来看，也存在一些微妙的区别性使用特征和规则。下面，根据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句中表现出的细微差异，将它们分成三个部分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

（一）/sala/、/sələ/、/solo/、/sələ/

这套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按照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主要表示常用意义上的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attaddi “黑的” + -sala = attaddisala “略黑的”
irəəttə “旧的” + -sələ = irəəttəsələ “略旧的”
boŋgoŋ “大的” + -solo = boŋgoŋsolo “略大的”
tʉggʉŋ “快的” + -sələ = tʉggʉŋsələ “略快的”

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ələ/、/solo/、/sələ/在句子中使用的相关实例：

mini　əniŋbi　***attaddi-sala***　bəəsə　gasa.
我的　母亲我　黑的　略　　布料　买了
我母亲买了略黑颜色的布料。

bi　***tʉggʉŋ-sələ***　ʉlir　təggəəŋdʉ　təgəme.
我　快的　略　走的　车　在　乘坐
我要乘坐走得略快的车。

（二）/hala/、/hələ/、/holo/、/hələ/～/kala/、/kələ/、/kolo/、/kələ/

这两套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按照元音和谐规律使用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时，在表示次低级语法概念的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谦虚、和气、亲切或尊敬、敬佩他人的心理和语气。而且，其中的/hala/、/hələ/、/holo/、/hələ/要使用于除鼻辅音或送气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或使用于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aja “好的” + -hala = ajahala “略好的”

əŋŋəl “宽松的” + -hələ = əŋŋəlhələ “略宽松的”

ottog “空的” + -holo = ottogholo “略空的”

bʉrʉŋgʉr “模糊的” + -hələ = bʉrʉŋgʉrhələ “略模糊的”

而/kala/、/kələ/、/kolo/、/kələ/则使用于由/ŋ/、/n/、/m/或/p/、/t/、/k/等鼻辅音或送气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diram “厚的” + -kala = diramkala “略厚的”

mərliŋ “圆的” + -kələ = mərliŋkələ “略圆的”

nonom “长的” + -kolo = nonomkolo “略长的”

ərələn “畸形的” + -kələ = ərələnkələ “略畸形的”

下面以有关实例为据，具体展示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a/、/hələ/、/holo/、/hələ/以及/kala/、/kələ/、/kolo/、/kələ/在句子中使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表现出的语法概念。例如：

bi　əri　budʒir　jəəməwə　***goro-holo***　nuudakte.
我　这　脏的　东西把　远的 略　扔吧我
请允许我把这脏东西扔略远吧。

addewi tʉgni əriŋdʉ ***tʉggʉŋ-kələ*** aggaʃikki bəjdʉ aja gʉnəŋ.
奶奶我 冬天的 时候 快的 略 步行的话 身体与 好 说
我奶奶说冬季步行时走得略快对身体有好处。

我们不难看出，上两个句子中接缀有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holo/ 和/kələ/ 的形容词goro“远的”和 tʉggʉŋ“快的”所表现出的语法意义以及特定语气。具体地讲，第一句中的 goroholo 表现出一种“谦虚”、“和气”的口气，第二句里的 tʉggʉŋkələ 则表现出了说话人对于奶奶说的话的一种尊重。

（三）/haja/、/həjə/、/hojo/、/həjə/～/kaja/、/kəjə/、/kojo/、/kəjə/

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这两套语法词缀，同样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使用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但是，它们除了表示次低级语法意义之外，还要表现出说话人对于某一事物或某一动作行为产生的遗憾、疏远、反感、不满，乃至嫌弃、蔑视、冷淡的心理动态及语气。而且，其中的/haja/、/həjə/、/hojo/、/həjə/要使用于除鼻辅音或送气辅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或者使用于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attaddi “黑的” + -haja = attaddihaja “略黑的”
irəəttə “旧的” + -həjə = irəəttəhəjə “略旧的”
goro “远的” + -hojo = gorohojo “略远的”
bʉggʉ “胖的” + -həjə = bʉggʉhəjə “略胖的”

而/kaja/、/kəjə/、/kojo/、/kəjə/接缀于由/ŋ/、/n/、/m/或/p/、/t/、/k/等鼻辅音或送气辅音结尾的形容词后面。例如：

ʃeŋariŋ “黄的” + -kaja = ʃeŋariŋkaja “略黄的”
mərliŋ “圆的” + -kəjə = mərliŋkəjə “略圆的”
boŋgoŋ “大的” + -kojo = boŋgoŋkojo “略大的”
tʉggʉŋ “快的” + -kəjə = tʉggʉŋkəjə “略快的”

下面，以有关句子为例证，进一步阐述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ja/、/həjə/、/hojo/、/həjə/以及/kaja/、/kəjə/、/kojo/、/kəjə/在句子中使用的具体情况及其表现出的语法意义。例如：

inig ***attaddi-haja*** ookki tʉllə jʉʉm əʃiŋ oodo，tʉllə tʉʉggʉ
天 黑的 略 成的话 外 出 不 行 外面 狼
əmərəŋ gʉnəŋ.
来 说
说是天略黑的时候不能出门，外面会有狼来。

əri　bogdu　***ʃiiggəŋ-kəjə***　moo　naaŋ　əʃiŋ　bahawura.
这　地方在　直的　略　树　也　不　找到
这地方连个略直的树木都找不到。

这两个句子里，接缀有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ja/、/kəjə/的形容词attaddi“略黑”、ʃiiggəŋ“直的”，表示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的同时，表现出了说话者对于“因为有狼而天变略黑后不能出门”和“略直的树木都找不到”等产生的“不快”、“反感”、“恐惧”以及“遗憾”、“嫌弃”、“蔑视”的心理状态和语气。

总之，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数量较多，其形成原理、使用条件、表现出的语义关系等都比较复杂。就像上面分析的那样，这些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除了表示次低级语法概念之外，还要表示说话人的不同心理状态和语气。因此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潜在的细微差别，才能更加准确而得心应手地使用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概而言之：（1）通常情况下，表示一般意义上的次低级语法概念时要使用/sala/、/sələ/、/solo/、/sələ/；（2）表示谦虚、和气、亲切、礼仪、尊敬等意思时要使用/hala/、/hələ/、/holo/、/hələ/～/kala/、/kələ/、/kolo/、/kələ/；（3）表示遗憾、疏远、反感、不满、嫌弃、蔑视、冷淡等心理动向时要用/haja/、/həjə/、/hojo/、/hejə/～/kaja/、/kəjə/、/kojo/、/kejə/。其中，以辅音/k/开头的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使用于由鼻辅音或送气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以辅音/h/开头的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接缀于由其他辅音或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由此可见，鄂温克语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虽然有数量可观的语法词缀，但在使用范围、使用条件、使用要求、使用价值等方面均存在严格、明确的区别性特征。

三　低级

主要表示比次低级语法概念略低一级的事物性质、功能、形状、特征等。因此，人们把低级形态变化现象表现出的语法意义，习惯于用汉语的“略微”来替代。因为，在汉语里“略微”所表示的意思，要比“略”字低一级。例如说，“略红”是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话，“略微红”就属于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结构特征。鄂温克语低级形态变化现象，不像前面刚刚讨论的次低级语法词缀那样多或复杂，它只有/haŋ/、/həŋ/、/hoŋ/、/heŋ/～/kaŋ/、/kəŋ/、/koŋ/、/keŋ/两套八个词缀。其中，/haŋ/和/kaŋ/按照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a/及长元音/aa/或中性元音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həŋ/、/kəŋ/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ə/及长元音/aa/

或中性元音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hoŋ/、/koŋ/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o/、/u/及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həŋ/、/kəŋ/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ə/、/ʉ/及长元音/əə/、/ʉʉ/为主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另外，/haŋ/、/həŋ/、/hoŋ/、/həŋ/要使用于除了鼻辅音或送气辅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或使用于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词干后面；/kaŋ/、/kəŋ/、/koŋ/、/kəŋ/则使用于由鼻辅音/ŋ/、/n/、/m/或送气辅音/p/、/t/、/k/等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

（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haŋ/、/həŋ/、/hoŋ/、/h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的使用情况为：

attaddi “黑的” + -haŋ = attaddihaŋ “略微黑的”

irəəttə “旧的” + -həŋ = irəəttəhəŋ “略微旧的”

goro “远的” + -hoŋ = gorohoŋ “略微远的”

bʉggʉ “胖的” + -həŋ = bʉggʉhəŋ “略微胖的”

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bi ***aja-haŋ*** ʤʉʉwʉ ʉniim gadam gʉŋkəŋ ʤoonoʤime.
我 好的 略微 房子把 买 要 是 想着我
我在想买一套略微好的房子。

həhə-həŋ bəəsəʤi saŋʧi ookki mandi nandahaŋ.
蓝 略微 布料用 夏天长袍 做的话 很 美丽
用略微蓝色的布料缝制夏天的长袍就会显得很美。

（二）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kaŋ/、/kəŋ/、/koŋ/、/k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的使用情况为：

ʃeŋariŋ “黄的” + -kaŋ = ʃeŋariŋkaŋ “略微黄的”

mərliŋ “圆的” + -kəŋ = mərliŋkəŋ “略微圆的”

boŋgoŋ “大的” + -koŋ = boŋgoŋkoŋ “略微大的”

tʉggʉŋ “快的” + -kəŋ = tʉggʉŋkəŋ “略微快的”

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əriwʉ ʉjirdʉ ***ʉrʉŋkuŋ-kəŋ*** ʃirittə bikki ooʧʧi nəərəŋ.
这把 拴住 短的 略微 细绳 有 行 成
要想拴住这个有略微短的细绳就可以。

bʉ　dattaŋ　***nonom-koŋ***　moodʒi　əmhə(ŋ)ni　moowu　oomuŋ.
我们　经常　长的 略微　木料用　鱼钩的　竿 把　做
我们经常用略微长的木杆做钓鱼竿。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结构系统比较简单，其数量也不太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使用量低或使用范围有限，在鄂温克语里，低级形态变化现象同样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

四　最低级

鄂温克语的整个语法形态变化体系中，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属于最为复杂的结构系统。而且，其语法词缀的数量最多。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本节开头部分展示的级形态变化词缀结构中看得出来。其中，关系到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就有/salahaŋ/、/sələhəŋ/、/solohoŋ/、/sələhəŋ/～/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əŋsələ/～/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əhəŋ/～/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 11 组 44 个语法词缀。毫无疑问，这些数量庞大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也和前面谈到的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基本相同。它们完全是按照元音和谐规律之基本要求，以阳元音/a/为核心构成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或以有关中性元音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以阴元音/ə/为主构成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使用于由阴性元音/ə/和长元音/əə/或以有关中性元音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以阳元音/o/为中心构成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般都接缀于由阳性短元音/o/、/u/和长元音/oo/、/uu/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以阴元音/ɵ/为主构成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基本上使用于由阴性元音/ɵ/、/ʉ/和长元音/ɵɵ/、/ʉʉ/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再说，那些由辅音/h/开头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使用于除鼻辅音或送气辅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或使用于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与此相反，以辅音/k/开头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则使用于由鼻辅音/ŋ/、/n/、/m/或送气辅音/p/、/t/、/k/等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除了刚才提到的使用特征和要求之外，还有来自说话者的不同心理和表述情感的细微差异。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几乎都是由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和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互加接而构成。例如，其中的 /salahaŋ/ 就是属于在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而构成的实例。不过，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sala/的构成形式与/salahaŋ/的构成情况恰恰相反，/haŋsala/是在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后面，接缀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而构成。还有，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kaŋ/则是，由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和/kaŋ/的连缀形式组合而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这些构成原理，从另一个角度也在提示我们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概念之形成要素和条件。根据第一手调查资料，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主要表示比次低级形态变化现象指含的语法概念略低一级的事物性质、功能、形状、特征等。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用汉语“略微……一点……”的表述形式替代鄂温克语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下面，根据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内部出现的细微差异，将这些语法词缀划分为六个部分，结合句子中使用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系统而细致地分析和论述。

（一）/salahaŋ/、/sələhəŋ/、/solohoŋ/、/sələhəŋ/

如上所述，这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在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ələ/、/solo/、/sələ/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而构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主要表示常用意义上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attaddi “黑的” + -salahaŋ = attaddisalahaŋ “略微黑的一点的”
irəəttə “旧的” + -sələhəŋ = irəəttəsələhəŋ “略微旧的一点的”
boŋgoŋ “大的” + -solohoŋ = boŋgoŋsolohoŋ “略微大的一点的”
tʉggʉŋ “快的” + -sələhəŋ = tʉggʉŋsələhəŋ “略微快的一点的”

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为：

ədʉ ***irəəttə-sələhəŋ*** ʤʉʉ ʉniim baham ətərəŋ gi?
这里 旧的略微一点 房子 买 得到 能 吗
在这里能买到略微旧一点的房子吗？

əri bajtawa tarini ***boŋgoŋ-solohoŋ*** oosolo ʃilbadawi.
此 事 把 他的 大的 略微一点 成了 告诉吧你
你把此事等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再告诉吧。

（二）/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əŋsələ/～/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

这两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与我们在上面刚刚讲到的最低级语法词缀的构成情况恰恰相反。可以看得出，它们是在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以及/kaŋ/、/kəŋ/、/koŋ/、/kəŋ/后面，接缀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ələ/、/solo/、/sələ/而构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əŋsələ/～/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使用条件，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从而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的某一要求、祈求或祈望等。例如：

aja“好的” + -haŋsala = ajahaŋsala“略微好一点的”

nəmmi“薄的” + -həŋsələ = nəmmihəŋsələ“略微薄一点的”

sonto“深的” + -hoŋsolo = sontohoŋsolo“略微深一点的”

ʉggʉddi“重的” + -həŋsələ = ʉggʉddihəŋsələ“略微重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əŋsələ/在句子中使用的相关实例：

bi ***aja-haŋsala*** ʤʉʉ ʉniim gadam gʉŋkəŋ ʤoonoʤime.
我 好的略微一点 房子 买 要 是 想 着 我
我想买略微好一点的房子。

əri saŋaalwa ***sonto-hoŋsolo*** maltahaldone.
这 坑把 深的 略微一点 挖吧你们
你们把这个坑挖得略微深一点吧。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kaŋsala/、/ kəŋsələ/、/ koŋsolo/、/ kəŋsələ/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的使用情况为：

jaariŋ“粉色的” + -kaŋsala = jaariŋkaŋsala“略微粉一点的”

ʃiiggəŋ“直的” + -kəŋsələ = ʃiiggəŋkəŋsələ“略微直一点的”

nonom“长的” + -koŋsolo = nonomkoŋsolo“略微长一点的”

ʉrʉŋkʉŋ“短的” + -kəŋsələ = ʉrʉŋkʉŋkəŋsələ“略微短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mini unaadʒwi ***jaariŋ-kaŋsala*** bəəsədʒi saŋʧi oorbo ajawuraŋ.
我的 女儿我 粉色的略微一点 布料用 夏天长袍 做的把 希望她
我女儿希望用略微粉色一点的布料缝制夏天的长袍。

nisuhuŋ-kəŋsələ dʒuu bahakkiwi ooʧʧi nəərəŋ.
小的 略微一点 房子 弄到的话 可以了 成
只要能弄到略微小一点的房子就可以了。

（三）/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əhəŋ/

从这两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来分析，很显然它们是在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a/、/hələ/、/holo/、/hələ/以及/kala/、/kələ/、/kolo/、/kələ/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而构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əhəŋ/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使用条件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从而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的谦虚、和气、亲切、友好以及重视、尊敬的心理状态及语气。以下，首先展示，由辅音/h/开头的语法词缀/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使用的情况：

sadde “老的” + -halahaŋ = saddehalahaŋ “略微老一点的”
nəmmi “薄的” + -hələhəŋ = nəmmihələhəŋ “略微薄一点的”
tondo “直的” + -holohoŋ = tondoholohoŋ “略微直一点的”
həhə “蓝的” + -hələhəŋ = həhəhələhəŋ “略微蓝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əri bajtawa ***sadde-halahaŋ*** bəj hokko saaraŋ.
这 事把 老的略微一点 人 都 知道
对于此事略微老一点的人都知道。

nəmmi-hələhəŋ saasuŋdʒi əkkəkki mandi nandahaŋ.
薄的略微一点 纸 用 包装的话 非常 漂亮
用略微薄一点的纸包装的话就会非常漂亮。

其次展示，由辅音/k/开头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əh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使用的具体情况：

ʃeŋariŋ“黄的”+ -kaŋsala = ʃeŋariŋkaŋsala“略微黄一点的”

səbbiŋ“锋利的”+ -kəŋsələ = səbbiŋkəŋsələ“略微锋利一点的”

boŋgoŋ“大的”+ -koŋsolo = boŋgoŋkoŋsolo“略微大一点的”

bʉlʉŋ“温的”+ -kəŋsələ = bʉlʉŋkəŋsələ“略微温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kalahaŋ/、/ kələhəŋ/、/ kolohoŋ/、/ kələh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nəhʉŋbi　***boŋgoŋ-koŋsolo***　ookki　moriŋ　ugum　ətərəŋ.
弟弟我　大的　略微一点　成的话　马　骑　会
我弟弟略微再长大一点就会骑马了。

bʉlʉŋ-kəŋsələ　mʉʉʤi　bəjwi　ʃikkikki　bəjdʉ　aja.
温的略微一点　水 用　身体把　洗的话　身体对　好
用略微温一点的水洗澡对身体有好处。

（四）/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

以上这两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虽然和前面提到的/halahaŋ/……～/kalahaŋ/……等完全一致，但其构成要素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在另外两套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ja/、/həjə/、/hojo/、/həjə/以及/kaja/、/kəjə/、/kojo/、/kəjə/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之后组合而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使用条件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从而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的遗憾、疏远、反感、不满，乃至嫌弃、蔑视、冷淡等心理状态及语气。请看下面，由辅音/h/开头的语法词缀/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使用的情况：

goʃitta“辣的”+ -hajahaŋ = goʃittahajahaŋ“略微辣一点的”

ərʉ“坏的”+ -həjəhəŋ = ərʉhəjəhəŋ“略微坏一点的”

ottog“空的”+ -hojohoŋ = ottoghojohoŋ“略微空一点的”

bʉggʉ“胖的”+ -həjəhəŋ = bʉggʉhəjəhəŋ“略微胖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在句子

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mini unaadʒwi ***goʃitta-hajahaŋ*** jəəməwə əmʉŋ naaŋ əʃiŋ dʒittə.
我的 女儿 我 辣的 略微一点 东西把 一 也 不 吃
我女儿略微辣一点的东西一点也不吃。

tannagaŋ ***əru-həjəhəŋ*** təggətʃʧiwə awuhat əʃiŋ titirə.
那 样 坏的 略微一点 衣服 把 谁 也 不 穿
那样略微坏一点的衣服谁也不会穿的。

由辅音/k/开头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使用的情况：

jandaŋ“瘦的”+ -kajahaŋ = jandaŋkajahaŋ“略微瘦一点的”

mənəŋ“傻的”+ -kəjəhəŋ = mənəŋkəjəhəŋ“略微傻一点的”

honnoriŋ“黑的”+ -kojohoŋ = honnoriŋkojohoŋ“略微黑一点的”

bʉʧʧʉŋ“闷热的”+ -kəjəhəŋ = bʉʧʧʉŋkəjəhəŋ“略微闷热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一些实例：

əri bajtawa ***mənəŋ-kəjəhəŋ*** bəj naaŋ oom ətərəŋ.
这 事 把 傻的 略微一点 人 也 做 会
这种事略微傻一点的人也能干得出来。

bʉʧʧʉŋ-kəjəhəŋ inig ookki awuhat dʒʉʉdihi əʃiŋ jʉʉrə.
闷热的 略微一点 天 成的话 谁 也 家 从 不 出
到了略微闷热一点的天谁也不出家门。

（五）/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

这两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也和我们在上面分析和阐述的结构类型有所不同。它们是，在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以及/kaŋ/、/kəŋ/、/koŋ/、/kəŋ/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kəŋ/、/koŋ/、/kəŋ/而构成。也就是说，这两套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重叠式使用形式构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使

用条件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从而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的命令、指示、强调等心理状态和语气。例如，由辅音/h/开头的语法词缀/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使用的情况为：

aja“好的”+ -haŋkaŋ = ajahaŋkaŋ“略微好一点的”

əŋŋə“宽的”+ -həŋkəŋ = əŋŋəhəŋkəŋ“略微宽一点的”

sonto“深的”+ -hoŋkoŋ = sontohoŋkoŋ“略微深一点的”

həhə“蓝的”+ -həŋkəŋ = həhəhəŋkəŋ “略微蓝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相关实例：

əri　moo　ʤɯɯwɯ　***aja-haŋkaŋ***　moodʒi　ooh!

这　木　房　把　好的略微一点　木料用　做

这栋木房必须要用略微好一点的木料来做!

tari　təggɯwə　***əŋŋə-həŋkəŋ***　ʤohah!

那　公路把　宽的 略微一点　修理

要把那条公路修的略微宽一点!

由辅音/k/开头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在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的使用情况：

giltariŋ“白的” + -kaŋkaŋ = giltariŋkaŋkaŋ“略微白一点的”

ʃiiggəŋ“直的” + -kəŋkəŋ = ʃiiggəŋkəŋkəŋ“略微直一点的”

nonom“长的” + -koŋkoŋ = nonomkoŋkoŋ“略微长一点的”

bɯlɯŋ“温的” + -kəŋkəŋ = bɯlɯŋkəŋkəŋ“略微温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有关实例：

ʃi　əmɯŋ　***ʃiiggəŋ-kəŋkəŋ***　moo　bahatʃtʃi　hoggo　ooh!

你　一　直的 略微一点　木料　找到 完　套马杆　做

必须要找一根略微直一点的木料做你的套马杆。

mɯɯni　***bulɯŋ-kəŋkəŋ***　biʃirdɯ　amakkaŋ　bəjwi　ʃikkih!

水的　温的略微一点　在 时　赶快　身体把　洗

水略微温一点的时候赶紧洗澡吧!

（六）/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

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这两套语法词缀，和上面刚刚论及到的形态变化现象/haŋkaŋ/……～/kaŋkaŋ/……的结构原理完全相同。它们的差别在于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以及/kaŋ/、/kəŋ/、/koŋ/、/kəŋ/后面，接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əŋ/时，前置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末尾的鼻辅音/ŋ/要产生脱落现象。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同样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使用条件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从而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还要表现出说话人的某一愿望、嘱咐、教诲等心理状态和语气。而且，其中的/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要使用于除鼻辅音或送气辅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或者使用于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lata“矮的”+ -hahaŋ = latahahaŋ“略微矮一点的”

səggə“聪明的”+ -həhəŋ = səggəhəhəŋ“略微聪明一点的”

moholi“圆的”+ -hohoŋ = moholihohoŋ“略微圆一点的”

gudgur“凸的”+ -həhəŋ = gudgurhəhəŋ“略微凸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在句子中使用的一些实例：

əri bajtawa ***səggə-həhəŋ*** bəjʤi oohoŋko.
这 事 把 聪明的 略微一点 人让 办 吧
此事让略微聪明一点的人去办理吧！

moo ʤuuwu ***gudgur-həhəŋ*** bogdu ʤawakki ʤohiroŋ.
木 房 把 凸的 略微一点 地 在 搭建的话 对
木房子应该搭建在略微凸出来一点的地方比较合适。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要使用于由鼻辅音或送气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dasuŋ“酸的”+ -kahaŋ = dasuŋkahaŋ“略微酸一点的”

nəəriŋ“明亮的”+ -kəhəŋ = nəəriŋkəhəŋ“略微亮一点的”

honnoriŋ“黑的”+ -kohoŋ = honnoriŋkohoŋ“略微黑一点的”

dəbbəlʤiŋ“方的”+ -kəhəŋ = dəbbəlʤiŋkəhəŋ“略微方一点的”

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在句子中使用

的有关实例为：

sʉ　inig　nəəriŋ-kəhəŋ　oosolo　ʉkkʉldəne.
你们　天　明亮的略微一点　成了　走吧你们
天略微亮一点以后你们在走吧！

dəbbəldʒiŋ-kəhəŋ moodʒi moo dʒʉʉ ookkiwi mandi nannadahaŋ.
方的略微一点　木料用　木　房　做的话　非常　好看
用略微方一点的木料搭建木房就会显得很漂亮。

在以上分析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 ～/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时列举的四个句子里，说话人表现出了“让略微聪明一点的人去办理”、“木房子应该搭建在略微凸出来一点的地方”、“天略微亮一点以后走较合适”、“用略微方一点的木料搭建木房”等美好愿望。毫无疑问，同时句子中还包含着说话人的某种嘱咐或教育意义。

综上所述，在鄂温克语的级形态变化系统里，最高级的形态变化现象最为复杂，语法词缀也是最为丰富。这些数量庞大的语法词缀，接缀于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主要表示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同时，还根据说话人的不同话语目的、不同语言环境、不同心理反应和语气等区别性结构特征：（1）在常用语义结构中使用/salahaŋ/、/sələhəŋ/、/solohoŋ/、/sələhəŋ/；（2）在表达某一要求或祈求及祈望的句子里使用/haŋsala/、/həŋsələ/、/hoŋsolo/、/həŋsələ/～/kaŋsala/、/kəŋsələ/、/koŋsolo/、/kəŋsələ/；（3）在含有谦虚、和气、亲切、友好以及重视、尊敬的语句里使用/halahaŋ/、/hələhəŋ/、/holohoŋ/、/hələhəŋ/～/kalahaŋ/、/kələhəŋ/、/kolohoŋ/、/kələhəŋ/；（4）在表现出说话人的遗憾、疏远、反感、不满，乃至嫌弃、蔑视、冷淡等语义的句子里使用/hajahaŋ/、/həjəhəŋ/、/hojohoŋ/、/həjəhəŋ/～/kajahaŋ/、/kəjəhəŋ/、/kojohoŋ/、/kəjəhəŋ/；（5）在含有命令、指示、强调语气的句子里使用/haŋkaŋ/、/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kaŋkaŋ/、/kəŋkəŋ/、/koŋkoŋ/、/kəŋkəŋ/；（6）表示说话人的美好愿望、嘱咐、教诲的语句里主要使用/hahaŋ/、/həhəŋ/、/hohoŋ/、/həhəŋ/～/kahaŋ/、/kəhəŋ/、/kohoŋ/、/kəhə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具体语言中使用鄂温克语数量庞大的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其内部使用规则和要求。

五　次高级

主要表示比一般级略高一级的事物性质、功能、形状、特征等。而且，

学者们用汉字表示鄂温克语次高级语法概念时，常常使用形容词的重叠式结构格式。例如，“好的”是属于该形容词的一般级的话，那么它的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则用“好好的”来表示。鄂温克语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gaŋ/、/ggəŋ/、/ggoŋ/、/ggөŋ/以及/kkaŋ/、/kkəŋ/、/kkoŋ/、/kkөŋ/等，同样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将其中的/ggaŋ/～/kkaŋ/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为主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把/ggəŋ/～/kkəŋ/接缀于由阴性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为核心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像以阳性短元音/o/为主构成的/ggoŋ/～/kkoŋ/一般都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o/、/u/和长元音/oo/、/uu/为主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由阴性短元音/ө/为主产生的/ggөŋ/～/kkөŋ/要接缀于以阴性短元音/ө/、/ʉ/和长元音/өө/、/ʉʉ/为中心构成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另外，还要依据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语音条件，将/ggaŋ/、/ggəŋ/、/ggoŋ/、/ggөŋ/基本上都接缀于由鼻辅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dasuŋ“酸的” + -ggaŋ = dasuŋggaŋ“酸酸的”

ʃiiggəŋ“直的” + -ggəŋ = ʃiiggəŋggəŋ“直直的”

boŋgoŋ“大的” + -ggoŋ = boŋgoŋggoŋ“大大的”

bʉtʃtʃʉŋ“闷的” + -ggөŋ = bʉtʃtʃʉŋggөŋ“闷闷的”

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gaŋ/、/ggəŋ/、/ggoŋ/、/ggөŋ/在句子中使用的相关实例：

gʉʉŋdʉ təwəsə өhөŋsөl sʉt ***dasuŋ-ggaŋ*** ooso.

瓶子里 装了的 牛奶们 都 酸酸的 成了

灌入瓶子里的那些牛奶都酸酸的了。

ənnəgəŋ ***bʉtʃtʃʉŋ-ggөŋ*** inig awuhat ʤʉʉdihi əʃiŋ jʉʉrө.

这样 闷闷的 天 谁也 家 从 不 出

这样闷闷的天谁也不会走出家门。

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aŋ/、/kkəŋ/、/kkoŋ/、/kkөŋ/同样按照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语音条件，一般都接缀于由鼻辅音之外的辅音结尾或由元音结尾的一般级形容词后面。例如：

abgar“健康的” + -kkaŋ = abgarkkaŋ “健健康康的”

əddʉg“大的” + -kkəŋ = əddʉgkkəŋ“大大的”

tondo“直的” + -kkoŋ = tondokkoŋ“直直的”

hөhө“蓝的” + -kkөŋ = hөhөkkөŋ“蓝蓝的”

次高级形态变化语缀/kkaŋ/、/kkəŋ/、/kkoŋ/、/kkөŋ/使用于句子中的有关

实例：

əŋŋə-kkəŋ təggʉ orooŋdu təggəəŋ əlgərdʉ mandi nandahaŋ.
宽宽的　公路　上在　车　开时　非常　舒服
在宽宽的公路上开车非常舒服。

əri bikki mini ahiŋbi ***əddʉg-kkəŋ*** moodʒi ooso moo dʒʉʉ ooroŋ.
这　是　我的 哥哥我　大大的　木料用　做的　木　屋　成
这是我哥哥用大大的木料做成的木屋。

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有人还将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aŋ/、/kkəŋ/、/kkoŋ/、/kkɵŋ/发音成/hhaŋ/、/hhəŋ/、/hhoŋ/、/hhɵŋ/。例如，abgarkkaŋ“健健康康的”、əddʉgkkəŋ“大大的”、əŋŋəkkəŋ“宽宽的”、tondokkoŋ“直直的”、həhəkkɵŋ“蓝蓝的”等，均发音成abgarhhaŋ、əddʉghhəŋ、əŋŋəhhəŋ、tondohhoŋ、həhəhhɵŋ等。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使用/kkaŋ/、/kkəŋ/、/kkoŋ/、/kkɵŋ/的人要多得多。这主要是，像/hhaŋ/、/hhəŋ/、/hhoŋ/、/hhɵŋ/等语法词缀，似乎还不能够十分清楚地表现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和语气有关。我们认为，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词缀/ggaŋ/、/ggəŋ/、/ggoŋ/、/ggɵŋ/或/kkaŋ/、/kkəŋ/、/kkoŋ/、/kkɵŋ/十分显著的特点，就在于重叠式使用的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g/及舌面后送气清塞音/k/的清楚有力的发音方面。如果失去了这一独到特点，或者说淡化了这一表现形式或手段，那么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也就很难表示得清楚。再说，在进行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调查时，有的发音合作人将语法词缀前的，一般级形容词词尾出现的鼻辅音或其他辅音发得特别轻，甚至给人一种完全被省略掉的听觉。例如，把dasuŋggaŋ“酸酸的”、abgarkkaŋ“健健康康的”、əddʉgkkəŋ“大大的”等，似乎都发音成dasuggaŋ、abgakkaŋ、əddʉkkəŋ等。然而，经过笔者的反复多次的调查，反复听发音合作人的发音资料后，还是认为接缀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一般级形容词词尾的鼻辅音或其他辅音均没有被省略掉，只是被发得较轻而已。另外，指出的是，次高级语法词缀/ggaŋ/……等表示的语气比/kkaŋ/……等要重，同时包含强调语气。

六　高级

鄂温克语级形态变化范畴中，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与前面分析和讨论的级形态结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高级形态变化现象没有特定语法词缀，它是由重复使用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的形式构成，从而表示高级形态变化现象指含的“很”或“特别”等语法概念。而且，被重复使

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要位于一般级形容词的前面。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1）被重复使用的一般形容词词首音节是由元音结尾的情况下，在该重复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要接缀双唇音/b/、/m/、/w/；（2）被重复使用的一般形容词词首音节是由双唇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情况下，在该重复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的辅音均替换成双唇音/b/、/m/、/w/。这就是说，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形成原理有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且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完全体现在重复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的语音变化方面。对此特殊而复杂的音变现象，我们经过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还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如下三种结构类型的使用原理。

（一）/b/音收尾的结构类型

如果说，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出现的是元音，而且第二音节首有除了/m/、/n/、/ŋ/、/w/之外的辅音时，在重复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要接缀双唇音/b/。例如：

aja(a-ja)“好的” ➪ ab aja“很好的”

moholi(mo-holi)“圆的” ➪ mob moholi“很圆的”

nəəriŋ(nəə-riŋ)“明亮的” ➪ nəəb nəəriŋ“很明亮的”

不过，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辅音是除了/m/、/n/、/ŋ/、/w/之外的辅音时，首先将这些辅音省略掉，然后在重复使用的词首音节末接缀双唇音/b/。例如：

bugguu(bug-guu)“胖的” ➪ bub buggu“很胖的”

giltariŋ(gil-tariŋ)“白的” ➪ gib giltariŋ“很白的”

dotʃtʃiŋ(dotʃ-tʃiŋ)“暴躁的” ➪ dob dotʃtʃiŋ“很暴躁的”

再说，位于一般级形容词第一音节末的辅音是/b/的情况下，重复使用该词首音节时就要保留其辅音/b/。例如：

dəbbəldʒiŋ(dəb-bəldʒiŋ)“方的” ➪ dəb dəbbəldʒiŋ“很方的”

属于/b/音收尾结构类型的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在句中使用的相关实例：

ahiŋbi əmuŋ ***mob moholi*** moo dʒuu ooso.
哥哥我 一 圆 圆的 木 屋 盖了
我哥哥盖了一个特别圆的木屋。

tari urdu ***gib giltariŋ*** hos moo baraaŋ biʃiŋ.
那 山上 白 白的 桦树 树 许多 有
那座山上有许多很白的白桦树。

（二）/w/音收尾的结构类型

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是元音，而第二音节首是鼻辅音/n/或/ŋ/的前提下，重复使用的词首音节末要接缀双唇音/w/。例如：

nonom(no-nom)“长的” ➪ now　nonom“很长的”

naŋa(na-ŋa) “慢的” ➪ naw　naŋa“很慢的”

然而，重复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是属于鼻辅音/n/或/ŋ/的情况下，首先省略掉其鼻辅音/n/或/ŋ/，再接缀双唇音/w/。例如：

jandaŋ(jan-daŋ)“瘦的” ➪ jaw　jandaŋ“很瘦的”

əŋŋə(əŋ-ŋə)“宽的” ➪ əw　əŋŋə“很宽的”

另外，位于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的辅音是/w/的情况下，重复使用该词首音节时就要保留其原来的辅音/w/。例如：

diwgi(diw-gi)“轻率的” ➪ diw　diwgi“很轻率的”

/w/音收尾结构类型的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在句子中使用的实例：

muni　ədu　əmuŋ　***now***　***nonom***　təggu　ʤohasa.
我们的 这里　一　长　长的　路　修了
我们这儿修了一条很长的路。

imiŋ　doo　bikki　əmuŋ　***əw***　***əŋŋə***　doo　bisə.
伊敏　河　是　一　宽　宽的　河　在
伊敏河曾经是一条特别宽的河。

tari　bikki　əmuŋ　***diw***　***diwgi***　bəj.
他　是　一　轻率　轻率的　人
他是一个很轻率的人。

（三）/m/音收尾的结构类型

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是元音，而第二音节首是双唇音/m/的前提下，重复使用的词首音节末要接缀双唇音/m/。例如：

namaddi(na-maddi)“暖和的” ➪ nam　namaddi“很暖和的”

nəmi(nə-mi)“薄的” ➪ nəm　nəmi“很薄的”

还有，如果是位于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的辅音是/m/的条件下，重复使用该词首音节时就要保留其原来的辅音/m/。例如：

ʃompol(ʃom-pol)“椭圆的” ➪ ʃom　ʃompol“很椭圆的”

/m/音收尾结构类型的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在句子中使用的情况：

əri inig tʉllə ***nəm*** ***nəmi*** imanda imanasa.
这 天 外面 薄 薄的 雪 下了
今天在外面下了一场薄薄的雪。

tajja bikki əmʉŋ ***hom*** ***homha*** ərʉ mənəəŋ.
他 是 一 贪婪 贪婪的 坏 家伙
他是一个很贪婪的坏家伙。

总之，高级形态变化现象虽然没有特定语法词缀，但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而且，能否精确无误地掌握这一语法手段，主要在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和了解重复性使用的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末的音变条件和规律。否则我们很难弄清，高级形态变化现象所需的语音表现形式及其结构特征。

鄂温克语里，除了上面谈到的现象之外，还可以在一般级形容词前使用 daŋtʃi“特别”或 mandi“很”、“非常”等程度副词的手法，表示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比如说，一般级形容词 aja “好的”的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就可以用 daŋtʃi aja“特别好的”或 mandi aja“很好的”、“非常好的”等结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现在的鄂温克语里，用程度副词表示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实例有所增多。

七 最高级

鄂温克语的最高级形态变化现象是，在一般级形容词前面使用程度副词 miiŋ“最”或 miiŋti“最”。例如：

nonom“长的” ➪ miiŋ nonom ～ miiŋti nonom“最长的”

sadde“老的” ➪ miiŋ sadde ～ miiŋti sadde“最老的”

最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在句中出现的有关实例：

mini əniŋbi bikki ***miiŋ*** aja bəj.
我的 母亲我 是 最 好的 人
我母亲是最好的人。

əri uliriŋ igga mʉni əri bogni ***miiŋti*** nandahaŋ igga ooroŋ.
这 红 花 我们的 这 地的 最 美丽的 花 成
这红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最美丽的花。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表述最高级形态变化语法概

念时，使用程度副词 miiŋ 的现象要高于 miiŋti 。

综上所述，根据鄂温克语级形态变化现象在句子中表现出的事物间存在的不同性质、功能、特征、形状等，分类出以上提到的七种等级和结构类型。其中，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由形容词的基本结构形式表现出来；次低级、低级、最低级和次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均用特定语法词缀表示；高级形态变化现象是用重复使用一般级形容词词首音节的形式表示，或用在一般级形容词前使用有关程度副词的手段表现出来；最高级形态变化现象则以在一般级形容词前面使用程度副词之形式表示。而且，在它们之中，最为复杂的是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第二是次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第三是高级形态变化现象中出现的重复式词首音节的变音现象，第四是低级和次高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第五是最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排行第六是形态变化结构方面最为简单的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它是由形容词的原型来表示，不加减任何成分。

另外，就像在上面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鄂温克语里无论表示高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还是表示低级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都要以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为准绳产生上下等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次高级到最高级的三个不同等级的形态变化现象，就是以一般级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示的语法概念为基础逐级升级的过程。毫无疑问，从次低级到最低级的形态变化原理也是如此，是从一般级逐级降级的产物。很有意思的是，在表示同一个等级的语法概念的词缀里，还有像次低级和最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里所出现的那样，根据说话人的心理动态和表述语气的不同，其语法词缀的使用环境、使用条件、使用目的之间也出现微妙的差异和区别性特征。这使那些数量可观的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变得有形有色、有据可循，变得更加严格而有活力。

从鄂温克语级形态变化现象的七种不同等级的结构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出，该语言的名词类词的级形态变化语法结构体系的完美性、严密性、逻辑性和层次性。在这一点上，鄂温克语似乎比其他阿尔泰诸语言显得更加优越。据我们所知，在许多语言中，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不同等级的语法关系，往往由程度副词或数量有限的语法词缀来表示，不像鄂温克语这样完美、细致、严格而系统。我们认为，这或许跟鄂温克人认识和表达事物在性质、功能、特征、形状等方面出现的细微差别的严肃性、完美性、系统性有密切关系。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接缀有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容词后面，还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数、格、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接缀有次

低级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的一般级形容词 aja“好的”的 ajasala“略好的”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a/、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等之后，就会变成表示 ajasalasal“那些略好的”、ajasalawa“把略好的”、ajasalaʃi“你的略好的”等语法概念的形容词。

第二章　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鄂温克语里有由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构成的动词类词。它们内部是根据其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类型和使用特征，以及具体发挥的作用和功能等因素进行了分类。其中，所谓的一般动词或一般性动词是跟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相对而言的提法。也就是说，除了被认定为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之外的动词均属于一般动词范畴。包括动词词根、动词词干以及接缀有态、体、式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也习惯上被称为一般动词。实际上，人们常说的动词，就属于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一般动词。所以，在下文中也用动词来替代一般动词的说法。再说，提到动词类词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到形态变化现象极其丰富的动词及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而且，据我们了解，鄂温克语动词类词有着极其严密而完整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甚至它们的复杂性、多变性、系统性都要超过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毫无疑问，动词类词复杂多变的语法概念，基本上都要靠不同结构类型和意义内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示。因此，在鄂温克语的某一个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出现一连串的、包含有不同语法概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再说，每一个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般都只表示一种语法概念。

鄂温克语里的动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在没有接缀任何语法词缀的前提下基本上不能使用于语句之中。也就是说，没有语法词缀的帮助，动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不能使用于句子。甚至可以说，许多时候动词类词的词根本身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只有在动词类词的词根后接缀某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后，才能表示一个完整的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接触或了解鄂温克语的人几乎都明白，该语言的动词类词有极其发达而格式化了的、严密而系统化了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根据鄂温克语动词类词形态变化现象的不同结构特征和不同使用关系与功能以及表现出的十分丰富而复杂的语法概念，将其内部分为态、体、式、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形态变化系统。在鄂温克语里，每个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以及所表述的语法内涵都有其特定规则和范围。正因为如此，不同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词缀，乃至

不同语音结构类型的语法词缀，在使用方法和要求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有所差异，一些语法词缀有很高的使用率，一些语法词缀的使用率就显得很低，甚至很少被使用。另外，在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不能缺少态形态变化的表现形式或内容。再说，位于句尾的动词类词的终止形式，往往取决于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词缀。

总之，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语法范畴里包括动词（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四种词类及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其中，动词（一般动词）基本上作为句子的核心动词或主要动词使用于句尾，形动词或副动词常常使用于句尾主要动词之前，而助动词一般出现在主要动词的后面。

以下，我们从态、体、陈述式、祈求式、命令式、假定式、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入手，着重阐述鄂温克语动词类词复杂多变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第一节　态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有一套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状态同句子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的不同语法关系的形态变化词缀。学术界将这套语法词缀，称为态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产物。态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的属于不同关系、不同属性的某一动作行为或状态等。正因为如此，态形态变化现象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同句中出现的主体和客体所处的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从句子结构的角度来讲，态形态变化现象直接影响着句子主语、宾语、谓语等之间产生的不同语法关系。甚至，把态形态变化现象可以看成是，在句子主语和宾语间建立各种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鄂温克语动词的态形态变化现象，根据其语法功能和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结构类型：

1. 主动态 ➪ 用动词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示
2. 被动态 ➪ /wu/、/wʉ/
3. 使动态 ➪ /haŋ/、/həŋ/、/hoŋ/、/heŋ/一/kaŋ/、/kəŋ/、/koŋ/、/keŋ/
4. 互动态 ➪ /ldi/
5. 共动态 ➪ /tte/

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从语法形态论和动词形态学的角度清楚地认识到，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虽然直接使用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但是，态形态变化现象不能作为动词的结尾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任何动词不能够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结尾，必须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再接缀其他相关范畴的语法词缀的前提下才能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也可以将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定义为，非结尾形语法词缀或不具备结尾功能的语法词缀。例如，“我打”这一简单句，用鄂温克语说的话，就会变成bi monda-me，但不能说成是bi monda-。该简单句中的bi是第一人称代词“我”，monda-是动词词根“打”，/me/属于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该简单句，如果不使用/me/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句子，也就表现不出“我打”中的动词“打”的主动态形态变化的语法概念。毫无疑问，bi monda-里的monda-“打”是该动词的主动态形态变化结构形式，也是属于该动词的词根。不过，monda-本身不能作为“打”这一概念的结尾形式或终止形，monda-后面接缀像/me/之类的其他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下才能结尾，从而才能发挥出主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功能。

下面我们以实例为据，对于鄂温克语态形态变化现象中出现的主动态、被动态、使动态、互动态和共动态的形态变化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功能等逐一展开具体而全范围的分析。

一　主动态

鄂温克语动词主动态的形态变化现象没有专属语法词缀，要以动词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现。但是，就像在上面提到的那样，在包含有主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接缀其他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话，该动词词根或词干也不可能使用于句子里，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表示动词主动态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动词主动态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是，依托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相关语法词缀表现自己的语法功能和作用。依据物象学原理，或者从感官学的直接反映理论来解释的话，即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没有接缀被动态、使动态、互动态、共动态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前提下，直接接缀了其他范畴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那么该动词的态形态变化现象就隶属于主动态性质。换句话说，所谓主动态就是指动作、行为的施事者属于句子主体。同时，往往要以接缀有确定宾格、不确定宾格、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动作、行为的受事者。例如：

tari　bəj　ahiŋ-ba　moodʒi　***monda-sa***.
那　人　哥哥把　木棍用　打　了
那个人用木棍打我了。

honnoriŋ　moriŋ　hadaalni　ʉʃii-jʉ　pol　***hihi-sa***.
黑的　马　马嚼子　绳子把　断　咬　了
黑骏马把马嚼子的缰绳什么的咬断了。

bi awaŋkidʒi taŋgur-wi ***awa-me***.
我 抹布 碗把自己的 擦 我
我用抹布擦自己的碗。

上面的三个例句里，名词 bəj“人”和 moriŋ“马”以及第一人称代词 bi“我”是属于位于句尾动词 monda-“打”、hihi-“咬”、awa-“擦”的主体。而动词 monda-、hihi-、awa-是主体施事者的动作行为。作为表示主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动词词根 monda-、hihi-、awa-等，是属于由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语法词缀/sa/，以及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wi/结尾的实例。另外，作为句子客体的 ahiŋ-ba“把哥哥”、ʉʃii-jʉ“把绳子”、taŋgur-wi“把自己的碗”，是在名词ahiŋ“哥哥”、ʉʃii“绳子”、taŋgur“碗”后面，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a/、不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ʉ/、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而构成。

二 被动态

动词被动态主要表示某一被动性质的动作行为或状态。而且，动作行为的主体往往要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时多数情况下做句子的补语。另外，动作行为的客体一般都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在鄂温克语里，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u/、/wʉ/表示被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其中，/wu/使用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wʉ/则使用于由阴性元音或中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tari moriŋ mini ahiŋdu ***dʒawa-wu-sa***.
那 马 我的 哥哥与 抓 被 了
那匹马被我哥哥给抓住了。

nuga(ŋ)ni ʉkkəhə(ŋ)niŋ ərʉ bəjdʉ ***dʉttu-wu-dʒirəŋ***.
他 的 儿子 他 坏的 人给 殴打 被 正在他
他儿子正在被坏人殴打呢。

上述两个句子里，接缀有被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u/、/wʉ/的动词词干 dʒawawu-“被抓”、dʉttʉwʉ-“被殴打”后面，还分别接缀了动词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及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ʒirəŋ/。与此同时，充当 dʒawawusa“被抓了”、dʉttʉwʉdʒirəŋ“正在被殴打着”的主体之名词 ahiŋ“哥哥”、bəj“人”后面都接缀了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或/dʉ/。另外，充当动词 dʒawawʉsa 以及 dʉttʉwʉdʒirəŋ 的

客体之名词 moriŋ“马”、ʉkkəhə(ŋ)niŋ“他儿子”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不过，在名词 ʉkkəhəŋ“儿子”后面，接缀了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

除了以上谈到的情况之外，在被动态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前面，有时还使用接缀有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hi/的名词类词。例如：

tajja　ninihin　ʤʉʉdihi　***asa-wu-ʧʧi***　jʉʉsə.
那　狗　屋 从　赶 被 了　出了
那条狗从屋子里被赶了出来。

可以看出，接缀有被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u/的动词词干asawu-“被赶”后面，还接缀了动词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i/“了”。同时，位于动词asawuʧʧi“被赶出了”之前的名词ʤʉʉ“屋子”后面接缀了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hi/。尽管如此，鄂温克语里接缀有被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在与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后面使用的实例还是占绝大多数。

三　使动态

鄂温克语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用/haŋ/、/həŋ/、/hoŋ/、/heŋ/以及/kaŋ/、/kəŋ/、/koŋ/、/keŋ/等两套四个一组的八个语法词缀表示。这些语法词缀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和词缀首辅音的交替原理，分别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属于使动语法结构类型的动作或行为。也就是说：（1）动作主体是指使动作的人或物，并由主格形式的主语表示；（2）动作客体是实现动作的人或物，并由接缀有确定宾格、不确定宾格、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以下，首先列举说明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heŋ/的使用情况。而且，这套语法词缀依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鼻辅音以外的辅音或由元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i　nəhʉŋbə　moriŋ　ugum　***tati-haŋ-ʧu***.
我　弟弟 把　马　骑　学 让 了
我使弟弟学会了骑马。

talar　əmməwə　bəəʤiŋ　hotoŋdu　***nini-hə(ŋ)-nəŋ***.
他们　妈妈把　北京　城 与　去 使　她
他们让妈妈去北京城。

sʉ　ʉhʉrjʉ　hurigaŋ　doolodihi　***jʉʉgu-heŋ-kəldəne***.
你们 牛 把　圈　里 从　出　使 吧你们

请你们把牛什么的从棚圈里赶出来。

以上三个句子中里，动词 tatihaŋtʃu“我使学习”、ninihə(ŋ)nəŋ“他们使去”、jʉʉguhəŋkəldəne“你们使赶出”都是属于接缀有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əŋ/的动词实例。同时，这些使动态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tatihaŋ-、ninihəŋ-、jʉʉguhəŋ-后面，分别还接缀有动词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ʃu/、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əŋ/、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əldəne/等。而且，在句子里还由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ə/和/wə/、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ʉ/的名词nəhʉŋ“弟弟”、əmmə“妈妈”、ʉhʉr“牛”等充当句子的客体。句子中，像人称代词bi“我”、talar“他们”、sʉ“你们”，作为指使他人或他物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动作主体均以主格形式出现。

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kəŋ/、/koŋ/、/kəŋ/同样依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鼻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ʃi nisʉhʉŋ ʉrʉlwi ***ʃihiŋ-kəŋ-kə***.
你 小的 孩子把自己 小便 使
让你的小孩小便吧。

bi oroottosolwo ʤʉʉdʉ ***saŋaŋ-kaŋ-ʤime***.
我 草 们把 屋 在 冒烟 使 吧
现在让那些草在屋里冒烟呢。

这两个句子里，接缀有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ŋ/、/kəŋ/的动词ʃihiŋkəŋ-“小便”、saŋaŋkaŋ-“冒烟”后面，还接缀了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ə/和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me/。并且，由接缀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不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jo/的名词 ʉrʉl“孩子”、oroottosol“那些草”充当了句子补语。句子中作为动作行为的施事者单数第二人称代词ʃi“你”和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bi“我”是以主格形态变化结构形式出现。

四 互动态

鄂温克语动词的互动态，主要表示互动性质的动作行为。所以，句子中的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一个以上的人或物。而且，基本上用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主语表示其主体，用造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补语充当客体。在鄂温克语里，用语法词缀/ldi/表示互动态形态变化现象。例如：

nəhʉŋ　tala　ninitʃtʃi　talarʤi　***taa-ldi-sa***　ʃiŋʤə?
弟弟　那里　去 完　他们与　识 互了　是
弟弟到了那里以后才跟他们相识了。

bi　əri　ʉhʉrni　nandawa　tari　bəjʤi　***ʤʉmʃi-ldi-me***.
我　这　牛的　皮　把　那　人 与　换　互 我
我想跟那个人交换这张牛皮。

上面的两个句子里，动词词根 taa-“认识”、ʤʉmʃi-“换”后面，首先都接缀了互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ldi/，然后分别接缀了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e/，从而构成了表示“弟弟和他们”、“我跟那个人”等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产生的“相互认识”、“相互交换”之互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词 taaldisa、ʤʉmʃildime。同时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 nəhʉŋ“弟弟”、bi“我”充当了句子的主体，接缀有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的复数第三人称代词talar-ʤi“与他们”及名词 bəj-ʤi“与人们”充当了句子的客体。

五　共动态

鄂温克语动词的共动态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同时共同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并用/tte/这一语法词缀来表示。共动态也和互动态一样，其动作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主体。并且，句子中主体一般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句子中客体往往是以接缀造格或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或/te/等的结构形式出现。例如：

əri　inig　bʉ　sʉniʤi　əmʉrəttə　moo　ʤʉʉwʉ　***ʤawa-tte-muŋ***.
这　天　我们　你们用　一起　木头　屋　把　搭建共同　我们
今天我们和你们共同搭建木屋。

tatʃtʃil　honiŋ　ʉhʉrte　hokko　ʉrdʉ　***tʉgʃe-tte-rəŋ***.
他们　羊　牛共同　都　山在　过冬共同他们
他们和牛羊一起在山上过冬。

上面的第一句子里接缀有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te/的动词 ʤawatte-“共同搭建”后面接缀了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第二句里接缀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te/的动词 tʉgʃette-

“一起过冬”后面接缀了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əŋ/，从而构成了共同态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ʤawattemuŋ和tʉgʃetterəŋ。另外，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bʉ“我们”与第三人称代词 taʧʧil“他们”充当了句子的主体，还以连缀领格和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与/ʤi/的复数第二人称代词sʉniʤi以及接缀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e/的复合名词honiŋ ʉhʉrte 等充当了句子的客体。

除此之外，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te/也有发音成/t/的现象。例如，把上述两个句子里出现的共同态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ʤawattemuŋ、tʉgʃetterəŋ 就发音成ʤawa-t-muŋ ➪ ʤawatmuŋ、tʉgʃe-t-rəŋ ➪ tʉgʃetrəŋ 等。而且，这种发音形式越来越多。特别是中青年鄂温克人，把/tte/几乎都发音成/t/音。还有，使用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句子里，像确定代词 hokko“都”、sʉttʉ～sʉt“全”，范围副词 əmʉrəttə“一起”以及复数人称代词等的出现率相当高。

第二节　体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动词的体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某一时间概念里发生的不同动作行为的不同性质特征、不同频率和数量以及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根据该语言的这一语法结构特征及其句子中发挥的不同功能和作用，把鄂温克语体形态变化现象分为完成体、进行体、未进行体、执行体、延续体、多次体、一次体、反复体、固定体、中断体、愿望体、未完成体、假装体、试动体十四种。这些体形态变化现象虽然均有特定语法词缀，但句子中具体使用时却存在一些区别性特征。而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有约定俗成的语法内涵，不过在接缀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基本上都要使用助动词或相关名词类词，从而才能更加完整而清楚地表现出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2）一些属于体形态变化语结构类型的动词后面，还要接缀动词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才能发挥出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功能。也就是说，这一结构类型的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能够作为词的结尾形式而出现，它们后面还要接缀其他相关语法词缀。如上所述，鄂温克语的体形态变化现象，均有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请看如下系统展示的体形态变化现象的分类内容及其相关语法词缀：

1. 完成体　➪ /ʧʧi/
2. 进行体　➪ /ʤisa/、/ʤisə/、/ʤiso/、/ʤisə/
3. 未进行体　➪ /ddi/

4. 执行体　➪ /na/、/nə/、/no/、/nɵ/
5. 延续体　➪ /taal/、/təəl/、/tool/、/tɵɵl/
6. 多次体　➪ /mal/、/məl/、/mol/、/mɵl/
7. 一次体　➪ /ʧʧil/
8. 反复体　➪ /guuʧ/、/g~~uu~~ʧ/
9. 固定体　➪ /taŋ/、/təŋ/、/toŋ/、/tɵŋ/
10. 中断体　➪ /ʤiʧʧi/
11. 愿望体　➪ /kki/
12. 未完成体　➪ /ʤi/
13. 假装体　➪ /haʃi/、/həʃi/、/hoʃi/、/hɵʃi/
14. 试动体　➪ /mhi/

这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里，像进行体的/ʤisa/、/ʤisə/、/ʤiso/、/ʤisɵ/，执行体的/na/、/nə/、/no/、/nɵ/，延续体的/taal/、/təəl/、/tool/、/tɵɵl/，多次体的/mal/、/məl/、/mol/、/mɵl/，反复体的/guuʧ/、/g~~uu~~ʧ/，固定体的/taŋ/、/təŋ/、/toŋ/、/tɵŋ/、假装体的/haʃi/、/həʃi/、/hoʃi/、/hɵʃi/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元音和谐现象。其中，反复体的/guuʧ/、/g~~uu~~ʧ/属于由两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语法词缀。正因为如此，/guuʧ/主要使用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g~~uu~~ʧ/则主要接缀于由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再说，像进行体的/ʤisa/、/ʤisə/、/ʤiso/、/ʤisɵ/，执行体的/na/、/nə/、/no/、/nɵ/，延续体的/taal/、/təəl/、/tool/、/tɵɵl/，多次体的/mal/、/məl/、/mol/、/mɵl/，固定体的/taŋ/、/təŋ/、/toŋ/、/tɵŋ/，假装体的/haʃi/、/həʃi/、/hoʃi/、/hɵʃi/均属于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实例。因此，由阳性短元音/a/或长元音/aa/为主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ʤisa/、/na/、/mal/、/taŋ/、/haʃi/、/taal/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阴性短元音/ə/或长元音/əə/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ʤisə/、/nə/、/məl/、/təŋ/、/həʃi/、/təəl/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阳性短元音/o/、/u/或长元音/oo/、/uu/为主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要使用/ʤiso/、/no/、/mol/、/toŋ/、/hoʃi/、/tool/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阳性短元音/ɵ/、/~~ʉ~~/或长元音/ɵɵ/、/~~ʉʉ~~/为中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基本上均接缀/ʤisɵ/、/nɵ/、/mɵl/、/tɵŋ/、/hɵʃi/、/tɵɵl/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过，像完成体的/ʧʧi/、未进行体的/ddi/、一次体/ʧʧil/、中断体的/ʤiʧʧi/、愿望体的/kki/、未完成体/ʤi/、试动体的/mhi/等都是由中性短元音/i/为主构成的产物，因而它们可以接缀于由任何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

以下，我们按照以上排列顺序，结合田野调查的相关实例，系统而全

面地分析鄂温克语动词体形态变化现象以及它们的结构特征、使用原理、语法功能等。

一 完成体

用语法词缀/ʧʧi/表示完成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主要表示已经完成或终结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ʉkkəhəŋbi ʉshəŋʤi naallawi ***mii-ʧʧi*** nəəsə.
儿子 我 刀 用 手把自己 刺 了 成
我儿子用刀刺伤了自己的手。

əri bajtawa bi ʤuudʉ ***ii-ʧʧi*** ʤiŋʤisʉ.
这 事 把 我 屋 与 进 完 说了我
我进完屋说了此事。

以上两个例句里，在动词词根 mii-“刺”和 ii-“进”后面接缀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i/之后，变成了含有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词 miiʧʧi“刺了”和 iiʧʧi“进完”。同时，在 miiʧʧi 后面使用了肯定助动词 nəəsə“成”，在iiʧʧi后面使用了动词ʤiŋʤisʉ“说了”，从而表现出了完成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二 进行体

用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ɵ/表示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由于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元音和谐现象，因此使用这些语法词缀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元音和谐规律。鄂温克语动词进行体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某一时间段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例如：

tari ʃi ***ʉli-ʤisɵ*** bəj ʃiŋʤə.
那 是 走 正 人 是
那是正在走着的人。

ada əmərdʉni bi gəbbəwi ***oo-ʤiso*** bisʉ.
姐姐 来的时候 我 工作把自己 做 正 在
姐姐来的时候我正在工作。

还如，使用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的实例有ʃi ***adda-ʤisa***

bisəʃi“你正在高兴来着”，nugaŋ həəmə ***ʤiʤʤi-ʤisə*** ʃiŋʤə“他在吃饭来着”等。我们认为，不能将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过去进行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相提并论。因为，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不包含任何人称语法概念，可以使用于表示不同人称概念的句子里。而过去进行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只能使用于由第三人称代词为主构成的句子中。另外，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可以表示现在或过去特定时间里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例如，əʃi ***oo-ʤiso*** ʃiŋʤə“现在正在做”，tiinʉg ***oo-ʤiso*** ʃiŋʤə“昨天正在做来着”。而过去进行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只能表示第三人称过去进行过的动作行为。例如，tari tiinʉg ***ʤiŋʤi-ʤisa***“他昨天说来着”。再说，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不能作为句子的结尾形式出现，在它后面必须使用助动词或相关名词类词。而过去进行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主要充当句子的结尾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三　未进行体

语法词缀/ddi/是未进行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主要表示还未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bi　amigʉ　ʉrirəŋdʉ　***nini-ddi***　moriŋ　ugume.
我　北　村　与　去　时　马　骑我
我去北村时要骑马。

该句子里，动词词根后面接缀未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i/以后，表现出了niniddi“去的时候”这一还未进行的动作行为。

四　执行体

用语法词缀/na/、/nə/、/no/、/nə/表示执行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这些有着元音和谐现象的语法词缀，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指为某一目的或想法而实施的动作行为。而且，执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还需要接缀动词陈述式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

əri　inig　bʉ　oshoŋ　***əmhəndə-nə-mʉŋ***.
这　天　我们　鱼　钓　去我们

今天我们去钓鱼。

moriŋ doodu mɯɯ ***imo-no-roŋ***.
马 河 与 水 喝 去它们
马到河里去饮水。

不过，上例第二句接缀有执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o/的动词imonoroŋ经常被中青年人发音成imonaraŋ。除此之外，接缀执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和/nɵ/的实例还有，moriŋ ʤawa-na-raŋ“去抓马”，moo ***ʤugu-nɵ-rɵŋ***“去搬运木材”等。这些例句中出现的执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nə/、/no/、/nɵ/均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了“人”要去“钓鱼”、“抓马”、“搬运木材”以及“马”要去河里“饮水”等行为动作及其目的。

五 延续体

该语法概念主要用/taal/、/təəl/、/tool/、/tɵɵl/等形态变化现象来表示。这些语法词缀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不同元音为核心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指出正在延续着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mini əhiŋbi hoŋgewo naalladuwi ***ʤawa-taal*** biʃiŋ.
我的 姐姐我 水桶把 手与把自己的 拿 一直 在
我姐姐把水桶一直拿在手里。

其他实例还有 taduwi ***təgə-təəl*** ʃiŋʤə“一直在那里坐着”，***sotto-tool*** biʃiŋ“一直醉着”，bəjwɯ ***ɵlɵɵhɵʃi-tɵɵl*** biʤirəŋ“一直在骗人”等。上面的句子和这些短句中，动词词根或词干ʤawa-“拿”、təgə-“坐”、sotto-“醉”、ɵlɵɵhɵʃi-“骗”后面，接缀延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aal/、/təəl/、/tool/、/tɵɵl/之后，表现出了“一直拿着”、“一直坐着”、“一直醉着”、“一直欺骗”等一直延续着的动作行为。同时，我们也看到，接缀有延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一般都有肯定助动词等的搭配使用现象。

六 多次体

用语法词缀/mal/、/məl/、/mol/、/mɵl/表示多次体形态变化现象。毫无疑问，多次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有元音和谐特征，所以使用时同样要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不同性质的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顾名思义，多次体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某一时间段里多次发生或出现的动作行为。例如：

tajja　mənəəŋ　əri　əmʉŋ　bajtawi　dahi　dahi　***ʤiŋʤi-mal***　biʃiŋ.
那　家伙　这　一　事把自己　再　再　说　多次　是
那家伙一再二，二再三地多次说这件事。

noogu　tari　bəj　ədʉ　***əmə-məl***　bisə.
过去　那　人　这里　来　多次　有
过去那个人多次来过这里。

上述两个句子里，多次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al/、/məl/接缀于动词词根ʤiŋʤi-“说”和əmə-“来”的后面，从而表示“多次说”、“多次来”等多次体语法意义。还如，有***oo-mol*** biʃiŋ“多次做”、***ʤugu-məl*** biʃiŋ“多次搬运”等。而且，接缀有多次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一般都使用肯定助动词biʃiŋ等。也就是说，多次体形态变化现象，在肯定助动词的协助下才能完整地发挥其语法功能。

七　一次体

语法词缀/ʧʧil/是一次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ʧʧil/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一次性发生的动作行为。例如：

bi　tariwa　***iʃi-ʧʧil***　aja　bəj　gʉŋkəŋ　saasu.
我　他把　看一就　好　人　是　知道了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上例中，动词词根iʃi-“看”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il/之后，就表现出了“一看就”这一一次体的语法概念。很有特点的是，iʃiʧʧil使用于句子中，而且在其后面使用了形容词 aja“好的”。这也是体形态变化现象的特殊之处。

八　反复体

语法词缀/guutʃ/、/gʉʉtʃ/是反复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这是一个由两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词缀结构。所以，必须严格按照该词缀的元音和谐条件和要求，将它们分别使用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反复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uutʃ/、/gʉʉtʃ/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反复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nʉtʃtʃisə tajja nəələmʉddi bajta iisaldu ***iʃi-guutʃ*** biʃiŋ.
过去的 那 可怕的 事情 眼睛 看 反复 在
过去那可怕的事情反复出现在眼前。

əmməni ʤiŋʤisa ʉgniŋ ʃeenduwi ***dooldi-guutʃ*** biʃiŋ.
母亲 的 说 的 话她 耳朵在自己 听 反复 在
母亲说的话反复在耳边回响。

可以看出，接缀有反复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uutʃ/和/gʉʉtʃ/的动词iʃigʉʉtʃ和dooldiguutʃ，就像上面例句里所展示的那样，表示了“反复出现”、“反复听见”等反复体形态变化语法概念。同时，在它们后面都使用了相搭配的肯定助动词 biʃiŋ。另外，在鄂温克语口语里，经常听到将反复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uutʃ/和/gʉʉtʃ/发音成/wuutʃ/与/wʉʉtʃ/的现象。例如，把iʃigʉʉtʃ和dooldiguutʃ发音成iʃiwʉʉtʃ和dooldiwuutʃ等。

九 固定体

该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要用词缀 /taŋ/、/təŋ/、/toŋ/、/təŋ/ 表示。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将固定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分别接缀于由/a/、/aa/~/ə/、/əə/~/o/、/u/、/oo/、/uu/~/ɵ/、/ʉ/、/ɵɵ/、/ʉʉ/等为中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现出某一固定性质的动作行为。例如：

tari əriŋdʉ bi ʉrʉlwi ***humuli-təŋ*** bisʉ.
那 时 我 孩子把自己 抱 定 在
那时候我一动不动地抱着孩子。

əhiŋbi əmʉŋ naaŋ əʃiŋ gʉggʉldʉr ninihinba ***ʤawa-taŋ*** bisə.
姐姐我 一 也 不 动 的 狗 把 抓 定 是
我姐姐一动不动地抓着狗。

还如，ədʉ ***nəə-təŋ*** biʤirəŋ“固定存放在这里”，tariwa ***ommo-toŋ*** biʃiŋ“死死地忘了他”等。毫无疑问，以上两个例句和两个短句里接缀有固定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əŋ/、/taŋ/、/toŋ/、/təŋ/的动词hʉmʉlitəŋ、ʤawataŋ、nəətəŋ、ommotoŋ等，均表现出了“一动不动地抱着”、“一动不动地抓着”、“固定存放”、“死死地忘记”等某一特定时间段产生的固定性质的动作行为。同时，在包含有固定体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词后面，一般都使用由bi-派生的肯定助动词。

十　中断体

语法词缀/ʤitʃʧi/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指含中断体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语法概念。例如：

haŋbo　moo　***satʃʧi-ʤitʃʧi***　aaʃiŋ .
汗宝　树　砍　中断　没
汗宝中断砍柴不知去哪里了。

该句子里，虽然在接缀有中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tʃʧi/后面使用了否定助动词aaʃiŋ，但在许多情况下有着中断体形态变化功能的动词，使用于句中名词类词的前面。例如：

bi　bitig　***iʃi-ʤitʃʧi***　ʤuuduwi　nənusu.
我　书　看 中断　家与自己　回了我
我中断看书回了家。

以上两个句子里接缀有中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tʃʧi/的动词satʃʧiʤitʃʧi、iʃiʤitʃʧi表示了“中断砍”、“中断看”等中断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在satʃʧiʤitʃʧi后面使用了否定助动词aaʃiŋ，在iʃiʤitʃʧi后面使用了名词ʤuu“家”。再说，在接缀有中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还可以使用其他动词。例如，tari ***uttuli-ʤitʃʧi*** ilisa“他中断跑步停了下来。”

十一　愿望体

语法词缀/kki/属于愿望体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语音结构形式。该语法词缀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含有某一愿望、希望的动作行为。例如：

bi　tari　moriŋbo　***ugu-kki***　aja　bisə.
我　那　马　把　骑希望　好　是
我希望骑上那匹马。

还如，tajja ***əmə-kki*** ərusu这一短句的直接意思是说“他来不好”，但所表示的实际概念应该是“不希望他来”。同时，通过以上实例，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到，接缀有愿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使用名词类词的形容词

之现象比较多。不过，像tari ***əmə-kki*** oodoŋ“希望他来”一句里，在接缀有愿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的动词后面，没有使用任何形容词，而是直接使用了肯定助动词 oodoŋ。实际上，鄂温克语口语里，属于愿望体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后面，直接使用肯定助动词的实例确实有不少。

十二 未完成体

语法词缀/ʤi/是未完成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ʤi/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一时间段里正在进行而还未完成的动作行为。例如：

ʃi tari əriŋdu muni ʤuudu ***əmə-ʤi-ʤisəʃi***.
你 那 时 在 我们的 家与 来 着 着你
那时候你正在来我们家的路上。

未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使用于句子时，往往在它后面还要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才能表现出未完成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内涵。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使用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十三 假装体

语法词缀/haʃi/、/həʃi/、/hoʃi/、/heʃi/是假装体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语音结构形式。由于它们是依据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的产物，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其元音和谐现象所需的条件和要求，将它们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某一假装实施的动作行为。例如：

tari moriŋ uguso bəj minithəhi ***nəttə-həʃi-rəŋ***.
那 马 骑了的 人 我的 向 笑 假装 他
那位骑马的人向我假装笑。

ʃi joodoŋ əmməwə iʃikkil ***soŋo-hoʃi-nde***.
你 为 何 妈妈 把 看见就 哭 假装 你
你为什么一见妈妈就装模作样地哭呀？

除此之外，还有əhiŋ ***adda-haʃi-ʤiraŋ***“姐姐假装高兴”，bi ***duttu-heʃi-su***“我假装殴打（他）了”等。从上面的两个例句以及两个短句中，完全可以看得出动词词根nəttə-“笑”、soŋo-“哭”、adda-“高兴”、duttu-“殴打”后面，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假装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ʃi/、/hoʃi/、

/haʃi/、/həʃi/之后，像nəttəhəʃi-、soŋohoʃi-、addahaʃi-、dʉttʉhəʃi-等动词词干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假装笑”、“假装哭”、“假装高兴”、“假装殴打”等包含有假装体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作行为。但是，在它们后面还接缀了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əŋ/、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de/、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raŋ/、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ʉ/等。从而，这些动词才完整而清楚地表现出了以上提到的假装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

十四　试动体

鄂温克语试动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要用词缀/mhi/表示。也就是说，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语法词缀/mhi/就会表现出包含有试动体语法内涵的动作行为。例如：

bi　tari　honnoriŋ　atta　moriŋbo　***ugu-mhi-ʤime***.
我　那　黑　骏　马　把　骑　试　着我
我正在试着骑那匹黑骏马。

试动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是借助于它后面接缀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发挥其应有的语法功能。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体形态变化语法范畴里，有以上讨论的14种体形态变化现象。通过上面的分析讨论可以了解到，这些体形态变化现象在表现形式和使用条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区别性特征。对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性阐述：

1. 像进行体、执行体、延续体、多次体、固定体、假装体、反复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元音和谐现象。而且，进行体、执行体、延续体、多次体、固定体、假装体的语法词缀是由短元音/a/、/ə/、/o/、/ɵ/为主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反复体的语法词缀是由长元音/uu/、/ʉʉ/为主的元音和谐原理构成。

2. 像完成体、进行体、延续体、多次体、一次体、反复体、固定体、中断体、愿望体形态变化现象，往往跟后面的助动词相搭配出现，从而在助动词的协助下完整而清楚地表现出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其中，进行体、延续体、多次体、反复体、固定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由bi-派生的肯定助动词相搭配的现象较多，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般跟由nəə-

派生的肯定助动词相配合，愿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常常使用肯定助动词 oodoŋ，但在中断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使用的多数是否定助动词 aaʃiŋ。而且，接缀这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还可以使用于句子中的相关名词类词的前面。

3. 像接缀有执行体、未完成体、假装体、试动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词干后面，再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前提下，才能够完整无误地发挥其体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功能。而且，在未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一般都接缀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另外，属于此种结构类型的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往往使用于位于句尾的动词词根后面。

毫无疑问，在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体系中，体形态变化现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法系统。在此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内容还很多。

第三节　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的动词类词里，由表示不同时间和人称概念的语法词缀构成极其复杂、多变、精密细致的式形态变化语法范畴。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任何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现象。其内部，根据不同语法功能及作用，首先区分出陈述式、祈求式、命令式、假定式、疑问式五大类结构类型。进而，在各自内部，还可以分类出若干个表示不同时间概念、不同数形态变化内容、不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词缀系统。特别是，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其结构十分丰富而全面。而且，依据其语法词缀所富有的不同时间概念以及不同数形态变化和人称形态变化内涵，其内部首先分类出现在时、现在将来时、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其次还要按照不同数形态变化概念，要分类出单数形态变化和复数形态变化两种结构类型；最后在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内部，各自进一步分类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形态变化范畴里，主要包括如下分类的语法概念及其词缀结构类型：

1. 动词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系统

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 ➪ /ʤime/

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 ➪ /ʤinde/

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 ➪ /ʤiraŋ/、/ʤirəŋ/、/ʤiroŋ/、/ʤirөŋ/

现在时复数第一人称 ➪ /ʤimuŋ/、/ʤimʉŋ/

现在时复数第二人称 ➪ /ʤitʃtʃuŋ/、/ʤitʃtʃʉŋ/
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 ➪ /ʤiraŋ/、/ʤirəŋ/、/ʤiroŋ/、/ʤirəŋ/
2. 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系统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 ➪ /me/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 ➪ /nde/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 ➪ /raŋ/、/rəŋ/、/roŋ/、/rəŋ/～/daŋ/、/dəŋ/、/doŋ/、/dəŋ/～/naŋ/、/nəŋ/、/noŋ/、/nəŋ/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 ➪ /muŋ/、/mʉŋ/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 ➪ /tʃtʃuŋ/、/tʃtʃʉŋ/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 ➪ /raŋ/、/rəŋ/、/roŋ/、/rəŋ/～/daŋ/、/dəŋ/、/doŋ/、/dəŋ/～/naŋ/、/nəŋ/、/noŋ/、/nəŋ/
3. 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系统
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 ➪ /ʤigawi/、/ʤigəwi/、/ʤigowi/、/ʤigəwi/
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 ➪ /ʤigaʃi/、/ʤigəʃi/、/ʤigoʃi/、/ʤigəʃi/
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 ➪ /ʤiga/、/ʤigə/、/ʤigo/、/ʤigə/
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 ➪ /ʤigamuŋ/、/ʤigamʉŋ/、/ʤigomuŋ/、/ʤigəmʉŋ/
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 ➪ /ʤigasuŋ/、/ʤigəsʉŋ/、/ʤigosuŋ/、/ʤigəsʉŋ/
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 ➪ /ʤiga/、/ʤigə/、/ʤigo/、/ʤigə/
4. 动词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系统
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 ➪ /su/、/sʉ/
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 ➪ /saʃi/、/səʃi/、/soʃi/、/səʃi/
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 ➪ /sa/、/sə/、/so/、/sə/
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 ➪ /samuŋ/、/səmʉŋ/、/somuŋ/、/səmʉŋ/
过去时复数第二人称 ➪ /sasuŋ/、/səsʉŋ/、/sosuŋ/、/səsʉŋ/
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 ➪ /sa/、/sə/、/so/、/sə/
5. 动词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系统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 ➪ /ʤisu/、/ʤisʉ/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二人称 ➪ /ʤisaʃi/、/ʤisəʃi/、/ʤisoʃi/、/ʤisəʃi/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 ➪ /ʤisa/、/ʤisə/、/ʤiso/、/ʤisə/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 ➪ /ʤisamuŋ/、/ʤisəmʉŋ/、/ʤisomuŋ/、/ʤisəmʉŋ/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 ➪ /ʤisasuŋ/、/ʤisəsʉŋ/、/ʤisosuŋ/、/ʤisəsʉŋ/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三人称 ➪ /ʤisa/、/ʤisə/、/ʤiso/、/ʤisə/

以下，结合实际句子，具体分析和讨论动词陈述式现在时、现在将来时、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原理、语法

功能和作用等。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鄂温克语动词的所有式形态变化现象均可以作为句子的终止型使用于句子末尾。

一 陈述式现在时

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而且，就像在前面所展示的那样，其语法词缀有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以及有区别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功能和作用。同时，像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复数第一人称以及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有元音和谐现象。因此，使用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一定要根据相关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与此相反，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没有元音和谐功能，所以在使用方面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制约，可以接缀于由任何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

（一）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me/来表示

例如：

bi əʃi boŋgoŋ hara əggəəlwi mɯɯ imoho(ŋ)nom ***nini-ʤime***.
我 现在 大的 黑的 犍牛把自己 水 喝 让 去 着我
我现在去让大黑犍牛饮水。

该句中，接缀有动词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ʤime/的动词ninidʒime，所表现出的是“我现在正在去 ……”这一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

（二）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nde/来表示

例如：

əri əriŋdɯ ʃi ʤuuduwi ohoŋ ***oo-ʤinde***?
这 时间与 你 家在自己的 什么 做 着你
此时你在家里做什么呢?

上面的句子里，接缀有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语法词缀/ʤinde/的动词oodʒinde，所表现出的是“你现在正在做 ……”这一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

（三）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raŋ/、/ʤirəŋ/、/ʤiroŋ/、/ʤirөŋ/等表示

因为，这些语法词缀是以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产物，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元音和谐现象所需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来使用。例如：

tari　əʃi　moriŋbi　***ugu-ʤiroŋ***.
他　现在　马把自己　骑 着他
他现在正在骑自己的马。

还如，tari ***adda-ʤiraŋ*** “他现在正在高兴”，hөөmө　***ələə-ʤirəŋ*** “她现在正在做饭”，moriŋ　***tutttuli-ʤirөŋ*** “马现在正在跑”等。可以看出，在上面的例句和相关短句里出现的，接缀有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roŋ/、/ʤiraŋ/、/ʤirəŋ/、/ʤirөŋ/的动词uguʤiroŋ、addaʤiraŋ、ələəʤirəŋ、tutttuliʤirөŋ 等，都表现出了“他现在正在骑……”、“他现在正在高兴”、“他现在正在做饭”、“它现在正在跑”等以单数第三人称“他”、“她”或“它”为主体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

（四）陈述式现在时复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muŋ/、/ʤimʉŋ/表示。可以看出，该语法词缀是以两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其中，/ʤimuŋ/主要使用于由阳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ʤimʉŋ/则常常使用于由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ʉ　əʃi　maʃiŋ　hodirdihi　mʉʉ　***imo-ʤimuŋ***.
我们 现在　机器　井 从　水　喝 着我们
我们现在喝机井里的水。

bʉ　goddo　ʉrdʉ　***tuttugə-ʤimuŋ***.
我们 高的　山在　攀登 着我们
我们现在正在攀登高山。

这两个句子中，接缀有现在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muŋ/或/ʤimʉŋ/的动词imoʤimuŋ和tuttugəʤimʉŋ，表现出了“我们现在正在喝……”、“我们现在正在攀登……”等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为主体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

（五）陈述式现在时复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tʃʧuŋ/、/ʤitʃʧʉŋ/来表示。毫无疑问，这两个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以短元

音/u/和/ʉ/为中心构成。所以，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 əʃi joodoŋ ***nəttə-ʤitʃʧuŋ***?
你们 现在 为什么 笑 着你们
你们现在正在笑什么呢？

sʉ hos doolo moriŋbol ***ʤawana-ʤitʃʧuŋ*** gi?
你们 林子 里 马们把 抓 去 着你们 吗
你们现在正在到林子里去抓你们的马吗？

这两个句子里，接缀有现在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tʃʧʉŋ/及/ʤitʃʧuŋ/ 的动词nəttəʤitʃʧʉŋ和ʤawanaʤitʃʧuŋ，所表示的是“你们现在正在笑……”、“你们现在正在去抓……”等以复数第二人称“你们”为主体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

（六）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概念，跟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完全相同，用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语法表现手段/ʤiraŋ/、/ʤirəŋ/、/ʤiroŋ/、/ʤirəŋ/等表示。而且，使用关系和条件也都相同。例如：

talar əʃi hokko ʤʉʉdʉwi ***aaʃiŋ-ʤiraŋ***.
他们 现在 都 家在自己 睡 着他们
他们现在都在自己家里睡觉。

taʃʧilni ʉhʉrniŋ əhʉddidihi nəələʃʧi hosthohi ***ʉli-ʤirəŋ***.
他们的 牛他们 热 从 怕 完 林子 向 走去着它们
他们的牛由于怕热而正在走向林子。

除了上面举例说明的之外，还有 honiŋ əʃi əmə-ʤirəŋ“羊群现在正在往这边来”、nugal gəbbə oo-ʤiroŋ“他们现在正在干活”等。可以看得出，上面的两个例句和这两个短句里出现的接缀有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ʤiraŋ/、/ʤirəŋ/、/ʤirəŋ/、/ʤiroŋ/的动词 aaʃiŋʤiraŋ、ʉliʤirəŋ、əməʤirəŋ、ooʤiroŋ 等包含的语义结构和语法含义是“他们现在正在睡觉……”、“牛群现在正在走……”、“羊群现在正在来……”、“他们现在正在干活……”等以复数第三人称“他们”和“牛群”及“羊群”为主体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

二　陈述式现在将来时

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的语法概念，也都用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示。而且，同样有单数和复数以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等方面的结构特征。根据该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语法内涵来分析，陈述式现在将来时主要表示现在进行或将来进行的动作行为。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语法词缀可以表示现在发生的动作行为，也可以表示将来要发生的动作行为。正因为如此，分辨这些语法词缀究竟表示的是现在进行的动作行为还是将来要进行的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整个句子所表述的实际内容。有时，人们为了表述清楚这些形态变化现象具体表示的语法意义，在语句中经常使用表现现在或将来时间概念的时间词或相关副词。

（一）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e/来表示。例如：

bi　sujtaŋdu　joponŋ　bitig　***tati-me***.
我　学校在　日本　文　学习我
我现在或将来在学校里学习日文。

语法词缀/me/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bi　əʃi　sujtaŋdu　joponŋ　bitig　***tati-me***.
我　现在　学校　在　日　本　文　学习我
我现在在学校学习日文。

语法词缀/me/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bi　udʒidu　sujtaŋdu　joponŋ　bitig　***tati-me***.
我　将来　学校　在　日本　文　学习我
我将来在学校学习日文。

以上三个例句的第一个句子里，接缀有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me/的动词tatime，由于在它前面没有使用特别指含“现在”或“将来”等时间概念的相关词语，所以只能把它解释为“现在或将来学习”。在第二个句子里，动词tatime前使用了əʃi“现在”这一时间名词，因此自然认定为语法词缀/me/表示的是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在第

三个句子里，同样在动词tatime前使用了udʒidu“将来”这一时间名词，从而注定了语法词缀/me/所表示的是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

（二）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de/来表示。例如：

ʃi ilәhi әmʉŋ boŋgoŋ sisә ***gada-nde***?
你 何处 一 大的 汽车 买 你
你现在或将来从什么地方买辆大汽车呀？

语法词缀/nde/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ʃi әʃi ilәhi әmʉŋ boŋgoŋ sisә ***gada-nde***?
你 现在 何处 一 大的 汽车 买 你
你现在从什么地方买辆大汽车呀？

语法词缀/nde/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ʃi udʒidu ilәhi әmʉŋ boŋgoŋ sisә ***gada-nde***?
你 将来 何处 一 大的 汽车 买 你
你将来从什么地方买辆大汽车呀？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de/，在上面三个例句中使用的情况，同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的用法完全相同，所以在此不做详细分析和阐述了。相关语法关系和内容，请参阅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的分析和解释部分。

（三）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ŋ/、/dәŋ/、/doŋ/、/dөŋ/～/naŋ/、/nәŋ/、/noŋ/、/nөŋ/～/raŋ/、/rәŋ/、/roŋ/、/rөŋ/等表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系统。而且，在使用上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要求和规定。下面，根据这些语法词缀的不同使用关系和使用特征，也就是依据词缀首辅音所需的区别性使用功能，将它们分成如下三个部分，结合具体例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1. 首先分析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ŋ/、/dәŋ/、/doŋ/、/dөŋ/的使用情况。这套语法词缀，一般都使用于由舌面后辅音/g/为首的单音节动词词根，或由舌尖中辅音/l/、/d/、/t/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另外，极个别的实例里，也使用于由单一长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后面。

例如：

tari　minidihi　jəəməjə　***ga-daŋ***.
他　　我　　东西　　要他
他现在或将来从我这里拿东西。

tari　moriŋ　uguʧʧi　əri　doowu　***ədil-dəŋ***.
他　　马　　骑完　　这　河把　　渡 他
他现在或将来骑马渡这条河。

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tari　əʃi　minithi　əmɯŋ　bitig　***ga-daŋ***.
他　现在　我跟　　一　　书　　要 他
他现在跟我要一本书。

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tari　uʤidu　moriŋ　uguʧʧi　əri　doowu　***ədil-dəŋ***.
他　将来　　马　　骑完　　这　河把　　渡 他
他将来要骑马渡这条河。

除此之外，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在相关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使用的实例还有taag-daŋ＞taad-daŋ“认识”、gɯggɯl-dəŋ“动”、oo-doŋ“可以”、gaal-daŋ“天晴”等。其中，由于辅音间的相互影响，出现像gd＞dd之类的音变现象。而且，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oŋ/、/dəŋ/的使用率都十分低。甚至，常常被中青年人发音成/daŋ/、/dəŋ/等。

2.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əŋ/同样有特定使用要求和条件。说实话，这套语法词缀在使用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讲究，为此我们必须认真细致地研究和归纳其使用原理，否则很难弄清楚它们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根据调查研究，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əŋ/一般都使用于接缀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haŋ/、/həŋ/、/hoŋ/、/həŋ/，或由鼻辅音/ŋ/、/n/、/m/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但是，由鼻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这套语法词缀时，词尾的鼻辅音

都要产生脱落现象。例如：

aminŋbi minidʒi ʉhʉr təggəəŋdʒi moo ***dʒuguhə(ŋ)-nəŋ***.
父亲我 我的用 牛 车 用 木料 拉运 使 他
父亲现在或将来让我用牛车拉运木料。

əniŋ addatʃtʃi nəhʉŋbə ***noho(ŋ)-noŋ***.
母亲 高兴完 弟弟 把 亲 她
母亲现在或将来高兴得亲弟弟。

上面的两个例句里，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əŋ/和/noŋ/分别使用于接缀有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ŋ/的动词词干dʒugʉhə(ŋ)-“使拉运”以及由鼻辅音/ŋ/结尾的动词词根 noho(ŋ)-“亲”的后面。不过，就像如上所说，动词词干或词根末尾的鼻辅音/ŋ/均产生脱落现象。还有，ga-ha(ŋ)-naŋ“现在或将来让他拿”、gələə-hə(ŋ)-nəŋ“现在或将来让他找”、oo-ho(ŋ)-noŋ“现在或将来让他做”、ədi(ŋ)-nəŋ“现在或将来刮风”、usa(ŋ)-naŋ“现在或将来要逃走”、ənʉ(ŋ)-nəŋ“现在或将来得病”、udu(ŋ)-noŋ“现在或将来下雨”、utu(ŋ)-noŋ“现在或将来痒痒”、usu(ŋ)-noŋ“现在或将来累”、aaʃi(ŋ)-naŋ“现在或将来睡”、əjəə(ŋ)-nəŋ“现在或将来流动”、taa(ŋ)-naŋ“现在或将来拉”、baa(ŋ)-naŋ“现在或将来寂寞”、nəəʃi(ŋ)-nəŋ“现在或将来出汗”、tii(ŋ)-nəŋ“现在或将来抢”、dʒoo-noŋ“现在或将来怀念”、bəəgə-nəŋ“现在或将来吼叫”、ʉʉ(ŋ)-nəŋ“现在或将来融化”、amma(ŋ)-naŋ“现在或将来咬”、gʉdʒə(ŋ)-nəŋ“现在或将来爱惜”、mola(ŋ)-naŋ“现在或将来珍惜”、tomi(ŋ)-noŋ“现在或将来吐痰”、dʒəmʉ(ŋ)-nəŋ“现在或将来饿”、gʉ(ŋ)-nəŋ“现在或将来说”、totʃtʃa(ŋ)-naŋ“现在或将来跳”等。毫无疑问，在这些由鼻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词尾的鼻辅音均无一例外地产生脱落现象。而且，在现代鄂温克语里，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əŋ/前出现的那些动词词尾的鼻辅音基本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人们难以察觉曾经有过的鼻辅音的音迹。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将上述接缀有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实例，均毫无犹豫地发音成dʒugʉhənəŋ、nohonoŋ、gahanaŋ、gələəhənəŋ、oohonoŋ、ədinəŋ、usanaŋ、ənʉnəŋ、udunoŋ、utunoŋ、usunoŋ、aaʃinaŋ、əjəənəŋ、taanaŋ、baanaŋ、nəəʃinəŋ、tiinəŋ、dʒoonoŋ、bəəgənəŋ、ʉʉnəŋ、ammanaŋ、gʉdʒənəŋ、molanaŋ、tominoŋ、dʒəmʉnəŋ、gʉnəŋ、totʃtʃanaŋ等。

同时，在现在的鄂温克语研究著作以及有关鄂温克语词汇集或辞书里也都遵循现在的发音形式和特征进行转写或记音。

使用于鼻辅音后面的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өŋ/表示现在时语法意义的实例：

əniŋ　əʃi　addatʃʧi　nəhuŋbə　***noho(ŋ)-noŋ***.
母亲　现在　高兴完　弟弟 把　亲　她
母亲现在高兴得亲弟弟。

使用于鼻辅音后面的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өŋ/表示将来时语法意义的实例：

aminŋbi　uʤidu　miniʤi　uhur　təggəəŋʤi　moo　***ʤuguhө(ŋ)-nөŋ***.
父亲我　将来　我的用　牛　车　用　木料　拉运　使　他
父亲将来让我用牛车拉运木料。

可以看出，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ŋ/、/nəŋ/、/noŋ/、/nөŋ/，除了在由鼻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被使用之外，还经常使用于接缀有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词干后面。

3. 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raŋ/、/rəŋ/、/roŋ/、/rөŋ/是一组有着很高使用率的语法词缀。我们完全可以说，除了跟上面谈到的两组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关的动词词根或词干以外，其他所有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均可按照约定俗成的元音和谐规律接缀/raŋ/、/rəŋ/、/roŋ/、/rөŋ/等语法词缀，从而表示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意义。例如：

mini　ahiŋbi　boŋgoŋ　sujtaŋdu　bitig　***tati-raŋ***.
我的　哥我　大的　学校在　书　读他
我哥哥现在或将来在大学里读书。

nəhuŋbi　əddə　taŋiŋ　nihaŋ　bitig　***əəri-rəŋ***.
弟　我　早晨　每　汉　文　读　他
我弟弟现在或将来每天早晨读汉文。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aŋ/、/rəŋ/、/roŋ/、/rөŋ/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əʃi nəhʉŋbi əri moriŋbo ***ugu-roŋ***.
现在 弟弟我 这 马 把 骑 他
现在我弟弟骑这匹马。

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aŋ/、/rəŋ/、/roŋ/、/rəŋ/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uʤidu əri jəəməwə ikkiŋ ʤʉʉdʉ ***ʤugu-rəŋ***.
将来 这 东西把 新的 房子与 搬 它
将来把这个东西要搬到新房子里。

概而言之，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系统比较复杂。其中，不仅有元音和谐现象，同时还有语法词缀首辅音的音变特征。所以，在语句中具体使用时，一定要在严格遵守元音和谐规律的前提下，还要弄清楚词缀首辅音的音变原理。否则，在使用上，会遇到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现在的鄂温克族青少年甚至是一些中年人，在口语里一般都使用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中的/daŋ/、/dəŋ/～/naŋ/、/nəŋ/～/raŋ/、/rəŋ/，而很少使用/doŋ/、/dəŋ/～/noŋ/、/nəŋ/～/roŋ/、/rəŋ/等。

（四）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是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来表示。而且，在句子里使用语法词缀/muŋ/、/mʉŋ/时，要按照二分法的元音和谐规律将它们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ʉ ʉkkʉni tʉlləni imandawa ***əsuurdə-muŋ***.
我们 门的 外的 雪 把 扫 我们
我们现在或将来打扫门外的积雪。

bʉ sujtaŋdu moŋgol bitig ootʃʧi nihaŋ bitig ***tati-muŋ***.
我们 学校在 蒙 文 和 汉 文 学我们
我们现在或将来在学校学习蒙文和汉文。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bʉ əʃi ʉkkʉni tʉlləni imandawa ***əsuurdə-muŋ***.
我们 现在 门的 外的 雪 把 扫 我们

我们现在打扫门外的积雪。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bʉ　udʒidu　sujtaŋdu　moŋgol　bitig　ootʃʧi　nihaŋ　bitig　***tati-muŋ***.
我们　将来　学校　在　蒙　文　和　汉　文　学我们
我们将来在学校学习蒙文和汉文。

（五）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是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ʉŋ/、/ʧʧuŋ/来表示。这两个语法词缀同样依据二分法的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　dʒəəttəjə　***tari-ʧʧuŋ***　gi?
你们　粮　把　种　你们　吗
你们现在或将来种粮食什么的吗？

sʉ　əri　nandahaŋ　molgar　təggəəŋdʉ　***təgə-ʧʧuŋ***.
你们　这　漂亮的　桦树皮　车在　坐　你们
你们现在或将来乘坐这一漂亮的桦树皮篷车。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ʉŋ/、/ʧʧuŋ/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sʉ　əʃi　ʉrdʉ　moriŋ　dʒawanam　***nini-ʧʧuŋ***　gi？
你们　现在　山在　马　抓　去　去　你们　吗
你们现在正在到山里去抓马吗？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ʉŋ/、/ʧʧuŋ/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sʉ　udʒidu　ondi　gəbbə　oom　gʉŋkəŋ　***dʒoono-ʧʧuŋ***?
你们　将来　什么　职业　从事　是　打算　你们
你们将来打算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六）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跟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完全相同，也是用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naŋ/、/nəŋ/、/noŋ/、/nəŋ/～/raŋ/、/rəŋ/、/roŋ/、/rəŋ/等表示。而且，在使用条件和

要求等方面没有任何区别性特征。不同之处就在于，使用于由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主的句子里，从而表示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概念。例如：

talar muni ədu anelam ***əmə-rəŋ***.
他们 我们的 这里 拜年 来 他们
他们现在或将来到我们这里来拜年。

taʧʧil imiŋ dooni ʤəəŋgidədu inig ***baldi-raŋ***.
他们 伊敏 河的 东 侧 在 日 生 他们
他们现在或将来在伊敏河东岸生活。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现在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tajjasal əʃi dattaŋ bəjni moriŋbo tiinəm ***ga-daŋ***
他 们 现在 经常 人家的 马 把 抢 要 他们
他们现在经常抢走人家的马。

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表示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实例：

talar uʤidu law əri nisuhuŋ ninihinba ***guʤə-nəŋ***.
他们 将来 肯定 这 小 的 狗 把 喜欢 他们
他们将来肯定喜欢这条小狗。

对于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naŋ/、/nəŋ/、/noŋ/、/nəŋ/～/raŋ/、/rəŋ/、/roŋ/、/rəŋ/的使用条件和原理，在分析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时讲得比较全面和细致，所以在这里不再进行重复性解释和举例说明了。但是，我们不能只注重这些语法词缀共有的使用特征，从而忽略其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功能。就像上面讲到的那样，这些语法词缀使用于由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主的句子时，就表示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当这些语法词缀使用于由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主的句子时，就会自然表示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总之，他们所表示的单数或复数语法概念，要取决于语句中使用的单数或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不论怎么说，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əŋ/～/naŋ/、/nəŋ/、/noŋ/、/nəŋ/～

/raŋ/、/rəŋ/、/roŋ/、/rөŋ/，属于现在将来时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共有产物，因此它们使用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要求和条件也完全相同。

另外，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为了更加突出语法词缀/daŋ/、/dəŋ/、/doŋ/、/dөŋ/～/naŋ/、/nəŋ/、/noŋ/、/nөŋ/～/raŋ/、/rəŋ/、/roŋ/、/rөŋ/所表现出的复数语法概念，有时在语句中使用确定代词 hokko“都”、sʉt“都”以及baraanʤi“大家”等。例如：

talar　əri　inig　sʉt　hosdu　***ʉgiinə-rөŋ***.
他们　这　天　都　林子里　玩去 他们
他们今天都到林子里玩。

taʃʧil　baraanʤi　əmʉŋdʉ　ikkiŋ　təggəʃʧi　ʉniim　***gə-daŋ***.
她们　大家　一起　新的　衣服　买　要她们
她们大家现在或将来一起买新衣服。

总的来说，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是个比较复杂语法范畴。它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完全体现在表现不同人称概念的语法词缀方面，以及能够同时表示现在或将来两种不同时间概念的语法功能上。所以，在具体接触或使用属于此种结构类型的语法词缀系统时，一定要依据说话人在句子中表现出的真实内涵来理解和认识其语法意义，否则在语言交流中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另外，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中，除了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外，其他单数或复数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有元音和谐形式和内容。其中，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短元音/u/、/ʉ/为核心构成的二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短元音/a/、/ə/、/o/、/ө/为主构成的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所以，在语句中，使用那些由不同性质特征的元音和谐构成的语法词缀时，必须严格把握不同结构关系的元音和谐规律之要求与条件。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根据实地调查资料，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中年以下的人使用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oŋ/、/dөŋ/～/noŋ/、/nөŋ/～/roŋ/、/rөŋ/的实例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ŋ/、/dəŋ/～/naŋ/、/nəŋ/～/raŋ/、/rəŋ/的使用现象。再说，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的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使用于没有特别强调指出“现在”或“将来”时间概念的语句里时，它们完全可以同时表示“现在将来”之双重时间含义。相反，用现在将来时形

态变化语法词缀，指含“现在”或“将来”的某一时间概念时，在句子里必须使用像əʃi“现在”或 udʒidu“将来”等专门表达“现在”或“将来”的时间名词。

三 陈述式将来时

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将来要发生的动作行为。而且，在其语法词缀系统中，分有不同数形态变化和不同人称形态变化内容。也就是说，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先分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再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内容。从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成情况来看，它们应该是在由短元音/a/、/ə/、/o/、/ɵ/为主和谐构成的语音形式/dʒiga/、/dʒigə/、/dʒigo/、/dʒigɵ/后面，接缀不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形成的产物。很有意思的是，充当构成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dʒiga/、/dʒigə/、/dʒigo/、/dʒigɵ/等语音结构形式，同时具有表示将来时单数或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之功能。

（一）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dʒigawi/、/dʒigəwi/、/dʒigowi/、/dʒigɵwi/来表示。毫无疑问，这套语法词缀是在/dʒiga/、/dʒigə/、/dʒigo/、/dʒigɵ/后面，接缀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而构成，从而表示“将来我”这一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并且，在语句中使用这些语法词缀时，要按照四分法的元音和谐结构原理，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bi tadu əmʉŋ nandahaŋ moo dʒʉʉ ***dʒawa-dʒigawi.***
我 那里 一 漂亮的 木 屋 盖 将来我
我将来在那里盖一栋漂亮的木屋。

bi udʒidu əddʉg sujtaŋdu ***ii-dʒigəwi.***
我 将来 大的 学校 与 进 将来我
我将来要考入大学。

另外，还如 bi ***oo-dʒigowi***“我将来做”，bi ***buu-dʒigɵwi***“我将来给”等。在这里还有必要解释的是，现代鄂温克语里把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ʒigawi/、/dʒigəwi/、/dʒigowi/、/dʒigɵwi/等，发音成语音缩合形式的/dʒigu/或/dʒigʉ/的现象也有不少。其中 /dʒigu/ 的语音形式 /gu/ 属于 /dʒigawi/、/dʒigowi/ 里的语音结构 /gawi/ 和 /gowi/ 产生语音缩合式音变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两个语法词缀的语音形式 /awi/ 和

/owi/ 经过缩合式音变过程演变为短元音/u/；同时，语法词缀/ʤigəwi/和/ʤigөwi/也通过缩合式音变过程演变成短元音/ʉ/。它们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应该是 awi～owi ＞ aw～ow ＞ u，əwi～өwi ＞ əw～өw＞ ʉ。根据这一演变结果，将上面提到的例句中出现的 ʤawa-ʤigawi“我将来盖”、ii-ʤigəwi“我将来考入”、oo-ʤigowi“我将来做”、bʉʉ-ʤigөwi“我将来给”等均可以说成 ʤawa-ʤigu、ii-ʤigʉ、oo-ʤigu、bʉʉ-ʤigʉ 等。

（二）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ʤigaʃi/、/ʤigəʃi/、/ʤigoʃi/、/ʤigөʃi/表示。不难看出，这套语法词缀是在/ʤiga/、/ʤigə/、/ʤigo/、/ʤigө/后面，接缀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而构成。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ʃi/、/ʤigəʃi/、/ʤigoʃi/、/ʤigөʃi/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原理，接缀于由不同性质的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将来你”之语法意义。例如：

ʃi　tari　giltariŋ　moriŋbo　***ugu-ʤigoʃi.***
你　那　白　的　马　把　骑　将来你
你将来要骑那匹白马。

ʃi　uʤidu　law　bəəʤiŋ　hotoŋdu　***əmə-ʤigəʃi.***
你　将来　肯定　北京　城 与　来 将来你
你将来肯定来北京城。

与此相关的例子还有 ga-ʤigaʃi“将来你要”、bʉʉ-ʤigөʃi“将来你给”、oo-ʤigoʃi“将来你做”等有许多。

（三）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ө/来表示。这些语法词缀是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本结构形式，它们是在没有接缀任何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前提下，以其原始语音结构类型使用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现出“将来他（她、它）”这一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tari　honnoriŋ　təʧʧi　uʤidu　udu(ŋ)ni　mʉʉ　***oo-ʤigo.***
那　黑的　云彩　将来　雨的　水　成将来它
那黑云将来会变成雨水。

mini　amiŋbi　tari　moriŋbo　ahiŋdu　***bʉʉ-ʤigo.***
我的　父亲我　那　马 把　哥哥与　给 将来他
父亲将来会把那匹马交给我哥哥的。

除此之外，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或/ʤigə/的使用实例有*tari adda-ʤiga*“他将来高兴”、*tari əməggi-ʤigə*“他将来回来”等。很有意思的是，在现代鄂温克语里，把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ө/中的 /iga/、/igə/、/igo/、/igө/ 等语音结构缩合为长元音 /aa/、/əə/、/oo/、/өө/，有时还发音成短元音a/、/ə/、/o/、/ө/等现象。这就是说，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ө/经过刚才提到的语音缩合式音变过程，就变成了/ʤaa/、/ʤəə/、/ʤoo/、/ʤөө/或/ʤa/、/ʤə/、/ʤo/、/ʤө/等。根据这一音变原理，我们把上述例句里举出的 ooʤigo“它将来成为”、bʉʉʤigө“他将来给”以及刚刚在这里提到***addaʤiga***“他将来高兴”、***əməggiʤigə***“他将来回来”等接缀有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均发音为ooʤoo、bʉʉʤөө、addaʤaa、əməggiʤəə或ooʤo、bʉʉʤө、addaʤa、əməggiʤə 等。依据调查资料，现在的鄂温克青少年，包括一些中年人说/ʤaa/、/ʤəə/、/ʤoo/、/ʤөө/或/ʤa/、/ʤə/、/ʤo/、/ʤө/的实例比较突出。

（四）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ʤigamuŋ/、/ʤigəmʉŋ/、/ʤigomuŋ/、/ʤigөmʉŋ/来表示。显而易见，这套语法词词缀是在/ʤiga/、/ʤigə/、/ʤigo/、/ʤigө/后面，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而构成。从而表示“将来我们”这一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例如：

bʉ　əduəmʉŋ　moo　ʤʉʉ　***ʤawa-ʤigamuŋ.***
我们 这里　一　木　屋　盖　将来我们
我们将来在这里盖一栋漂亮的木屋。

bʉ　uʤidu　bəəʤiŋ　hotoŋdu　***nini-ʤəmuŋ.***
我们　将来　北京　城 与　去 将来我们
我们将来要去北京城。

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omuŋ/或/ʤigөmʉŋ/的使用实例有ʤoono-ʤigomuŋ“我们将来思念”、bʉʉ-ʤigөmʉŋ“我们将来给”等。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现代鄂温克语的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muŋ/、/ʤigəmʉŋ/、/ʤigomuŋ/、/ʤigөmʉŋ/，也经过缩合式音变过程之后演变为/ʤaamuŋ/、/ʤəəmʉŋ/、/ʤoomuŋ/、/ʤөөmʉŋ/等。毫无疑问，这些语法词缀的/aa/、/əə/、/oo/、/өө/等长元音很显然属于原有语音结构形式 /iga/、/igə/、/igo/、/igө/的辅音/g/产生脱落的同时短元音/i/被后

续元音同化而出现的语音现象。它们的语音演变过程和原理应该是iga、igə、igo、igɵ＞ia、iə、io、iɵ＞aa、əə、oo、ɵɵ等。按照这一说法，我们把上例句子中出现的接缀有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的动词ʤawaʤigamuŋ“我们将来盖”、niniʤəmʉŋ“我们将来去”以及刚才提到的ʤoonoʤigomuŋ“我们将来思念”、bʉʉʤigɵmʉŋ“我们将来给”等，就可以说成是ʤawaʤaamuŋ、niniʤəəmʉŋ、ʤoonoʤoomuŋ、bʉʉʤɵɵmʉŋ等。而且，此类语音缩合现象的语法词缀，在具体语言中被使用得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将这些语法词缀中的长元音都发音成短元音，从而把/ʤaamuŋ/、/ʤəəmʉŋ/、/ʤoomuŋ/、/ʤɵɵmʉŋ/发音成/ʤamuŋ/、/ʤəmʉŋ/、/ʤomuŋ/、/ʤɵmʉŋ/等。

（五）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ʤigasuŋ/、/ʤigəsʉŋ/、/ʤigosuŋ/、/ʤigɵsʉŋ/。而且，它们是在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ɵ/后面，接缀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或/sʉŋ/而构成。语法词缀/ʤigasuŋ/、/ʤigəsʉŋ/、/ʤigosuŋ/、/ʤigɵsʉŋ/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将来你们”之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例如：

sʉ　tari　nandahaŋ　moo　ʤʉʉwʉ　ʉniim　***ga-ʤigasuŋ***.
你们　那　漂亮的　木　屋把　买　要 将来你们
你们将来要买那一栋漂亮的木屋。

sʉ　ajaʤi　bitig　tatikki　uʤidu　əddʉg　sujtaŋdu　***ii-ʤigəsuŋ***.
你们　好好　书　读　将来　大的　学校 与　入 将来你们
你们好好读书的话将来就能考入大学。

还如，有sʉ ***oo-ʤigosuŋ***“你们将来做”、sʉ ***buu-ʤigəsuŋ***“你们将来给”等。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suŋ/、/ʤigəsʉŋ/、/ʤigosuŋ/、/ʤigɵsʉŋ/，也同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样，在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往往被发音为/ʤaasuŋ/、/ʤəəsʉŋ/、/ʤoosuŋ/、/ʤɵɵsʉŋ/等。其中的长元音 /aa/、/əə/、/oo/、/ɵɵ/也属于经过 iga、igə、igo、igɵ＞ia、iə、io、iɵ ＞ aa、əə、oo、ɵɵ 的缩合式音变过程演化而来的产物。由此，有人就会把以上刚刚提到的gaʤigasuŋ“你们将来买”、iiʤigəsʉŋ“你们将来考入”、ooʤigosuŋ“你们将来做”、bʉʉʤigɵsʉŋ“你们将来给”等实例，说成是 gaʤaasuŋ、iiʤəəsʉŋ、ooʤoosuŋ、bʉʉʤɵɵsʉŋ 等。甚至，还出现把这些语法词缀中的长元音/aa/、/əə/、/oo/、/ɵɵ/发音成短元音/a/、/ə/、/o/、/ɵ/之现象。结果，把处于音变状态的将来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aasuŋ/、/ʤəəsʉŋ/、/ʤoosuŋ/、/ʤɵɵsʉŋ/发音成/ʤamuŋ/、/ʤəmʉŋ/、

/ʤomuŋ/、/ʤɵmʉŋ/等。

（六）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跟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一样，要用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ɵ/来表示。而且，该套语法词缀的形成情况和使用原理，也和前面谈到的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完全相同，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进行重复性说明和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体现在，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问题上。当然，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ɵ/使用于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句子里，那么它就自然要表示“将来他们（她们、它们）”的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的语法概念。例如：

tatʃʧil uʤidu mʉni oom buuso bajtadu ***adda-ʤiga***.
那 将来 我们的 办 给了的 事情与 感谢 将来他们
他们将来会感谢我们给他们办的事情。

talarni ʉrirə(ŋ)niŋ imiŋ dooni ʤəəŋgidədʉ ***nuuggi-ʤigɵ***.
他们的 村庄他们 伊敏 河的 东 在 搬迁 将来他们
他们的村庄将来要搬迁到伊敏河的东边。

除此之外的相关实例有tatʃʧil ***ʤoono-ʤigo***“将来他们思念”、talar ***buu-ʤigɵ***“他们将来给”等。再说，就像分析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音变现象时所阐述的内容一样，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ʤiga/、/ʤigə/、/ʤigo/、/ʤigɵ/也会出现 iga、igə、igo、igɵ > ia、iə、io、iɵ > aa、əə、oo、ɵɵ > a、ə、o、ɵ 等音变现象，从而被发音成/ʤaa/、/ʤəə/、/ʤoo/、/ʤɵɵ/或/ʤa/、/ʤə/、/ʤo/、/ʤɵ/等。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有单数和复数以及不同人称区别，同时均用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示。而且，所有语法词缀都是依据短元音/a/、/ə/、/o/、/ɵ/的四分法和谐原理组合而成。正因为如此，一定要严格按照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的基本要求来使用。还有，就像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有语音缩合式音变规律。根据实际调查资料，这些具有语音缩合式音变特征的语法词缀的使用率不断被提升，特别是中青年人以下的鄂温克人当中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再说，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将来时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ga/、/ʤigə/、/ʤigo/、/ʤigɵ/有可能是

将来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原始结构类型。然而，将来时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则属于在/ʤiga/、/ʤigə/、/ʤigo/、/ʤigɵ/后面，接缀单数或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或接缀单数或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产物。

四　陈述式过去时

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已经过去了的动作行为。而且，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样分有单数第一人称/su/、/sʉ/，第二人称/saʃi/、/səʃi/、/soʃi/、/sɵʃi/，第三人称/sa/、/sə/、/so/、/sɵ/；复数第一人称/samuŋ/、/səmʉŋ/、/somuŋ/、/sɵmʉŋ/，第二人称/sasuŋ/、/səsʉŋ/、/sosuŋ/、/sɵsʉŋ/，第三人称/sa/、/sə/、/so/、/sɵ/。其中，只有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sʉ/，是由两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其他语法词缀均属于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产物。因此，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时，一定要严格遵循不同结构类型的元音和谐原理的使用规则和要求。另外，过去时单数和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完全一致，均用语法词缀/sa/、/sə/、/so/、/sɵ/来表示。以下，结合实际情况，对于不同数形态变化和人称形态变化的动词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以及不同表现形式展开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su/、/sʉ/来表示。而且，依据元音和谐规律，把它们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bi　tinʉg　tari　doliŋ　gʉʉŋ　uliriŋ　akkiwa　***imo-su***.
我　昨天　那　半　瓶　红的　酒　把　喝　了我
我昨天喝了那半瓶红酒。

bi　nʉʧʧisɵ　ane　ɵggɵ　ʤʉʉdʉwi　nʉʉggim　***ii-sʉ***.
我　过去的　年　圆　房子里自己　搬　进了我
我去年搬进了自己的游牧包。

这两个例句中，接缀有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或/sʉ/的动词imosu和iisʉ，所表现出的是“喝了”和“进了”等已经过去了的动作行为。

（二）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用语法词缀/saʃi/、

/səʃi/、/soʃi/、/səʃi/来表示。这些语法词缀分别接缀于由四分法元音和谐原理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ʃi nuudawusa honiŋbi gələəm ***baha-saʃi*** gi?
你 丢失被了的 羊把自己 找 得到了你 吗
你找到了自己丢失了的羊了吗?

ʃi tinʉg ʃikkisa əkkiwi ilə bogdu ***loho-soʃi*** jəm?
你 昨天 洗了的 裤子把自己 哪 地在 挂 了你 呀
你把昨天洗好的衣服挂在什么地方了?

另外，与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ʃi/或/səʃi/有关的实例有ʃi ***əmə-saʃi*** gi“你来过吗”或译成“你来了吗”，ʃi ***guuru-səʃi*** gi“你明白了吗”等。再说，要是阐述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ʃi/、/səʃi/、/soʃi/、/səʃi/的形成原理的话，它们似乎是在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础型语音结构形式上面，或者说过去时单数或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ə/后面，接缀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而构成。

（三）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要用/sa/、/sə/、/so/、/sə/等语法词缀来表示。这套语法词缀也同样依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tari bəj naaŋ əmʉŋ tʉʉggʉ ***waa-sa***.
那个 人 又 一 狼 杀 了他
那个人又杀了一匹狼。

tari tinʉg bitig iʃitʃtʃi namattiwi ***tihiwu-sə***.
他 昨天 书 看完 泪 把自己 掉被 了他
他昨天看小说时流下了眼泪。

另外，与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或/sə/相关的实例有tari ***soŋo-so*** “他哭了”、tajja ***munu-sə*** “那已经发霉了”等。就如前面所说，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ə/是属于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本表现形式和手段。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过去时形态

变化现象的最原始的语法词缀系统。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其他语法词缀，都是在其后面接缀相关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派生出来的产物。

（四）陈述式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samuŋ/、/səmʉŋ/、/somuŋ/、/səmʉŋ/来表示。显而易见，它们也是由四个一组的四分法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实例。因此，要按照元音和谐现象所需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把它们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bʉ　nʉtʃtʃisə　əriŋdʉ　sʉt　moo　ʤʉʉdʉ　***təgə-səmʉŋ***.
我们　过去了的　岁月里　都　木　屋里　住了我们
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住过的都是木屋。

bʉ　ajittedu　ʉrni　ʉgigʉdədʉ　biʃir　sujtaŋdu　bitig　***tati-samuŋ***.
我们　过去　山的　上面与　在　学校里　书　读了我们
我们过去在山上的学校里读过书。

以上例句里没有涉及的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muŋ/、/səmʉŋ/的实例有，bʉ ***ommo-somuŋ***“我们已经忘了”、bʉ ***ʤugu-səmʉŋ***“我们已经搬走了”等。根据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muŋ/、/səmʉŋ/、/somuŋ/、/səmʉŋ/ 的构成情况来看，它们似乎属于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础型语音结构/sa/、/sə/、/so/、/sə/，同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ʉŋ/相结合的产物。

（五）陈述式过去时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uŋ/、/səsʉŋ/、/sosuŋ/、/səsʉŋ/来表示。在句子中，同样按照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把它们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时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所包含的语法意义。例如：

sʉ　tiŋaŋ　saaguʤiŋ　ane　ikkiŋ　moo　ʤʉʉ　***ʤawa-sasuŋ***　gi?
你们　去年　过那　年　新的　木　屋　盖　了你们　吗
你们前年盖了新的木屋吗？

sʉ　mʉni　huriga(ŋ)ni　ʉkkʉwʉ　ʤoham　***buu-səsuŋ***　gi?
你们　我们的　院子的　门　把　修理　给了你们　吗
你们给我们修理了院门了吗？

过去时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sʉŋ/和/sosuŋ/的实例有sʉ ***əmə-səsuŋ*** gi“你们来过了吗”，sʉ ***oo-sosuŋ*** gi“你们做过了吗”等。在这

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过去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sasuŋ/、/səsuŋ/、/sosuŋ/、/səsuŋ/，同样在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础结构类型的语音形式/sa/、/sə/、/so/、/sɵ/后面，根据元音和谐的相关规律接缀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sɯŋ/而构成的语法词缀系统。

（六）陈述式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同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词缀完全一样，也用/sa/、/sə/、/so/、/sɵ/表示其语法概念。不同之处就在于，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例如：

tatʃtʃil tari honnoriŋ atta moriŋbo ***ugu-so.***
他们 那 黑的 骏 马 把 骑了他们
他们骑过那匹黑骏马。

talar tiŋaŋ saaguʤiŋ ane mɯni ədɯ ***əmə-sə.***
他们 去年 过那 年 我们的 这里 来了他们
他们前年来过我们这里。

以下，表述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或/sɵ/的使用实例有：talar ***gojolo-so*** “她们打扮过了”，talar ***juugu-sɵ*** “他们拿出来过了”等。毫无疑问，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也跟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同，它们都属于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基础结构类型的语音形式。而且，在使用方面，也和过去时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完全一致。不同点就在于，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等，使用于以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为主体的句子里。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动词陈述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sɯ/，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ʃi/、/səʃi/、/soʃi/、/sɵʃi/，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muŋ/、/səmɯŋ/、/somuŋ/、/sɵmɯŋ/，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uŋ/、/səsɯŋ/、/sosuŋ/、/sɵsɯŋ/等，使用于由鼻辅音、边音等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其语法词缀首的舌尖中辅音/s/要产生舌叶送气音/ʧ/之音变。其结果，在那特定的语音环境和条件下，/su/、/sɯ/～/saʃi/、/səʃi/、/soʃi/、/sɵʃi/～/sa/、/sə/、/so/、/sɵ/～/samuŋ/、/səmɯŋ/、/somuŋ/、/sɵmɯŋ/～/sasuŋ/、/səsɯŋ/、/sosuŋ/、/sɵsɯŋ/，都被发音成/ʧu/、/ʧɯ/～/ʧaʃi/、/ʧəʃi/、/ʧoʃi/、/ʧɵʃi/～/ʧa/、/ʧə/、/ʧo/、/ʧɵ/～/ʧamuŋ/、/ʧəmɯŋ/、/ʧomuŋ/、

/ʧəmʉŋ/～/ʧasuŋ/、/ʧəsʉŋ/、/ʧosuŋ/、/ʧəsʉŋ/等。例如，taaŋ-ʧu“我拉过了”、gələəhəŋ-ʧʉ“我让找过了”、gaal-ʧa“（天）晴过了”、uduŋ-ʧo“（雨）下过了”、ədiŋ-ʧə“（风）吹过了”、gahaŋ-ʧamuŋ“我们让拿过了”、gʉggʉl-ʧəmʉŋ“我们出发了”、ʃihiŋ-ʧəsʉŋ“你们小便过了”、alehaŋ-ʧasuŋ“让你们生气了”等。

五　陈述式过去进行时

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过去进行时的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过去某一时间段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例如，mini tinʉg ninirdʉ ***aaʃiŋ-ʤisa***“昨天我去时他正在睡觉”这一句子里的句尾动词 aaʃiŋ-ʤisa 就是表示我昨天去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来着”之意。而且，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也均有特定表现形式，同时所有语法词缀都有元音和谐现象。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样有单数和复数以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之区别性特征。再说，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基本上都是在/ʤi/这一语音结构形式后面，接缀表示不同数和人称概念的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下面，系统展示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特征，及其它们同过去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间产生的结构原理：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 ➪ /ʤisu/、/ʤisʉ/ ＜ ʤi + -su、-sʉ（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二人称 ➪ /ʤisaʃi/、/ʤisəʃi/、/ʤisoʃi/、/ʤisəʃi/ ＜ ʤi + -saʃi、-səʃi、-soʃi、-səʃi（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语法词缀）

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 ➪ /ʤisa/、/ʤisə/、/ʤiso/、/ʤisə/ ＜ʤi + -sa、-sə、-so、-sə（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语法词缀）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 ➪ /ʤisamuŋ/、/ʤisəmʉŋ/、/ʤisomuŋ/、/ʤisəmʉŋ/ ＜ ʤi + -samuŋ、-səmʉŋ、-somuŋ、-səmʉŋ（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 ➪ /ʤisasuŋ/、/ʤisəsʉŋ/、/ʤisosuŋ/、/ʤisəsʉŋ/ ＜ ʤi + -sasuŋ、-səsʉŋ、-sosuŋ、-səsʉŋ（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三人称 ➪ /ʤisa/、/ʤisə/、/ʤiso/、/ʤisə/ ＜ ʤi + -sa、-sə、-so、-sə（过去时复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

从上面展示的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可以看出，它们的元音和谐现象和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中出现的四分法元音和谐情况基本一致，除了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由短元音/u/和/ʉ/的和谐原理组成之外，其他语法词缀均由短元音/a/、/ə/、/o/、/ɵ/的和谐规律组合而成。同时，在使用方面也和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以下，结合具体句子，对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使用关系、不同语法功能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一）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u/、/ʤisʉ/来表示。鄂温克语里这两个语法词缀，根据其元音和谐规律的要求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意义。例如：

bi tinʉg tarini əmər əriŋdʉ hɵɵməjə ***oo-ʤisu***.
我 昨天 他的 来的 时候 饭 把 做 着了我
昨天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做饭什么的来着。

bi ədʉ əmərdihi noogu ɵggɵ ʤuudʉ ***təgə-ʤisʉ***.
我 这 来 从 前 圆的 房子里 住 着了我
我到这里来之前住游牧包来着。

上面的两个句子里，接缀有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u/或/ʤisʉ/的动词 ooʤisu 和 təgəʤisʉ，主要表示的是 tinʉg“昨天”、noogu“以前”等过去特定时间里“我”在“做饭什么的来着”或“住在游牧包里来着”等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

（二）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ʤisaʃi/、/ʤisəʃi/、/ʤisoʃi/、/ʤisɵʃi/。这四个语法词缀，遵循其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的语法概念。例如：

ʃi tiŋaŋ əmʉŋ tʉgʉŋkʉ əri sʉʉŋbə ***təti-ʤisaʃi*** gi?
你 去年 一 冬 都 这 皮袍把 穿 着了你 吗
去年整个一冬天你都是穿这件皮袍来着吗？

ʃi tinʉg əddə ilə təggətʃʧi ***ʃikki-ʤisaʃi***?
你 昨天 早晨 哪里 衣服 洗 着了你
昨天早晨你在哪里洗衣服来着呀？

与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oʃi/或/ʤisəʃi/相关的实例有：ʃi tariwa ***ʤoono-ʤisoʃi*** gi“那时你正在想他来着吗”，ʃi əmmədʉ ***buu-ʤisəʃi*** gi“在那时你正在给妈妈来着吗”等。可以看出，上面的例句中出现的接缀有语法词缀/ʤisəʃi/和/ʤisaʃi/的动词tətiʤisəʃi、ʃikkiʤisaʃi以及接缀有语法词缀/ʤisoʃi/和/ʤisəʃi/的动词ʤoonoʤisoʃi、bʉʉʤisəʃi等，均表现出了句子主体“你”在“去年冬天”、“昨天早晨”、“过去的那一时间”等过去特定时间段里进行的“穿皮袍来着”、“洗衣服来着”、“想他来着”、“给妈妈来着”等动作行为。

（三）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由/ʤisa/、/ʤisə/、/ʤiso/、/ʤisə/等语法词缀表示。它们也是按照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tari　bəj　tari　inig　honiŋ　***waa-ʤisa***　ʃiŋʤə.
那　人　那　天　羊　杀着了他　是
那个人那天正好杀羊来着。

tari　tinʉg　bitig　iʃitʃʧi　namattiwi　***tihiwu-ʤisə***.
她　昨天　书　看完　泪把自己　掉被了她
她昨天看书时掉眼泪来着。

关于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o/或/ʤisə/的实例有，tari tinʉg ***soŋo-ʤiso*** “她昨天哭来着”、tari əriŋdʉ moriŋ hurigaŋdihi ***juu-ʤisə*** “那时候马从马圈里往外走来着”等。上述例句和短句里出现的接缀有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ə/的动词waaʤisa、tihiwʉʤisə、soŋoʤiso、juuʤisə所表现出的是，作为句子的主体“那人”、“她”、“他”、“马”在过去的特定时间“那天”、“昨天”、“那时候”正在进行的“杀羊来着”、“掉眼泪来着”、“哭来着”、“往外走来着”等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四）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muŋ/、/ʤisəmʉŋ/、/ʤisomuŋ/、/ʤisəmʉŋ/来表示。毫无疑问，这套语法词缀也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bʉ　nʉtʃʧisə　əmʉŋ　beegadu　sʉt　moo　ʤuudʉ　***təgə-ʤisəmuŋ***.
我们 过去的　一　月　里　都　木　屋 里　住　着了我们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都住在木屋里来着。

bʉ ajittedu hədəni sujtaŋdu bitig ***tati-ʤisamuŋ***.
我们 过去在 草原的 学校 里 书 读 着了我们
我们过去是在草原上的学校里读书来着。

除此之外，以上例句里没有涉及的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omuŋ/、/ʤisəmʉŋ/的使用情况是：tari əriŋdʉ bʉ ***gojolo-ʤisomuŋ*** "那时我们正在打扮来着"、tari əriŋdʉ bʉ jag ***juu-ʤisəmuŋ*** "那时我们正在往外走来着"等。这些例句和短句里，接缀有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əmʉŋ/、/ʤisamuŋ/以及/ʤisəmʉŋ/、/ʤisomuŋ/的动词təgəʤisəmʉŋ、tatiʤisamuŋ与gojoloʤisomuŋ、juuʤisəmʉŋ等表示的，是在过去特定时间"过去的那个月"、"过去"、"那时候"句子主体"我们"进行的"住木屋来着"、"读书来着"、"打扮来着"、"往外走来着"等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五）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suŋ/、/ʤisəsʉŋ/、/ʤisosuŋ/、/ʤisəsʉŋ/来表示。在句子里，它们依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的基本要求和条件，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sʉ tiŋaŋ saaguʤiŋ ane ikkiŋ ʤuu ***ʤawa-ʤisasuŋ*** gi?
你们 去年 过那 年 新的 房子 盖 着了你们 吧
你们前年盖新房子来着吧？

tarini əmərdʉ sʉ moriŋ təggəəŋʤi moo ***ʤugu-ʤisəsuŋ*** gi?
他的 来 时 你们 马 车 用 木材 搬运 着了你们 呀
他来的时候你们是否正在用马车搬运木材来着呀？

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əsʉŋ/和/ʤisosuŋ/的使用实例有：sʉ tari əriŋdʉ ədʉ ***əmə-ʤisəsuŋ*** gi "你们那时正在向这边来着吗"，sʉ tinʉg ohoŋ ***oo-ʤisosuŋ*** "你们昨天干什么来着"等。上述例句和简单句里，接缀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suŋ/、/ʤisəsʉŋ/、/ʤisəsʉŋ/、/ʤisosuŋ/的动词ʤawaʤisasuŋ、ʤuguʤisəsʉŋ、əməʤisəsʉŋ、ooʤisosuŋ等表现出的是，在过去的特定时间"前年"、"他来的时候"、"那时"、"昨天"，作为句子主体"你们"所进行的"盖新房子

来着”、“用马车搬运木材来着”、“向这边来来着”、“干什么来着”等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六）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同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语法词缀完全一样，也用/ʤisa/、/ʤisə/、/ʤiso/、/ʤisɵ/表示其语法概念。区别它们所表现出的不同的语法概念，就看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单数第三人称代词还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语句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时，过去进行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ɵ/才能表示复数语法意义。例如：

tatʃʧil　tinʉg　tari　goddo　ʉrwʉ　***tʉttugə-ʤisə***.
他们　昨天　那　高的　山把　登 着了他们
他们昨天攀登那座高山来着。

talar　tiŋaŋ　saaguʤiŋ　ane　mʉni　ədʉ　gəbbə　***oo-ʤiso***.
他们　去年　过那　年　我们的　这里　劳动　做 着了他们
他们前年在我们这里打工来着。

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a/或/ʤisɵ/的使用实例有：talar mʉniwɵ ***alaaʃi-ʤisa***“那时他们正在等我来着”，talar tinʉg bokkoŋdu ***muggu-ʤisɵ***“他们昨天给佛磕头来着”等。可以看出，上述例句和短句里，接缀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sə/、/ʤiso/、/ʤisa/、/ʤisɵ/的动词tʉttʉgəʤisə、ooʤiso、alaaʃiʤisa、mʉggʉʤisɵ等表现出的是，句子主体“他们”在过去特定时间“昨天”、“前年”、“那时”正在进行的“攀登高山来着”、“打工来着”、“等待来着”、“磕头来着”等过去进行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鄂温克语动词陈述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类型、词缀系统、使用规律、语法功能等。就像前面谈到的那样，动词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不仅能够表示单数和复数的语法概念，同时还有区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语法功能。并且，均有约定俗成的语法词缀。例如，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ʤisu/、/ʤisʉ/，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ʤisaʃi/、/ʤisəʃi/、/ʤisoʃi/、/ʤisɵʃi/，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ʤisa/、/ʤisə/、/ʤiso/、/ʤisɵ/，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ʤisamuŋ/、/ʤisəmʉŋ/、/ʤisomuŋ/、/ʤisɵmʉŋ/，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ʤisasuŋ/、/ʤisəsʉŋ/、/ʤisosuŋ/、/ʤisɵsʉŋ/等。其中，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

语法词缀/ʤisa/、/ʤisə/、/ʤiso/、/ʤisɵ/，被认为是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的原始结构类型，而过去进行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以及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是在/ʤisa/、/ʤisə/、/ʤiso/、/ʤisɵ/后面，根据元音和谐规律的相关要求和条件，分别接缀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产物。

再说，陈述式过去进行时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虽然均有元音和谐现象，但是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以短元音/u/、/ʉ/的和谐原理为主构成的。除此之外的语法词缀都是以短元音/a/、/ə/、/o/、/ɵ/的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元音和谐方面出现了一些异同现象，所以具体使用这些语法词缀时一定要遵循所需的元音和谐原理。

概而言之，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形态变化系统中，表现出的不同时间和人称概念的语法词缀十分丰富，从而展示了一个非常严谨而细腻、全面而完整、层次分明而表述精确的形态变化语法规则和复杂多变的思维世界。它的整体结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远远超越了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其他形态变化现象及其表现形式或手段。就如上面的分析中所论述的那样，根据陈述式复杂多变的形态变化现象表现出的极其丰富的语法内涵，我们（1）首先，可以分类出现在时、现在将来时、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五种不同时间概念的语法结构系统；（2）接着，按照那些语法词缀所包含的不同数形态变化的语法内涵，分类出单数和复数两大类形态变化结构类型；（3）最后，依据那些形态变化现象表现出的不同人称概念，进一步分类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种结构类型的语法词缀。

另外，经过上面的系统阐述，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鄂温克语动词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体系中，不同语法概念均用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示。其中，除了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以及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没有元音和谐现象之外，其他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有元音和谐结构特征。不过，像现在时、现在将来时的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的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属于由短元音/u/和/ʉ/的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产物；像现在时、现在将来时的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的除了单数第一人称之外的其他单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都是以短元音/a/、/ə/、/o/、/ɵ/的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实例。所以，使用这些语法词缀时，必须严格按照元音和谐规律之要求：（1）由短元音/u/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阳性元音

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2）由短元音/ʉ/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阴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3）由短元音/a/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阳性短元音/a/和长元音/aa/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或接缀由中性元音构成的相关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4）由短元音/ə/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阴性元音/ə/和长元音/əə/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或由中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5）由短元音/o/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阳性短元音/o/、/ʊ/及和长元音/oo/、/uu/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6）由短元音/ɵ/为主构成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以阴性短元音/ɵ/、/ʉ/及和长元音/ɵɵ/、/ʉʉ/为中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现代鄂温克语里，由短元音/o/或/ɵ/的和谐原理构成的语法词缀的使用率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由短元音/a/和/ə/的和谐形式组合而成的语法词缀。由此，从另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现代鄂温克语里出现的日趋严重的词尾音弱化、脱落、变迁现象。

再说，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或手段里，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基本上都相同，均用同一套语法词缀表示不同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区别它们在数形态变化方面表现出的不同语法含义，主要看句子主体是单数第三人称代词还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更为重要的是，陈述式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的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被认为是原始性结构类型，或者是最基本的结构类型等。进而认为，像陈述式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的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是在原始性结构类型的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面接缀不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产物。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要看经过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之后拿出的科学结论。

第四节　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动词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含有期盼、渴望、祈求内涵的动作行为。而且，有着表示不同数形态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词缀系统。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相关调查资料，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都是按照短元音/a/、/ə/、/o/、/ɵ/四个一组的和谐规律组合而成。甚至，有的语法词缀首辅音，还出现语音交替式音变现象。请看以下整体展示的，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分类情况以及相关结构特征：

单数第一人称 ➪ /gare/、/gəre/、/gore/、/gɵre/

单数第二人称 ➪ /ha/、/hə/、/ho/、/hɵ/
/ka/、/kə/、/ko/、/kɵ/
单数第三人称 ➪ /gane/、/gəne/、/gone/、/gɵne/
复数第一人称 ➪ /gatmuŋ/、/gətmʉŋ/、/gotmuŋ/、/gɵtmʉŋ/
/katmuŋ/、/kətmʉŋ/、/kotmuŋ/、/kɵtmʉŋ/
复数第二人称 ➪ /haldone/、/həldɵne/、/holdone/、/hɵldɵne/
/kaldone/、/kəldɵne/、/koldone/、/kɵldɵne/
复数第三人称 ➪ /gane/、/gəne/、/gone/、/gɵne/

动词祈求式的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不同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现出人和人、人和物间产生的各种祈求关系。下面，结合实例，具体讨论鄂温克语动词祈求式的形态变化现象。同时，对于这些语法词缀在句中表现出的不同数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一 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

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意义，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e/、/gəre/、/gore/、/gɵre/来表示。这些语法词缀，遵循四分法元音和谐原理，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bi timaaʃiŋ əri moriŋʤi ahiŋdala ***nini-gəre***.
我 明天 这 马 用 哥 在 去 吧我
我明天骑这匹马去哥哥家吧。

bi əri inig hotʃtʃodihi ikkiŋ təggətʃtʃi ***ga-gare***.
我 这 天 商场 从 新的 衣服 买吧我
我想今天从商场买新衣服。

除此之外，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ore/、/gɵre/在句中使用的具体实例有：bi hɵɵmɵ ***oo-gore*** “请让我做饭吧”，bi addarwa ***ʤugu-gɵre*** “请让我搬运箱子吧”等。上面例句及短句中，接缀有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e/、/gəre/、/gore/、/gɵre/的动词 ninigəre、gagare、oogore、ʤugugɵre 等，表示的是作为句子主体的“我”所发出的“祈求骑那匹马去哥哥家”、“渴望买新衣服”、“请求做饭”、“希望搬运箱子”等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义内涵。

另外，在鄂温克语里，强调指出“我”的某种愿望和祈求时，常常使用/gte/这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bi ʤuu-dihi ***əmə-gte*** “我希望从家里来”。该句中，表现出动作主体“我”强调提出的“从家里来”这一希望和祈求。

二　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

动词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要用/ha/、/hə/、/ho/、/hɵ/～/ka/、/kə/、/ko/、/kɵ/等四个一组的两套语法词缀表示。可以看出，这些语法词缀不仅有短元音/a/、/ə/、/o/、/ɵ/的和谐现象，同时还有词缀首辅音/h/与/k/的交替内容。所以，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具体使用时，不仅要遵循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同时也要遵守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条件和要求。这就是说，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kə/、/ko/、/kɵ/，根据辅音交替现象所需的基本原理，要接缀于由鼻辅音或舌尖中辅音/l/等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除此之外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均可以使用语法词缀/ha/、/hə/、/ho/、/hɵ/。动词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hə/、/ho/、/hɵ/～/ka/、/kə/、/ko/、/kɵ/等，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说话人对于“你”要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发出的渴望、期盼和祈求等语法内涵。

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hə/、/ho/、/hɵ/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

ʃi　minidu　əri　unugunjbu　***sagaldi-ha***.
你　我的给　这　乳牛 把　挤奶　把你
请你帮助我给这头乳牛挤奶吧。

ʃi　timaaʃiŋ　əri　giltariŋ　moriŋbo　***ugu-ho***.
我　明天　这　白的　马　把　骑 吧我
请你明天骑这匹白马吧。

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kə/、/ko/、/kɵ/在句子中使用情况：

ʃi　iisalni　guunjbi　***ʤuhahaŋ-ka***.
你　眼睛的 玻璃把自己　修理让　吧你
请你把自己的眼睛片让别人修理一下吧。

ʃi əri əddə əddəhəjə ʤuudihi ***gugggul-kə.***
你 这 早晨 早点 家 从 动身 吧你
希望你今天早晨早点从家里动身。

上面的句子里没有涉及的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hə/以及/kə/、/ko/的使用实例有：ʃi ***əmə-hə*** “请你来吧”；ʃi ***buu-hə*** “请你给吧”；ʃi ***ʃihiŋ-kə*** “请你小便吧”；ʃi ***nohoŋ-ko*** “请你亲嘴吧”等。从这些实例，我们完全能够了解到，鄂温克语动词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所表现出的是说话人祈求、盼望、希望“你”要施事“修理眼睛片”、“早点动身”、“来”、“给”、“小便”、“亲嘴”等动作行为的语法概念。另外，在包含有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语法内涵的句子末尾，还经常使用语气词 gə “吧”等。例如，ʃi ***imo-ho*** gə “请你喝吧”等。以此，强调说话者对于“你”的某一动作行为提出的更加强烈的渴求或希望。

三 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

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gane/、/gəne/、/gone/、/gəne/来表示。这些语法词缀，同样按照元音和谐原理，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例如：

tari məəni bitigwi ***əəri-gəne.***
他 自己的 书把自己的 读 吧他
请让他自己读书吧。

əmmə əri ore gorol həəmə ***oo-gone.***
妈妈 这 晚 面粉 饭 做 吧她
今晚请让妈妈做面条吧。

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ne/或/gəne/的使用实例有：tari ***ʤaaŋda-gane*** “请她唱歌吧”，tari ***ʤugu-gəne*** “请他搬运吧”等。另外，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的这些语法词缀，也使用于说话人对于某一事物表现出的某种希望、祈求的语句里。例如，bog ***gaal-gane*** “渴望天晴”，uduŋ ***uduŋ-gone*** “希望下雨”，orooŋsol ***əməggi-gəne*** “祈求驯鹿群回来”，ninihin ***juu-gəne*** “希望狗从屋子里出去”等。不过，我们在进行调查时发现，现代鄂温克语里将语法词缀/gane/、/gəne/、/gone/、/gəne/发音成/gine/的现象也

有不少，尤其是青少年几乎把上面的例句或短句里出现的 əərigəne“请他读吧”、oogone“请她做吧”、ʤaaŋdagane“请她唱吧”、ʤugugəne“请他搬运吧”、gaalgane“请天晴吧”、uduŋgone“请下雨吧”、əməggigəne“请回来吧”、juugəne“请出去吧”等，均说成是 əərigine、oogine、ʤaaŋdagine、ʤugugine、gaalgine、uduŋgine、əməggigine、juugine等。

四　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

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主要用语法词缀/gatmuŋ/、/gətmuŋ/、/gotmuŋ/、/gətmuŋ/来表示。很显然，这套语法词缀是由短元音/a/、/ə/、/o/、/ə/的和谐原理组成的语音结构形式/gat/、/gət/、/got/、/gət/后面接缀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muŋ/而构成。它们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作为句子主体的“我们”或“咱们”施事的某一含有祈求或希望内涵的动作行为。例如：

miti　tajja　luggiʤir　togwo　***ʃiigu-gətmuŋ***.
咱们　那　燃烧的　火 把　熄灭　吧咱们
咱们熄灭那燃烧的火吧。

bu　sunidulə　moriŋ　paarʤi　***anelana-gatmuŋ***.
我们 你们与在　马　爬犁用　拜年去　吧我们
我们用马爬犁去你们家拜年吧。

关于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otmuŋ/或/gətmuŋ/的用例有：ʤoldo-gotmuŋ“我们扔掉吧”、buu-gətmuŋ“我们给吧”等。可以说，上面提到的ʃiigugətmuŋ“咱们熄灭吧”、anelanagatmuŋ“我们去拜年吧”、ʤoldogotmuŋ“我们扔掉吧”、buugətmuŋ“我们给吧”等，都表现出了“我们”对于将要施事“熄灭”、“去拜年”、“扔掉”、“给”等动作行为给予的希望或祈求。

与此相关，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也经常用语法词缀/ktamuŋ/、/ktəmuŋ/、/ktomuŋ/、/ktəmuŋ/表示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语法概念的现象。例如：

əri　baraaŋ　girandasalwa　saaʃigi　***ʤoldo-ktomuŋ***.
我们　多　骨头　那边　扔　吧 我们
我们把这些骨头扔到那边吧。

bʉ huriga(ŋ)ni ammawa ***tiri-ktəmuŋ***.
我们 院子 的 门 把 关 吧我们
让我们关院子的门吧。

不过，在现代鄂温克语中，使用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otmuŋ/、/gətmʉŋ/或/ktomuŋ/、/ktəmʉŋ/的概率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gatmuŋ/、/gətmʉŋ/或/ktemʉŋ/、/ktemuŋ/等。例如，现在的中青年以下的鄂温克人将 ʤoldogotmuŋ“我们扔掉吧”、bʉʉgətmʉŋ“我们给吧”、ooktomuŋ“我们做吧”、gʉggʉlktəmʉŋ“我们动身吧”等均说成 ʤoldogatmuŋ、bʉʉgətmʉŋ、ooktemuŋ、gʉggʉlktemʉŋ 等。很有意思的是，在现代鄂温克语里，有时也用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e/、/gəre/、/gore/、/gəre/，表示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例如：

bʉ tʉgʃeeldʉ ***ugiinə-gəre***.
我们 冬营地与 玩去 吧我们
请让我们到冬营地去玩吧。

还如，有 bʉ ***buu-gəre***“请让我们给吧”，bʉ ***dooldi-gore***“请让我们听吧”，bʉ ***aaʃiŋ-gare***“我们睡觉吧”等。在句子里，要分清祈求式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e/、/gəre/、/gore/、/gəre/，表示的是单数还是复数语法概念，主要看作为动作行为主体的主语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bi“我”还是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bʉ“我们”等。不过，相比之下，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使用于表示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之实例不是太多。我们只是说，这种现象也存在。

五 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

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有/haldone/、/həldəne/、/holdone/、/həldəne/等。这套语法词缀按照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缀接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说话人对于“你们”要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寄予的祈求或希望。例如：

sʉ əri giltariŋ moriŋbo ***gə-haldone***.
你们 这 白的 马 把 买 吧你们
请你们买这匹白马吧。

sʉ　adini　tari　lah　orondodihi　***əwə-həldəne***.
你们　几个　那　炕　上　从　下来吧你们
请你们几位从那炕上下来吧。

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oldone/、/həldəne/使用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实例有：sʉ ***doolo-holdone***“请你们唱歌吧”，sʉ ***juu-həldəne***“请你们起床吧”等。另外，/haldone/、/həldəne/、/holdone/、/həldəne/接缀于由鼻辅音/ŋ/、/n/或舌尖中辅音/l/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根后面时，词缀首辅音/h/要产生/k/音变。从而，被发音成/kaldone/、/kəldəne/、/koldone/、/kəldəne/等。例如：

sʉ　tʉllə　jʉʉtʃʧi　daŋga　***taaŋ-kaldone***.
你们　外面　出完　烟　抽　吧你们
请你们到外面去抽烟吧。

sʉ　timaaʃiŋ　əddəni　nadan　sagdu　ʤʉʉdihi　***guggul-kəldəne***.
你们　明天　早晨的　七　点在　家 从　出发　吧你们
请你们明天早晨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吧。

以上提到的接缀有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done/、/həldəne/、/holdone/、/həldəne/以及/kaldone/、/kəldəne/的动词 gahaldone、əwəhəldəne、dooloholdone、jʉʉhəldəne、taaŋkaldone、gʉggʉlkəldəne 等，表现出了说话人对于句子主体“你们”要施事的“买”、“下来”、“唱歌”、“起床”、“吸烟”、“出发”等动作行为寄予的希望和祈求。不过，现在的中青年以下的鄂温克人的口语里，使用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oldone/、/həldəne/或/koldone/、/kəldəne/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haldone/、/həldəne/～/kaldone/、/kəldəne/等。例如，dooloholdone（doolo-holdone）“请你们唱歌吧”、jʉʉhəldəne（jʉʉ-həldəne）“请你们起床吧”、oohoŋkoldone（oohoŋ-koldone）“请你们让他们做吧”、gʉggʉlkəldəne（gʉggʉl-kəldəne）“请你们出发吧”等，均发音成 doolo-haldone、jʉʉ-həldəne、oohoŋ-kaldone、gʉggʉl-kəldəne 等。

六　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

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完全一样，也用/gane/、/gəne/、/gone/、/gəne/表示其语法概念。但是，被认定为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gane/、

/gəne/、/gone/、/gөne/，必须使用于动作性行为的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的句子里，从而表示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

tatʃtʃil əri baraaŋ buʤir taŋgurwu ***ʃikki-gane***.
他们 这 多 脏的 碗 把 洗 吧他们
请让他们洗这些脏碗吧。

talar məəni ~~ur~~ulsulwəl ***iʃi-gəne***.
她们 自己的 孩子们把自己 照看让他们
请让她们自己照看孩子们吧。

另外，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one/或/gөne/使用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实例有：talar ***gojolo-gone*** “请她们好好打扮吧”，talar ***guggul-gөne*** “请他们出发吧”等。可以看出，这里提到的接缀有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ne/、/gəne/、/gone/、/gөne/的动词ʃikkigane、iʃigəne、gojologone、~~gug~~gulgөne等表示的，是对于句子主体“他们”或“她们”要施事的“洗”、“照看”、“打扮”、“出发”等动作行为寄予的希望和祈求。再说，在鄂温克语口语里，这套语法词缀也常发音成/gine/。

总之，鄂温克语动词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包含有祈求、期盼、希望内涵的动作行为。而且，这些语法词缀均由短元音/a/、/ə/、/o/、/ө/的四分法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其中，像单数第二人称和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还要产生词缀首辅音的语音交替现象。再说，这些语法词缀，不仅能够表现出单数和复数之语法意义，同时还具备区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之语法功能。由于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以及它们的形成原理都比较复杂，所以很难一概而论。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或讨论可以看出，这些语法词缀的构成音素中均有/ga/、/gə/、/go/、/gө/～/ha/、/hə/、/ho/、/hө/ ＞ /ka/、/kə/、/ko/、/kө/这一特定语音结构形式。其中的/ka/、/kə/、/ko/、/kө/有可能是属于/ha/、/hə/、/ho/、/hө/的音变形式。那么，/ha/、/hə/、/ho/、/hө/是否属于/ga/、/gə/、/go/、/gө/的另类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否来源于/ga/、/gə/、/go/、/gө/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ga/、/gə/、/go/、/gө/有可能是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的最早表现形式。而/ga/、/gə/、/go/、/gө/后面出现的语音形式或许是后来陆续增加的产物。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现代鄂温克语口语里，由短元音/o/和/ө/的和谐原理构成的语法词缀的使用率不断下降，甚至在中青年人以下的口语里很少被使用。

第五节　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在命令口气下具体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而且，其语法词缀可以表示数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同时也有区别不同人称的语法功能。请看下面，对于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及其表现形式整体展示内容：

单数第一人称 ➪ /gar/、/gər/、/gor/、/gər/
单数第二人称 ➪ /h/
单数第三人称 ➪ /giŋ/
复数第一人称 ➪ /gar/、/gər/、/gor/、/gər/
复数第二人称 ➪ /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
/kaldoŋ/、/kəldəŋ/、/koldoŋ/、/kəldəŋ/
复数第三人称 ➪ /giŋ/

从以上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及其分类情况不难看出，它们都跟祈求式的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十分密切的结构关系。甚至可以说，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来源于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它们往往是利用省略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末尾的元音音素之手段，构建表示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词缀系统。有所不同的是，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用/gatmuŋ/、/gətmʉŋ/、/gotmuŋ/、/gətmʉŋ/等语法词缀来表示，而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同样用单数第一人称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表示。另外，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ne/、/gəne/、/gone/、/gəne/以及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done/、/həldəne/、/holdone/、/həldəne/～/kaldone/、/kəldəne/、/koldone/、/kəldəne/等的末尾短元音被省略而充当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时，由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转换而来的命令式词缀/haldon/、/həldən/、/holdon/、/həldən/以及/kaldon/、/kəldən/、/koldon/、/kəldən/等的末尾鼻辅音/n/要产生/ŋ/音变，从而变成/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koldoŋ/、/kəldəŋ/等包含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内涵的词缀系统。

再说，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里，只有单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以及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koldoŋ/、/kəldəŋ/是由四个一组的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其他语法词缀都没有元音和谐现象。

下面，结合实际句子，对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

构内容、表现形式、使用特征、语法功能以及通过形态变化手段所指含的不同数和不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展开全面分析和探讨。

一 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

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要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来表示。这套语法词缀，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现出动作主体“我”命令他人允许自己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概念。例如：

bi əri ʤadda mooni latʃtʃiwa ***ga-gar***!
我 这 松 树的 叶 把 要吧我
我要这棵松树的叶子吧！

bi əri adi nisuhuŋ oroonbo ***iggi-gər***.
我 这 几个 小的 驯鹿把 饲养吧我
我饲养这几头小驯鹿吧！

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or/或/gər/的使用实例有：bi ***ʤoldo-gor***“我扔吧”，bi ***buu-gər***“我给吧”等。不难看出，这些例句和短句里使用的接缀有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的动词 gagar、iggigər、ʤoldogor、buugər等表现出的是，作为句子主体“我”跟“要”、“饲养”、“扔”、“给”等动作行为之间产生的命令式语法关系。另外，语法词缀/gor/和/gər/也常被发音成/gar/或/gər/。例如，一些人就把ʤoldogor与buugər等，发音成ʤoldogar和buugər等。

二 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

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比较简单，它是用单一形式的小舌辅音/h/构成。该语法词缀可以接缀于任何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说话人命令“你”去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意义。例如：

ʃi məəni gəbbəwi ajaʤi ***oo-h***!
你 自己的 活儿自己的 好好 做吧你
你要好好做自己的活儿！

ʃi amakkaŋ uguʤir moriŋ oroonʤdihi ***əwə-h***!
你 赶紧 骑的 马 上面 从 下来吧你

你赶紧从骑着的马背上下来!

不过，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出现于由鼻辅音、舌面中辅音/l/结尾的动词词根及词干后面时，往往要产生/k/音变。也就是说，这时的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用/k/的形式出现。例如：

ʃi　bitig　iʃir　əriŋbi　nandahaŋʤi　***molaŋ-k***!
你　书　读 时间把自己的　好好　珍惜 吧你
你要好好珍惜读书的时光!

ʃi　timaaʃiŋ　əddə　nadan　sagdu　***guggul-k***.
你　明天　早晨　七　点 在　出发 吧你
你明天早晨七点出发吧!

以上四个句子里，接缀有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以及/k/的动词ooh、əwəh、molaŋk、gʉggʉlk 等表示的，是说话人命令动作主体的“你”要“做”、“下来”、“珍惜”、“出发”等动作行为的语法关系。而且，根据实地调查语法资料，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和/k/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其中，/h/的使用率要远远超过/k/的使用率。

三　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

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用语法词缀/giŋ/来表示。在句子里/giŋ/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命令动作主体的“他”、“她”、“它”去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例如：

tari　dashalwi　məənihəŋ　***oo-giŋ***!
他　作业把自己　自己　做 吧他
让他自己的作业自己写!

tajja　ərʉ　ninihin　amakkaŋ　ədʉhi　goro　***ʉli-giŋ***!
那　恶　狗　赶快　这里　远　走 吧它
让那恶狗赶快远离这里!

上述句子中，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iŋ/，接缀于动词词根 oo-“做”、ʉli-“走”的后面，从而构成 oogiŋ、ʉligiŋ 等含有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语法概念的动词结构。这两个动词，主要表示句子主体“他”

跟“写作业”、“恶狗”与“赶紧走开”等动作行为之间产生的命令式语法关系。

四 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

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也和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样用/gar/、/gər/、/gor/、/gər/来表示。而且，其使用特征也完全类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所谓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要使用于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或“咱们”的句子里，从而表现出动作主体命令他人允许“我们”或“咱们”去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概念。例如：

bu dʒuudu eʃethi noogu moriŋdihi ***əwu-gər***!
我们 家里 到比 以前 马 从 下来 吧我们
我们到家之前就下马吧！

miti honiŋbol hurigaŋdu ***huri-gar***!
咱们 羊把咱们 圈子 里 圈 吧咱们
咱们把羊群圈在羊圈里吧！

另外，还有əʃi bu gəbbəwəl ***oo-gor***“现在我们干活”，bu urdu ***juu-gər***“我们去上山”等。在上面提到的接缀有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ər/、/gar/、/gor/、/gər/的动词 əwugər、hurigar、oogor、juugər 等所表现出的是，句子主体“我们”或“咱们”施事的“下来”、“圈起来”、“做”、“上去”等动作行为里包含的命令意义。

五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为/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keldəŋ/、/koldoŋ/等。可以看出，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比较复杂。其中，不仅包含有短元音/a/、/ə/、/ə/、/o/的元音和谐现象，而且还包含语法词缀首辅音/h/和/k/的交替关系。所以，在具体使用这些语法词缀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其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辅音交替现象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这些语法词缀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表现出说话人命令“你们”去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意义。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元音结尾或由鼻辅音、

舌尖中辅音/l/之外的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　uliriŋ　akki　***ga-haldoŋ***!
你们　红　酒　买 吧你们
你们买红酒吧！

sʉ　əri　inig　ʉrni　bəjʉdʉ　***juu-həldəŋ***.
你们 这　天　山的　猎物　去 吧你们
你们今天到山上去狩猎吧！

sʉ　bogdani　ʤʉlidədʉ　ninitʃʧi　***əŋənt-həldəŋ***.
你们　天子　前　去　跪下 吧你们
你们去天子面前跪下吧！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aldoŋ/、/kəldəŋ/、/kəldəŋ/、/koldoŋ/，遵循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鼻辅音或舌尖中辅音/l/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例如：

sʉ　tʉllə　jʉʉtʃʧi　daŋga　***taaŋ-kaldoŋ***!
你们 外面　出去　烟　抽 吧你们
你们到外面去抽烟吧！

sʉ　əri　əddə　niŋʉŋ　sagdu　ʤʉʉdihi　***guggul-kəldəŋ***!
你们 这　早　六　点　家 从　出发 吧你们
你们今天早晨六点钟从家里出发吧！

以上句子里没有涉及的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oldoŋ/以及/kəldəŋ/、/koldoŋ/等的实例有：sʉ ***dooldi-holdoŋ***“你们听吧”，sʉ doowo ***ədil-kəldəŋ***“你们渡河吧”，sʉ ***oohoŋ-koldoŋ***“你们让做吧”等。这些例句和短句里，接缀有语法词缀/həldəŋ/、/haldoŋ/、/həldə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holdoŋ/、/kəldəŋ/、/koldoŋ/的动词 gahaldoŋ、jʉʉhəldəŋ、əŋənthəldəŋ、taaŋkaldoŋ、gʉggʉlkəldəŋ、dooldiholdoŋ、ədilkəldəŋ、oohoŋkoldoŋ 等，表现出说话人命令“你们”施事“买”、“去”、“跪下”、“抽烟”、“出发”、“听”、“渡”、“做”等动作行为的语法关系。

六　命令式复数第三人称

命令式复数第三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和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

形态变化现象相同，用/giŋ/这一语音结构形式来表示其语法概念。不同之处就在于，表示命令式复数第三人称语法含义时，/giŋ/使用于由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他们”、“她们”、“它们”等充当句子主体的语句里。例如：

tatʃtʃil　əri　ʉhʉr　təggəəŋʤi　heen　***ʤugu-giŋ***!
他们　这　牛　车　用　草料　运输 吧他们
他们用这辆牛车拉运草料吧！

另外，在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里，还有表示禁止命令概念的语法词缀/r/、/d/、/n/等。这些语法词缀根据其使用原理，分别接缀于不同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说话人用命令口气禁止他人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概念。而且，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的使用特征和原理，同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aŋ/、/naŋ/、/daŋ/的使用条件和要求完全一致。所以，要想弄清它们的使用关系，请参阅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分析内容。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鄂温克语表示禁止命令的句子里，一定要使用由 ə-“不要”、“别”、“甭”构成的一套否定助动词。不过，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接缀的词缀系统要跟句子主体的变化密切相关。下面，分析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在句子中使用情况，同时阐述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接缀的相关语法词缀。

（一）使用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的句子里，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时，在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要接缀语法词缀/ʃim/。在此基础上，构成由否定助动词 əʃim和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等相互搭配的句子结构类型，从而表现出动作主体“我”以命令口气禁止自己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例如：

bi　ondi　əriŋdʉhət　akki　əʃim　***imo-r***!
我　什么　时候也　酒　不我　喝 吧
我什么时候都禁止（自己）喝酒！

（二）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同接缀有语法词缀/ʤi/的否定助动词词根 ə-相配合，表示说话人以命令口气禁止“你”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例如：

ʃi　ondi　əriŋdʉhət　daŋga　əʤi　***taa-n***!
你　什么　时候也　烟　不你　吸吧

什么时候都不许你吸烟！

（三）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同接缀有语法词缀/giŋ/的否定助动词词根 ə-相互配合，表现出说话人以命令口气禁止“他”、“她”、“它”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例如：

tari　əri　əŋŋə　doowo　əgiŋ　***ədil-d***!
他　这　宽的　河 把　不他　渡 吧
禁止他渡这条宽宽的河！

（四）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同接缀有语法词缀/gər/的否定助动词词根 ə-相配合，表示说话人用命令口气禁止“我们”或“咱们”施事某一动作行为之语法关系。例如：

bʉ　awula　anelam　ninisəhət　akki　əgər　***imo-r***!
我们　谁家　拜年　去 也　酒　不我们　喝 吧
我们到谁家去拜年都别喝酒！

（五）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同接缀有语法词缀/ʧʧʉŋ/的否定助动词词根 ə-相互配合，表示说话人用命令口气禁止“你们”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关系。例如：

sʉ　geedu　jʉʉkki　əʧʧʉŋ　ələ　tala　***tomi-n***!
你们　街上　出的话　别你们　这　那　吐痰 吧
你们上街后不要到处吐痰！

（六）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同接缀有语法词缀/giŋ/的否定助动词词根 ə-相互配合，表示禁止“他们”、“她们”、“它们”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意义。而且，必须使用于动作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语句。例如：

tajjasal　bəjni　jəəməwə　doroŋʤiwol　əgiŋ　***ga-d***!
他们　人家的　东西把　随随便便地　别他们　拿吧
禁止他们随随便便地拿人家东西！

就像在上面的例句里所展示的那样，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的不同人称概念要包含在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后面接缀的语法词缀之中。也就是说，

通过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接缀的语法词缀之不同结构形式和内容，确定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n/、/d/所表现出的不同人称的语法内涵。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充分地了解到鄂温克语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现象所表现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独到之处：（1）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的语法概念均用同一套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来表示，这种现象在整个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体系中很少见到；（2）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用单一辅音音素/h/或/k/构成。这也是动词式形态变化范畴里一个十分特殊的词缀结构；（3）禁止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含义要以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及其语法词缀相互搭配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同人称的语法概念包含在否定助动词词缀结构的变化系统之中。

另外，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内，由短元音/a/、/ə/、/o/、/ɵ/的四分法和谐原理构成的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ar/、/gər/、/gor/、/gər/中的/gor/、/gər/以及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ldoŋ/、/həldəŋ/、/holdo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koldoŋ/、/kəldəŋ/中的/holdoŋ/、/həldəŋ/～/koldoŋ/、/kəldəŋ/等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gar/、/gər/以及/haldoŋ/、/həldəŋ/～/kaldoŋ/、/kəldəŋ/等语法词缀。正因为如此，在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中，由短元音/a/、/ə/的和谐原理构成的语法词缀的使用率不断上升。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鄂温克语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范畴，实际上包含有指示命令式和禁止命令式两种语法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其中，指示命令式主要表现出以命令口气指示“我”或“对方”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关系，而禁止命令式主要表示以命令口气禁止“我”或“对方”施事某一动作行为的语法含义。不过，在鄂温克语里，无论是指示命令式还是禁止命令式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率都不太高。其中，使用率较高的是，指示命令式和禁止命令式的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其次是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率，相比之下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率最低。

第六节　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动词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主要表示某一假定意义或假设概念的动作行为。而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这些语法词缀，同样包含有单数和复数语法内涵以及区别不同人称的语法功能。下面，

整体展示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特征及其分类情况：

单数第一人称 ➪ /kkiwi/
单数第二人称 ➪ /kkiʃi/
单数第三人称 ➪ /kkini/
复数第一人称 ➪ /kkimuŋ/、/kkimʉŋ/
复数第二人称 ➪ /kkisuŋ/、/kkisʉŋ/
复数第三人称 ➪ /kkini/

从以上罗列的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在假定式原始结构类型的语法词缀/kki/后面，接缀不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另外，接缀有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不能作为句子的终止型使用于句子末尾，而是使用于句尾动词、助动词或名词类词之前，或使用于句中的名词类等的前面。下面，我们以句子中使用的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例，逐一分析和阐述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现象的不同数和人称的表现形式及其语法内涵。

一　假定式单数第一人称

鄂温克语动词假定式单数第一人称是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wi/来表示。该语法词缀是在/kki/后面接缀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而构成的。语法词缀/kkiwi/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现出作为动作行为主体的“我”对某一动作行为赋予的假定语法内涵。例如：

bi　boŋgoŋ　sujtaŋdu　***ii-kkiwi***　oni　aja　bisə!
我　大的　学校　进　多么　好　是
假如我能上学该多么好呀！

bi　əri　inig　ʉrdʉ　***juu-kkiwi***　ittooroŋ?
我　这　天　山上　上　的话　怎样
假设我今天上山会怎样呢？

以上两个句子里，在动词词根 ii-“进”、juu-“上山”后面接缀的假定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wi/，对于句子主体“我”要施事的“上学”、“上山”等动作行为增加了某种假定内涵。

二　假定式单数第二人称

假定式单数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现象，要用语法词缀/kkiʃi/来表示。该语法词缀，是在/kki/后面接缀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而构

成。而且，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语法词缀/kkiʃi/，主要表示说话人对于“你”要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增加一种假定语法关系。例如：

ʃi dʒuudʒiwi otordu ***ʉli-kkiʃi*** oodoŋ.
你 家和自己 放牧在 走的话你 可以
假如你和家人一起去放牧的话还可以。

ʃi əri inig sujtaŋdu ninirdʉwi ***joohoŋlo-kkiʃi*** aja.
你 这 天 学校 去 时 步行 假如你 好
你今天去学校时要是走着去比较合适。

接缀语法词缀/kkiʃi/的动词 ʉlikkiʃi 和joohoŋlokkiʃi，在上述例句里主要表示句子主体“你”要假定施事的“走”、“步行”等动作行为。

三 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

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是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ni/来表示。很显然，语法词缀/kkini/ 是在/kki/后面接缀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的变体形式/ni/而构成。/kkini/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他”、“她”、“它”的某一包含假定概念的动作行为。例如：

ahiŋbi sisə ***ʉlihəŋ-kkini*** bi təgəme.
哥哥我 汽车 开让的话他 我 乘坐我
假如我哥哥开车的话我就坐车。

tajja aʃitʃtʃaŋ ***susa-kkini*** həhə dʒawam baharaŋ gi?
那 老鼠 逃走的话它 猫 抓 得到 它 吗
假如那只老鼠逃走的话猫还能抓住它吗？

上述句子里，在动词词干 ʉlihəŋ-以及动词词根 susa-后面接缀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ni/之后，给予句中“哥哥”和“老鼠”要施事的“开车”、“逃走”等动作行为增加了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概念。

四 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

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为/kkimuŋ/、/kkimʉŋ/。这两个语法词缀是在/kki/后面，接缀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muŋ/或/mʉŋ/而构成。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muŋ/、/kkimʉŋ/根据二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表示“我们”或“咱们”假定要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əʃi　bʉ　gəbbəwəl　***oono-kkimuŋ***　oodoŋ　gi?
现在 我们 劳动把咱们 做去 的话我们 可以 吗
假如我们现在去劳动的话可以吗?

miti　əhiŋdələ　***ugiinə-kkimuŋ***　taʧʧil　law　addaraŋ.
咱们 姐姐家里 玩 去 的话我们 她们 肯定 高兴她们
如果咱们到姐姐家去玩的话她们肯定会高兴。

在这里，接缀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muŋ/、/kkimʉŋ/的动词 oonokkimuŋ 和 ugiinəkkimʉŋ，主要表示句子主体“我们”和“咱们”假定要施事的“做”、“玩”等动作行为。

五　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

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的语法概念是用形态变化现象/kkisuŋ/、/kkisʉŋ/来表示。毫无疑问，该语法词缀是在/kki/后面接缀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uŋ/或/sʉŋ/而构成。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suŋ/或/kkisʉŋ/同样依据二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给“你们”要施事的某一动作行为增加假定语法概念。例如：

sʉ　unugunʤʉl　***saga-kkisuŋ***　bi　naaŋ　unugunʤi　sagame.
你们 乳牛把自己 挤奶 的话你们 我 也 乳牛 把 挤奶我
假如你们给自己的乳牛挤奶的话我也给我的乳牛挤奶。

sʉ　ninihindihi　***nəəli-kkisuŋ***　ninihin　sʉniwʉ　hihiraŋ.
你们 狗 从 害怕的话你们 狗 你们把 咬 它
假定你们怕狗的话狗就会咬你们。

以上两个句子里，在动词词根 saga-和 nəəli-后面接缀的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suŋ/和/kkisʉŋ/，对于句子主体“你们”要施事的“挤奶”、“害怕”等动作行为增加了来自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含义。

六 假定式复数第三人称

假定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也和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一样，用/kkini/这一语法词缀来表示。而且，使用条件和要求也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就在于表示复数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kkini/使用于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句子。例如：

talar	mʉni	ədʉ	ʉgiim	***æmə-kkini***	bʉ	addamuŋ.
他们	我们	这里	玩	来的话她们	我们	欢迎我们

假如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玩我们就会高兴。

总之，鄂温克语动词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具有区别单数和复数以及不同人称含义的语法功能。而且，像单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均由中性元音/i/为核心构成，所以它们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影响自由使用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只有，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短元音/u/和/ʉ/的二分法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因此，其中的/kkimuŋ/和/kkisuŋ/使用于以阳性元音或有关中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kkimʉŋ/和/kkisʉŋ/则使用于以阴性元音或中性元音为核心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再说，动词假定式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几乎都是在假定式形态变化形象的原始表现形式/kki/后面接缀不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不过，也有人认为，表示不同数或人称的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是，在愿望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后面接缀不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产物。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

第七节 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动词类词中有相当完整的副动词结构系统，从而对于动词类词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更完美地表述丰富多样的动作行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顾名思义，副动词就是指句子中的辅助性动词，即句中处在次要位置的动词。鄂温克语中，副动词往往以连用形式出现于句子主要动词的前面，从而为句子主要动词所表述的动作行为增加某种修饰和限定色彩的辅助性内容。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鄂温克语的副动词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性质、特征、条件、目的、关系、结果等方面。另外，从副动词结构关系来看，它们都是在动

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特定语法词缀而构成。在此我们依据副动词语法词缀表现出的不同语法内涵，将其分类、归纳出如下九种结构类型：

目的副动词 ➪ /nam/、/nəm/、/nom/、/nəm/、/natʃtʃi/、/nətʃtʃi/、/notʃtʃi/、/nətʃtʃi/

条件副动词 ➪ /sala/、/sələ/、/solo/、/sələ/

因果副动词 ➪ /geer/

紧随副动词 ➪ /ʤilaahiŋ/、/ʤiləəhiŋ/、/ʤiloohiŋ/、/ʤiləəhiŋ/

立刻副动词 ➪ /kkil/

让步副动词 ➪ /kikit/

界限副动词 ➪ /tʃtʃohiŋ/、/tʃtʃəhiŋ/

联合副动词 ➪ /m/

并进副动词 ➪ /ddu/、/ddʉ/

鄂温克语副动词的这些语法词缀里，像目的副动词、条件副动词、紧随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像界限副动词和并进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两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像因果副动词、立刻副动词、让步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中性长元音/ee/或短元音/i/为主构成，而联合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单一的双唇音鼻辅音/m/构成。这些构成音素和结构各异的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使用方面均有各自特点和要求。我们将以实际句子为例，对于鄂温克语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特征、使用原理、语法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展开系统分析和探讨。

一　目的副动词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m/、/nəm/、/nom/、/nəm/是目的副动词的象征性表现形式和内容。这套语法词缀根据短元音/a/、/ə/、/o/、/ə/之四分法和谐原理，接缀于充当副动词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阐明主要动词表述的动作行为的目的。例如：

məəni　uhursulwi　***gaʤo-nam***　ninidʒirəŋ.
自己　牛们　把自己　接　去　去　正在他
他现在正在去赶自己家的牛群。

sʉ　ʃi　əhə(ŋ)ni　mʉgʉŋbʉ　***buuggi-nəm***　əməsəsʉŋ　gi?
你们　是　奶子的　钱把　还给　去　来了你们　吗
你们是为了还给奶钱而来的吗？

另外，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om/或/nəm/的实例有：bi ***dooldiho-nom*** ʤiŋʤisu“我是为让她听见才说的”，***gələə-nəm*** əmərəŋ“为求他而来”等。很显然，在这些例句和短句里出现的目的副动词 gaʤo-nam“接迎”、bɯɯggi-nəm“还给”、dooldiho-nom“让听”、gələə-nəm“来求”等都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句子主要动词 niniʤirəŋ“他正在去”、əməsəsɯŋ“你们来了”、ʤiŋʤisu“我说了”、əmərəŋ“他来”等目的。在鄂温克语里，除了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am/、/nəm/、/nom/、/nəm/之外，有时还可以用/natʃtʃi/、/nətʃtʃi/、/notʃtʃi/、/nətʃtʃi/等语法词构成目的副动词，在句子中表示目的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例如，bi ***dooldi-notʃtʃi*** əməsɯ“我去听完回来了”。不过，用这套语法词缀构成的目的副动词，往往要表现出已经达到某种目的的辅助性动作行为。

二 条件副动词

由短元音/a/、/ə/、/o/、/ɵ/的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ələ/、/solo/、/sɵlɵ/，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派生出条件副动词。鄂温克语的条件副动词使用于句子主要动词之前，为主要动词所表述的某一动作行为的具体施事提供条件式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bɯ hosdu tɯg ***eʃe-sala*** nɯɯggimɯŋ.
我们 林子里 冬天 到 了后 搬家 我们
到了冬天以后我们才搬到林子里去。

hədə oŋkoʤir honiŋsol baad ***oo-solo*** əməggirəŋ.
野外 吃草的 羊 们 傍晚 成 了后 回来 它们
野外吃草的羊群到了傍晚才回来。

另外，接缀语法词缀/sələ/或/sɵlɵ/的条件副动词实例有：tari oom ***ətə-sələ*** nənɯrəŋ“他弄完后才回去”，tari ***bɯɯggi-sɵlɵ*** gadame“他还给时我才要”等。按照鄂温克语词缀首辅音/s/的音变原理，条件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ələ/、/solo/、/sɵlɵ/使用于由鼻辅音、舌尖中辅音/l/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其词缀首舌尖中辅音/s/要产生/tʃ/音变。例如：

bɯ əri bogdihi imanda ***imaŋ-ʧala*** nɯɯggimɯŋ.
我们 这 地 从 雪 下雪 了后 搬家 我们
下雪以后我们才从这个地方搬走。

tatʃtʃilni　　təggəə(ŋ)niŋ　　***gʉggʉl-ʧələ***　　ʉlihəldəne.
他们的　　车　　他们　　开动　了后　　走 吧你们
当他们开车离开后请你们再走。

还如，ʉtwi ordu ***ʃihiŋ-ʧələ*** təliŋ sərəsʉ“孩子尿床后我才醒的”，***uduŋ-ʧolo*** bog təliŋ gaaltʃa“下雨之后天才晴了”等。上面的实例告诉我们，无论是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solo/、/sələ/、/sələ/的条件副动词eʃesala“到了之后”、oosolo“做了之后”、ətəsələ“完了之后”、bʉʉggisələ“还给之后”，还是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ala/、/ʧələ/、/ʧələ/、/ʧolo/的条件副动词imaŋʧala“下雪之后”、gʉggʉlʧələ“出发之后”、ʃihiŋʧələ“尿床之后”、uduŋʧolo“下雨之后”等，均为句子主要动词 nʉʉggimʉŋ“我们才搬家”、əməggirəŋ“它们才回来”、nənʉrəŋ“他才回去”、gadame“我才要”、ʉlihəldəne“你们才走”、sərəsʉ“我才醒”、gaaltʃa“天才晴了”等具体施事某一动作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式辅助性动作行为。

三　因果副动词

鄂温克语里用语法词缀/geer/表示因果副动词的语法概念。接缀有语法词缀/geer/的因果副动词，常常使用于句子主要动词之前，从而对于主要动词指含的动作行为产生因果关系。例如：

əri　inig　əhiŋbi　kino　***iʃi-geer***　soŋoso.
这　天　姐姐我 电影　看 着　哭了她
今天我姐姐看着看着电影就哭了。

tatʃtʃilni　tari　honnoriŋ　mori(ŋ)niŋ　***ʉttʉli-geer***　usuŋʧo.
他们的　那　黑　马　它　跑　着　累了
他们的那匹黑马跑着跑着就累了。

这两个例句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geer/的因果副动词 iʃigeer“看着看着”、ʉttʉligeer“跑着跑着”，同后续的句子主要动词 soŋoso“哭了”、usuŋʧo“累了”间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因果式语义结构和语法关系。其中，因果副动词iʃigeer和ʉttʉligeer表示的辅助性动作行为，是句子主要动作行为产生和发生前提因素；主要动词 soŋoso 和usuŋʧo 表示的是句子的主要动作行为，是辅助性动作行为引发或导致的结果。

四 紧随副动词

该副动词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aahiŋ/、/ʤiləəhiŋ/、/ʤiloohiŋ/、/ʤiləəhiŋ/组合而成。这组语法词缀的语音结构形式比较复杂，而且它们是由长元音/aa/、/əə/、/oo/、/əə/的和谐规律组合而成的产物。在鄂温克语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aahiŋ/、/ʤiləəhiŋ/、/ʤiloohiŋ/、/ʤiləəhiŋ/的紧随副动词，常常使用于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之前，从而表示某一紧随关系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bi tari bəj ʤuudihi ***juu-ʤiləəhiŋ*** juusu.
我 那 人 家 从 出去 紧随 出去了
我紧随那个人走出了家门。

tari baraaŋ ulur ***ʤaanda-ʤilaahiŋ*** ʤaandasa.
她 多的 人们 唱 就 唱 了我
她紧随大家唱了歌。

另外，有关紧随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oohiŋ/和/ʤiləəhiŋ/的实例有：***oo-ʤiloohiŋ*** guurusu“（他）一做我就明白了”，bi ***əmə-ʤiləəhiŋ*** saasu“他一来我就知道了”等。再说，鄂温克语口语里，也有将紧随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aahiŋ/、/ʤiləəhiŋ/、/ʤiloohiŋ/、/ʤiləəhiŋ/的首位音节/ʤi/省略之后，单用后面的/laahiŋ/、/ləəhiŋ/、/loohiŋ/、/ləəhiŋ/等语音形式表示紧随副动词语法概念的现象。例如：

əri inig ədiŋ ***ədiŋ-ləəhiŋ*** uduŋʧa.
这 天 风 刮 就 下雨了
今天紧随刮风就下起了雨。

其他相关实例还有：***aŋu-laahiŋ*** ʤiŋʤisa“一问他就说了”，***tonto-loohiŋ*** naŋisu“他一敲门我就开门了”，***munu-ləəhiŋ*** nuudasu“它一发臭我就扔掉了”等。不过，比较而言，紧随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aahiŋ/、/ʤiləəhiŋ/、/ʤiloohiŋ/、/ʤiləəhiŋ/的使用率，要远远超出/laahiŋ/、/ləəhiŋ/、/loohiŋ/、/ləəhiŋ/的使用率。相比之下，青少年中使用/laahiŋ/、/ləəhiŋ/、/loohiŋ/、/ləəhiŋ/的概率要高一些。

从上面的相关实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接缀有紧随副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副动词所指含的动作行为，同位于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表示的

动作行为间产生的十分密切的紧随性语法关系。也就是说，紧随副动词表现出的辅助性动作行为，同句子主要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间产生紧随式语法关系。

五　立刻副动词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l/表示立刻副动词的语法概念。在句子里，接缀有/kkil/这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立刻副动词，基本上都使用于主要动词的前面，从而表示含有立刻性质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tajja　ərʉ　mənəəŋ　awunihat　moriŋbo　***iʃi-kkil***　uguroŋ.
那个　坏的　家伙　谁　也　马　把　看到立刻　骑　他
那个坏家伙不管看见谁的马立刻就骑。

mini　unaaʤwi　miniʤi　bahaldi-kkil　soŋoroŋ.
我的　女儿　我　我的与　见面　立刻　哭　她
我女儿每当见我立刻就哭。

这两个例句里，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l/的立刻副动词 iʃikkil 和 bahaldikkil表示“一看立刻”、“一见立刻”等语法概念的同时，为句子主要动词uguroŋ“他骑”和soŋoroŋ“她哭”表现出的动作行为提供了必要的辅助性动作行为。

六　让步副动词

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ikit/是构成让步副动词的主要手段。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ikit/的让步副动词，经常使用于句子主要动词之前，从而表示让步性质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ahiŋdu　honnoriŋ　moriŋbo　***buu-kikit***　addaraŋ.
哥哥与　黑的　马　把　给　让　高兴他
把黑马让给哥哥他也高兴。

əri　s~~uuŋ~~bɵ　hindaʤi　***gahaŋ-kikit***　gadame.
这　皮袍把　低价用　买　让　买　我
这皮袍用便宜价格让给我我也买。

在这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ikit/的让步副动词 b~~uu~~kikit“让给”

和gahaŋkikit“让买”，为句子主要动词addaraŋ“高兴”和gadame“买”提供了让步式辅助性动作行为。鄂温克语里也有将让步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ikit/发音为/kihit/的现象。另外，还有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ihiŋ/取代让步副动词词缀的实例。例如，把 bʉʉkikit、gahaŋkikit 就发音成 bʉʉkihiŋ、gahaŋkihiŋ 等。

七 界限副动词

界限副动词也叫界定副动词或限定副动词。该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用词缀/ʧʧohiŋ/、/ʧʧəhiŋ/来表现。在鄂温克语里，位于句子主要动词前的界限副动词，一般都表示富有界限内涵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bʉ əri bogdu nələkini imanda ***ʉʉŋ-ʧʧohiŋ*** təgəsəmʉŋ.
我们 这 地在 春天的 雪 融化 为止 住了我们
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春天雪融化为止。

tari ʉkkəhəŋ doodu ***eʃe-ʧʧohiŋ*** ʉttʉliseə.
那 男孩 河里 到 为止 跑了他
那个男孩一口气跑到了河边。

很显然，界限副动词的形态变化现象，是根据短元音/o/和/ə/的和谐规律组合而成的一对语法词缀。其中的/ʧʧohiŋ/主要使用于由阳性元音和谐而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ʧʧəhiŋ/则接缀于由阴性元音和谐而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且，就像上述例句所示，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ohiŋ/或/ʧʧəhiŋ/的界限副动词 ʉʉŋʧʧəhiŋ“融化为止”和 eʃeʧʧohiŋ“到达为止”指出的是，句子主要动词 təgəsəmʉŋ“我们居住到了”、ʉttʉliseə “他跑到了”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之界限。也就是说，界限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ohiŋ/和/ʧʧəhiŋ/在这里阐明了，我们“居住到”雪“融化为止”、他“跑到”河边“为止”等主要动词和辅助性动词间产生的界限关系。

八 联合副动词

该副动词由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构成。使用于句子主要动词前的联合副动词，往往要表示富有联合关系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bi amiŋdirdihi nəələʧʧi ʤʉʉdihiwi ***ʉttuli-m*** ninisʉ.
我 迟到 从 害怕完 家从自己 跑 着 去了我
我害怕迟到就从家里跑着去的。

tarini　ahi(ŋ)niŋ　heen　ʤaluŋ　təwəsə　təggəəŋbə　***ana-m***　ʉlirəŋ.
他的　哥哥他　草料　满　装了的　车　把　推着　走他
他哥哥推着走装满草料的车。

上面两个句子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的联合副动词 ʉttʉlim 和 anam表示的辅助性动作行为“跑着”与“推着”，同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 ninisʉ 和 ʉlirəŋ指出的“我去了”与“他走”相联合，从而表现出了“跑着去”和“推着走”等富有联合性质的动作行为。

九　并进副动词

根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有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u/和/ddʉ/构成的并进副动词。在句子中，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u/和/ddʉ/的并进副动词，往往使用于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之前，从而表示与主要动词的动作行为间产生并进关系的辅助性动作行为。例如：

tari　moriŋ　uguso　bəj　moriŋ　***totʃʃana-ddu***　tihisə.
那　马　骑了的　人　马　跳　同时　摔了他
那位骑士在马跳跃的同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əhiŋbi　nəhʉ(ŋ)ni　bajtawa　***gʉnə-ddʉ***　soŋoroŋ.
姐姐我　弟弟的　事情把　讲述 同时　哭　她
我姐姐边说弟弟事情边哭。

上述例句中，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u/或/ddʉ/的并进副动词 totʃʃana-ddu“跳的同时”、gʉnə-ddʉ“讲述的同时”，跟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 tihisə“摔了下来”、soŋoroŋ“哭”等之间产生了并进性质的动作行为关系。但是，并进副动词 totʃʃanaddu 和gʉnəddʉ表示的是辅助性的动作行为，而句末动词 tihisə 和soŋoroŋ表示的是该句子的主要动作行为。

概而言之，鄂温克语里有以上谈到的九种结构类型的副动词。而且，它们均由特定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构成。其中：（1）目的副动词和条件副动词的标志性语言结构是根据短元音/a/、/ə/、/o/、/ə/之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四为一体语法词缀；（2）紧随副动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则以长元音/aa/、/əə/、/oo/、/əə/的和谐现象为核心构成的四为一体语法词缀来表示；（3）界限副动词的形态变化现象是按照短元音/o/、/ə/的二分法和谐原理构成；（4）并进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遵循短元音/u/、/ʉ/的和谐现象为中心构成；（5）因果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以长元音/ee/为核心构成；（6）立刻副动词与让步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中性短元音/i/为主构成；

（7）联合副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是由单一辅音音素/m/构成。如此看来，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以及表现形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系统。因此，一定要弄清它们的结构特征和使用关系，在此基础上客观实在而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结构原理和使用规则。另外，副动词一般都使用于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的前面，从而表示不同语法内涵的辅助性动作行为。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在副动词后面还可以接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ɛʃe-sala-wi*** nuuggirəŋ“我到了之后他才搬家”，***ʤaanda-ʤilaahi(ŋ)-muŋ*** ʤaandasa“我们一唱他就紧随着唱了”，***tolo-ʧʧohi(ŋ)-niŋ*** uttulisə“跑到顶头为止”，***gunə-ddu-ʃi*** soŋoroŋ“你说的同时她在哭”等短句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a/的条件副动词eʃesala、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laahiŋ/的紧随副动词 ʤaandaʤilaahiŋ、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ohiŋ/的界限副动词tolo-ʧʧohiŋ、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u/的并进副动词gunə-ddu等后面，均接缀了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复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uŋ/、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等。而且，在鄂温克语里，副动词后面接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确实有不少。

第八节　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的动词类词中，有一部分兼具形容词和动词主要特征的形动词。正因为有了动名词的双重语用功能，形动词具有其他名词类词或动词类词无法比拟的优势。具体讲（1）形动词既有动词的形态变化结构功能，又有形容词的形态变化结构特征。因为，形动词同形容词一样，可以直接使用于名词类词的前面，用动态化了的词语结构内容修饰名词类词。（2）形动词可以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也可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特征；（3）形动词可以受到副词的修饰和支配；（4）形动词在句子里可以充当定语，也能够充当宾语；（5）形动词以名词类词的结构功能，可以与动词直接发生，等等。与形动词相比，名词类词或动词类词就不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和功能。

鄂温克语的形动词，也和其他有形态变化的词一样，有其特定的形态变化结构系统。同时，均用特定语法词缀表示不同语法内涵。根据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展现的相关特征及语用关系，可以区分出如下三种结构类型：

现在时形动词　➪ /ʤir/

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 /r/

过去时形动词　➪ /sa/、/sə/、/so/、/sɵ/～/ʧa/、/ʧə/、/ʧo/、/ʧɵ/

其中，（1）现在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中性短元音/i/为主构成；（2）现在将来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由单一的舌尖颤辅音/r/构成；（3）过去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构成原理比较复杂，它们是按照四个一组的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以及词缀首辅音交替原理组合而成的产物。下面根据形动词的形态变化现象所表现出的不同结构特点以及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不同使用功能为例，对鄂温克语形动词的现在时、现在将来时、过去时形态变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　现在时形动词

鄂温克语的现在时形动词，用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r/来表示。根据调查资料，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语法词缀/ʤir/，就会表现出形动词所指含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tatʃʧil　əʃi　***oo-ʤir***　gəbbəwəl　oom　ətəsə　gi?
他们　现在　做着的　活儿自己们　做　完了　吗
他们把现在正在做的活儿弄完了没有？

əhiŋbi　mini　***ʤiŋʤi-ʤir***　ʉgdʉ　aleeʧʧi　jʉʉʧʧi　ʉlisə.
姐姐我　我的　说　着　话与　生气完　出完　走了她
姐姐听了我正在说的话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上例第一句里，接缀有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oo-ʤir“做着的”充当定语的同时，限定和修饰了接缀有复数反身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əl/的名词gəbbəwəl“（自己们的）活儿”；在第二个句子里，接缀有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ʤiŋʤi-ʤir“说着的”使用于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ʉ/的名词ʉgdʉ“与话（对话）”的前面，由此同样达到了限定和修饰句中名词ʉg“话”的目的。

二　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鄂温克语现在将来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为/r/。接缀有语法词缀/r/的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在句中主要使用于名词类词的前面，从而表示现在或将来进行的形容词化了的动作行为。例如：

əri　moriŋ　bikki　boŋgoŋ　gagani　***ugu-r***　moriŋ　ʃiŋʤə.
这　马　是　大的　哥哥的　骑的　马　是

这匹马是现在或将来大哥要骑的马。

形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也可以使用于表达现在时动作行为的语句，但在该句里必须有表明现在时间概念的 əʃi“现在”等名词类词。例如：

tari ʃi mʉni əʃi ***oo-r*** gəbbə.
那 是 我们的 现在 做的 工作
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

形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用于表示将来要进行的形容词化了某一动作行为时，同样须在该句里使用时间名词amaggu“将来”等。例如：

tari ʃi mʉni amaggu ***oo-r*** gəbbə.
那 是 我们的 将来 做的 工作
那是我们将来要做的工作。

上述三个例句里，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ugur“骑的”以及分别表示现在时以及将来时语法概念的形动词oor“做的”等，被 gagani“哥哥的”、mʉni əʃi“我们现在”、mʉni amaggu“我们将来”等名词类词修饰和支配的同时，也去修饰或支配了位于其后的名词 moriŋ“马”、gəbbə“工作”。从而，表现出了哥哥“现在或将来要骑的”是这匹马，那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将来做的”工作等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富有的语义结构及其语法关系。

三 过去时形动词

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中，过去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现象较为丰富。它们是属于以短元音/a/、/ə/、/o/、/ɵ/之四分法和谐原理以及词缀首辅音/s/和/ʧ/的语音交替现象为前提组合而成的/sa/、/sə/、/so/、/sɵ/～/ʧa/、/ʧə/、/ʧo/、/ʧɵ/等四个一组的两套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其中，语法词缀/ʧa/、/ʧə/、/ʧo/、/ʧɵ/使用于由鼻辅音及舌尖中辅音/l/等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其他情况下均使用语法词缀/sa/、/sə/、/so/、/sɵ/。再说，语法词缀/sa/～/ʧa/接缀于由阳性元音/a/、/aa/或相关中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sə/～/ʧə/使用于由阴性元音/ə/、/əə/或中性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so/～/ʧo/主要用于由阳性元音/o/、/u/、/oo/、/uu/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sɵ/～/ʧɵ/则一般都接缀于由阴性元音/ɵ/、/ʉ/、/ɵɵ/、/ʉʉ/为

主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这些语法词缀接缀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主要表示过去进行的形容词化了的动作行为。

过去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的使用特征及其实例：

əmməni ***ələə-sə*** ʉhʉŋʃi seewa imordu mandi nandahaŋ.
妈妈的　煮了的　奶子有　茶把　喝　时　特别　甜美
妈妈煮过的奶茶喝起来特别甜美。

还如，mʉni ***oo-so*** bajtawa aba saasa“我们做过的事情爸爸知道了”，əhə(ŋ)ni ***ʤiŋʤi-sa*** ʉgwəni dooldime“我要听姐姐说过的话”，tari ***ɵlɵɵhɵʃi-sɵ*** bəjwə ʤiŋʤisa“他批评了说过谎的人”等。以上例句或短句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so/、/sa/、/sɵ/的过去时形动词 ələəsə“煮过的”、ooso“做过的”、ʤiŋʤisa“说过的”、ɵlɵɵhɵʃisɵ“撒过谎的”等同样受到 əmməni“妈妈的”、mʉni“我们的”、əhi(ŋ)ni“姐姐的”、tari“他”等有其领格或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类词的修饰和支配，反过来也修饰和支配了它们后面出现的ʉhʉŋʃi“有奶子的”、bajtawa“把事情”、ʉgwəni“把话”、bəjwə“把人”等接缀有格、确定宾格、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进而展示了，妈妈“煮过的”奶茶、我们“做过的”事情、姐姐“说过的”话、“撒过谎的”人等过去时形动词的语义结构以及语法关系。

过去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a/、/ʧə/、/ʧo/、/ʧɵ/的使用特征及其实例：

ʃi ***tomiŋ-ʧa*** tomiŋbi məənikəŋ arukkaha.
我　吐了的　痰 把自己　自己　收拾吧
请你把吐的痰自己收拾干净吧。

另外，过去时形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ə/、/ʧo/、/ʧɵ/的使用实例有：mini ***ənuŋ-ʧə*** bajtawa aba saasa“我患病的事父亲知道了”，tarini ***oohoŋ-ʧo*** təggətʃʧi“他定做的衣服”，taʧʧil ***guggul-ʧɵ*** əriŋbəl ommoso“他们忘了出发了的时间”等。这里出现的过去时形动词的使用特征及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同前面阐述过去时形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的情况基本一致，所以在此不再做详细分析和说明了。

鄂温克语口语里，形动词还经常以重复使用的结构类型出现于句子之中。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人们经常以重复使用形动词的手段，反复强调某一形容词化了的动作行为，或十分突出而明确地阐述某一形容词化了

的动作行为。例如：

jəəmə baraaŋ ookkiwi ***gada-r gada-r*** jəəməwi əʃiŋ saara.
东西 多的 成 的话 买的 买的 东西把自己 不 知道
货物一旦多了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买哪个东西了。

bəj ***taaldi-sa taaldi-sa*** bəjʤiwəl ʉlildikki ʤohiroŋ.
人 相熟了的 相熟了的 人跟自己们 往来的话 对 他们
人应该和相互熟悉了的人交往。

上面的第一句里，重复使用的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gada-r gada-r 用定语形式限定后续名词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于“买的”一词的强调语气。第二句里，以重复形式出现的过去时形动词 taaldi-sa taaldi-sa，同样作为句子定语限定和修饰名词 bəj“人”的同时，表达了说话人对于“相互熟悉了的”这一概念的反身强调。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过去时形动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语音结构方面与陈述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sa/、/sə/、/so/、/sɵ/～/ʧa/、/ʧə/、/ʧo/、/ʧɵ/完全相同。但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在语音结构方面出现的共有关系，从而忽略在语法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的差别。我们知道，陈述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主要使用于句子末尾，而且不能接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能充当句子的定语或宾语；而接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sə/、/so/、/sɵ/～/ʧa/、/ʧə/、/ʧo/、/ʧɵ/的过去时形动词往往使用于句子中，基本上不出现于句子末尾，同时还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格、人称领属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又能够充当句子的定语或宾语等。这就像本节开头所陈述的那样，形动词有格和领属形态变化现象，还具备充当句中定语和宾语的功能。例如，在形动词后面接缀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实例有：oorbo（oo-做+-r 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o 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把现在或将来做的”、anaʤirdu（ana-推+-ʤir 形动词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 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给正在推的”、əməsəthi（əmə-来+-sə 形动词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i 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比来了的”等。在形动词后面连续接缀格和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实例有：saaʤirwi（saa-知道+-ʤir 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i 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我现在知道的”、təgərʃi（təgə-坐+-r 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 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你现在或将来坐的”、bʉʉsɵniŋ（bʉʉ-给+-sɵ 形动词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单数与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

语法词缀）“他（他们）给了的”等。可以看出，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直接接缀于形动词后面，而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则使用于接缀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后面。有关形动词充当定语和宾语的实例，在前面的例句中均有所涉及，所以在此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总之，弄清形动词的使用特征和使用关系，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和解释它们的结构原理、语法功能均有重要意义。

第九节　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鄂温克语助动词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系统。其中，有的助动词用不变性语音结构形式来表示，有的助动词则以可变性语音结构形式构成。例如，应许助动词的语法概念就用不变性语音结构形式的oodoŋ“行”来表示，而否定助动词的语法概念则用可变性语音结构形式的 ə-“没”等表示。而且，在否定助动词词根 ə-“没”后面，可以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的不同语法词缀以及其他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不过，助动词词根后面接缀的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有时要产生音变现象。在这里，我们根据助动词所表现出的不同语法内涵及其功能，将其分成否定助动词、肯定助动词、判断助动词、应许助动词、能愿助动词五种结构类型。请看下面助动词的分类情况及其各自的表现形式：

否定助动词 ➪ aaʃiŋ“没有”、ə-“没”
肯定助动词 ➪ biʃiŋ“有”、nəə-“是”、bi-“是”、gʉŋ-“是”
判断助动词 ➪ ʃiŋʤə“是”、oo-“是”
应许助动词 ➪ oodoŋ“行”
能愿助动词 ➪ doroʃe“愿意”、ətə-“能”

鄂温克语的助动词，无论属于不变性结构类型还是属于可变性结构类型，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句子末尾的主要动词后面，协助完成主要动词所表述的某一动作行为。不过，有时它们也使用于句子末尾的名词类词的前面，但同样协助完成主要动词表现出的某一动作行为。

以下结合实际例句，系统分析和阐述鄂温克语助动词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功能以及相关形态变化现象等。

一　否定助动词

就像前面所展示的那样，鄂温克语里有不变性语音结构类型和可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其中，不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是

aaʃiŋ，可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由词根 ə-构成。而且，aaʃiŋ 主要表示“没有”或“不存在”等，由词根 ə-构成的否定助动词则表示“没”、“没有”、“未尚”等语法概念。不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 aaʃiŋ，不具备任何的形态变化特征，是以该词的原有语音结构形式使用于句子里主要动词的后面，或使用于位于句子末尾的个别名词类词的后面，从而表现出否定之语义关系和语法概念。例如：

tari bəj moriŋ ugutʃtʃi ***aaʃiŋ***.
那 人 马 骑了 没
那个人骑马骑没了。

mini nəhʉ(ŋ)ni ooso bajta ***aaʃiŋ***.
我的 弟弟的 做的 事情 没有
我弟弟没有做任何事情。

上述第一句里，aaʃiŋ使用于接缀有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 ugutʃtʃi“骑了”的后面，阐述了“骑没了”这一含有否定助动词语法关系的语义结构。第二句里，aaʃiŋ使用于句尾出现的名词bajta“事情”后面，从而给句子中出现的过去形动词ooso“做了”增加了否定意义，表现出了“没做事”这一含有否定语义关系的语法概念。另外，否定助动词 aaʃiŋ 也可以用于句尾动词之前，从而否定主要动词所陈述的动作行为所需的条件或要求。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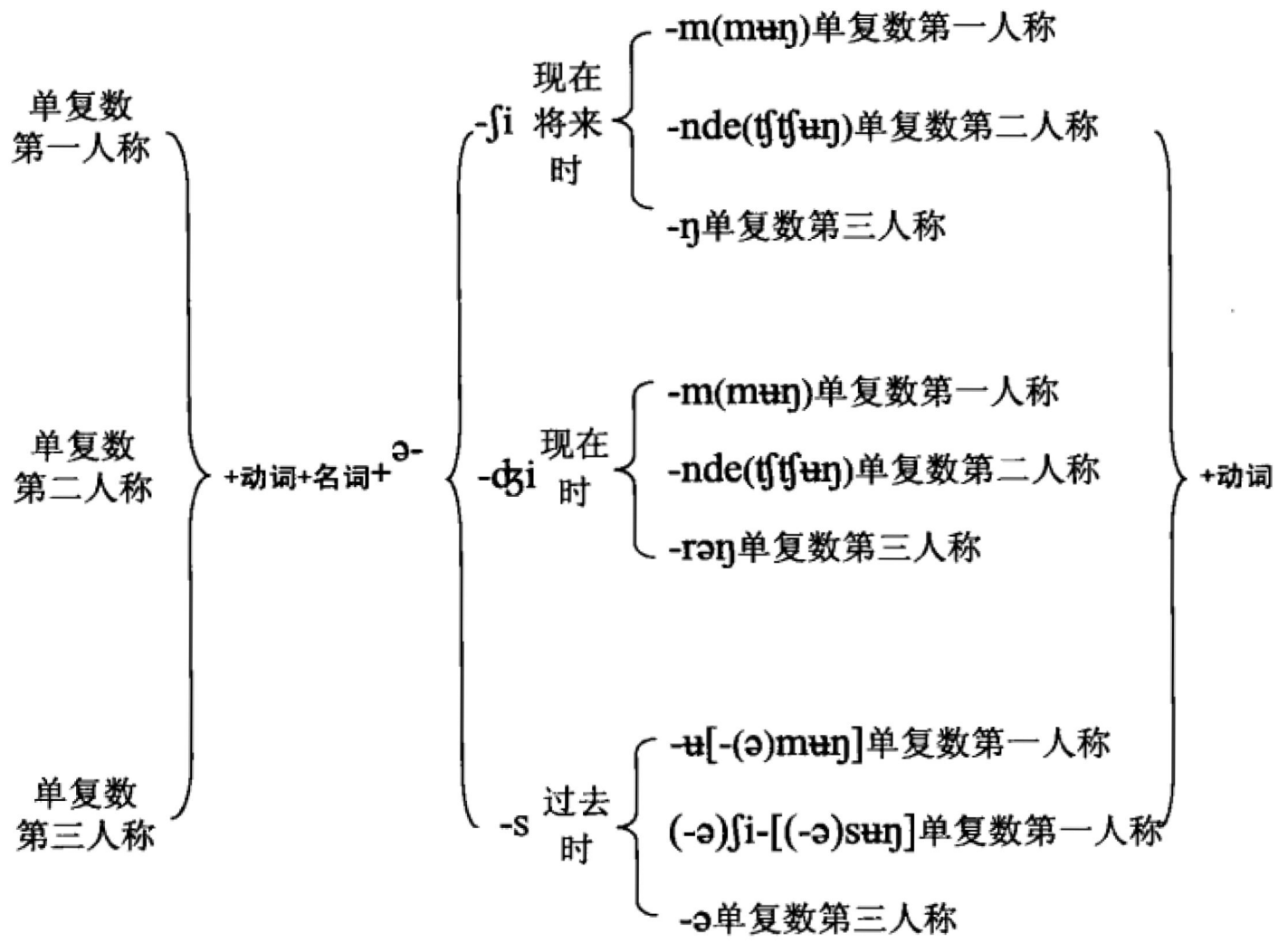
tari bəj mʉnidələ təggəəŋ ***aaʃiŋ*** aməsə.
那个 人 我们家 车 没 来了他
那个人到我们家来时没骑车子。

ʃi moo oroonʤu unta ***aaʃiŋ*** tʉttʉgəsəʃi gi?
你 树 上 鞋 没 爬了你 吗
你没穿鞋爬到树上去的吗？

这两个句子里，否定助动词 aaʃiŋ 均使用于名词 təggəəŋ“车”、unta“鞋”以及句子末尾的动词aməsə“他来了”、tʉttʉgəsəʃi“你爬了”的中间，从而否定了具体实施 aməsə、tʉttʉgəsəʃi 等动作行为时所需的条件“车”、“鞋”等。

可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后面，一般可以接缀动词陈述

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此构成富含不同时态或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否定助动词，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别”、“不”、“不要”、“甭”等否定助动词的辅助性语义概念。下面，根据调查资料，全面展示ə-后面接缀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现在时、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等的基本情况。



从以上 ə-后面接缀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首先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然后才能接缀指含不同人称关系的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构成表示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称关系的否定助动词之基本原理。另外，使用于否定助动词后面的句尾主要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接缀/ra/、/rə/、/ro/、/rɵ/～/da/、/də/、/do/、/dɵ/～/ta/、/tə/、/to/、/tɵ/～/na/、/nə/、/no/、/nɵ/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这些词缀的使用方法，跟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aŋ/、/rəŋ/、/roŋ/、/rɵŋ/～/daŋ/、/dəŋ/、/doŋ/、/dɵŋ/～/taŋ/、/təŋ/、/toŋ/、/tɵŋ/～/naŋ/、/nəŋ/、/noŋ/、/nɵŋ/等的使用原理和要求完全一样。例如：

bi	miisaŋdakkiwi	tʉttʉliʤir	ʤəgrəŋbə	***ə-ʃi-m***	naak-ta.
我	开枪 的话我	跑着的	黄羊把	不 我	打准

我开枪打不准奔跑着的黄羊。

ʃi ənnəgəŋ aja ninihindʒiwi ***ə-ʃi-nde*** boho-no gi?
你 这么 好的 狗 用自己 不 你 追上 吗
你用自己这么好的狗还追不上它吗?

tajja mənəəŋ mini bʉʉsə təggətʃʧiwə ***ə-ʃi-ŋ*** ga-da.
那个 家伙 我的 给了的 衣服 把 不他 要
那个家伙怎么也不要我给他的衣服。

bʉ doodu ʉgiinətəŋ əmmədʉ ***ə-ʃi-muŋ*** dʒiŋdʒi-ra.
我们 河里 玩去原样 妈妈与 没 我们 说
我们不告诉妈妈到河里玩的事。

sʉ əri inig joodoŋ kino ***ə-ʃi-ʧʃuŋ*** iʃi-rə?
你们这 天 为何 电影 不 你们 看
你们今天为什么不看电影?

通过以上实例,使人了解到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后面在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的基础上,根据句子所陈述的不同时间和人称内容以及相关语法关系,分别接缀了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de/、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ŋ/以及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ʉŋ/、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ʃuŋ/等。其中,语法词缀/m/是原有的陈述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现象/me/的短元音/e/被省略而出现的产物,/ŋ/也是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音变形式。

另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语法资料,也有在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直接接缀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而且,同样能够表现出含有不同人称内涵的现在时否定助动词的语法概念。对此,有人也认为,可变性否定助动词是在否定助动词词根 ə- 后面,先接缀现在时概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ʒi/,后接缀不同人称内涵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的产物。尽管看法不一,还是认为使用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系统,构成含有现在时和不同人称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否定助动词之论点占优势。再说,句子末尾使用的主要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样要接缀/ra/、/rə/、/ro/、/rɵ/~/da/、/də/、/do/、/dɵ/~/ta/、/tə/、/to/、/tɵ/~/na/、/nə/、/no/、/nɵ/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

bi　əʃi　bogdu　tihiwʉsə　imməwə　***ə-ʤi-m***　baha-ra.
我　现在　地　在　掉让了的　针　把　不　我　找到
我现在怎么也找不到掉地上的针。

ʉshəŋʤi　naallawi　miitəŋ　gəbbələrdʉ　***ə-ʤi-nde***　jʉʉ-rə.
刀　用　手把自己　刺　原样　工作　在　没　你　去
你现在因为用刀刺伤了手而没去工作呀。

amihaŋ　mʉni　ədʉ　***ə-ʤi-rəŋ***　əmə-rə.
大爷　我们　这里　不　他　来
大爷现在不到我们这里来。

bʉ　batʃʧini　ʤiŋʤiʤirwa　***ə-ʤi-mʉŋ***　dooldi-ro.
我们　老师的　讲的　把　不　我们　听
我们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内容。

sʉ　əʃi　imiŋ　doodu　***ə-ʤi-ʧʧʉŋ***　əbbəʃi-rə?
你们　现在　伊敏　河里　没　你们　游泳
你们现在没在伊敏河里游泳吗?

上面这些例句里，接缀有现在时不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可变性语音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均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对句子中主要动词指出的动作行为间产生的否定关系。

再说，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还可以直接接缀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构成包含有过去时和不同人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否定助动词系统。例如：

bi　tinʉg　ʉrdihi　əwərdʉwi　moriŋ　***ə-sʉ***　ugu-ro.
我　昨天　山　从　下的时自己　马　没我　骑
我昨天从山上下来时没骑马。

ʃini　təggəənʃi　əddʉsə　biʤiləhiŋ　moʤaŋba　***ə-səʃi***　gaʤo-ra.
你的　车　你　坏了　是　木匠　没　你　请
你怎么还没去请木匠修车呢?

tari　bəj　noogu　mʉnidʉlə　***ə-sə***　nini-rə.
那个　人　从前　我们家　没他　去

那个人从前没去过我们家。

bʉ ʉrdʉ ʉgiinəsə bajtawa əmmədʉ ***ə-səmʉŋ*** ʤiŋʤi-ra.
我们 山里 玩去了的 事情把 妈妈与 没 我们 告诉
我们没有告诉妈妈到山里去玩的事。

sʉ tinʉg dolob joodoŋ kino ***ə-səsʉŋ*** iʃi-rə?
你们 昨 晚 为何 电影 没 你们 看
你们昨天晚上怎么没看电影？

上面的例句里，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ə-，根据语句所需的内容和要求分别接缀陈述式过去时不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ʉ/、/səʃi/、/sə/、/səmʉŋ/、/səsʉŋ/，从而构成əsʉ“我没”、əsəʃi“你没”、əsə“他没”、əsəmʉŋ“我们没”、əsəsʉŋ“你们没”等含有不同人称语法概念的过去时否定助动词。这些否定助动词的出现，否定了主要动词所陈述的“过去某一时间”或“昨天”拟要施事的 ugu-“骑”、gaʤo-“请”、nini-“去”、ʤiŋʤi-“告诉”、iʃi-“看”等动作行为。

不论怎么说，鄂温克语否定助动词有不变性结构类型的 aaʃiŋ 以及可变性结构类型的ə-两种。其中，aaʃiŋ在句子里使用时不产生任何音变现象，始终用它的原有结构形式使用于不同句子；而ə-要根据句子所陈述的不同时间概念和不同人称关系，接缀陈述式复杂多变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接缀其他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正因为如此，可变性否定助动词的结构特征、使用原理都比较复杂，同时还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

二 肯定助动词

鄂温克语的肯定助动词跟否定助动词相同，有着不变性和可变性两种结构类型。其中，不变性结构类型的肯定助动词有biʃiŋ“有”，属于可变性结构类型的肯定助动词实际上是在动词词根nəə-“放”、bi-“有”、gʉŋ-“说”等后面接缀相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由此，有人也认为nəə-、bi-、gʉŋ-等是动词词根的同时又是肯定助动词词根。不论怎么说，鄂温克语的肯定助动词是由动词词根nəə-、bi-、gʉŋ-派生而来。并且，在动词词根nəə-、bi-、gʉŋ-后面，也同可变性否定助动词词根ə-一样，能够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的各种语法词缀。使用于句子中主要动词后面的肯定助动词，要肯定主要动词所陈述的某一动作行为。

首先举例阐述肯定助动词biʃiŋ的使用情况及其原理。例如：

mini　gasa　jəəmə　hotʃtʃodu　əʃi　naaŋ　ʉniiməl　*biʃiŋ*.
我的　买了地　商品　商店在　现在　也　卖　是
现在商店里还在卖我已买过的商品。

tatʃtʃil　baraaŋʤiwal　mʉni　ədʉ　əmətəŋ　*biʃiŋ*.
他们　大家　我们的　这里　来　是
他们大家来我们这里来了。

这两个句子里，不变性肯定助动词biʃiŋ“是”，均肯定了主要动词ʉniiməl“卖”和 əmətəŋ“来”所表述的动作行为。很有意思的是，肯定助动词 biʃiŋ 前面出现的主要动词词根 ʉnii-和əmə-后面，接缀的都是动词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əl/（多次体）和/təŋ/（固定体）。由此可以了解到，不变性肯定助动词 biʃiŋ 在多数情况下，使用于接缀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这一事实。另外，鄂温克语口语里，像 bikki 或 bikkiwi 也可以充当不变性肯定助动词。例如，ʃi əməsə ***bikki*** aja“你来了就好”一句里 bikki 就发挥了肯定助动词的语法功能，表现出了对于句子中主要动词əməsə“来了”的肯定语法含义。

由动词词根nəə-、bi-、gʉŋ- 派生而来的可变性肯定助动词的形成原理，与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后面接缀陈述式不同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基本相同。这些接缀陈述式不同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可变性肯定助动词，在句中表示不同时间和人称概念的肯定式语法关系。关于助动词词根后面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基本情况、使用原理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分析和阐述否定助动词词根ə-的词缀系统时讲得比较清楚，所以在此对这些内容就不再赘述了。以下，用一些实例，展示接缀有不同语法词缀的可变性肯定助动词的使用情况。例如：

bi　əri　bajtawa　əmmədʉ　ʤiŋʤitʃtʃi　***nəə-sʉ***.
我　此　事情把　妈妈与　说　了　是　我
我把此事已经跟妈妈说了。

sʉ　mini　iisalduwi　iʃigʉʉtʃ　***bi-ʃi-ʧʧuŋ***.
你们　我的　眼睛在自己　看见反复　是　你们
你们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

tari　adine　tʉgni　oottowol　hokko　tewesa　***gʉŋ-ʤirəŋ***.
他　几个　冬天的　干牛粪　都　捡了　说　他

说是他们几个把过冬烧的干牛粪现在都储备好了。

以上三个例句里，接缀有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ʉ/的肯定助动词nəəsʉ，接缀有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以及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ʧʃʉŋ/的肯定助动词 biʃitʃʧʃʉŋ，接缀有陈述式现在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rəŋ/的肯定助动词gʉŋʤirəŋ等，均肯定了主要动词 ʤiŋʤitʃʧi、iʃigʉʉtʃ、tewesa 所表示的“说完了”、“反复出现”、“捡了”等动作行为。而且，这些肯定助动词一般都使用于接缀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或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相比之下，在体形态变化现象的动词后面使用的概率要高一些。

再说，在鄂温克语里，不变性肯定助动词和可变性肯定助动词均有一定使用率，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句子末尾。

三 判断助动词

这里提到的判断助动词表示的语法概念，同肯定助动词有所相似。但判断助动词不能表达像“在”、“有”等肯定助动词的语法意义。所以说，判断助动词在使用原理以及表现出的具体语法内涵等方面，同肯定助动词之间存在一些区别性特征。鄂温克语内，有不变性判断助动词 ʃiŋʤə“是”，以及由词根oo-“行”、“成”、“是”构成的可变性判断助动词。这两个判断助动词同样使用于句子末尾，并给句子中主要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作出判断。

首先展示不变性判断助动词 ʃiŋʤə 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例如：

bəj ʃiniwə ninihə gʉnəkkiwi nininde ***ʃiŋʤə***.
人 你 把 来 说的话 去吧你 是
如果人家叫你去你就去吧。

bi abani ʤiŋʤisawa ʤohiroŋ gʉŋʤime ***ʃiŋʤə***.
我 爸爸的 说 了地把 正确 认为 我 是
我认为爸爸说得正确。

这两个句子里，判断助动词 ʃiŋʤə“是”使用于接缀有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de/的动词ninindeɥ你去ɥ以及接缀有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me/的动词gʉŋʤimeɥ我认为ɥ的后面，从而正确判断了“你去是应该的事情”和“爸爸说的正确”等语句概念。

可变性判断助动词词根oo-后面可以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

而构成包含有不同时间或人称语法内涵的判断助动词。而且，在可变性判断助动词词根oo-后面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条件和要求，跟前面谈到的可变性助动词的情况完全相同。再说，接缀有陈述式各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可变性判断助动词一般都使用于句子末尾。例如：

mini　nisʉhʉŋ　ʉkkəhə(ŋ)ni　ʃiiŋkir　ənʉhʉniŋ　aja　oosoniŋ　***oo-so***.
我的　小的　　儿子　的　　咳嗽的　　病　他　　好　　成了他　是他
我小儿子的咳嗽病好了就行了。

ʃi　timaaʃiŋ　　əddə　　əmʉkkəŋ　　adoŋdu　　ninir　　***oo-so-ʃi***.
你　明天　　早晨　　独自　　马群与　　去　　是　　你
明天早晨只有你一个人去马群了。

这里，接缀陈述式过去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以及接缀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ʃi/的判断助动词oosoɥ是ɥ和oosoʃiɥ是ɥ，表现出了对于这两个句子中的主要动词所阐述的“病好了”和“一个人去马群”等概念的正确判断。而且，在第一句里，位于句子末尾的判断助动词前出现的主要动词词根 oo-后面，接缀了形动词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和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在第二句里，位于句子末尾的判断助动词前出现的主要动词词根nini-后面，接缀了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通过这些实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鄂温克语里由oo-构成的可变性助动词经常使用于形动词等后面的基本事实。

四　应许助动词

鄂温克语的应许助动词只有oodoŋ“行”、“可以”。而且，它属于不变性结构类型。使用于句子末尾的应许助动词oodoŋ，对于句子中主要动词陈述的某一动作行为表现出允许或同意的语义关系。例如：

ənnəgəŋ　əhʉddi　inig　mʉʉdʉ　əbbəʃim　***oodoŋ***.
这么　　热的　　天　　水里　　游泳　　行
这么热的天应该在河里游泳。

ajmagni　gisaŋdu　ʃimbowo　niniwʉhəŋkki　***oodoŋ***.
盟里的　　会里　　新宝把　　去　让的话　　可以
就让新宝去参加盟里的会吧。

另外，还可以在动词词根nəə-后面，接缀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

从而构成表示“行”之意的应许助动词 nəəhə。例如，ʃi tariwa ʤitʃtʃi ***nəəhə*** “你就把它吃了吧” 一句里，句尾出现的应许助动词nəəhə 表现出了说话人应许“你”具体施事“吃”这一动作行为的词义内涵。

五 能愿助动词

根据语法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还有能愿助动词，并分为可变性和不变性两种结构类型。不变性结构类型的能愿助动词有doroʃe“愿意”，可变性结构类型的能愿助动词由ətə-“能”、“会”构成。而且，在可变性助动词词根ətə-后面，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和前面阐述的可变性助动词的原理基本相一致。同时，能愿助动词也和其他助动词一样，往往使用于句尾。首先，以实际句子展示不变性能愿助动词 doroʃe 的使用关系及其特征。例如：

ilaaŋ gʉŋtʃə unaaʤ ondi dʉrʉŋ ʤaandar ***doroʃe***.
伊兰 是 姑娘 多么 样子 唱歌 愿意
伊兰这个姑娘是多么愿意唱歌呀。

可变性能愿助动词词根ətə-的使用情况及特征如下：

tari tʉttʉliʤir moriŋ oroondodihi toʃtʃanatʃtʃi əwəm ***ətə-rəŋ***.
他 跑着的 马 上 从 跳 完 下来 会 他
他能从奔跑的马背上跳下来。

bʉ məəŋkəŋ təggətʃtʃiwəl titim ***ətə-muŋ***.
我们 自己 衣服自己们 穿 会我们
我们自己能穿衣服。

这两个句子里，位于句尾的可变性能愿助动词词根ətə-后面分别接缀了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əŋ/和复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mʉŋ/，从而构成了能愿助动词ətərəŋ 和ətəmʉŋ等。同时，在上述三个例句末尾出现的能愿助动词 doroʃe“愿意”、ətərəŋ“他会”、ətəmʉŋ“我们能”等，都表现出了同句子中主要动词ʤaandar、toʃtʃanatʃtʃi əwəm、titim 陈述的“唱歌”、“跳下来”、“穿”等之间产生的能愿之意及语法关系。

总之，鄂温克语助动词的结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根据助动词的结

构性能和特征，主要分为可变性助动词和不变性助动词两大结构类型。其中，像否定助动词 aaʃiŋ、肯定助动词biʃiŋ、判断助动词 ʃiŋʤə、应许助动词oodoŋ、能愿助动词doroʃe属于没有语音变化现象的不变性助动词结构类别，而否定助动词词根 ə-、肯定助动词词根nəə-～bi-～gʉŋ-、判断助动词词根oo-、能愿助动词词根ətə-等是属于有语音变化现象的可变性助动词的构成要素。就像前面所陈述的那样，鄂温克语的可变性助动词词根后面，接缀不同时间和人称含义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基本相一致，都是接缀陈述式不同时间或人称意义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或接缀特定时间或人称含义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甚至是，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条件和原理也都相同。再说，除了否定助动词词根ə-之外，其他助动词一般都用于句子末尾，在这些助动词前面出现的主要动词词根常常接缀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形动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等。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使用于否定助动词词根 ə-后面的主要动词词根或词干一定要接缀/ra/、/rə/、/ro/、/rɵ/～/da/、/də/、/do/、/dɵ/～/ta/、/tə/、/to/、/tɵ/～/na/、/nə/、/no/、/nɵ/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时，这些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原理，跟陈述式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aŋ/、/rəŋ/、/roŋ/、/rɵŋ/～/daŋ/、/dəŋ/、/doŋ/、/dɵŋ/～/taŋ/、/təŋ/、/toŋ/、/tɵŋ/～/naŋ/、/nəŋ/、/noŋ/、/nɵŋ/等的使用情况完全相同。不论怎么说，助动词在鄂温克语动词类词的结构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　鄂温克语句法结构

对于一个形态变化现象极其丰富而系统的语言来讲，它的句法结构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法结构体系。鄂温克语句法结构概念里，自然也要包括句子和构成句子的基本成分，以及句子成分间的组合形式与特征、结构关系及规律。在这一章里，我们以实料为据，对于该语言的句法结构中出现的词与词间的结合形式与规则、句子成分的构成原理以及分类特征、不同词类在句子中的使用关系及其具体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全面探讨。由此，在以下章节中，主要从鄂温克语句子的词组结构和句子成分，以及方位词、时间词、代词、数词、副词、后置词、连词、助词、拟声拟态词、语气词、感叹词在句中的使用关系及其使用特征等方面，分析和阐述鄂温克语词句法结构。由于，在前面的章节里讨论鄂温克语语法形态变化现象时，已涉及过名词、形容词、动词及其使用关系和功能，所以在这里免去了对于它们的分析内容。

第一节　句子词组结构

鄂温克语句子结构里，有着极其严密而有规律的词和词间的结合原理。而且，词和词间的结合形式极为丰富，词和词的结合而产生的语义关系也极为复杂。同时，人们习惯于把这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搭配的句子统一体，放入词组结构系统内部进行讨论。依据鄂温克语句子所富有的词与词间的组合规则和搭配原理，乃至按照词与词间的组合或搭配结构特征，可以在它们内部分类出并列式词组、支配式词组、修饰式词组、补充式词组、限定式词组、表述式词组、否定式词组、判断式词组八种结构类型。对于这八种结构类型的词组，以及相关实例可以用以下简要形式整体展示：

1. 并列式词组结构 ➪ honiŋ　imagaŋ（honiŋ绵羊、imagaŋ山羊）“绵羊和山羊”
2. 支配式词组结构 ➪ geen　ʤiŋʤiraŋ（geen道理、ʤiŋʤiraŋ讲）“讲理”
3. 修饰式词组结构 ➪ dooni　m~~uu~~（doo河流+ -ni的　m~~uu~~水）“河水”

4. 补充式词组结构 ➪ naŋa aggaʃiraŋ（naŋa慢、aggaʃiraŋ走）“走得慢”
5. 限定式词组结构 ➪ doo baggila(doo河流、baggila对岸）“河对岸”
6. 表述式词组结构 ➪ moriŋ ugur（moriŋ马、ugur骑的）“骑马的”
7. 否定式词组结构 ➪ totʃtʃi aaʃiŋ（totʃtʃi扣子、aaʃiŋ没有）“没有扣子的”
8. 判断式词组结构 ➪ ahiŋ oodoŋ（ahiŋ哥哥、oodoŋ成）“是当哥哥”

通过以上展示的词组分类情况和相关实例，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到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凡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通过一定方式根据词和词间的结合原理自然组合而成的、而又不能够独立表达某一完整的句子概念的词语统一体，基本上均列入词组结构范畴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鄂温克语的这些词组，可以充当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在内的各种句子成分。以下，结合句中出现的不同词组实例，系统阐述鄂温克语的词组结构的构成原理、使用特征、意义关系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一　并列式词组

鄂温克语里主要由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词等实词组成并列式词组。而且，这些实词组合为并列式词组时，在意义结构或在表述内容方面均处于并列平等的关系。另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实词组成的并列式词组，有时也出现在实词间使用连词ootʃtʃi“和”的现象。

（一）由名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

honiŋ imagaŋ[①] hokko hurigaŋdihiwi jʉʉtʃtʃi ʉttʉlisə.
绵羊　山羊　都　圈子 从自己　出 完　跑 了
绵羊和山羊都从圈子里跑出去了。

əniŋ amiŋ ootʃtʃi amihaŋ təggəəŋdʉ təgətʃtʃi hotʃtʃodu ninisə.
母 . 父　和　大爷　车 里　坐 完　商店里　去了
父母和大爷乘车去商店了。

（二）由形容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

ədʉ baraaŋ boŋgoŋ barugun moo biʃiŋ.
这　多的　大的　粗的　树　有
这一带有许多粗大的树。

① 词下面的“_____”符号表示词组结构。

nəttə ootʃtʃi bʉggʉ bəj moriŋ ugurduwi mogoroŋ.
矮的 和 胖的 人 马 骑的时自己 费劲儿
矮胖的人骑马时很费劲儿。

（三）由代词与代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

satʃtʃisa moo bikki ələ tala neegəl nuudawusa.
砍了的 木 是 这儿 那儿 到处 扔 被 了
这儿那儿到处都乱扔着砍伐的木材。

ʃi ootʃtʃi tari bikki əmʉŋ bogni bəj ʃiŋʤə.
你 和 他 是 一 地方的 人 是
你和他是一个地方的人。

由代词与代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里，绝大部分是由指示代词或人称代词组成。与此相反，由其他代词组成的并列式词组比较少见。

（四）由数词与数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

tatʃtʃilni honiŋ əʃi nadaŋŋe ʤahoŋŋe əʃiŋ eʃer biʃiŋ.
他们的 羊 现在 七十 八十 不 到 有
他们的羊现在只有不到七八十只。

əmʉŋ ootʃtʃi ʤʉʉr əmʉŋ adal əntə.
一 和 二 一 样 不
一和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五）由动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

tajjani ʤiŋʤiʤir ooʤir bikki jəddiwi əntəthəjə ʤoonowuroŋ.
他 说 做 是 总 不一 想 被 他
总觉得他说的和做的不是一样。

ʉrʉlsʉl tajja ərʉ mənəəŋbə iʃitʃtʃi nəələtəŋ wakkiraraŋ sakkiraraŋ.
孩子们 那 坏 家伙把 见完 怕那样 喊 他们 叫他们
孩子们看见那个坏家伙之后怕得乱喊乱叫。

动词组成并列式词组的现象虽然有不少，但比较而言形动词充当并列

式词组的机会多一些，另外由陈述式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动词或副动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也有不少。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并列式词组里连词 ootʃtʃi 等基本上都出现一次。而且，必须使用于这些并列式实词的核心成分后面。例如：

amiŋ　ootʃtʃi　əniŋ　əhiŋ　əmuŋdu　muni　ʤuudu　əməsə.
爸爸　和　妈妈　姐姐　一起　我们的　家里　来了
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来我们家了。

上面的句子里，为了突出amiŋ“爸爸”在并列词组中的重要位置，在其后面使用了联合连词ootʃtʃi“和”。也就是说，该并列出现的三个实词里，amiŋ“爸爸”是核心成分。如果在该句子里把“爸爸和妈妈”作为核心成分的话，联合连词ootʃtʃi“和”自然要挪到amiŋ əniŋ的后面而位于əhiŋ“姐姐”一词的前面。可以说，这也是鄂温克语并列式词组的一个结构特征。

除了上面谈到的实例以外，鄂温克语里还有一种以表述语和被表述语的结构类型组合而成的并列式词组。例如：

ilaaŋ　nəhuŋ　tinug　bəəʤiŋdihi　muni　ədu　əməggisə.
伊兰　妹妹　昨天　北京　从　我们的　这里　回来了她
伊兰妹妹昨天从北京回到我们这里了。

əggəəl　tari　heen　ʤiʤʤirəŋ.
犍牛　它　草吃　正在它
犍牛它正在吃草。

上述两个例句的并列式词组ilaaŋ　nəhuŋ“伊兰妹妹”、əggəəl tari“犍牛它”里的，nəhuŋ“妹妹”和 tari“它”是表述语，ilaaŋ“伊兰”与əggəəl“犍牛”是属于被表述语，从而构成了由表述语和被表述语词组合而成的并列关系的词组结构。属于此种结构类型的并列式词组，绝大多数是由名词或代词组合而成。

二　支配式词组

鄂温克语里一般由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形容词、名词充当支配语，由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副词充当被支配语。在鄂温克语的支配式词组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支配语，因为支配语将被支配语作为对象，支

配该词包含的所有内容。另外，鄂温克语的支配语往往使用于被支配语的后面。

（一）由名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tari bəj geen ʤiŋʤiraŋ.
那 人 理 讲
那人讲理。

mini əmmə ootʃtʃi əhiŋbi əddə əddə unugun sagaraŋ.
我的 妈妈 和 姐姐 早晨 早晨 乳牛 挤
我妈妈和姐姐每天早晨挤牛奶。

（二）由名词与副动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ʃigun dəddəsələ ʃiŋbo təliŋ honiŋdihi əməggisə.
太阳 升 之后 新宝 才 羊 从 回来 了
太阳升起之后新宝才从牧羊点回来了。

muu təwənərdu suni awusuŋ ninirəŋ guŋʤirəŋ.
水 拉去的时 你们的 谁你们 去 是
你们中谁去拉水？

（三）由名词与形动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moriŋ hoggoloʤir bikki mini ahiŋbi ooroŋ.
马 套 正在的 是 我的 哥哥我 成
正在套马的是我哥哥。

heen təwəsə moriŋ təggəəŋ iləhi əməsə jəm.
草 装了的 马 车 哪里 来了 是
装有草料的马车是从哪里来的呀？

（四）由名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hoggoni nonom bikki aja guŋkəŋ talar guŋʤirəŋ.
套马杆 长的 是 好 是 他们 说
他们说套马杆还是长的好。

tari ʤuu nisuhuŋ ooʤihiŋ əsə uniim gada.
他　房子　小　由于　没　买　要
他是由于房子小而没买。

（五）由代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suni əri ane mondasa heensuŋ tatʃtʃilthi baraaŋ.
你们　这　年　打了的　草你们　他们比　多
你们今年打的草比他们得多。

ittu ʤiŋʤisahat ʤaariŋ əri aja.
怎么　说了也　还　这　好
无论怎么说还是这个好。

（六）由数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təʤiʤi ʤiŋʤikki ənnəgəŋ ʤuu ʤuurduwi aja.
真的用　说的话　这样的　房子　两个　好
说实话这样的房子有两个好。

mini əshəŋbi bikki digiheduwi doroʃi.
我的　叔叔我　是　四　喜欢
我叔叔喜欢老四。

（七）由形容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talar ajani ajawani gam gurunduwi buuso.
他们　好的　好把的　要　国家与自己　给了
他们把好中选好的交给了国家。

这句话也可以译成“他们把最好的选出来交给了国家”。而且，在鄂温克语里形容词与形容词组成的支配式词组中，上句里出现的ajani ajawani“好中好的（好中选好的）之结构类型是最为常见的实例。而且，形容词在句子中重复出现时，在前一个形容词后面接缀领格/ni/、从格/dihi/、比格/thi/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后一个重复出现的形容词后面接缀确定宾格或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构成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的词组结构。

（八）由数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mini ʤuuduwi əlbusə bikki ʤuur honiŋ.
我的 家里自己 拿回去的 是 两 羊
我拿回自己家里的是两只羊。

muni doolo ʤahoŋ bəj bikki guru(ŋ)ni gəbbəʃeŋ.
我们的 中间 八 人 是 国家的 公务员
我们之中八人是国家公务员。

（九）由副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支配式词组

əri inig tari miiŋti usuŋʧo.
这 天 他 实在 累了
今天他实在累了。

tari giltariŋ moriŋbo bi unətti ugusu.
那 白的 马 把 我 确实 骑了
我确实骑了那匹白马。

三 修饰式词组

鄂温克语里主要由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充当被修饰语，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形动词充当修饰语。而且，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之前，表示被修饰语的行为、特征、性质以及程度等。

（一）由代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muni nuulgir guŋʤir ʤuumuŋ tari ʤuu.
我们的 搬的 说的 房子我们 那 房子
我们准备搬进去的房子就是那套房子。

taʧʧilni ukkəhəŋ əddug sujtaŋdu ʃeggawuʧʧi iisə.
他们的 儿子 大的 学校里 考 被 了 进了
他们的儿子考入了大学。

（二）由名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adaniwi iʃiʤir bitig bikki səwəni bitig.
姐姐我 看着的 书 是 老师的 书

我姐姐看的书是老师的书。

dooni　muu　əjəəŋʤir　ooddiwi　arakkuŋ　ootʃtʃi　antanʃi.
河的　水　流着的　由于　干净　和　甘甜
河水由于流动而变得干净又甘甜。

从以上例句中出现的修饰式词组实例可以看出，由名词与名词组成的修饰式词组内部，在充当修饰语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要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而且，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接缀有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而充当修饰语的名词往往位于被修饰语名词之前。

（三）由形容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ʃimbo　gunər　bəj　bikki　aja　nerog.
新宝　是　人　是　好　汉子
新宝是一条好汉。

bu　adine　geedu　nandahaŋ　kino　iʃim　bahasamuŋ.
我们　几个　城里　美好的　电影　看　得到了我们
我们几个在城里看了场好电影。

另外，在鄂温克语里，人们会经常见到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而构成名词性形容词，从而修饰其后的名词修饰语之现象。例如：

mini　adani　ooso　həəmə　bikki　nogoʃi　həəmə.
我的　姐姐的　做了的　饭　是　菜有的　饭
我姐姐做的是有菜的饭。

moriŋʃi　bəj　əmukkəŋ　ʤuligu　urdu　juusə.
马有的　人　独自　南　山　登上了
骑士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山。

（四）由形动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tari　ujiwuʤir　əggəəl　ʃi　əʃi　həəldər　əggəəl.
那　拴被着的　犍牛　是　现在　套用的　犍牛
那头被拴着的犍牛是现在要用的犍牛。

alaar həhə ʃi aʃitʃʧaŋdihi nəələr həhə.
花 猫 是 老鼠 从 怕的 猫
花猫是怕老鼠的猫。

（五）由形容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ahiŋ təggʉ ʉlirdʉwi dattaŋ tʉggʉnʤi aggaʃiraŋ.
哥哥 路 走 在 经常 快的用 走
我哥哥总是快步走路。

unesal doolowol ʤiŋʤildiduwal nisʉhʉnʤi tʉʉrərəŋ.
姑娘们 中间 谈话时 小的 用 说
姑娘们之间谈话时用低声说话。

鄂温克语里，形容词修饰动词而构成修饰式词组结构类型时，作为修饰语的形容词在其词根后面往往要接缀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从而更加理想地表现出修饰其后续动词的目的。

（六）由代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tinʉg əmʉŋ inig ʃini oosoʃi ənnəgəŋ baraaŋ gi?
昨天 一 天 你的 做了的你 这么 多 呀
昨天整个一天你就做了这么多（活儿）呀?!

mini ʉtwi tʉttʉlicʤir moriŋdihi tattu tihitəŋ əsə soŋoro.
我的 儿子 跑着的 马 从 那么 摔下来 没 哭
我儿子从奔跑的马背上就那么摔下来后一点儿没有哭。

修饰动词而构成修饰式词组的代词里，最为常见的还是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同时，在充当修饰语的这些代词词干后面，一般都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七）由动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

mini nisʉhuŋ unaaʤwi dattaŋ əmʉhəjə təgətəŋ ʉgiirəŋ.
我的 小的 姑娘我 经常 独自 坐原样 玩 她
我小女儿经常是一个人就那么坐着玩。

ʤəəŋgʉ ʉrirəŋni ninihin moriŋsolni amigicʤi əʧʃʉmeed asaraŋ.
东 家的 狗 马群的 后面 叫 边 追

东家的狗从马群后面边叫边追。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由动词修饰动词的词组里，前一个处于修饰位置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均接缀了体形态变化的语法词缀/təŋ/（固定体）和/meed/（并进体）。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动词修饰动词的结构形式构成的词组实例里，动词的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所占有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

四　补充式词组

鄂温克语的补充式词组，由补充语和被补充语组合而成。而且，补充语位于被补充语的前面，从而对被补充语的行为、状态、性质以及时间等进行补充说明。补充语主要由动词、形动词、形容词、数词来充当，而被补充语由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充当。

（一）由名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timaaʃiŋ　əddə　mini　ahiŋbi　bəjʤi　əmərəŋ.
明天　早晨　我的　哥哥我　人跟　来 他
明天早晨我哥哥跟别人来。

talarni　digiŋ　ninihinniŋ　sʉt　honiŋdu　ninisə.
他们的　四　狗 他们　都　羊 边　去了
他们家的四条狗都跑到羊群那边去了。

上述句子里，名词充当补充语时，要在词干后面接缀格或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另外，充当被补充语的动词出现于句子中时，一般要接缀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二）由代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bi　əri　bajtawi　ʤiŋʤim　bʉʉkkiwi　tari　aleeraŋ　kuŋ.
我　这　事把自己　告诉　给的话我　他　生气　呀
如果我把自己的这件事告诉他的话，他会生气的。

bəjʉ　bəjʉlərdʉwi　nonom　miisaŋba　bikki　əttʉ　ʤawaraŋ.
猎　狩猎时　长　枪 把　是　这么　拿 它
狩猎时要用这种姿势拿长筒枪。

（三）由动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əri ʉgwʉ dooldiʧʧi səwəəŋ aawaŋbi ʤawaʧʧil jʉʉsə.
这 话把 听 完 斯文 帽子把 拿 了 出去了
听了这句话斯文拿完帽子就出去了。

nisʉhʉŋ alaar hashaŋ ʉttʉliʧʧi nənʉsə hʉŋ.
小的 花的 狗崽 跑 了 回去 呀
小花狗崽已经跑回去了呀。

（四）由形容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naŋa aggaʃiʤir bikki mini addewi ʃiŋʤə.
慢 走 者的 是 我的 奶奶我 是
慢慢走的是我奶奶。

tarini boŋgoŋ ahiŋ ookki goro totʃʧanaŋ.
他的 大的 哥哥 是 远的 跳
他的大哥跳得远。

（五）由代词与形动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sʉni ʤawar bəjsʉŋ ilə ʉttʉliʧʧi ʉlisə.
你们的 抓的 人你们 哪儿 跑 了 走了
你们要抓的人跑到哪儿去了？

ʉrni əəgidədʉ tari oŋkoʤir bikki mʉni moriŋ.
山的 这边 那 吃草的 是 我们的 马
山这边吃草的那匹马是我们的马。

（六）由名词与数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timaaʃiŋ əmʉŋ gʉŋkəŋ mini əmmə ʤiŋʤim bʉʉsə.
明天 一 是 我的 妈妈 告诉 给了
妈妈告诉我明天是 1 号。

ahiŋ bəggəŋ ʤʉʉr moriŋ təggəəŋʤi mʉnidʉlə əməsə.
哥哥 嫂子 俩 马 车 用 我们家 来了

哥哥和嫂子俩乘马车来我们家了。

（七）由数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的补充式词组

muni iʃirdu urul haʃil ʤuurduwi aja.
我们　看　孩子　还是　两个　好
我们认为孩子还是两个的好。

əri ʤəggələm nəətəŋ uniiʤir jəəməni toŋheniŋ hodaʃi.
这　并排　放　卖的　物品的　第五　贵
这些摆放的商品里第五个贵。

五　限定式词组

鄂温克语的限定式词组，主要由限定语和被限定语组合而成。而且，限定语位于被限定语的前面。同时，限定语主要由名词和代词充当，被限定语由名词、形容词、动词以及数词等充当。

（一）由名词与名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doo baggila adi adi honiŋʃi urirəŋ biʃiŋ.
河　对岸　几　几　羊有的　家　有
河对岸有好几家牧羊点。

muni həhəmuŋ oreel ʤuu ugidədu totʃʧanam juutəŋ huləəʃirəŋ.
我们　猫我们　经常　房　上　跳　去　上原样　躺着
我们家的猫经常跑到屋顶上躺着。

从上例可以看出，充当被限定语的基本上都属于方位词。这就是说，以名词组成的限定式词组里，主要由方位词充当被限定语。

（二）由代词与代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mini ədu ʤuur əggəəl ootʃʧi ʤahoŋ unugunŋ biʃiŋ.
我的　这里　两　犍牛　和　八　乳牛　有
我这里有两头犍牛和八头乳牛。

talarni awu əri dolob kino iʃinəm ninirəŋ.
他们的　谁　这　晚　电影　看　去
今晚他们中谁去看电影？

一般情况下，代词与代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里，充当限定语的代词词干后面，往往要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不过，在鄂温克语的有些实例中，也能见到以主格形式的代词充当限定语的情况。例如：

sʉ tala nʉʉggim ninisədihi amaʃigi bi əmʉŋ naaŋ əsʉ ninirə.
你们那里 搬 去了从 后 我 一 也 没 去
自从你们搬迁到那里以后我一次也没去。

（三）由名词与数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hadila(ŋ)ni doliŋboni moriŋsolʤi sandahaŋʧa.
草场 一半 把 马 们 让 糟踏 使 了
草场的一半让马群给糟踏了。

untani əmʉŋ bikki sʉt ʃiwar ooʧʧi nəəsə.
靴子的 一 是 都 泥 成 是了
我的一只靴子都沾满了泥土。

（四）由代词与数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mʉni digiŋmʉŋ sujtaŋdu əsə ninirə.
我们的 四我们 学校与 没 去
我们中有四个人没去学校。

（五）由名词和动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məəni naalladuwi ʤawaʤir jəəməwi soŋkodihi ʤoldoso.
自己的 手 里自己 抓 着的 东西把自己 窗户从 扔 了
他把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从窗户扔了出去。

əjjə ʉkkəhəŋ adi mʉgʉŋbi tʉkkʉlələtəŋ inigniŋgʉ geewa təhəərrəŋ.
这 小伙子 几 钱 把 揣着原样 整天 街 把 逛
这小伙子兜里揣着那几个钱整天逛大街。

（六）由代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限定式词组

timaaniŋʧi bi amiŋʤiwi moriŋ uguʧʧi tala ninime.
后天 我 爸爸和自己 马 骑 完 那边 去我
后天我跟爸爸骑马去那边。

unugun　əttu　sagaraŋ　gunjkəŋ　əmməwi　ʃilbam　buuso.
乳牛　这样　挤　是　妈妈我　告诉　给了
这种挤奶法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们从以上实例了解到，在鄂温克语里主要由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名词类词充当限定语。而充当被限定语的名词类词是以格或人称形态变化现象出现，充当被限定语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往往接缀体、式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六　表述式词组

鄂温克语的词组系统中也有表述式词组，而且由表述语和被表述语组成。其中，表述语多数由形动词来充当，被表述语由名词、代词、形容词来充当。再说，表述语作为该词组的主要成分，位于被表述语的后面。

（一）由名词与动词组合而成的表述式词组

baraaŋ　bəj　tarini　moriŋ　ugurwu　iʃidʒirəŋ.
多的　人　他的　马　骑 把　看着
好多人在看他骑马。

ninihinni　ətʃtʃurwə　dooldiʧʧi　ədʒi(ŋ)niŋ　dʒuudihiwi　juum　əməsə.
狗　的　叫的把　听　完　主人他　屋从自己　出　来 了
听到狗叫声主人就从屋里走了出来。

（二）由代词与形动词组合而成的表述式词组

tarini　dʒiŋdʒisawa　bəjsəl　sut　nandahaŋdʒi　ədʒiʧʧi　gasa.
他的　讲了的把　人们　都　好好地　记 完　要了
他说的话大家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了。

suni　əbbəʃidʒirwusuŋ　saasa　bəj　aaʃiŋ　gunjkəŋ　gi？
你们的　游泳着的你们　知道的　人　没　是　吗
难道没有人知道你们在游泳吗?!

（三）由形容词与形动词组合而成的表述式词组

baruguŋdʒi　əkkəwusə　bikki　mini　amiha(ŋ)ni　taanar　daŋga.
粗的用　卷被的　是　我的　大爷的　吸的　烟

卷得粗的是我大爷吸的烟。

ʉhʉr　təggəə(ŋ)ni　naŋa　ʉlirwʉ　awuhat　baanaŋ.
牛　车　的　慢的　走的　谁　都　烦
谁都烦牛车走得慢。

在表述式词组里充当表述语的那些形动词，主要以宾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或由宾格语法词缀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形式构成。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形动词在表述式词组里，充当表述语时在其词根或词干后面要相继接缀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a/、/wə/、/wo/、/wʉ/或/ba/、/bə/、/bo/、/bʉ/和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等。当然，也有以形动词的不同形态变化现象充当表述语的情况。

七　否定式词组

鄂温克语的否定式词组，由否定语和被否定语组合而成。而且，否定语可以位于被否定语之前，也可以位于被否定语之后。否定语主要由接缀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否定助动词词根ə-，以及否定助动词aaʃiŋ来充当。在一般情况下，否定语位于被否定语之前时，要使用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否定语位于被否定语之后时，要使用否定助动词aaʃiŋ。但是，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比如说，在鄂温克语口语里，也能见到否定助动词aaʃiŋ位于被否定语之前的现象。再说，该语言里，否定式词组的被否定语完全可以由任何一个实词来充当。不过，出现在以ə-构成的否定助动词后面的绝大多数是动词或形动词，而出现于否定助动词aaʃiŋ前面的主要是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关于否定助动词词根ə-后面接缀陈述式[①]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基本情况，我们在分析和阐述否定助动词词根ə-的结构原理时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过了。所以，对此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否定助动词词根ə-的讨论内容。另外，也有将副词使用于由aaʃiŋ 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的现象。下面，以实际句子为例，首先阐述否定语位于被否定语之前的否定式词组的结构关系及使用特征。

（一）由ə-构成的否定助动词与动词组合的否定式词组

əri　inig　mandi　dolob　ootʃtʃohiŋ　əʤi　ʉlirə.
这　日　太　晚　到至　不　走
今天不要走得太晚。

① 主要是与动词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关。

ʤoohodu　ittʉ　togjo　ilasa　ʤaariŋ　ʤʉʉ　əʃiŋ　əhʉldə.
炉子　怎么　火　烧了　也　屋　不　热变
炉子里怎么烧火屋子也热不起来。

（二）由ə-构成的否定助动词与形动词组合的否定式词组

əʃiŋ　tatir　bikki　əʃiŋ　ʤohir　gʉŋkəŋ　əmməwi　ʤiŋʤisa.
不　学习　是　不　对的　话　妈妈我　说了
我妈妈说不学习是不对的。

属于此种结构类型的否定式词组，可以出现于句子的不同部位。但是，在句首及句尾出现的概率要高一些。同时，就像我们在分析否定助动词的使用关系时所谈到的那样，在句尾与否定助动词相搭配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一般都要接缀/ra/、/rə/、/də/、/da/、/sa/、/sə/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在鄂温克语里，以否定助动词词根ə-为核心构成的否定式词组有相当高的使用率。

（三）由名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annagaŋ　təggətʃʧidʉ　totʃʧi　aaʃiŋ　gʉnəŋ　kʉŋ.
那种　衣服上　扣子　没　说　呀
据说那种样式的衣服上没有扣子。

bəj　aaʃiŋ　ʤʉʉdʉ　iim　amram　oodoŋ　gi？
人　没　房子里　进　休息　可以　吗
可以进没人的屋子里休息吗？

（四）由代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arini　aaʃiŋdu　mʉni　ʤʉʉdʉ　əmʉŋ　baraaŋ　bəj　əməsə.
他　没　我们的　家里　一　多　人　来了
他不在的工夫我们家里来了一大堆人。

bi　aaʃiŋ　bikki　ondihot　bajta　jʉʉrwə　awu　saaraŋ.
我　没　是　什么也　事　出的把　谁　知道
如果我不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五）由形容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ahi(ŋ)ni ʤuu niŋ əduhi goro aaʃiŋ.
哥哥 家 是 这里 远 没
我哥哥的家离这里不远。

（六）由数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namaaʤ aaʃiŋ bikki bəj ʃinidu ittu buurəŋ.
百 没 是 人 你的 怎么 给
没有百元人家怎么给你?

（七）由形动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ondihot jəəmə oor aaʃiŋ əmuŋ inigwi nutʃʧigəsə.
什么也 事 做 没 一 天把自己 渡过了
这一天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做就过去了。

（八）由副词与否定助动词aaʃiŋ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ənnəgəŋ nandahaŋ əriŋ dahi aaʃiŋ guŋkəŋ talar ʤiŋʤiraŋ.
这样 美好的 时光 再 没 是 他们 说
他们说再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时光。

否定助动词aaʃiŋ为主构成的否定式词组，虽然也可以出现于句子的各个部位，但绝大多数实例出现于句中或句首。而且，否定助动词aaʃiŋ一般都使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名词类词或形动词的后面，当然也有使用于接缀有领格、位格、与格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情况。再说，以否定助动词aaʃiŋ构成的否定式词组后面，使用判断助词bikki“是”的实例也有不少。

另外，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还有以否定助动词ənte“不是”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结构。而且，否定助动词ənte在否定式词组中，往往使用于被否定语的后面。请看以下用否定助动词ənte构成的否定式词组在句中的使用情况。

（九）由名词与否定助动词ənte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əri əddə munidələ əməsə bəj batu ənte.
这 早 我们家 来了的 人 巴图 不是

今天早晨到我们家来的人不是巴图。

（十）由代词与否定助动词ɵntɵ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ari　moriŋbo　uguso　bəj　ʃi　ɵntɵ　gʉŋkɵŋ　talar　gʉnɵŋ.
那　马 把　骑的　人　你　不是　是　他们　说
他们说骑那匹马的人不是你。

（十一）由形容词与否定助动词ɵntɵ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ʉggʉŋ　ɵntɵ　moriŋbo　ugukkiwi　bəjdʉ　ʤogoloŋ.
快的　不　马把　骑的话　身体与　受罪
骑走得不快的马，人就会受罪。

（十二）由数词与否定助动词ɵntɵ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ʃini　ikkiŋ　tatisa　hərgəŋʃi　oriŋ　ɵntɵ　ʤaaŋ　jəgiŋ.
你的　新　学的　单词你　二十　不是　十　九
你新学的单词不是二十个是十九个。

（十三）由形动词与否定助动词ɵntɵ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ari　bəj　ʉlirthi　ɵntɵ　ondihot　aggaja　aaʃiŋ　gʉnɵŋ.
那　人　走的比　别　什么也　办法　没　说
那个人说除了走，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

（十四）由副词与否定助动词ɵntɵ组合而成的否定式词组

tajja　ʉkkəhəŋ　bajta　eʃegerduwi　sampal　ɵntɵ.
那　小伙子　事　做时自己　麻利　不
那个小伙子做事不麻利。

鄂温克语里，否定助动词ɵntɵ虽然可以组成否定式词组，并有一定使用率，但和否定助动词aaʃiŋ构成的否定式词组相比，它的使用率就显得低得多。而且，否定助动词ɵntɵ同名词类词相搭配构成否定式词组的现象占绝对多数。同时，在那些名词类词的后面有时还接缀数、格、人称领属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当然，就如上例所见，否定助动词ɵntɵ同形动词或副词等相配合，同样能够构成否定式词组。但是，这种实例不是太多。

八 判断式词组

鄂温克语的判断式词组，毫无疑问是由判断语和被判断语组合而成。而且，判断语位于被判断语的前面。判断语主要以表示肯定、判断、应许、能愿等意义的词根bi-、词根oo-构成的肯定助动词或判断助动词，以及由判断助动词ʃiŋʤə等充当。另外，在肯定助动词词根bi-或判断助动词词根oo-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同分析肯定助动词词根bi-以及判断助动词词根oo-时论述的内容完全相一致。因此，想具体了解这些助动词的形态变化原理，可以参阅前面分析的与此相关的内容。在这里有必要解释的是，肯定助动词词根bi-在判断式词组里出现时，完全表示肯定意义的判断关系。再说，判断式词组里的被判断语，主要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形动词、数词、副词等充当。

（一）由名词与bi-或oo-构成的判断助动词组合的判断式词组

bi ʤaaŋ aneni ʤʉlidədʉ imiŋ somdu səwə bisʉ.
我 十 年的 前 在 伊敏 索木在 老师 是我
我十年以前在伊敏索木当过老师。

tajjaʤi təəreləhəŋkki mini nəhʉŋbi oodoŋ.
他 相比的话 我的 弟弟我 行 他
跟他相比，我弟弟比他强得多。

（二）由代词与bi-构成的判断助动词或代词跟判断助动词ʃiŋʤə组合而成的判断式词组

mini əri əddə sʉnidələ ninirdʉ tari bisə.
我 这 早 你们家 去的时 他 在他
我今早去你们家时他在你们家来着。

tinʉg dolob ʉttʉlisə moriŋ ʃi əri ʃiŋʤə.
昨天 夜 跑了的 马 是 这 是
昨夜跑出去的就是这匹马。

（三）由形容词与 bi-或 oo-构成的肯定助动词或判断助动词组合而成的判断式词组

imiŋ dooni mʉʉ bikki ajattedihi arakkuŋ bisə.
伊敏 河的 水 是 自古 干净的 是它

伊敏河的水自古以来就纯净。

imitʃtʃi　nəətʃtʃi　ʉlirniŋ　bikki　tʉggʉŋ　ooso.
油　放　走　是　快　成它
加了油后走得就快了。

（四）由动词与bi-构成的判断助动词或ʃiŋʤə组合而成的判断式词组

mini　əmər　əriŋdʉ　toshaŋsal　sʉt　jʉʉtəŋ　bisə.
我的　来的　时候　牛犊们　都　出原样　是它们
我来时牛犊们都已跑出去了。

səwəəŋni　honnoriŋ　ninihin　bəjwə　iʃikkil　hihiraŋ　ʃiŋʤə.
斯文　的　黑的　狗　人　把　见立刻　咬　是
斯文的黑狗见人就咬。

动词与判断助动词组成的词组里，几乎找不到由动词与oo-构成的判断助动词相互搭配而组合的判断式词组。

（五）由数词与bi-或oo-构成的判断助动词组合的判断式词组

əʃi　mʉni　hurigaŋdu　honiŋ　ʤaaŋ　biʃiŋ.
现在　我们的　圈子里　羊　十　有
现在我们羊圈子里有十只羊。

digi(ŋ)ni　oroоŋdu　dahi　əmʉŋ　noŋikki　toŋ　oodoŋ.
四的　上面　再　一　加的话　五　是
四加一等于五。

（六）由副词与bi-构成的判断助动词或跟判断助动词ʃiŋʤə组合的判断式词组

timaaʃiŋ　uduŋ　tokkorniŋ　ʉnənti　biʤigə.
明天　雨　下的它　的确　是
明天下雨也许是真的。

tannagaŋ　goro　təggʉwə　moriŋʃi　ʉlikki　mandi　ʃiŋʤə.
那么　远的　路　把　马有的　走的话　非常　是
骑马走那么远的路非常不容易。

通过上面的一系列实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鄂温克语判断式词组的主要结构特征以及句子中使用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名词类词、形动词、副词等跟判断助动词词根bi-或oo-以及ʃiŋʤə等组合而成的判断式词组里，使用率最高的是由bi-派生的判断助动词同名词类合成的实例，其次是名词类词与判断助动词ʃiŋʤə组合而成的词组，像判断助动词词根oo-和名词类词构成的例子不是太多。再说，这些判断助动词跟形动词、副词等组合而成的判断式词组虽然也出现不少，但和名词类词同判断助动词构成的实例相比，就显得比较少。另外，无论是名词类词还是形动词，跟判断助动词共同构成判断式词组时，名词类词往往以主格或宾格以及人称领属或数形态变化现象出现。

总之，鄂温克语词组的构成形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并且自成系统。如果弄不明白它们复杂多变的结构原理和词与词之间的组合规则，以及具体表现出的意义结构，乃至相关词组间产生的极其细微的意义关系或区别性特征的话，就会对词组结构特征的系统阐述、词组意义结构的全面解析、不同词组的使用关系的理论阐述等方面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使人难以把握词组结构的范围和界限。因此，一定要认真对待与词组相关这些实际问题，争取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前面讨论的鄂温克语词组及使用关系。再说，鄂温克语词组结构，虽然有它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方言土语也比较复杂、外来语言影响比较大等原因，该语言的词组结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变异性、非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词组结构的变化现象，要有客观实在的认识和定位。不论怎么说，在这里分析和交代的八种结构类型的词组是鄂温克语里比较常见的词组系列。

第二节　句子成分分析

鄂温克语的句子结构里，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插语等成分。同时，句子还要分简单句和复合句。简单句也叫“单句”，也就是没有分句内容的句子结构。例如，鄂温克语的bi bitig iʃime“我看书”就是属于简单句。复合句也称复句，主要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句组合而成的复杂句子。例如，鄂温克语的bi bitig iʃime，tari hərgəŋ ʤoriroŋ“我看书，他写字”就是属于并列关系的复合句。但是，无论是简单句还是复合句都离不开句子成分，它们都是由不同的句子成分组合而成的产物。

说到鄂温克语的句子成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语和谓语。这两个句子成分，在该语言的句子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是以主语在前、谓语在后的语句结构形式出现。鄂温克语的句子里，有时也能够见到主语被省略的个别简单句，但在绝大多数句子里主语和谓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例如，像amakkaŋ ninihə“（你）赶快去吧”一句，就是属于省略主语ʃi“你”的简单句。该句子里，以动词词根nini-“去”后面接缀的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ə/表示了主语ʃi“你”的语义内涵。根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内虽然有像amakkaŋ ninihə 这样省略主语的简单句，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使用保留其主语ʃi“你”的 ʃi amakkaŋ ninihə“你赶快去吧”这一完整的句子形式。再说，鄂温克语的每个句子里几乎都有谓语，它几乎是句子不可缺少或不可被省略的重要成分。另外，像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都属于鄂温克语句子的次要成分，它们常常使用于主语和谓语的前后，在句中起着修饰或服务于主语和谓语的作用。例如：

ʃi　　məəni　　ʉtwi　　amakkaŋ　　ʤuudu　　iiguhə.①
你　　自己的　　儿子　　赶快　　屋里　　领进
你把自己的儿子赶快领进屋里来。

该简单句里ʃi“你”是主语，məəni“自己的”是定语，ʉtwi“儿子”是宾语，amakkaŋ“赶快”是状语，ʤuudu“屋里”是补语，iiguhə“领进”是谓语。

如上所述，鄂温克语里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主要组成内容，也就是句子的核心成分。而且，主语一般位于句子开头或开头部位，谓语要位于句尾或句尾部位。例如：

bi　　əri　　inig　　ʉrdu　　juume.
我　　今　　天　　山　　登
我今天上山。

鄂温克语中的插入语是句子的特殊成分。而且，也只能在特殊句子里被使用，从而表示某一特定语义概念，或着重强调某一话语内容。例如：

① 句子成分下面的细单线“_____”表示主语，双线“═══”指谓语，点线“·····”代表定语，粗黑线“▬▬”表示宾语，波浪线“～～～”指状语，斑点线“……”表示补语。

talar （bəjʉʃeŋsəl） əməsə.
他们 猎人们 来了
他们（猎人们）来了。

上面的简单句里出现的bəjʉʃeŋsəl“猎人们”就是插入语，插入于主语和谓语之间，从而对句子中主语talar“他们”的意义内涵作了进一步说明。

以下结合实际句子，对于鄂温克语句子成分的构成形式、结构关系、使用特征以及具体发挥的语句功能和作用展开全面分析和讨论。

一 主语

鄂温克语的主语主要回答“谁”、“什么”等问题，在句中陈述动作行为的施事者，也叫句子的主体。正因为如此，主语在句子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常常由接缀各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名词类词或形动词及词组充当主语。

（一）名词充当主语

名词做主语时，往往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例如：

taŋgur ʃirəni orooŋdu bidʒirəŋ.
碗 桌子 上面 有着
碗在桌子上面。

moriŋ tatʃtʃigdu hihiwutaŋ saaʃihahi ʉttʉlisə.
马 蚊子与 咬被原样 那边 向 跑了
马被蚊子叮后向那边跑了。

除了主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名词类词之外，像接缀有从格或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也可以充当句子中主语。例如：

səwə-dihi ənnəgəŋ baraaŋ dashal bʉʉsə.
老师 从 这么 多的 作业 给 了
老师留给了这么多作业。

（二）代词充当主语

代词里充当主语的主要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例如：

ʃi adi baatʃtʃi oosoʃi？
你 几 岁 成了

你几岁了?

əri　ʃi　ərʉ　ninihin　kuŋ.
这　是　坏的　狗　呀
这是一条恶狗!

另外，反身代词或疑问代词等虽然也可以充当句子主语，但比较少见。例如：

məəni　giltariŋ　moriŋbi　uguso.
自己　白的　马　骑了
自己骑了白马。

awu　əri　inig　sujtaŋdu　ninirəŋ?
谁　这　天　学校　去
谁今天去学校?

代词除了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充当主语之外，还可以用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形式充当主语。例如：

taʧʧil-ni　oodʒirwo　dʒiŋdʒisa　dʒaariŋ　əʃiŋ　udiro.
他们的　做的把　说了　也　不　停下来
他们做的活儿怎么说也不停下来。

再说，在鄂温克语里，由接缀与格或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疑问代词充当主语的现象确实也有不少。例如：

adi-du　ninisə　dʒaariŋ　oodoŋ.
何时与　去 了　也　行
何时去都可以。

（三）形容词充当主语

形容词充当主语时，主要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例如：

uliriŋ　aaʃiŋ　ooso.
红 的　没　成
红的没有了。

boŋgoŋ bikki əʃi naaŋ ʤuur biʃiŋ kuŋ.
大的 是 现在 还 两 有 是
大的现在还有两个。

从上述例句里可以了解到，充当主语的形容词往往以名词化了的形式出现。例如，刚才句子里使用的uliriŋ“红的”和boŋgoŋ“大的”等，实际陈述的意义结构应该是“红的××东西”和“大的××东西”等名词化的词语概念。而且，形容词中包含的名词化概念，要根据说话者的具体话语内容来定。

（四）数词充当主语

数词经常以主格形态变化充当主语。但是，往往在做主语的数词后面，使用判断助词bikki、ʃi等。例如：

ʤuur bəjni əmuniŋ bikki moriŋdihi tihisə.
两 人的 一 是 马 从 摔下来了
两个人中的一位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toŋ ʃi muni ʤuuni ukkuni noomir ʃiŋʤə.
五 是 我们的 家的 门的 号码 是
五是我们家门牌号码。

同上述情况不同，集数词充当主语时在其后一般不需要使用判断助词。例如：

niŋune sut dooni muudu tihisə.
六个一起 都 河的 水里 掉下去了
六个人一起都掉进河水里了。

（五）形动词充当主语

形动词充当主语时，一般在其后使用判断助词bikki或ʃi等。例如：

uuʃigi moriŋ ugutoŋ əməʤir ʃi ondi bəj jəm.
这边 马 骑 样 来着的 是 什么 人 呀
骑着马往这边来的是什么人呀？

tullə əʧʧuʤir bikki muni ʤəəŋgu ʤuuni ninihin.
外面 叫的 是 我们的 东 家的 狗

外面叫的是我们东家的狗。

（六）词组充当主语

在鄂温克语里，词组充当主语的现象也有不少。其中，像并列式、表述式、修饰式等结构类型的词组做主语的机会较多。例如：

1. 并列式词组充当主语

həhə giltariŋ bikki mini miiŋ ajawur bodoər ooroŋ.
蓝的　白的　是　我的　最　喜欢的　颜色　成
蓝和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2. 表述式词组充当主语

tʉg ookkiwi ʤʉʉwi namaddilar ʃi mandi bajta.
冬天　到的话　房子我　取暖的　是　非常　事情
到了冬天房子取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sisəwi tʉggʉŋləhəŋʧə bikki amakkaŋ bogduwi eʃerni ʤaariŋ.
汽车把　加速让的　是　快的　目的地　到的　为了
汽车加速是为了快点到达目的地。

3. 修饰式词组充当主语

nəhʉ(ŋ)ni nənʉr bikki inig taŋiŋ idrəʤirəŋ kʉŋ.
弟弟的　回去的　是　天　每　靠近着　呀
弟弟回去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迫近。

hədə motoorni təggʉ bikki baraaŋ biʃiŋ.
原野　摩托车的　路　是　多　有
原野上摩托车的路迹有很多。

总之，鄂温克语里充当主语的词或词组后面，使用判断助词 bikki 或 ʃi 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这些判断助词表现出相当于汉语的“是”之语法概念。再说，名词类词充当主语时，多数情况下以主格形式出现。不过，也有在上述例句里见到的那样，接缀从格、领格、与格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做主语的实例。形动词充当主语时，一般要接缀现在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还有，在词组结构系统中像并列、表述、修饰关系的词组

充当句子主语的机会较多。不论怎么说，在现代鄂温克语里，充当主语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复杂。但是，比较而言，名词类词以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充当主语的现象占绝对多数。

二 谓语

鄂温克语里的谓语在句子中回答“干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等问题。并且，主要表示句子主语所要施事的动作行为，以及主语指含的对象或事物之状态、性质、数量等。如前所述，谓语也属于句子的主要成分，并基本上位于句尾。有时还在谓语后面使用语气词或感叹词。鄂温克语里，主要用接缀有各种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充当谓语。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动词的陈述式、祈使式、命令式等的形态变化现象。不过，除了动词之外，像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以及相关副词等也可以充当句子的谓语。这些词充当谓语时，一般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

（一）动词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充当谓语

bu tari morinbo tinug buuggi-semun.
我们 那 马 把 昨天 还给 了我们
我们昨天还给了那匹马。

iihədu bidʒir see uji-dʒirən kun.
锅里 在的 茶 开 着它 呢
锅里的茶正在开着呢。

（二）动词祈使式形态变化现象充当谓语

timaaʃin əddəni dʒahon ərindu bu ədu bahaldi-gatmun.
明天 早晨的 八 点在 我们 这里 见面 吧我们
我们明天早晨八点钟在此见面吧。

tari ʃini honnorin morinboʃi ugu-gone.
他 你的 黑的 马 把你 骑 吧他
请让他骑你的黑骏马吧。

（三）动词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充当谓语

ʃi əʃi talarwa gələnə-h!
你 现在 他们把 找去吧你

你现在就去找他们!

tari　ikkiŋ　japoŋ　bitigwi　iʃi-giŋ!
他　新的　日语　书把自己　看吧他
让他看自己的新编日语教科书!

（四）副动词充当谓语

鄂温克语里，由副动词构成谓语时，常常在副动词后面使用强调助词或疑问语气词等。例如：

bi　tajja　ərʉ　mənəəŋbə　ʤawanam　kuŋ.
我　那　坏的　家伙把　抓 去　吧
我去抓那个坏家伙吧。

honiŋ　huluhuwuso　ʃi　bəjni　aaʃiŋsala　huŋ.
羊　偷　是　人的　睡 了　是
羊被偷的时候人已经睡了。

（五）助动词充当谓语

ədʉ　tari　biʃiŋ.
这里　他　有
这里有他。

ʉrʉl　ʤaariŋ　ʃini　əriwʉʃi　ətərəŋ.
孩子　也　你的　这把你　会
连孩子也会做你这种活儿。

（六）名词充当谓语

mini　əddʉg　ahiŋbi　bikki　səwə.
我的　大的　哥哥我　是　老师
我大哥是老师。

tari　goddo　ʉr　orooŋdu　uggasa　moo　ʃi　ʤadda　moo.
那　高的　山　上面　长的　树　是　松　树
那高山上长的树是松树。

（七）形容词充当谓语

adani ʤuu bikki arakkuŋ.
姐姐的 屋 是 干净
姐姐的屋子干净。

ʃiŋbo guŋtʃə bəjni giranda hata.
新宝 说 人的 骨头 硬
新宝这个人是个硬骨头。

（八）代词充当谓语

əri ʤooʃen doolo bitig iʃiʤir bəj bikki bi.
这 相片 里 书 看 人 是 我
这张相片里看书的人是我。

ʃi ʃi awu.
你 是 谁
你是谁？

（九）数词充当谓语

ʤuur nadan bikki ʤaaŋ digiŋ.
二 七 是 十 四
二七得十四。

batuʃe(ŋ)ni urul ʃi ʤuur.
巴图他们的 孩子 是 二
巴图他们家的孩子是两个。

（十）副词充当谓语

tari ut gəbbəduwi bikki mandi.
那 男孩 劳动在自己 是 非常
那男孩非常能劳动。

mini ukkəhəŋbi moriŋ hoggolorduwi bikki sampal.
我的 儿子我 马 套时 是 麻利

我儿子套马时很麻利。

（十一）词组充当谓语

除了上面例句说明的情况之外，在鄂温克语里还有以补充式词组、修饰式词组、限定式词组、并列式词组等构成谓语的现象。请看如下例句。

1. 补充式词组充当谓语

əshə(ŋ)ni　unaaʤ　ənihəŋʤi　əmərəŋ.
叔叔的　姑娘　姨 跟　来
叔叔的女儿跟姨妈一起来。

2. 修饰式词组充当谓语

tari　bogdu　təgəmeed　ʉgiirəŋ.
他　地在　坐样　玩
他坐地上玩。

3. 限定式词组充当谓语

mini　ədʉ　ənʉnəŋ.
我的　这儿　疼
我这儿疼。

4. 并列式词组充当谓语

tari　ʤʉʉri　bikki　əhiŋ　nəhʉŋ.
她们　俩　是　姐姐　妹妹
她们俩是姐妹。

另外，也有用否定词组或肯定词组做谓语的一些实例。例如，bi əʃim gada“我不要”，tari ʃi səwə ʃiŋʤə“他是老师”等。

如上所述，鄂温克语句子的谓语结构系统相当复杂，除了动词类词能够充当谓语之外，名词类词或词组也可以做谓语。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动词类词充当谓语。特别是，那些接缀陈述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在句子里充当谓语的现象十分多。其次是，接缀祈求式形态变化语法

词缀的动词。相比之下，由接缀命令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的动词以及副动词、助动词等做谓语的实例相对要少一些。另外，由名词类词、副词或词组充当谓语的现象也不是太多。而且，名词类词一般都以主格形态变化结构做谓语。词组谓语也基本上属于补充、修饰、限定、并列结构类型。还有，在鄂温克语的谓语后面有时要使用语气词或感叹词，从而给谓语增加某种语气或感叹色彩。

三 宾语

鄂温克语里，宾语往往位于句中谓语之前，从而表示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同时受动词的支配。不过，也不能排除宾语使用于句子其他位置的一些特殊情况。再说，鄂温克语的宾语，主要由接缀确定宾格、不确定宾格、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充当。有时，也可以用连缀宾格和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宾语。

（一）名词充当宾语

mini ʉkkəhəŋ honiŋbo asadʒiraŋ.
我的 儿子 羊把 赶着
我儿子正在赶羊群。

ʃiŋa bəjni akkiwani imoso.
西嘎 人家的 酒把的 喝了
西嘎把人家的酒给喝掉了。

（二）代词充当宾语

mini əhiŋbi immiwə gadaŋ gʉnəŋ.
我的 姐姐我 针 把 买 说
我姐姐说要买针。

əri inigni hisəəldʉ səwəəŋ səwə ahiŋba həənnəsə.
今 日的 课 上 斯文 老师 哥把 表扬 了
在今天的课堂上斯文老师表扬了我哥哥。

（三）形容词充当宾语

ʃi tadu uliriŋbo bʉʉhə.
你 他 红的 给
请你给他红的吧。

tari　bikki　honi(ŋ)niwi　bugguweni　waasa.
他　是　羊的自己　肥 把 的　杀了
他从自己的羊群里杀了一只肥羊。

（四）数词充当宾语

bi　toŋbo　oosu.
我　五个　做了
我做了五个。

tinug　muni　ninihin　tajja　adi　tuuggudihi　ʤuurwe　ʤawasa.
昨天　我们的　狗　那　几　狼　二　抓
昨天我们家的狗从那几条狼里抓了两个。

（五）形动词充当宾语

bi　tarini　ʤaaŋdaʤirwa　dooldime.
我　她的　唱着的歌 把　听 我
我要听她唱的歌。

səwə　baraaŋ　sewe　doolodihi　wakkiraʤirwani　əlbusə.
老师　多的　学生　里 从　喊叫着的把　带走了
老师从许多学生中把大喊大叫的学生带走了。

（六）词组充当宾语

在鄂温克语里，词组充当宾语的现象也有不少。特别是，表述词组、限定词组、并列词组、修饰词组等充当宾语的实例较多。

1. 表述词组充当宾语

mini　əhiŋbi　unuguŋ　sagarwa　iʃiʤirəŋ.
我的　姐我　乳牛　挤奶把　看着
我姐姐正在看挤奶。

2. 限定词组充当宾语

bi　totʃtʃini　əmunbə　nuudatʃtʃi　əsu　bahara.
我　扣子的　一把　丢完　没　找到
我把扣子中的一个弄丢后没有找到。

3. 并列词组充当宾语

tari mini ahiŋ ootʃtʃi nəhuŋbə əʃiŋ taagda.
他 我的 哥哥 和 弟弟 不 认识
他不认识我的哥哥和弟弟。

4. 修饰词组充当宾语

ajittedu bu hokko dooni muuwu imom bisəmuŋ.
过去 我们 都 河的 水把 喝 在我们
过去我们都喝河里的水来着。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宾语是句子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它的重要性仅次于主语和谓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鄂温克语比较完整的句子均有宾语成分。而且，就像前面的例句里所见到的那样，充当宾语的绝大多数是接缀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除此之外，形动词或相关词组做谓语的实例也有不少。当然，其中一些实例，接缀宾格和领格双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再说，鄂温克语的宾语，基本上使用于句尾谓语之前。在这里还有必要解释的是，鄂温克语的名词类词中也有用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充当句子宾语的现象。例如，bi ʤuu gasu“我买了房子”一句的名词ʤuu就是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宾语。另外，像否定式词组也能够做句子的宾语。例如，tari əʃiŋ əmərwə saame“我知道他不来”的宾语əʃiŋ əmərwə就属于否定词组。

四 补语

鄂温克语句子里有补语成分。而且，补语主要补充说明与句子谓语表述的动作行为直接相关的时间、地点、手段、方向以及性质、特征等。同时，通常出现于句尾谓语之前。根据调查资料，接缀与格、从格、造格、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补语的现象较多。

（一）名词充当补语

bi honiŋsolwo ukkəhəŋʤi asatʃtʃi əmusu.
我 羊 们 把 儿子 跟 赶 完 来 让了
我和儿子俩把羊群赶回来了。

tari moriŋbi əməgəlte aldasa gunəŋ.
他 马把自己 鞍子同 丢 了 说

据说他把自己的马连同马鞍子一起丢掉了。

上面的例句中，充当补语的名词ukkəhəŋ“男孩”和 əməgəl“马鞍子”后面分别接缀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和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e/，从而对于句尾谓语阐述的动作行为增添了补充内容。

（二）代词充当补语

hoggowi　bi　nugaŋdu　bʉʉgɵre.
套马杆我　我　他　与　给吧我
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套马杆给他吧。

ʃi　minithi　bʉggʉ　ʃiŋʤə.
你　我　比　胖　是
你比我胖。

这两个例句里，充当补语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nugaŋ“他”和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mini“我的”后面，分别接缀了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和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i/等。

（三）形容词充当补语

uliriŋba　ʃeŋariŋʤi　ukkukki　nandahaŋʤi　iʃiwʉrəŋ.
红的　黄的　用　掺和的话　漂亮 让　看被
如果把红的和黄的掺和到一起就会很好看。

ʃi　əmʉsə　jəəməwi　nəttədʉ　nəəhə.
你　带来的　东西把自己　矮的 上　放
请你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矮处。

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例句里出现的两个补语ʃeŋariŋ“黄的”和nandahaŋ“漂亮的”的后面均接缀了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而在第二句内的补语nəttə“矮的”后面则接缀了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ʉ/。另外，形容词充当补语时往往要名词化。也就是说，作句子补语的形容词，一般都包含某一事物内容。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像形容词ʃiŋariŋ“黄的”、nandahaŋ“漂亮的”、nəttə“矮的”等，在句子里实际表现出的意义应该是“黄色颜料”、“漂亮的颜色”、“矮处”等。

（四）数词充当补语

bʉ honi(ŋ)ni iŋattawal ʤaaŋdihi hajʃilam əəkkəmʉŋ.
我们 羊的 毛 们 十 从 剪 开始我们
我们从十日开始剪羊毛。

talar ʤaaŋ toŋdu eʃem əməkkiwi oodoŋ.
他们 十 五在 到 来的话 可以
如果他们十五日到来就可以。

在这里，充当补语的基数词ʤaaŋ“十”和ʤaaŋ toŋ“十五”后面分别接缀了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和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hi/。

（五）形动词充当补语

tari moriŋ mini moriŋ ʤawaʤirdihi əəkkətʃʧi ʉttʉlisə.
那 马 我的 马 套 从 开始了 跑 了
那匹马从我套马开始跑到现在。

ninihin tarini moo satʃʧiʤirdu ʉttʉliʧʧi ʉlisə.
狗 他的 木柴 砍着的 时 跑 了 走了
在他砍木柴时狗就溜掉了。

鄂温克语里，形动词充当补语的现象有不少。而且，就像在上面的句子里所见到的那样，形动词做句子补语时，往往在其后面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或接缀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hi/等。

（六）词组充当补语

句子的补语实例中，也有一些由词组充当补语的现象。而且，主要以并列式词组、支配式词组、修饰式词组等充当句子补语。再说，在做句子补语的词组后面还有接缀相关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

1. 并列式词组充当句子补语

bi ʃiniwə tariʤi ʉlihə gʉŋʤime.
我 你 把 他跟 走 说着我
我在说你和他一起走。

2. 支配式词组充当句子补语

səwəəŋ moriŋbi ʤawam gʉŋkəŋ sʉni adoŋthahi ninisə.
斯文 马把自己 抓 说 你们的 马群 去了

斯文为抓自己的马去了你们的马群。

3. 修饰式词组充当句子补语

ahiŋ　mʉnidələ　honnoriŋ　moriŋʤi　əməsə.
哥哥　我们家里　黑的　马　用　来了
哥哥骑着黑马来了我们家。

这三个例句里，并列式词组ʃiniwə　tariʤi“你和他”、支配式词组sʉni adoŋthahi“你们的马群”、修饰式词组honnoriŋ moriŋ“黑马”等的代词tari“他”、名词adoŋ“马群”和moriŋ“马”后面分别接缀了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等。而且，词组充当补语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位于句尾谓语之前。

总之，在鄂温克语里补语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句子成分，在句中的出现率也比较高，有时一个句子里出现好几次。另外，接缀有造格、与格以及从格、比格、共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或形动词充当补语的较多。其中，接缀造格或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做补语的实例要多一些。像由并列、支配、修饰词组等充当句子补语时，也在后一个词后面接缀造格、方向格等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补语一般都使用于句中或句尾谓语之前。

五　状语

鄂温克语里，为了阐明跟句子谓语表示的动作行为直接相关的时间、场所、数量、目的、原因、程度等，经常使用副词状语和副动词状语以及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状语等。正因为如此，鄂温克语状语所表述的内容有所不同。根据它们所包含的不同意义关系，其内部可以分为行为状语、时间状语、地点状语、数量状语、目的状语、条件状语以及程度状语七种。再说，这些状语一般都出现在句子的谓语之前。

（一）行为状语

主要由行为副词充当，或以动词的固定体形态变化现象等充当。例如：

imiŋ　doo　bimmeeddi　gəttitʃʧi　nəəsə.
伊敏　河　渐渐地　冻　了　成了
伊敏河渐渐地冻了。

addedu ʤiŋʤiwutʃʧi mənərətəŋ iliraŋ.
奶奶与 批评 完 呆呆地 站着
他被奶奶批评之后呆呆地站在那里。

（二）时间状语
主要由时间副词、紧随副动词、立刻副动词等充当。例如：

tari təliŋ jʉʉtʃʧi ʉlisə.
他 刚刚 出完 走了
他刚刚走出去了。

mini əhiŋbi ahi(ŋ)ni ʤʉʉdihi jʉʉʤiləəhiŋ jʉʉsə.
我的 姐姐我 哥哥的 屋 从 出去 紧随 出去了
我姐姐紧随哥哥的后面走了出去。

bi ottooʧʧil nənʉʧʧi əməgəre.
我 立马 回去完 来吧我
我立马回去再来。

（三）场所或地点状语
主要由方位副词构成。例如：

nanda nanda iggasal iləhət dəggərəməl biʤirəŋ.
美丽的 美丽的 花们 到处 开 在
无数美丽的花朵到处开放。

ʃi bəjni amiliŋ aaŋitaŋ ʉliʧʧi tihisəʃi gi?
你 人的 后面 跟 走 跌倒 吧
你是跟在人后面走时跌倒的吧？

（四）数量状语
主要由数量副词构成。例如：

bəjsəl udiwusolo naaŋ niniʧʧi mondaldisa.
人们 止住之后 又 去 完 打架了
人们劝架之后又去打架了?!

ʤiŋʤisa　jəəməwi　əggitʃʧi　ʤiŋʤisa　ʃiŋʤə.
说了的　话把自己　反复　说了　是
他是把说过的话反复地说。

（五）目的状语

通常由目的副动词来充当句子的目的状语。例如：

bi　moriŋ　gaʤonam　ninigəre.
我　马　抓　去
请允许我去抓马吧。

再说，也有由目的后置词同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组合而成的表述式词组做句子目的状语的实例。例如：

bi　amiha(ŋ)ni　ʤaariŋ　ʉttʉlim　əməsʉ　hʉŋ.
我　大爷的　为了　跑　来了　是
我是为了大爷而跑来的。

（六）条件状语

主要由条件副动词和因果副动词充当句子的条件状语。例如：

bi　ʃiŋbo　ʤiŋʤisala　jʉʉtʃʧi　ʉlisʉ.
我　新宝　说　出去完　走了
我是新宝说完话之后才走出去的。

həhə　aʃitʃʧaŋba　alaaʃigeer　ʤawatʃʧi　gasa.
猫　老鼠把　等　由于　抓　了　拿了
猫等了好久才抓住了老鼠。

另外，也有由原因后置词ooddiwi同名词、代词、形容词、形动词等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充当条件状语的现象。例如：

əri　bajtawa　batu　ooddowi　bʉtʉgəm　ətəsə　ʃiŋʤə.
这　事　把　巴图　因为　弄成　能了　是
正是因为巴图才把此事办明白了。

（七）程度状语

主要由程度副词来充当。例如：

tari gəlgəl əsə tihirə.
他 差一点 没 掉
他差一点没掉下去。

ʉkkəhə(ŋ)ni uguʤir moriŋ bikki mandi ərʉ.
儿子的 骑者的 马 是 太 不
我儿子骑的是劣马。

除此之外，也有由限定后置词ʤakka、mohotʃtʃohiŋ、tolotʃtʃohiŋ等与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形动词组合而成的修饰式词组充当程度状语的现象。例如：

mini ahiŋbi moriŋ təggəəŋbi hurigaŋ tolotʃtʃohiŋ mituhaŋtʃa.
我的 哥哥我 马 车把自己 院子 为止 往后到了
我哥哥让自己的马车往后倒到院墙为止。

（八）范围状语
主要由范围副词充当。例如：

bi ʃiniʤi əmʉrəttə ninitʃtʃi nəəgəre.
我 你和 一起 去 了 是吧
请允许我和你一起去吧。

ʃi mindʉ ənnəhəŋ bʉʉtʃtʃi joonde gə?
你 我 与 这么一点儿 给 了 为何 呀
你为什么就给这么一点儿呀?!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得出来，鄂温克语句子状语结构系统的复杂性。而且，主要由副词或副动词充当状语。在这里还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谈到的八种不同内涵的状语结构系统中，都涉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副词内容。例如，行为状语和时间状语就由行为副词和时间副词来充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鄂温克语状语的分类几乎跟句子中用的不同副词有关。另外，接缀有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也可以做句子的状语。当然，也有后置词跟名词类词或形动词等组合而成的词组充当状语的现象。如前所述，该语言的状语一般都出现于句尾谓语之前，不过也不能排除状语位于句子中其他动词或名词类词前的一些实例。

六　定语

鄂温克语里有着出现率较高的定语成分。而且，最为常见的定语，由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定语，在句子里一般都阐明人或事物间存在的领属关系。在该语言里，修饰和限定某人某事物的领属、性状、时间、所处、数量等方面的名词类词做句子定语的现象比较普遍。不过，有时也能够见到用形动词充当定语的现象。而且，句子中被定语修饰和限定的往往是主语，当然也有谓语或句子其他成分被定语修饰或限定的实例。根据鄂温克语构成定语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名词定语、代词定语、形容词定语、形动词定语、数词定语以及词组定语六种结构类型。

（一）名词充当定语

haaŋboni　moriŋ　aaʃiŋ　ooso　gunəŋ.
汗宝的　马　没　成了　说
据说汗宝的马不见了。

tari　guuŋ　ʃirəni　ugidədu　biʃiŋ.
那　瓶子　桌子的　上面　在
那个瓶子在桌子的上面。

（二）代词充当定语

由代词充当句子定语的实例中，像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等占绝大多数。例如：

suni　moriŋsuŋ　muni　hurigaŋdu　iisə.
你们的　马你们　我们的　园子里　进了
你们的马跑进了我们家的园子。

tari　iʃiwudʒir　ʃi　awuni　honiŋsol　jəm?
那　看被着的　是　谁 的　羊们　呀
那一隐约看见的羊群是谁家的呀?

ərini　guu(ŋ)niŋ　bikki　tinug　əddəwusə.
这个　玻璃它　是　昨天　坏被 了
这上的玻璃是昨天被弄坏的。

（三）形容词充当定语

在鄂温克语里，除了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容词做定语之外，主格形态变化的形容词也可以充当定语。例如：

tari boŋgo(ŋ)ni doliŋdihi nisʉhʉŋbəni gələərəŋ.
他 大的 中间 从 小 把 的 挑
他从大的中间挑小的。

uliriŋ oroоŋdu honnoriŋbo nəəkki əruʉ gʉŋʤirəŋ.
红的 上面 黑 把 放的话 坏 说
说是在红的上面放黑的话不好看。

（四）形动词充当定语

形动词做定语时，在其后面也要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

tari miniwə mondasani ʉgidədʉ naaŋ mondaraŋ.
他 我把 打 了 的 上面 还 打
他把我打了又打。

（五）数词充当定语

由数词充当定语的实例里，绝大多数是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基数词或序数词。例如：

ʃi minidʉ ʤaa(ŋ)ni əmʉŋbə bʉʉhə.
你 我 与 十的 一 把 给 吧
请你把十分之一给我吧。

namaaʤni doliŋdihi toŋdugorni howi bikki mandi aja.
百 的 当中从 第五 的 分数 是 非常 好
在一百个中间第五个的分数非常好。

（六）词组充当定语

在鄂温克语里，经常见到由并列词组、支配词组、限定词组以及表述词组等充当定语的现象。

1. 由并列词组充当定语

ərisəl　ʃi　ʃini　ootʃtʃi　mini　jəəmə　gʉnəŋ.
这些　是 你的　和　我的　东西　说
说这些是你和我的东西。

2. 由支配词组充当定语

tari　bikki　heen　təwəʤir　moriŋ　təggəəŋ　ʃiŋʤə.
那　是　草料　装的　马　车　是
那是一辆正在装草料的马车。

3. 由限定词组充当定语

doo　baggilani　ʤʉʉ　ʃi　adaniwi　ʤʉʉ　ʃiŋʤə.
河　对岸 的　房子 是 姐姐的我　房子　是
河对岸的房子是我姐姐的房子。

以上所述，鄂温克语的定语同样在句子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有相当高的出现率，甚至有的句子里定语可以出现两次以上。不仅是由单个词构成的定语有着一定使用率，而且属于词组结构类型的定语同样有较高的使用率。再说，除了在上面谈到那些词组之外，像表述式词组等也可以充当句子的定语。例如，ninihin　ətʃtʃʉrwəni　bi　dooldisu“我听到了狗叫的声音”。但是，表述式词组构成定语时，在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之前还要接缀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另外，代词里主要由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做定语，形容词做定语时常常出现名词化现象。还有，像形容词、形动词、序数词等也能够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充当定语。例如，giltariŋ　moriŋ　bikki　aja　moriŋ“白马是好马”，ədʉ　təgər　bog　aaʃiŋ“这里没有座位”，əmʉŋdʉgər　bəj　ʃi　tari“第一名是他”等句子里充当定语的形容词 giltariŋ“白的”、形动词 təgər“坐的”、序数词 əmʉŋdʉgər“第一”等均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尽管如此，鄂温克语里绝大多数定语以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结构特征使用于句子。与此同时，定语一般都使用于句中或句首，句尾基本上不出现。

七　插语

前面我们讨论的是鄂温克语句子的主要成分。除此之外，该语言里还有叫做“插语”的特殊句子成分。插语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有着极强的独

立性能，跟句子其他成分不产生十分密切而直接的关系。而且，插语在句中出现时，前后要出现停顿，甚至用逗号或破折号表示语句间的停顿关系。再说，在句子里，插语所包含或表述的概念，给句子要表达的核心概念增加某种特殊内容或新意。在鄂温克语内像词、词组、分句等都可以充当句子的插语。

（一）由词充当插语

təggəəŋ əddəwʉsə gʉŋkəŋ，batu，tari minidʉ ʤiŋʤisa.
车 被 坏了 是 巴图 他 我的与 说了
巴图，他跟我说车子已经坏了。

（二）由词组充当插语

əri inig əməsə bəj，ʃi ootʃʧi tari，hokkoʤi ʤaaŋ bəj.
这 天 来了的 人，你 和 他 都是 十 人
今天来的人，你和他，都算起来有十位。

（三）由分句充当插语

giltariŋ moriŋ，ohoŋ ʤiŋʤinde ʃi，mandi aja moriŋ.
白的 马 什么 说 你 非常 好的 马
白马，你不用说什么，是非常好的马。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句子结构里有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以及插语等成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语和谓语，其次是属于宾语，再就是补语、状语、定语等，而插语的出现率比较低。另外，单个词或词组都能够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但在鄂温克语里单个词做各种成分的现象还是优越于词组。再说，像主语以及宾语、补语、定语等主要由名词类词或形动词充当，而谓语往往由动词类词充当，状语则用副词、副动词、后置词等充当。

八 复合句

复合句也叫复句。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分析和举例说明时所涉及的都是鄂温克语简单句结构内容及其句子成分。除此之外，鄂温克语里还有一些结构性质比较复杂的复合句。例如：

imiŋ bogdu boggoŋ baraaŋ， huj bogdu hulʧiŋ baraaŋ.
伊敏 地区 柳树 多 辉河 地区 芦苇 多

伊敏地区柳树多，辉河地区芦苇多。

以上例句，就是属于由两个分句组合而成的复合句结构形式。鄂温克语的复合句，一般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组合而成。而且，复合句中的每个分句均能够单独表示某一较完整的语句概念，同时这些分句还能够共同表示更加广义的、更高层面的句子概念。在鄂温克语里，复合句虽然有一定使用率，但同简单句相比其使用率要低得多。鄂温克语复合句范畴里，分句跟分句间产生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比较常见的复合句结构中有并列复合句、条件复合句、假定复合句、表述复合句四种类型。

（一）并列式复合句

mini ʉtwi adoŋdu ʉlirəŋ，mini unaaʤwi ʉnʉgʉŋ sagaraŋ.
我　儿子　马群　走　我　姑娘　乳牛　挤
我儿子放马，我女儿挤牛奶。

（二）假定式复合句

ʃi timaaʃiŋ geedu ninikkiʃi，tari naaŋ timaaʃiŋ geedu ninirəŋ gʉnəŋ.
你　明天　城里　去的话　他　也　明天　城里　去　说
假如你明天去城里的话，他说他也明天去城里。

（三）条件式复合句

tʉllə boŋgoŋ ədiŋ ədiŋʧə oоʤihiŋ，təliŋ əddug uduŋ uduŋʧo.
外面　大　风　风刮了　因为　才　大的　雨　下雨了
由于外面刮起了大风，才下起了大雨。

（四）表述式复合句

əri bogdu ədiŋ ədiŋkikit，ʃirattaŋ əʃiŋ gʉggʉldə.
这　地里　风　刮风　尘土　不　动
这个地方即使刮风，也不会有飞尘。

（五）由两个以上的分句组合而成的复合句

mʉni ədʉ nələki ookki orootto nogororoŋ，ʤog ookki igga
我们的 这　春天　到的话　草　发 绿　夏天　到的话　花儿

dəggərərəŋ，bol ookki mooni latʃʧi ʃeralaraŋ， tʉg ookki imanda
盛开 秋天 到的话 树的 叶子 发黄 冬天 到的话 雪
imanaŋ， tannagaŋ oorduwi mandi nandahaŋ.
下雪 那样 成 非常 美丽

我们这里到了春天草就会发绿，到了夏天鲜花就会盛开，到了秋天树叶就会发黄，到了冬天就会下雪，所以非常美丽。

在鄂温克语里，复合句有着一定使用率。人们习惯于将那些复杂的交流内容，用复合句结构形式完整而清楚地表述出来。而且，刚刚在上面提到的，由两个以上的分句组合而成的复合句同样使用得较多。

第三节 方位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方位词也叫方位名词，方位词主要表示人或事物所处的场所和地点。鄂温克语方位词是在ʤʉli“前”，noo“前”，ʉgi“上”，agi“上”，“前”，dii“上”，əggi“下”，ami“后”，ʉʤi“后”，əəgi“这”，saagi“那”，doogi“里”，tʉl“外”，baggi“右”，aaŋi“右”，ʤəəŋi“左”，orooŋ“上”，doliŋ“中”，baraŋ～baruuŋ“右”，akkaŋ“后”，oldoŋ“旁边”，ʤakka“旁边”等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a/、/də/、/gu/、/gʉ/、/la/、/lə/、/lo/、/lɵ/等构成。其实，鄂温克语的ʉgi-、agi-、əggi-、əəgi-、saagi-、doogi-、baggi-、aaŋi-、ʤaaŋi-等方位词词干是由词根ʉ-、a-、ag-<əri-、əə-、saa-、doo-、bag-<bara-、aa-、ʤəə-和表示方向概念的后缀成分/gi/、/ŋi/组合而成的产物。而且，这里的/ŋi/是/gi/音的鼻音化形式。鄂温克语里，由于构成方位词的后缀成分有所不同，所以那些方位词表现出的词义结构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 /da/、/də/、/do/、/dɵ/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依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句子中，由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a/、/də/、/do/、/dɵ/构成的方位词有ʤʉlidɵ“前面”、“前边”，ʉgidɵ“上面”、“上边”，diidə“上边”，əggidə“下面”、“下边”，amida“后面”、“后边”，əəgidə“这面”、“这边”，saagida“那面”、“那边”，doogido “里面”、“里边”，tʉldɵ“外面”、“外边”，baggida“右侧”、“右边”，ʤəəŋidə“左侧”、“左边”等。可以看出，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a/、/də/、/do/、/dɵ/是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原理，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派生出不同内涵的方位词。而且，这些方位词使用于句子时，一般都表示与说话者距离较近的方位概念。例如：

addarni　***ugidə***　urul　ninihin　nerosa.
箱子　上面　孩子　狗　画
小孩在箱子上面画了条狗。

untani　***amida***　əddusə.
鞋　后面　坏了
鞋子的后面坏了。

birda(ŋ)ni　***doogido***　hokko　uləttəŋ　ʤalutʃʧa.
铁炉　里面　都　灰　满
铁炉里堆满了灰。

ʃirəni　***ʤəəŋidə***　əmuŋ　bitig　biʤirəŋ.
桌子　左边　一　书　有
桌子左边有一本书。

除此之外，还如***diidə*** bog“上处”，***əggidə*** ʤuu“地窖子”，***əəgidə*** moo goddo“这面的树高”，***saagida*** ʤadda nandahaŋ“那面的松树好看”，ʤuuni ***tuldə*** biʃiŋ“在房子的外面”，doo ***baggida*** təgəʤirəŋ.“居住在河对岸”，等等。而且，这些方位词在句子里均有较高使用率。

二　/gu/、/gu/ 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由形态变化构词词缀/gu/、/gu/构成的方位词主要有ʤuligu“前”，ugigu“上”，diigu“上”，əggigu“下”，amigu“后”，əəgigu“这面”，saagigu“那面”，doogigu“里面”，tulgu“外面”，baggigu“右面”，ʤəəŋigu 或 ʤəəŋgu“左面”，baraŋgu～baruuŋgu“右”等。在这里，形态变化构词词缀/gu/、/gu/也是依据元音和谐规律，接缀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构成的方位词根或词干后面，同时也可以分别接缀于由中性元音构成的方位词根或词干后面。根据调查，这些方位词常常表示某一泛指性质的方位概念。例如：

ɵɵpəŋ　ʤuuni　***ugigu***　sut　ʤaluŋ　orootto　uggasa.
土房　屋　上面　都　满　草　长了
土房屋上都长满了荒草。

urni　***əəgigu***　bogniŋ　əmuŋ　durəŋ　nogoroso.
山　这边　地　一　样子　绿了

山这边的坡地变得一片绿色。

mʉni ədʉ ***tʉlgʉ*** bogdihi əməsə bəj mandi baraaŋ ooso.
我们 这 外面 地区从 来 人 特别 多 成
我这里外来人口变得很多。

以上三个例句里，方位词ʉgigʉ、əəgigʉ、tʉlgʉ均表现出了泛指内涵的“上面”、“这边”、“外面”等方位概念。这里所说的“泛指内涵”是和其他方位词相对而言的产物。因为，这些方位词有时也使用于表示某一具体方位的语句里。

三 /la/、/lə/、/lo/、/lɵ/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由形态变化构词词缀/la/、/lə/、/lo/、/lɵ/构成的方位词主要有ʤʉlilɵ“前”，ʉgilɵ“上”、“上面”，diilə“上”、“上面”，əggilə“下”、“下面”，amila“后面”、“后”，əəgilə“这里”、“这面”，saagila“那里”、“那面”，doolo“里面”，tʉllə“外面”，baggila“右边”，aaŋila“左边”，ʤəəŋilə“左侧”等。在这里使用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la/、/lə/、/lo/、/lɵ/是一套由四个一组的元音和谐原理组合而成的实例，所以它们要遵循四分法元音和谐的基本要求，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而构成不同内涵和结构特征的方位词。而且，这些方位词一般都要表示与说话者有一定距离的方位概念。例如：

ʤʉʉni ***ʉgilɵ*** əmʉŋ həhə biʤirəŋ.
房子 上面 一 猫 有
房子上面有一只猫。

ʉrni ***saagila*** adi ʉrirəŋ biʃiŋ.
山 那边 几 家 有
山那边有几户人家。

dooni ***baggila*** baraaŋ ʉhʉr əməsə gʉnəŋ.
河 对岸 多的 牛 来 说
据说河对岸来了好多牛。

还有，***diilə*** biʃiŋ“在上面”，***əggilə*** tihisə“掉下面了”，***amila*** aaʃiŋ“没在后面”，***əəgilə*** bog boŋgoŋ“这里的地方大”，***doolo*** ʤʉʉdʉ bəjʃi“里屋有人”，***tʉllə*** ədiŋ ədiŋʤirəŋ“外面在刮风”，***aaŋila*** doo biʃiŋ“左边有河”，等等。

在这些例句和短句里使用的方位词均指与说话人有一定距离的方位概念，同时这些方位词还用于表示较模糊的方位概念的语句中。有人还认为，这套方位词与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a/、/də/、/do/、/dɵ/的方位词一样，使用于表示具体方位的句子里。总之，接缀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la/、/lə/、/lo/、/lɵ/的方位词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在此方面应该进行专题研究。

四　其他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鄂温克语中，绝大多数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均可接缀/da/、/də/、/do/、/dɵ/～/gu/、/gʉ/～/la/、/lə/、/lo/、/lɵ/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但是，也有个别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能接缀上述所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只是选择性地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或个别词缀。比如说，在方位词词根noo-“前”后面，一般都使用/gu/或/do/，基本上不使用/lo/这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在方位词词根agi-“前”后面，很少使用/la/、/gu/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一般都使用/da/；在方位词词根udʒi-“后”后面则不使用/la/，而使用/da/或/gu/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另外，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像oroon“上”、dolin“中间”、akkan“后”、oldon“旁边”等以词干形式使用于句子的方位词也有不少。例如：

ʃirə　***oroon***　taŋgur　biʃiŋ.
桌子　上面　碗　有
桌子上面有碗。

hodir　***oldon***　əmʉŋ　hoŋge　biʃiŋ.
井　旁边　一　水桶　有
井旁边有一个水桶。

dʒʉʉni　***akkan***　ninihin　biʃiŋ.
房子　后面　狗　有
房子后面有狗。

五　方位词和程度副词与句子的关系

方位词在句子中常常受到程度副词miin“最”、mandi“非常”、miinti“很”、ondiduruŋ“多么”以及数量副词naaŋ“又”、“还”等的修饰。例如：

mandi　***amila***　təgəkkiwi　kino　iʃim　əʃiŋ　bahara.
非常　后　坐　电影　看　不　得到

坐在太后就看不着电影。

miiŋ ***ʤulidəduni*** ilidʒir bəj ʃi ondi gəbbiʃi bəj jəm?
最 前 站 人 是 什么 名字 人 呵
站在最前面的人叫什么名字?

ʃi **naaŋ** ***ʤəəŋthəhi*** ʉlim gʉŋkəŋ ʤooŋʤinde gi?
你 还 东 走 是 想 吗
你还想往东走吗?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名词类词中像方位词一样直接受到程度副词或数量副词修饰之现象出现得不太多。但是，也不能由此否定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比如说，在个别句子内，数量副词就能够修饰数词。例如，əʃi **naaŋ** ***ʤaaŋ*** biʃiŋ“现在还有十个”等。另外，在方位词后面基本上都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数、格、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ʤʉlidə“前面”、amigu“后面”、əəgilə“这里”等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sal/、/səl/就会变成表示复数概念的方位词ʤʉlidəsʉl、amigusal、əəgiləsəl等。这些词后面接缀格式或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话，就成为ʤʉlidəni（ʤʉlidə前面，-ni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前面的”、amiguba（amigu后面，-ba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把后面”、əəgiləʤʉ（əəgilə这里，-ʤʉ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这里”，以及ʤʉlidəwi（ʤʉlidə前面，-wi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我前面”、amiguʃi（amigu后面，-ʃi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你后面”、əəgiləsʉŋ（əəgilə这里，-sʉŋ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你们这里”等。

第四节 时间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的时间词也叫时间词。该词类主要表示季节、年月、日期、时间等概念。例如，（1）表示季节的有：ʤog“夏天”、tʉg“冬天”、nələki“春天”、bol“秋天”、ulabuŋ“四季”、aagiŋ“夏至”、haagiŋ“冬至”、haŋʧi“惊蛰”等；（2）表示年月的有：ane“年”、tiŋaŋ“去年”、gʉʃeŋ“明年”、əri ane“今年”、tiŋaŋ saaguʤiŋ ane“前年”、beega“月”、ikkiŋ beega“正月”、ʉlʉhʉ beega“闰月”等；（3）表示日期的有：inig“天”、əri inig“今天”、timaaʃiŋ“明天”、timaaniŋʧi“后天”、timaaŋ timaaniŋʧi“大后天”、tinʉg“昨天”、tinʉg saaguʤiŋ～ʧaaʤi“前天”等；（4）表示时间的有：əddə“早晨”、dolob“晚上”、inig doliŋ“中午”、inig ʤʉlidə“上午”、inig

amila“下午”、dolobon　dolin“半夜”、tokko“更”、ərin～sag“时间”、“小时”、minoot“分钟”、səkuunt“秒钟”、əʃi“现在”、amaggu“将来”、noogu“以前”、ajitte“古代”、əʃitte“现代”等。

鄂温克语里表示一至十二年、一至十二月、一至十二小时，甚至表示分秒等的时间词，要在一至十二的基数词后面以非接缀形式或接缀形式使用ane“年”、-be“月”、sag“小时”、minoot“分钟”、səkuunt“秒钟”等之后构成。其中，表示月份的-be常常以黏着形式接缀于相关基数词后面。另外，指一号到三十一号的时间概念时，也要在基数词后面使用inig“日”一词的手段来实现。不过，在表示具体日子的基数词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之后，才能使用inig“日”、“天”这一时间词。表示“年”、“月”、“时间”、“分”、“秒”等的基数词后面则不需要接缀任何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是以词干形式出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表示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词的构成表

基数词 \ 时间词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ane	-be	(-ni)inig	sag	minoot	səkuunt
一	əmun	一年	一月	一号	一点钟	一分钟	一秒钟
二	ʤuur	二年	二月	二号	二点钟	二分钟	二秒钟
三	ilaŋ	三年	三月	三号	三点钟	三分钟	三秒钟
四	digiŋ	四年	四月	四号	四点钟	四分钟	四秒钟
五	toŋ	五年	五月	五号	五点钟	五分钟	五秒钟
六	niŋun	六年	六月	六号	六点钟	六分钟	六秒钟
七	nadan	七年	七月	七号	七点钟	七分钟	七秒钟
八	ʤahoŋ	八年	八月	八号	八点钟	八分钟	八秒钟
九	jəgiŋ	九年	九月	九号	九点钟	九分钟	九秒钟
十	ʤaaŋ	十年	十月	十号	十点钟	十分钟	十秒钟
十一	ʤaaŋ əmuŋ	十一年	十一月	十一号	十一点钟	十一分钟	十一秒钟
十二	ʤaaŋ ʤuur	十二年	十二月	十二号	十二点钟	十二分钟	十二秒钟

鄂温克语里，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的时间词，是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garag“星期”一词跟基数词及时间词inig“天”组合而成。例如，garagni əmuŋ“星期一”，garagni ʤuur“星期二”，garagni ilaŋ“星期三”，garagni digiŋ“星期四”，garagni toŋ“星期五”，garagni niŋuŋ“星期六”，garagni inig“星期日”。另外，鄂温克语里，还有用libe“礼拜”一词跟基

数词相结合的形式表示一周日期的现象。例如：libe əmʉŋ“礼拜一”，libe digiŋ“礼拜四”，libe inig“礼拜天”等。不难看出，这里使用的libe和garag都是外来词，garag来自蒙语，libe来自汉语。不过，在早期的鄂温克语中，表示一周的日期时，则使用基数词nadan“七”跟其他基数词相结合的方式。例如，əmʉŋ nadan译为“一个七”，表示“星期一”；niŋʉŋ nadan译为“六个七”，表示“星期六”，nadan nadan“七个七”表示“星期日”。有时也把nadan“七”用在其他基数词前面，但在这种情况下nadan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例如：nadanni əmʉŋ直译是“七个的一”，意译是“星期一”；nadanni toŋ直译是“七个的五”，意译为“星期五”；nadanni nadan直译是“七个的七”，意译为“星期天”等。

一 时间词和数词及句子关系

根据时间词在句中使用情况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时间词和数词相结合而使用于句子的实例确实有不少。甚至，已成为鄂温克语句子中的一个特定词组结构类型，由此在句子中阐明不同时间的数字概念方面发挥着十分理想的作用。例如：

əri bitigwə gadarni ʤaariŋ **toŋ** ***əddə*** əməsʉ.
这 书 买 为了 **五** ***早晨*** 来
我为买这本书来了五个早晨。

tajja bajtawa bodotʃʧi **ʤʉʉr** ***dolob*** ajaʤi əsʉ aaʃina.
那 事 想 **二** ***夜*** 好 没 睡
想到那件事这两夜都没能好好睡。

bi məəni baldisa təgəŋduwi əsʉ nənʉr **digiŋ** ***ane*** ooʤime.
我 自己 生 故乡 没 回去 **四** ***年*** 成
我没回自己的故乡已有四年时间了。

二 时间词和形动词及句子关系

我们所掌握的句子资料里，经常见到时间词与形动词相互配合，从而补充说明某一动作行为的发生、进行、结束等时间概念的实例。例如：

ʤʉʉduwi **musur** ***əriŋ*** əʃihʉŋ idrəʤirəŋ.
家在自己 **回去的** ***时间*** **就要** **快到了**
回家的时间终于要到了。

nʉʧʧisə　*nələki*　bʉ　təldʉ　bisəmʉŋ.
过去的　春天　我们　接羔点　在了我们
去年春天我们是在接羔点度过的。

三　时间词和程度副词及句子关系

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经常见到程度副词mandi“非常”、ondi“多么”、miiŋ“最”等修饰时间词əddə、dolob、ore、delda的现象。例如：

mandi　*dolob*　ooso.
非常　夜　成了
太晚了。

taʧʧil　ondi　*delda*　ootʃʧohiŋ　adʒilladʒiraŋ.
他们　多么　晚　到　工作
他们现在工作到很晚。

əri　inig　miiŋ　*əddə*　awusuŋ　əməsə　jəm?
这　天　最　早　谁　来　呀
你们中间今天谁来的最早啊？

四　句子中时间词的重叠使用现象

鄂温克语时间词的重叠现象在句子中出现得比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叠后的时间词一般要表示复数概念。例如：

əhiŋbi　*əddə*　*əddə*　ʉnʉgʉŋ　sagaraŋ.
姐姐　早晨　早晨　乳牛　挤
我姐每天早晨挤牛奶。

ane　ane　*beegə*　*beegə*　əttʉ　nʉʧʧiməl　biʤirəŋ.
年　年　月　月　这样　过去　在
无数个年月就这样过去。

amihaŋ　*inig*　*inig*　honiŋduwi　jʉʉrəŋ.
大爷　日　日　羊　出去
大爷每天去放羊。

əri adi honoor ***dolob*** ***dolob*** ninihin əʧʧʉrəŋ.
这 几 天 夜 夜 狗 叫
这几天每天夜里都有狗叫声。

总之，时间词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有着较为广泛而积极的使用功能。就像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它在句子中可以和数词相结合，也可以协助动词陈述某一动作行为发生或结束的时间概念。同时，一部分时间词跟方位词一样能够接受相关程度副词的修饰。另外，时间词在句子里经常以重叠形式出现，由此表示某一时间词的复数内涵。

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时间词后面一般都能够接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例如，在ʤog“夏天”、ane“年”、ariŋ“时间”等后面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l/、/sal/、/səl/就会变成ʤogsol“许多夏天”、anesal“许多年”、əriŋsəl“许多时间”等。在这些时间词后面接缀格或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话，就成为ʤogni（ʤog夏天，-ni 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夏天的”、anewa（ane 年，-wa 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把年”、əriŋdihi（əriŋ时间，-dihi 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时间”，以及ʤogwi（ʤog夏天，-wi 单数第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我的夏天”，aneʃi（ane 年，-ʃi单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你的年”、əriŋsuŋ（əriŋ时间，-suŋ 复数第二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你们的时间”等。在时间词后面接缀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现象比较普遍。

第五节 代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代词分人称代词、反身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确定代词和不定代词等六种。我们在该书的第一章里分析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现象时，不同程度地涉及过这些代词的相关结构关系，特别是对于数形态变化做过十分详尽的讨论。所以，在这里主要对不同代词的基本结构特征，尤其是在句子中使用的不同情况进行系统阐述。根据我们的调查，鄂温克语的代词在句子里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不过，不同结构类型的代词，在句子中均有约定俗成的使用要求和条件。

一 人称代词

鄂温克语里有不同人称代词，而且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同时，还有单数和复数以及不同人称的区别性特征。其中，一些是属于独立式或不变性结构类型，还有一些是属于非独立式或可变性结构类型。

非独立式人称代词，在没有接缀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情况下不能使用于句子中。再说，有的人称概念只用一个代词表示，有的人称概念则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代词来表示。很有趣的是，在同一个概念下使用的不同语音结构的代词间，却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区别性特征。

（一）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有 bi 和 mi-。其中，bi 属于独立式结构类型，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不变性结构类型的产物。由此，bi完全可以在不接缀其他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或构词词缀的前提下，以原来的语音结构形式使用于句子中；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是属于非独立性结构类型，也就是所谓的可变性结构类型的产物，所以 mi-只能在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情况下使用于句子中。例如：

amihaŋba　***bi***　moriŋ　təggəəŋʤi　gaʤunagte.
大爷　　我　马　　车　　求
我用马车去接大爷吧。

mini　moriŋbo　naaŋ　awusuŋ　uguso?
我的　　马　　又　　谁　　骑了
你们这些人里谁又骑了我的马。

（二）单数第二人称代词

鄂温克语里单数第二人称有 ʃi和 sʉ。其中，ʃi属于常用形式，sʉ属于敬用形式。ʃi 相当于汉语的“你”，sʉ则表示等同于汉语的“您”。例如：

sʉ　imiŋ　doowo　salʤi　jʉʉm　ətətʃʧʉŋ　gi?
您　伊敏　　河　　木筏子　渡　　会　　吗
您能用木筏子渡过伊敏河吗？

ʃi　bikki　mini　miiŋ　aja　ahiŋbi　oonde.
你　是　　我的　最　　好　哥哥我　成
你是我最好的哥哥。

（三）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有 tari、nugaŋ、tajja 三种。其中，tari属于一般性说法，所以在句子中使用得较多；nugaŋ 是表示敬意的说法，过去常常使用于下辈对上辈的称呼上，但后来在同辈之间也用 nugaŋ 了，不过在同辈之间用nugaŋ时往往要表示一种客气、敬意、尊敬的口吻；tajja 常常使用于贬义句，从而表现

出说话人对于第三者的陌生、不满、厌恶、疏远、仇视等意思。例如：

tari ədd**ʉ**g sujtaŋdu iim əsə ətər g**ʉ**nəŋ.
他 大的 学校 进 没 会 说
据说他没能考上大学。

nugaŋ bikki m**ʉ**ni amihaŋmuŋ ooroŋ.
他 是 我们 大爷 成
他是我们的大爷。

tajja bikki mandi ər**ʉ** mənəəŋ ʃiŋʤə.
他 是 非常 坏的 家伙 是
他是一个非常坏的家伙。

（四）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有 b**ʉ**、miti、m**ʉ**- 等。其中，b**ʉ** 属于排除式的不变性结构类型，相当于汉语的“我们”。这就是说，在 b**ʉ** 后面不接缀任何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只能以词根形式使用于句子中。例如：

bʉ bikki heendu ninidʒir ulur.
我们 是 草 去 在 人们
我们是上草场的人们。

ahiŋmuŋ əməggikkiwi ***bʉ*** təliŋ əməggim**ʉ**ŋ.
哥哥 回来 我们 才 回来
如果哥哥回来的话我们才能回得来。

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iti 则属于包括式结构类型。使用于句子中的 miti 要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咱们”之意。miti 除了以词根形式使用外，还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式出现于句子中。例如：

miti bikki g**ʉ**r**ʉ**(ŋ)ni ʤaariŋ bitig tatiʤimuŋ.
咱们 是 国家的 为了 书 读我们
咱们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读书。

tari moriŋbo ***miti-ni*** hurigaŋdu adi inig hurisa g**ʉ**nəŋ.
那 马把 咱们 园子 几 天 圈 说
说是把那匹马在咱们的园子里圈了几天。

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u- 是非独立式可变性结构类型的产物，它只能在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前提下得以使用于句子里。也就是说，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mu- 在没有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情况下，不能使用于任何句子里。再说，接缀有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 muni，在句子中主要表示排除式内涵的“我们”这一复数第一人称的词义概念。例如：

mu-ni　unuguŋbu　əʃi　awusuŋ　sagadʒiraŋ?
我们　乳牛　现在　谁　挤
现在你们中谁在挤我们的乳牛？

mini　inig　doliŋ　aaʃiŋdʒirdu　***mu-ni-du***　ondi　bəj　əməsə.
我　日　中　睡　我们　什么　人　来
今天中午我睡觉时我们家来了什么人？

（五）复数第二人称代词

复数第二人称代词有su。该代词可以以独立式结构出现于句子里，也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式使用于句子里。例如：

su　timaaʃiŋ　dʒuligu　bargaaddu　ohoŋ　oonom　ninitʃtʃuŋ?
你们　明天　前　队　什么　做　去
明天你们到前村要干什么？

əri　əri(ŋ)ni　gisandu　***su-nigiidʒ***　adi　ulur　iildisə.
这　次　会　你们　几　人们　参加
你们那面有多少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我们不能把复数第二人称代词 su“你”和单数第二人称敬语代词的 su“您”相互混淆。在鄂温克语里，单数第二人称的敬语代词和复数第二人称代词虽然都用 su 来表示，但在语句里表现出的代词概念和语用内涵完全不同。为此，一定要依据句子里所表达的词义结构，准确地分辨代词su表现出的实际意义，从而避免使用上和认识方面出现误差。

（六）复数第三人称代词

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主要有talar和tatʃtʃil。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这两个代词几乎不包含其他什么特殊的词义内涵，只是作为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使用于句子里。不过，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其中的 tatʃtʃil 可以用于一些贬义句，而talar基本上不使用于贬义句或语义内涵不好的句子。例如：

talar bikki mʉni aja ahiŋ nʉhʉŋsʉlmʉŋ ʃiŋʤə.
他们 是 我们 好的 哥哥 弟弟们我们 是
他们是我们的好兄弟。

əri ərʉ ninihinba bikki ***taʧʧil*** ʤʉligʉ ʉrirəŋdihi əmʉsə.
这 坏的 狗 把 是 他们 前 村 从 拿来的
这条恶狗是他们从前村带来的。

另外，鄂温克语里，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ari、nugaŋ、tajja 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从而构成表示复数第三人称概念的代词tarisal、nugaŋsal、tajjasal的实例确实有不少。而且，它们在句子里的使用关系和条件，同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tari、nugaŋ、tajja的使用情况完全一致。不过，相比之下，复数第三人称代词 talar 和 taʧʧil 的使用率，要高于 tarisal、nugaŋsal、tajjasal等的使用率。与此相关内容和实例，请参阅第一章的代词数形态变化现象的分析部分。

二 指示代词

鄂温克语里有一定数量的指示代词，同时都有较高使用率。根据调查，指示代词中有表示近指概念“这”的 əri、əəri、əjjə，以及有远指内涵“那”的 tari、taari、tajja、nugaŋ 等。还有，用于指称人或事物所处位置或地点“这里”、“那里”的指示代词 ədʉ、ələ、əli 和 tadu、tala、tali，用于指称跟说话人保持有一定距离的场所或地点“这儿”、“那儿”的指示代词 əəgili 和 saagili，用于指称某一事物之程度或样态“这程度”、“那程度”或“这样”、“那样”的指示代词 ənnəgəŋ、əʤʤiggiŋ 和 tannagaŋ、taʤʤiggiŋ 等。所有这些指示代词，都有其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和条件，也有着不同的使用范围和要求。以下用实例为据讨论这些指示代词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及其特征。

（一）指示代词范畴里，像 əri、əəri、əjjə 和 tari、taari、tajja、nugaŋ 等均有相当高的使用率，使用范围也相当广。其中，指示代词əri、əəri、əjjə表示“这”和“这个”，tari、taari、tajja、nugaŋ要表示“那”和“那个”等。而且，这些相互关联的指示代词内部也存在一些词义结构方面的区别性特征。严格地讲，指示代词 əri “这”和 tari “那”属于一般性用法，əəri “这”和 taari “那”用于指称较远距离的位置或地点，而 əjjə “这”和 tajja “那”属于贬义内涵的指示代词。

1. 指示代词 əri 和 tari 在鄂温克语里的使用率最高，使用面也最广。它们在句子里表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这”或“那”等指示代词之概念。例如：

tari dooni gəbbiniŋ bikki imiŋ doo.
那　河的　名字 它　是 伊敏 河
那条河的名字叫伊敏河。

əri bogwo bəj bʉhʉl aja bog gʉnəŋ.
那 地方把 人 都 好的 地 说
人们都说那是个好地方。

2. 指示代词əəri“这”和taari“那”则表示比əri和tari所指称的地点或场所较远距离的位置或场所。例如：

taari moriŋʤi əməʤir bəjwə iʃim bahaʤinde gi?
那　马用　来着的　人把　看　得到　吗
你能看见从那较远处骑马来的人吗？

əəri iʃiwʉʤir honiŋʃi awuni honiŋ jəm?
这　看　羊　谁　羊　是
在这较近处看到的羊群是谁家的？

3. 指示代词əjjə“这”和tajja“那”含有贬义，所以一般都使用于贬义句。例如：

əjjə ʤʉʉ bikki ərʉhəjə ʤʉʉ.
这　房子　是　破旧的　房子
这是一栋破旧的房子。

tajja ninihin bəjwə hihiraŋ.
那　狗　人把　咬
那狗咬人。

4. 指示代词nugaŋ“那”含有褒义，要使用于褒义句。例如：

nugaŋ nəgəəŋ nandahaŋ ʉr ənte bogdu aaʃiŋ.
那　像　美丽的　山 别的　地名　没有
别处不会有像那座山一样美丽的山。

（二）指示代词takkandu和əkkəndʉ要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就在那儿”和“就在这儿”的指称概念。要是进一步解释的话，takkandu和əkkəndʉ

表现出的是比指示代词taari 和 əəri 近一些，同时比指示代词 tari 和 əri 远一些的场所或地点。例如：

takkandu bidʒir morin ʃi awuni morin jəm.
那儿 在 马 是 谁的 马 呀
就在那儿的马是谁的马呀？

əkkəndu nəəsə jəəməwə gələətʃʧi əʃiŋ bahara.
这儿 放的 东西把 找 不 得
放在这儿的东西就是找不到。

（三）指示代词 ədʉ、ələ、əli 和 tadu、tala、tali 用于指人或事物存在的位置，或指称某一事物发生的地点等。但是，它们在具体表现出的语义结构方面存在微妙差异。一般来讲，其中的 ədʉ和tadu表示“那里”和“这里”的意思，ələ 和 tala指称“这边”和“那边”的词义概念，而əli 和tali 则表示“这一带”和“那一带”的泛指意义。

1. 指示代词 ədʉ和 tadu 在句子中使用的具体情况。例如：

mʉni ***ədu*** satʃʧitʃʧi nəəsə moowu awuniŋ iratʃʧi ʉlisə.
我们 这里 砍 放 木 谁 拉 走了
谁拉走了我们砍好放在这里的柴火。

sʉni morin mʉni ***tadu*** biʃiŋ.
你们的 马 我们 那里 在
你们的马在我们那里。

2. 指示代词 ələ和 tala在句子中使用的具体情况。例如：

ələ bidʒir alaar əggəəl ʃi mʉni ʃindʒə.
这边 在 花 犍牛 是 我们的 是
在这边的是我们家的花犍牛。

ʉhʉr ʉrni ***tala*** ʉlidʒirəŋ.
牛 山的 那边 走
牛在山的那边走。

3. 指示代词 əli 和 tali在句中使用的具体情况。例如：

bi　moriŋbi　əli　gələəm　iʃikte.
我　马 把　这一带 找　看吧
我把丢失的马在这一带找找看吧。

mʉni　ʉrʉl　sʉt　tali　ʉgiidʒirəŋ.
我们的 孩子　都　那一带　玩耍
我们的孩子都在那一带玩耍。

（四）指示代词əəgili 和 saagili 也和ali和tali一样表示不太精确而广泛意义的场所或地点，它们所表现出的词义结构相当于汉语的“这一带”和“那一带”或“大概这一带”和“大概那一带”等。毫无疑问，它们指称的是与说话人有一定距离，甚至有相当远距离的场所或地点。例如：

ʉrni　***əəgili***　iʃiwʉdʒir　ʃi　ʉhʉr　jəm　gʉ　moriŋ　jəm　gʉ?
山　大概这一带 看　是　牛　是 呀　马　是　呀
大概在山的这一带能够看见的那个东西是牛还是马呀?

tari　dʒʉʉni　***saagili***　bidʒir　ootto　ʃi　sʉni　gi?
那　房子　大概那一带 在　干牛粪 是 你们的 马
大概在那栋房子那一带的干牛粪是你们家的吗?

（五）指示代词ənnəgəŋ、ədʒdʒiggiŋ以及tannagaŋ、tadʒdʒiggiŋ是指称事物的程度或样态的产物。它们在句子中表现出的含义，相当于汉语的“这样”、“那样”～“这么”、“那么”～“这个程度”、“那个程度”等。例如：

ənnəgəŋ　ərʉ　dʒeleʃi　bəj　naaŋ　biʃiŋ　gi?
这样　坏　心眼有　人　还　有　呀
还会有这样坏心眼的人吗?

əmʉŋ　ʉnʉgʉŋdihi　***tannagaŋ***　baraaŋ　ʉhʉŋ　jʉʉrəŋ　gʉnəŋ.
一　乳牛　那么　多的　奶子　出　说
说是一头乳牛就可以挤出那么多的奶子。

talar ədʒdʒiggiŋ nonom moowo gadaŋ, tadʒdʒiggiŋ nonom moowo əʃiŋ gada.
他们 这个程度 长的 木料把 买 那个程度 长的 木料把 不 买
他们要买的是这么长的木料，那么长的木料他们不买。

三 疑问代词

鄂温克语里的疑问代词主要表示人们对某人某事产生的疑问关系。而且，所涉及的疑问形式和内容也比较复杂。其中，有用于说话人对他人提出疑问的代词awu 和 ni“谁”，用于某一动作或事物的疑问代词ohoŋ“什么”，用于人或事物性质及形状的疑问代词 ondi “怎样”，用于对人或事物提出选择性疑问的代词 iggʉ “哪个”，对某一动作行为的目的、起因提出疑问的代词 joodoŋ “为何”，还有时间疑问代词 ohid “何时”，表示人或事物所处的场所或地点提出疑问的代词 ilə“哪里”，对于某一动作行为发生原因和条件提出疑问的代词ittʉ“怎样”，等等。同时，在鄂温克语里，经常在这些疑问代词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从而构成表示复数意义的疑问代词。而且，疑问代词有着比较广泛的使用范围，也有着较高的使用率。以下具体分析这些疑问代词在句子中使用的基本情况以及使用原理。

（一）疑问代词awu 和awusal 基本上用于说话人对他人提出的疑问。其中，awu“谁”表示单数性质的疑问概念，而awusal“谁谁”是在awu 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而构成的复数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例如：

tinʉŋ dolob ***awu*** mʉni ədʉ əməsə?
昨日 晚 谁 我们 这 来
昨晚谁来我们这里了？

honi(ŋ)ni iŋatta hajʃilardu ***awusal*** ninisə.
羊 毛 剪 谁谁 去 了
剪羊毛的时候谁谁去了。

（二）疑问代词ohoŋ“什么”使用于说话人对某一动作行为或事物提出疑问的句子。另外，在ohoŋ后面还可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ol/，从而构成表示复数概念的疑问代词ohoŋsol“什么什么”。例如：

ʃi tala təgətəŋ ***ohoŋ*** oodʒinde?
你 那 坐 什么 干
你坐那里干什么？

tari bəj təliŋ soŋkoli tʉllə ***ohoŋsol*** nuudasa.
那 人 刚才 窗户 外面 什么什么 扔了

那个人刚才从窗户里往外扔了些什么？

（三）疑问代词ni“谁”用于对人或事物提出的疑问，但多数情况下用于对人的疑问。同时，以nisəl“谁谁”这一复数形态变化结构形式用于句子里的实例也有不少。例如：

ni tala ninisə.
谁　那里　去了
谁到那里去了？

nisəl tari moriŋbo ʤawaʤiraŋ.
谁谁　那　马 把　抓 在
谁在抓那匹马？

（四）疑问代词ondi“什么样”和 ondithoŋ“什么什么样”用于对人或事物的性质及形状提出疑问的句子里。其中，ondi 表示单数概念，ondithoŋ表示复数含义。例如：

uliriŋ moriŋ ootʃʧi giltariŋ mori(ŋ)ni ***ondi*** moriŋboni ʤawame.
红　马　和　白　马　什么样　马　抓
我从红马和白马里抓哪匹马。

əddə ʃiniwʉ əərim əməsə ʃi ***ondithoŋ*** bəjsəl jəm.
早晨　你把　找　来了　是　什么什么样　人们　是
早晨来找你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呀？

（五）疑问代词iggʉ“哪个”和 iggʉthəŋ“哪些个”往往使用于提出某种选择性疑问的句子里。其中，iggʉ 表示单数概念，iggʉthəŋ是在iggʉ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əŋ/而构成的复数结构类型的疑问代词。例如：

talardula biʤir bəj ***iggʉ*** bogdihi əməsə gʉnəŋ?
他们　在　人　哪个　地方　来　说
他们家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mini nanda əkkisəl ***iggʉthoŋ*** addar doolo biʃiŋ?
我　皮子　裤子们　哪些个　箱子　里　有
我的那些皮裤子在哪个箱子里呢？

（六）疑问代词adi“几个”和adithaŋ“多少”、ohi“多少”都用于对人或事物数量提出的疑问。其中，adithaŋ是由adi派生而来，从而使用于比adi更多数量概念的疑问。再说，ohi所指含的数量概念比adithaŋ还要多。例如：

tari　　uliriŋ　　haranda　　***adi***　　biʃiŋ.
那　　红　　铅笔　　几个　　有
那种红铅笔有几个？

sʉni　　ʤʉʉdihi　　gagani　　hodadu　　***adithaŋ***　　bəj　　əməsə.
你们　　家　　哥哥　　婚礼　　多少　　人　　来
你们家里有多少人参加了哥哥的婚礼？

talardula　əri　inig　***ohi***　bəj　əməsə?
他们那里　这　天　多少　人　来了
今天他们家里来了多少人？

（七）疑问代词ohidu“何时”和ohiduthot“无论何时”主要表示对时间的疑问。其中，ohidu使用于单数概念的疑问，而ohiduthot则表示复数内涵的疑问概念。例如：

sʉ　***ohidu***　　hojdihi　　ʉʉʃigi　　təggəəŋʤi　　gʉggʉlsəsʉŋ?
你们 何时　　辉河　　往这边　　乘车　　动
你们何时从辉河乘车往这个方向动身的？

tari　　bəj　　***ohiduthot***　　tattu　　ʉg　　aaʃiŋ　　təgərəŋ.
那　　人　　何时　　那样　　话　　没　　坐
那个人什么时候也都是那样沉默寡言地坐着。

（八）疑问代词ilə“哪里”和iləthəŋ“哪些个里”主要用于对人或事物所处的场所及地点提出的疑问句。其中，ilə使用于单数概念的疑问，而iləthəŋ用于复数性质的疑问句。例如：

amihaŋ　əʃi　***ilə***　biʤirəŋ?
大爷　现在 哪儿　在
大爷现在在哪儿？

sʉni　ədʉ　*iləthəŋ*　bogdu　tʉʉggʉ　biʃiŋ?
你们　这里　哪些个　地方　狼　有
在你们这里哪些个地方有狼呀?

（九）疑问代词ittʉ“怎样”和ittʉthoŋ“怎样怎样”主要用于对某一动作行为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提出的疑问。同时，也可以使用于对事物进行的状态、速度、程度及其特征等提出疑问的句子里。其中的ittʉthoŋ是由ittʉ派生而来，是ittʉ的复数结构类型。例如：

səwəəŋ　*ittʉ*　tannagaŋ　goddo　nəəsə　jəəməwə　gasa?
斯文　怎么　那样　高的　放　东西　要
斯文是如何把放在那么高处的东西拿下来的呀?

bi　*ittʉthoŋ*　əri　ʤakka　aggaʃim　əməsəwi　jag　əʃim　saara.
我　怎样怎样　这　到　走　来把自己　完全　不　知道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

（十）疑问代词joodoŋ、ohoŋkoŋ 以及joodo(ŋ)thoŋ、ohoŋko(ŋ)thoŋ等主要用于人们对于某一动作行为产生的目的、起因等提出的疑问。其中，joodoŋ和ohoŋkoŋ往往使用于单数结构类型的疑问句，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如何”、“为何”等疑问概念。与此相反，joodo(ŋ)thoŋ和ohoŋko(ŋ)thoŋ基本上都使用于复数结构类型的疑问句。例如：

sʉ　*joodoŋ*　tari　honiŋbo　waasasuŋ　jəm?
你们　为何　那　羊　杀　是
你们为什么杀了那只羊?

araʤo　*ohoŋkoŋ*　tʉʉrəbbi　udiso?
收音机　为何　响　停
收音机怎么不出声了?

sʉ　*ohoŋko(ŋ)thotŋ*　tari　bogdu　ninisəsʉŋ　jəm?
你们　为何为何　那　地方　去了你们　呀
你们是为了些什么去那个地方的呀?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还常常见到用疑问代词的重叠式使用手段，表示

人们提出的复数性或泛指性疑问概念的现象。例如：

imiŋ doodu ***awu*** ***awu*** əbbəʃiʤirəŋ?
伊敏 河 谁 谁 游泳
谁在伊敏河里游泳呢？

tari giltariŋ bөөsө hʉʉde doolo ***ohoŋ*** ***ohoŋ*** təwəsəsʉŋ?
那 白的 布 口袋 里 什么 什么 装
在那白布口袋里你们究竟装了什么什么东西？

四 反身代词

鄂温克语里的反身代词məəni“自己”表示单数概念，以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l/的məənisəl表示复数意义。例如：

məəni ooso ərʉ bajtawi bəj bʉhʉldʉ əʤi ʤiŋʤira.
自己 做的 坏 事 人 都 别 说
自己做的坏事别跟谁都说。

sʉ bikki hokko ***məənisəl*** ʤeleʤiwal ootʃʧuŋ.
你们 是 都 自己们 想 做
你们总是按照各自的想法去做。

另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鄂温克语里也有用反身代词的重复性使用形式表示其复数概念的现象。例如：

ʉrʉlsʉl ***məəni*** ***məəni*** əniŋbi gələəm tʉttʉldiʤirөŋ.
孩子们 自己 自己 母亲 找 跑
孩子们为了找各自的母亲四处乱跑。

五 确定代词

确定代词有 hokko 和 sʉttʉ 。确定代词在一般情况下用于名词或其他代词的复数形式后面，所表示的意思相当于汉语的“都”、“大家”、“全部”等。例如：

unaaʤsal ***hokko*** ʉnʉgʉŋ saganam gʉŋkөŋ ʉlisө.
姑娘们 都 乳牛 挤 说 去

姑娘们都去挤牛奶了。

ʤuu　oroonŋdu　nəəsə　heensal　***suttu***　ədiŋdu　ədimusə.
屋　上面　放　草料　都　风　刮走了
放在屋顶上的草料都被风刮走了。

另外，在确定代词前出现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或其他词类的话，要在该确定代词后面一般都接缀格或领属形态变化现象的相关语法词缀。例如：

mini　əddusə　hantasuŋba　***hokko-woni***　addewi　saŋanam　buuso.
我　坏的　上衣　都　奶奶　缝补　给
我的那些破了的上衣奶奶都给缝补了。

awu　əjjə　saasuŋba　***suttu-wəni***　daggasa　jəm?
谁　这　纸　都　烧　是
谁把这张纸都给烧了呀?

不过，也有在单数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后面，确定代词以原有结构形式被使用的情况。例如，ahiŋbi ***hokko*** ʤitʃʧə“我哥哥全吃了”，moriŋ ***suttu*** aaʃiŋ“马都没有”等。尤其是，在中青年人的鄂温克语里，确定代词的这种使用现象比较多。甚至，他们常常把suttu发音成sut。

确定代词重叠使用后，往往表示人们对某些人或事物产生的极端不满，以及人们非常着急的心理。例如：

taʧʧil　aʤalwal　naaŋ　oom　əsə　ətər　***hokko hokko***　uttulisə.
他们　工作　也　做　没　完　都　都　跑了
他们连活儿也没做完全（全全）跑掉了。

ənnəgəŋ　dolob　ootʃʧohiŋ　unugunŋsul　***suttu　suttu***　əsə　əməggirə.
这样　晚　成　乳牛　都　都　没　回来
天已经这么晚了那些乳牛还都（都都）没回来。

除了上面提到的 hokko 和 suttu之外，还有aadda“部分”、“某些”，əmuŋ əmuŋ“各个”、“某些”、“有的”等确定代词。而且，它们表示的是比 hokko、suttu小而有限的范围或数量的确定概念。例如：

aadda bəj boggoŋ hadiʤiraŋ，***aadda*** bəj hurigaŋ ʤawaʤiraŋ.
一些 人 柳树 砍 一些 人 圈 抓
一些人在砍柳树，一些人在编柳树圈。

əmuŋ əmuŋ mori(ŋ)ni ʉttʉlirniŋ mandi tʉggʉŋ.
一 一 马 跑 非常 快
有些马跑得非常快。

六 不定代词

鄂温克语里有əmʉŋ naaŋ……aaʃiŋ“什么也没有”，awu naaŋ……əʃiŋ“谁也不”，ohoŋ naaŋ……aaʃiŋ“什么也没有”等不定代词。可以看出，该语言的不定代词均属于由几个词组合而成的复合性结构类型。不定代词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不确定概念。例如：

honiŋsol tannagaŋ goro ʉliʧʧohiŋ ***əmuŋ naaŋ*** saar bəj ***aaʃiŋ***.
羊 那样 远的 走 一个 也 知道 人 没
谁也没有察觉到羊群已走了那么远。

tari ʉkkəhəŋ ***əmuŋ naaŋ*** bəjni ʉgwəni ***əʃiŋ*** gada.
那 男孩 一 也 人 话 不 要.
那男孩怎么也不听人的话。

鄂温克语里，还有用重叠出现的疑问代词ohoŋ、awu等跟naaŋ和əʃiŋ相组合表示不定代词概念的现象。而且，这种结构类型的不定代词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十分气愤或不满的心理反应。例如：

ənte ***awu awu naaŋ*** sujtaŋduwal ***əʃiŋ*** ninirə.
别 谁 谁 也 学校 没 去
别的还有谁不去学校？

awu awu naaŋ tari moriŋbo ***əʃiŋ*** ugum buuro.
谁 谁 也 那 马 不 骑 给
谁也不给我骑那匹马。

同时，还常常用省略不定代词的否定助动词əʃiŋ的手段，表示商榷内涵的不定代词。例如：

awu naaŋ ənnəgəŋ bajta oor jəəm.
谁　也　这种　事　做　呀
谁也不会做这种事吧。

ohoŋ naaŋ tannagaŋ dagwu sisədʉ təgənde gə.
什么　也　那样　近的　汽车　坐　呀
走那么近的路还何必坐汽车呢。

要表示“大概”、“大致”、“大约”等不确定的意义时，在ohoŋ“什么”、awu“谁”、amʉŋ“一”等的词干后面接缀/hat/～/kot/、/kət/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其中/kot/、/kət/接缀于由鼻辅音结尾的ohoŋ和əmʉŋ后面。例如：

uduŋ uduŋkki ***awu-hat*** naaŋ heenduwal əʃiŋ jʉʉr ba?
而　下　谁　也　草　不　出　吧
如果下雨的话大概谁也不去打草吧？

ʉhʉrsʉl ***əmuŋ-kət*** naaŋ hurigaŋduwal əsə iirə.
牛们　一　也　圈　没　进
这些牛大概一次也没进过牛圈。

总之，以上谈到的鄂温克语六种结构类型的代词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反身代词等后面均可接缀数、格、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还有，在那些疑问代词后面，同样可以接缀相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在上述代词里，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数量较多，所表示的词义结构也比较复杂。确定代词后面有时虽然也接缀某些格或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没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多。鄂温克语代词范畴里，不定代词的组成形式最为复杂。另外，在这些代词中，多数能够以重叠式、重复式结构类型使用。

第六节　数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数词的构成原理、使用关系都比较复杂，同时均有较广泛的使用面和较高的使用率。而且，一些数词词干后面同样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一系列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根据数词方面的调查资料，该语言的数词系统内主要分基数词、序数词、集合数词、平均数词、概数词、分数词、限

定数词、统计数词八种结构类型。下面，分述它们在句子中的使用关系及其原理。

一 基数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使用的基数词，根据其结构特征，主要分为单一结构类型的基数词和复合结构类型的基数词两个部分。而且，人们习惯于将单一结构类型的基数词称为单纯基数词，把复合结构类型的基数词称为复合基数词。

（一）单纯基数词

单纯基数词包括一至九的个位数、十至九十的十位数以及百、千、万、亿等单位数。例如：

əmuŋ	一	ʤuur	二	ilaŋ	三	digiŋ	四	toŋ	五
niŋuŋ	六	nadan	七	ʤahoŋ	八	jəgiŋ	九	ʤaaŋ	十
oriŋ	二十	gotiŋ	三十	dəhi	四十	toŋŋe	五十	niŋuŋŋe	六十
nadanŋe	七十	ʤahoŋŋe	八十	jərəŋ	九十	namaaʤ	百	meŋgaŋ	千
tumuŋ	万	doŋʃuur	亿						

句子中使用单纯基数词的基本情况：

ʤuur bəj ***əmuŋ*** bəjthi aja，***jəgiŋ*** bəj ***nadan*** bəjthi təŋkəʃi.
二 人 一 人比 好，九 人 七 人比 力有
两个人比一个好，九个人比七个人有力量。

ʤaaŋ moriŋbo ***gotiŋ*** uhur、***niŋuŋŋe*** honiŋ、***jərəŋ*** imagaŋʤi ʤumʃisə.
十 马把 三十 牛 六十 羊 九十 山羊用 换了
他把十匹马换了人家的三十头牛、六十只羊、九十只山羊。

namaaʤ ugidə ***meŋgaŋ*** ootʃtʃi ***tumuŋ*** biʃiŋ.
百的 上面 千 和 万 有
百上面还有千和万。

在该语言里，从toŋŋe“五十”到ʤahoŋŋe“八十”的四个十位数是在toŋ“五”、niŋuŋ“六”、nadan“七”、ʤahoŋ“八”四个个位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ŋe/派生出来。因此，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派生数词。但是，这种从个位数词派生十位数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ŋe/，只能接缀于从toŋ“五”到ʤahoŋ“八”四个个位数词词干后面，在其他个位数词词干后

不接缀该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比如说，不能把 ʤaaŋ“十”说成 əmʉŋ-ŋe。əmʉŋŋe 几乎跟 əmʉŋ 一样表示个位数的“一”。

（二）复合基数词

复合基数词内部还分两种结构类型。一种由两个单纯基数词的相加原理构成，另一种由两个单纯基数词的相乘关系组合而成。由两个单纯基数词相加形式构成复合基数词时，位数大的数词位于位数小的数词前面。例如：

ʤaaŋ	əmʉŋ	十一	namaaʤ	toŋ	一百零五
十	一		一百	五	

由位数大的数词位于位数小的数词前之结构类型构成的复合基数词在句子中使用情况：

ʤaaŋ əmʉŋ inig doolo əʃiŋ ətərə，***gotiŋ niŋʉŋ*** inig doolo ətərəŋ.
十　一　天　里　不　完　三十　六　天　里　完
此事十一天内弄不完，三十六天内才能弄完。

鄂温克语里以单纯基数词的相加形式构成复合基数词时，一般不能在同位数之间进行，而是在不同的位数之间进行。由两个单纯基数词相乘的形式构成复合基数词时，位数小的数词在位数大的数词前面。例如：

ʤʉʉr	oriŋ	四十	ʤahoŋ	ʤaaŋ	八十
二	二十		八	十	

由位数小的数词位于位数大的数词前的结构类型构成的复合基数词在句子中使用情况：

əmuŋ ʤaaŋ inig doolo əʃiŋ ətərə，***ʤuur oriŋ*** inig doolo ətərəŋ.
一　十　天　里　不　完　二　十　天　里　完
此事十天内弄不完，四十天内才能弄完。

鄂温克语表示多位数概念时，要用基数词的相加形式或相乘形式来实现。也就是说，用基数词的相加或相乘结构原理，构成不同结构类型以及不同词义关系的多位数。例如：

əmuŋ tumuŋ ʤuur meŋgaŋ ilaŋ namaaʤ nadanŋe digiŋ.
一 万 二 千 三 百 七十 四
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四

这是一个充分利用基数词的相加和相乘结构原理组合而成的、结构关系比较复杂的多位数。其中，əmuŋ tumuŋ“一万”、ʤuur meŋgaŋ“二千”、ilaŋ namaaʤ“三百”三个数字概念是以基数词的相乘原理组合而成，而nadanŋe digiŋ“七十四”则以基数词的相加原理组合而成。进而，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四”这一多位数。

二 序数词

鄂温克语中常见的序数词，主要是在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niŋ/而构成。同时，也可以在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hi/以及/dugar/、/dʉgər/、/dugor/、/dʉgər/构成序数词。

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niŋ/构成序数词的实例：

əmuŋ	+	-ʃiniŋ	=	əmuŋʃiniŋ	第一
toŋ	+	-ʃiniŋ	=	toŋʃiniŋ	第五

在句子中使用情况：

əmuŋʃiniŋ bi、***ʤuurʃiniŋ*** ʃi、***ilaŋʃiniŋ*** tari ooroŋ.
第一 我 第二 你 第三 他 成
第一是我，第二是你，第三是他。

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hi/以及dugar/、/dʉgər/、/dugor/、/dʉgər/构成序数词的实例：

nadan	+	-hi	=	nadanhi	第七
əmuŋ	+	-dʉgər	=	əmuŋdʉgər	第一
toŋ	+	-dugor	=	toŋdugor	第五

在句子中使用情况：

əmuŋdugər bikki ***ʤuurdugər*** ootʃtʃi ***ilaŋdugar*** oosothi mandi.
第一 是 第二 和 第三 成 比 厉害
第一比第二和第三厉害。

作为序数词的标志性符号系统、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niŋ/和/hi/以及/dugar/、/dʉgər/、/dugor/、/dʉgər/等均有着一定使用率。但比较而言，/ʃiniŋ/的使用率最高；其次是属于/hi/的使用率，像/dugar/、/dʉgər/等的使用率较低。而且，受蒙古语影响较大的中青人使用得较多。

三　集合数词

根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句子里集合数词有其一定使用率。而且，该语言的集合数词主要是在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ne/而构成。很有意思的是，由/ne/构成的集合数词含有人与事物间产生的某种情感，从而表现出人和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间存在的某种亲密关系。例如：

toŋŋe	+	-ne	=	toŋŋene	五十在一起
ʤahoŋ	+	-ne	=	ʤahoŋne	八个在一块

集合数词在句子中的使用情况：

tatʃʧil　dattaŋ　toŋne　ʉlirəŋ，　sʉ　bikki　**ʤahoŋne**　ʉliʧʃʉŋ.
他们　经常　五个一起　走　你们　是　八个一起　走
他们经常是五个在一起走，你们是八个在一起走。

四　平均数词

鄂温克语的平均数词，用基数词的重叠形式表示。有时，在重叠出现的平均数词的第二个基数词后面要接缀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ʤi/，从而表示平均数词概念。例如：

tari　satanbi　ʉrʉldʉ　***ʤaaŋ***　***ʤaaŋ-ʤi***　bʉʉsə.
他　糖块把　孩子　十　十　给
他平均分给每个孩子十块糖。

bi　inig　taŋiŋ　***ʤahoŋ***　***ʤahoŋ***　***sag-ʤi***　gəbbələme.
我　天　每　八　八　时间　工作
我每天都平均工作八个小时。

另外，鄂温克语里还可以用形态变化构词词缀/tal/、/təl/、/tol/、/tʊl/派生平均数词的现象。而且这些词缀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分别接缀于

不同基数词词干后面，从而表现出平均数词富有的平均含义。例如，nadantal(nadan 七，-tal 各、平均)“各七”或“平均七”、əmuŋtəl(əmuŋ-，-təl各、平均)“各一”或“平均一”、toŋtol（toŋ五，tol各、平均）“各五”或“平均五”、ʤuurtəl（ʤuur二，təl各、平均）“各二”或“平均二”等。

五 概数词

鄂温克语的概数词，主要由基数词同相关疑问代词或形容词等组合而成。而且，基数词要使用于疑问代词adi“几”或形容词uluhu“多”等的前面。例如：

tinugni gisaŋdu ʤaaŋ ***adi*** bəj iisə gunəŋ.
昨天 会议 十 几 人 参加 说
据说大概有十几个人参加了昨天的会议。

əri mudaŋ boŋgoŋ imandadu gotiŋ ***adi*** honiŋ busə.
这 次 大的 雪 三十 几 羊 死
在这次的特大暴风雪中死了三十来只羊。

鄂温克语里，表示十位以下大约的数字概念时，往往把数目单位相连的两个基数词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使用。例如：

takkaŋ gəbbəwə ***əmuŋ ʤuur*** bəj ookki ootʃʧi nəərəŋ.
那一点 工作 一 二 人 做 行 成
就那么一点工作大概有一两个人就够了。

bu taduhi əri ʤakka ***toŋ niŋuŋ*** sag aggaʃisamuŋ.
我们 那 这 到 五 六 时 走
我们从那儿到这里大约走了五六个小时。

不止是十位以下的个位数如此，其他不同位数的数词要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使用，同样能够表示与此相关的概数词概念。例如：

honiŋdihi ***toŋŋe niŋuŋŋe*** abalʤiraŋ gunəŋ.
羊 五十 六十 缺 说
说是我们的羊大约缺五六十只。

gagaseŋ　əmʉŋ　ʃiipʉʤi　əmʉŋ　inig　***ʤuur ilaŋ***　namaaʤ　bohol
哥哥　一　手扶　一　天　二　三　百　小垛
heenja　hadisa.
草　割
哥哥他们用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天割了大约二三百小垛草。

除此之外，鄂温克语里还有在基数词前面使用barag“大约”这一副词来表示大约数字概念的现象。例如：

kino　**barag**　***ʤuur***　sagdu　əəkkərəŋ　ʃiŋʤə.
电影　大约　两　钟　开始　是
电影大约在两点钟开始放映。

timaaʃiŋ　taʧʧil　**barag**　***ʤaaŋ***　əmʉŋ　bəj　əmərəŋ.
明天　他们　大约　十　一　人　来
明天他们大约来十一个人。

这几个概数词里使用率最高的是adi，其次是属于~~u~~luhu的使用实例。相比之下，barag的使用率比较低。而且，中青年人用得较多。另外，在鄂温克语中也用形动词结构关系的eʃer“到的”一词表示概数词含义的现象。例如，ʤaaŋ ***eʃer*** bəj əməsə“大概来了十人”等。同时，由eʃer充当句子概数词的现象有其一定出现率。

六　分数词

鄂温克语的分数词由howi“分”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而构成，并且要位于分母数词和分子数词之间。其顺序是，分母数在前，分子数在后。同时，充当分母数词和分子数词的几乎都是基数词。例如：

minidu　mooniwi　toŋ　***howini***　digiŋbəni　b~~uu~~sə.
我　木　五　分　四　给
他把木料的五分之四给了我。

əri　boŋgoŋ　imandadu　gagani　honiŋdihi　namaaʤ　***howini***　əm~~u~~(ŋ)niŋ　b~~u~~sə.
这　大的　雪　哥哥　羊　百　分　一　死了
在这次的特大暴风雪中哥哥损失了百分之一的羊。

鄂温克语里还有省略分数词 howini 的同时，在分母数词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结构形式表示分数概念的现象。例如：

toŋ-ni əmuŋbəni nəhuŋbi gatʃʧi ulisə.
五 一 弟弟 拿 走
我弟弟拿走了其中的五分之一。

əri əri(ŋ)ni horoldu ulur ***namaaʤ-ni*** namaaʤ hokko iisə.
这 次 会 人们 百 百 都 参加
在这次的会议上人们百分之百地都参加了。

就像上述例句里见到的那样，省略分数词后只用分母数词和分子数词表示分数词的概念时，不只是在分母数词后面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同时在分子数词后面也常常以连缀形式使用确定宾格和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当然，也有以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使用于分母数词后面的分子数词。

七 限定数词

鄂温克语的限定数词，是在基数词后面接缀/haŋ/、/həŋ/、/hoŋ/、/høŋ/～/kaŋ/、/kəŋ/、/koŋ/、/køŋ/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构成。根据四分法元音和谐规律和词缀首辅音交替原理的基本要求，将这些限定数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分别接缀于由不同元音和谐构成的基数词后面，从而表示数词的限定意义。限定数词在句子里，表示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的“仅仅”、“只是”等。例如：

amihaŋ miisaŋbi iŋiiʧʧi ***əmuŋ-kəŋ*** urdu juusə.
大爷 枪 背 一 山 上
只有大爷一个人背着枪上山了。

suni hurigaŋdusuŋ əʃi ***ʤuur-høŋ*** moriŋ biʃiŋ.
你们 园子 现在 二 马 有
你们的马圈里现在只有两匹马。

除了上面举例之外，还有namaaʤhaŋ(namaaʤ-haŋ)“只有一百”、dəhihəŋ(dəhi-həŋ)“只有四十”、toŋŋehoŋ (toŋŋe-hoŋ)“只有五十”、nadankaŋ(nadan-kaŋ)“只有七个”、toŋkoŋ(toŋ-koŋ)“只有五个”、niŋuŋkøŋ(niŋuŋ-køŋ)“只有六个”等使用限定数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haŋ/、/həŋ/、/hoŋ/以及/kaŋ/、/koŋ/、/køŋ/的实例。

八　统计数词

鄂温克语中表示统计概念的数词有modaŋ、əriŋ 等。而且，它们主要使用于基数词后面，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次”、“回”等统计某一动作行为的数目概念。例如：

bi　ilaŋ　***modaŋ***　bəədʒiŋdu　ninisu　huŋ.
我　三　次　北京　去　呀
我去过三次北京。

tari　giltariŋ　sisə　muni　ukkuli　toŋ　***əriŋ***　nutʃʃidʒirəŋ.
那　白的　汽车　我们　门　五　次　过
那辆白色汽车从我们家门口路过五次了。

再说，鄂温克语里也有在基数词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ra/、/rə/、/ro/、/rɵ/之手段表示统计数词概念的现象。例如，tari ***nada(n)ra*** dʒiŋdʒisa“他说了五次”，ʃi ***dʒuu(r)rɵ*** ooho“请你做两次”等。而且，在基数词后面接缀这些词缀时，基数词词尾辅音都要产生脱落现象。

根据以上分析，鄂温克语中使用的数词有基数词、序数词、集合数词、平均数词、概数词、分数词、限定数词、统计数词等。其中，基数词是属于基础数词，也是使用面最广、使用率最高的数词系统；序数词、集合数词、限定数词是在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相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的产物；平均数词要以基数词的重叠形式表示，同时也可以使用特定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概数词则是在基数词后面使用特定疑问代词、形容词以及形动词的结构形式组合而成；分数词主要是在分母数词和分子数词间使用howini“分”一词的手段组成；统计数词是在基数词后面使用modaŋ或əriŋ等量词的结构形式构成，同时也使用相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所以说，除了基数词之外的数词的产生和使用过程中，基数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数词一旦离开了基数词就很难生存和成立。由于这些数词的形成原理、结构特征、使用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它们在语句中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些不同结构类型和使用特征的数词系统的存在，使鄂温克语句子中表述人或事物的不同数字概念的形式和方法变得相当全面而系统。

第七节　副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的副词根据其构成结构原理来看，它们分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和非派生式结构类型两种。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也可以叫可变性副词，它们是在某些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名词类词词干后面接缀有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派生而来。或许由于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均来源于名词类词，所以它们均有一定程度的名词类词的特征。不过，它们不能像名词类词一样表示某一具体词义，也不能使用于名词等的前面，只能在句子中充当状语或补语，从而主要用于修饰动词和形容词。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也叫不变性副词，它们都没有词形变化。但是，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在句子中同样不能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基本上做句子的状语或补语，而且也用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再说，我们的调查资料表明，鄂温克语副词在句子中还时常以重叠式结构出现，也能够用连用式结构使用。根据副词在句子里表现出的不同语用关系及使用功能，把鄂温克语副词一般都分为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行为副词、范围副词、方位副词，数量副词、语气副词七种结构类型。

一　程度副词

鄂温克语中使用的程度副词比较多，并都有较高的使用率。这里提到的程度副词主要有mandi、miiŋ、miiŋti、ondiduruŋ、ʉnətti、anitti、daŋtʃi、araŋkaŋ、hoosoŋ、gəlgəl 十个。以下结合实例，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一）程度副词　miiŋ“最”、“太”、“甚”，mandi“非常”、“很”，miiŋti“非常”、“太”、“很”等都表示某一动作行为以及事物性质的程度。在过去的副词调查资料里，根据调查对象提供的相关例句，被认为这三个程度副词中的miiŋ表示是最高程度的概念，其次是 mandi 表现出的程度，而miiŋ则指含一般性的程度副词意义。然而，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为完成参考语法项目时进行的副词方面的田野调查资料，基本上推翻了20年前的有关调查结果。依据这次全面系统的调查，认为刚刚提到的这三个程度副词，虽然都使用于陈述动作行为达到的一定程度或表示事物性质功能的某种程度，但其中miiŋti 表示最高程度，mandi 基本上表述介于miiŋti 和 miiŋ 之间的程度概念，miiŋ 表示一般意义上的程度。例如：

əjjə	goddo	ʉrwʉ	tʉttʉgərdʉwi	***miiŋ***	usuŋtʃu.
这	高的	山	爬	最	累

我爬这座高山时累得不得了。

həbbəni　nandaʤi　ooso　sʉʉŋbə　iʃitʃtʃi　***mandi***　addasa.
羊羔　皮　做的　皮袍　看完　非常　高兴了
她看到用羊羔皮缝制的皮袍后非常高兴。

tajja　bikki　***miiŋti***　ərʉ　bəj.
他　是　最　坏的　人
他是最(最最)坏的人。

（二）程度副词ondiduruŋ“多么”、“特别”、“何等”，daŋtʃi“太”、“实在”，ʉnətti“真的”、“确是”、“的确”。三个副词表示达到较高程度的动作行为或事物性质。例如：

əri　inig　tʉllə　***ondiduruŋ***　inigiddi　jəm.
今　日　外面　特别　冷　是
今天外面特别冷。

nisʉhuŋ　həbbəsəl　***daŋtʃi***　gʉʤəmʉddihəŋ　aaʃilaraŋ.
小的　羊羔　太　可爱　玩耍
那些小羊羔玩耍得太可爱了。

mini　amiŋbi　əri　inig　***ʉnətti***　addasa.
我的　爸爸我　这　天　确实　高兴了
我爸爸今天确实高兴了。

（三）程度副词araŋkaŋ“好不容易”、“难”，anitti“相当”、“颇”、“甚”，hoosoŋ“仅仅”、“只”，gəlgəl“差一点”、“几乎”的使用情况。例如：

tari　bikki　***hoosoŋ***　ʉgiirbi　saaraŋ.
他　是　只　玩　知道
他只知道玩。

həəggə　oroondoli　ʉlirdʉwi　***gəlgəl***　əsə　tihirə.
桥　上　走　差一点　没　掉
他从桥上走过时差一点没掉下去。

以上分三个层面分析的程度副词中，像miiŋti等是在第一层面，或者说是在最高层面上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像ondiduruŋ等是属于第二层面上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像araŋkaŋ等是使用于第三层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同时，在同一个层面上使用的不同程度副词间也存在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我们完全可以从程度副词的意义结构和表述的内容中看得出来。

二 时间副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内，表述不同时间概念的副词也有不少。而且，它们在句子中被使用时，均有着各自侧重点和所表现出的特定时间内涵，清楚地把握它们在时间表述方面存在的细微差异，对于精确地使用这些时间副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根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时间副词主要有təliŋ、əsuhunətti、ottootʃtʃi、tattootʃtʃi、tottootʃtʃi、hiirt、gənəthəŋ、goddojo、əddədihi、nooguddi、ohiduhot、dattaŋ、dahiŋ、naaŋ、haaja、haajadiwi等。

（一）时间副词təliŋ“刚刚”和əsuhunətti“刚才”，主要修饰和限定刚刚发生的动作行为。但təliŋ限定的时间概念要比 əsuhunətti 还要紧迫。例如：

dolob kino juurəŋ guŋkəŋ bi ***təliŋ*** dooldisu.
晚 电影 出 是 我 刚刚 听
晚上放映电影的事我是刚刚听说了。

ʃi ʤəəŋgu urirəŋdihi ***əsuhunətti*** əməggisəʃi gi?
你 东 家 刚才 回来的 吗
你是刚从东家回来的吗？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为修饰和陈述比əsuhunətti 稍长一些的时间关系，习惯于将əsuhunətti说成əsuhuŋ。例如：

nəhuŋbi talardala ***əsuhuŋ*** ninitʃtʃi əməggisə.
弟弟 他们 刚才 去 回来
我弟弟去他们家刚刚才回来。

heen hadir maʃiŋmuŋ ***əsuhuŋ*** əddusə.
草 割 机 刚才 坏

我们的割草机是刚才坏的。

（二）时间副词ottootʃtʃi、tattootʃtʃi、tottootʃtʃi 表示“马上”“立刻”等时间概念。例如：

bi ***ottootʃtʃi*** nənum gunjkəŋ tadu ʤiŋʤisu.
我　马上　回去　是　他　说
我告诉他我马上就回去。

bi ʤuudihiwi ***tottootʃtʃi*** ninigte.
我　家　马上就　去
我从家里马上就去！

（三）时间副词 hiirt 修饰和限定“瞬间”、“刹那间”发生的动作行为。而 gənəthəŋ 则表示“忽然”、“偶然”发生的动作行为。例如：

bəjni ʃikkim buuso hantasuŋba ***hiirt*** boʤir ooʃiso.
人　洗　给的　上衣　一会儿　脏　成
人家好不容易洗干净的上衣他一会儿工夫就弄脏了。

bi aaʃinam bitʃtʃi honiŋ meerarbani ***gənəthəŋ*** dooldiʧtʃi sərəsu.
我　睡　是　羊　叫　忽然　听　醒
我在睡觉时忽然听到羊叫声就醒过来了。

（四）时间副词goddojo“早就”、“早先”，əddədihi“早点”、“预先”nooguddi“从前”、“以前”使用于句子时，主要表示从前某一时间段发生的动作行为，或预先发生的某一动作行为等。例如：

tari ʤolo hurigaŋbaʃi bu ***goddojo*** ooso bisəmuŋ.
那　石头　园子　我们　早先　做　是
那石头园子是我们早先做的。

əri dolob imanda imanaŋ gunjkəŋ tari ***əddədihi*** saaraŋ.
这　晚　雪　下　是　他　预先　知道
他预先就知道今晚下大雪。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时间副词nooguddi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往往被简

化为noogu。尽管如此，其词义不发生变化。例如：

tari mini ədʉ ***noogu*** əməsə bisə.
他 我 这里 以前 来 是
他以前来过我这里。

与此相关，鄂温克语的句子中经常使用udʒidu、amaggu、saaʃigi等时间词表示将来或以后发生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tari bogdu bʉ ***udʒidu*** ninidʒigəmʉŋ
那 地方在 我们 以后 去我们
我们以后去那个地方。

（五）时间副词ohiduhot、dattaŋ 一般都修饰经常发生的动作行为。而 haajadiwi 则修饰或限定不经常发生的动作行为。另外，dahiŋ和naaŋ往往使用于修饰再次发生的动作行为。例如：

mʉnidələ ***dattaŋ*** ʉgiim əməsə dʒaariŋ oodoŋ.
我们 经常 玩 来 也 行
你经常来我们家玩也可以。

abani dʒiŋdʒim bʉʉsəwəni ***ohiduhot*** əʃim ommoro.
阿爸的 讲 给把 时时 不 忘
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爸爸对自己的教导。

鄂温克语里haajadiwi还能以haaja的形式使用，但是haaja的使用率没有haajadiwi的使用率高。例如：

bi batuʃeŋdala ***haaja*** ʉgiinəm ninime.
我 巴图 有时 玩 去
我有时到巴图家去玩。

另外，有时人们为了修饰间隔较长时间的某一动作行为，往往以重叠形式使用haaja一词。例如：

mini ahiŋbi ***haaja*** ***haaja*** əmərəŋ.
我 哥哥 有时 有时 来

我哥哥偶尔（每次间隔较长时间）才来。

在鄂温克语里，还有在时间词后面使用taŋiŋ“每”一词的手段，组合一种复合结构类形的时间副词，从而修饰重复出现的动作行为之现象。例如：

alaar ~~unuguŋ~~　***ane***　***taŋiŋ***　baldiraŋ.
花　　牛　　年　　每　　生
花母牛每年都生小牛犊。

tari　***inig***　***taŋiŋ***　***dolob***　***taŋiŋ***　ʃermem　tatigeer　sujtaŋdu　iisə.
他　　日　　每　　夜　　每　　努力　　学习　　学校　　入
他经过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才考上了学校。

从前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时间副词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系统，它们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对于错综复杂的动作行为所需的时间进行恰到好处的修饰手法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时间副词均有它使用方面的侧重点以及特定要求和条件。所有这些，我们完全能够从上面的陈述内容及例句中较为清楚地了解和把握。

三　行为副词

鄂温克语句子中的行为副词主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形式，或者说某一动作或行为所进行的实际情况。该语言里，行为副词同样有不少，也有着较高的使用率。我们所掌握的行为副词有sampal、naŋa、bimmeeddi、ənikkuhəŋ、mənərətəŋ、ʤuŋtəggəŋ、gətə、giliggaŋ、ʤoreeŋ、beele、heleggaŋ、ebbeggaŋ 等。

（一）行为副词sampal“麻利”、“利索”，naŋa“缓慢”、“轻轻”，bimmeeddi“慢慢”、“自然而然”，ənikkuhəŋ“轻快”、“轻轻”等在句子中被使用时，主要修饰麻利、利索、轻快的动作行为，或修饰缓慢运动的动作行为等。例如：

tari　bəjni　naallaniŋ　mandi　***sampal***　guggulduŋ.
那　　人　　手　　非常　　麻利　　动
那个人的手动得非常麻利。

moriŋ　uttulidʒirduni　ondi　***ənikkuhəŋ***　ʤawatʃtʃi　gasa.
马　　跑　　多么　　轻快　　抓了　　得到了
他十分轻快地抓住了那匹跑着的马。

还如，addewi ***naŋa*** aggaʃiraŋ“我奶奶缓慢地走路”，tari ***bimmeeddi*** saasa“她慢慢明白过来了”等。

（二）鄂温克语的行为副词mənərətəŋ“呆呆”，ʤuntəggəŋ“糊里糊涂”，giliggaŋ“傻傻”，heleggaŋ“木然”，ebbeggaŋ“傻呵呵”等主要修饰在一定时间内持续的不明快不敏捷而呆板的动作行为。另外，这几个行为副词都是在形容词或动词词根上接缀/ggaŋ/、/ggəŋ/、/taŋ/、/təŋ/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后派生出来的产物。而且，这些行为副词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动词之前。例如：

haaŋbo mənəəŋ batʃʧidu ʤiŋʤiwutaŋ ***mənərətəŋ*** iliraŋ.
汗宝 家伙 老师 说 呆呆 站
汗宝那家伙被老师批评后呆呆地站在那里。

inigniŋgu oor gəbbəwi əʃiŋ oor ***ʤuntəggəŋ*** ulirəŋ.
整日 做 工作 不 做 糊里糊涂 走
整天不务正业，糊里糊涂地浪荡。

还如，tari miniwə ***giliggaŋ*** məndirəŋ“他傻傻地望着我”，ʃi ***heleggaŋ*** əʤi ilira“你不要木然而立”，ut ***ebbeggaŋ*** nəttərəŋ“孩子在傻呵呵地笑”等。可以说，这几个行为副词均有着一定使用率，而且，它们在意义结构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三）行为副词ʤoreeŋ“故意”，beele“白白”，saameeddi“特意”等，在句子中出现时主要修饰故意、特意或毫无价值地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tullə ədiŋ ədiŋʤirdu ***ʤoreeŋ*** uttuliʧʧi juusə.
外面 风 刮着的时 故意 出 跑
故意在外面刮大风时跑了出去。

gisaŋ əəkkəsə biʤiləhiŋ ***saameeddi*** əʃiŋ əmərə.
会议 开始 有 特意 不 来
明知会议已经开始了还特意不来。

鄂温克语里不仅有不少行为副词，而且这些行为副词均有相当广而高的使用率。同时，它们都有特定的意义结构和使用要求。其中，像səmpal等行为副词主要修饰麻利、轻快而缓慢进行的动作行为；像 mənərətəŋ等行

为副词一般都修饰一定时间段里进行的不明快而呆板的动作行为；像ʤoreeŋ等行为副词则修饰故意做作的动作行为。

四　范围副词

鄂温克语里的范围副词并不多，常见的只有əmʉrəttə“一起”、“一同”、“共同”和barag“大概……都……”等。它们一般修饰和限制动作行为发生或进行的范围、空间、界限等。例如：

bʉ　hokkoʤiwol　***barag***　ninimʉŋ　gʉŋkəŋ　ʤooŋʤimʉŋ.
我们　大家　大概　去 我们　是　想在我们
我们大家大概都想去。

tari　ʃi　batʃʧisal　ootʃʧi　sorotʃʧisol　***əmʉrəttə***　tarisa　tarigaŋ.
那　是　老师们　和　学生们　一同　种　田
那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一同种的粮田。

鄂温克语内还有在指示代词词干后面接缀/ba/、/bə/等形态变化构词词缀后派生出来的范围副词。比如说，在takkaŋ“那些”和əkkəŋ“这些”后面接缀/ba/、/bə/之后就可以派生出takkaŋba“那一点”、“那一块”以及əkkəŋbə“这一点”、“这一块”等范围副词来。例如：ʃi ***takkaŋba*** ooho “你就做那一点儿吧”，bi ***əkkəŋbə*** imome“我喝这一点儿”等。

五　方位副词

鄂温克语的方位副词是在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liŋ/而构成。比如说，像ʉgiliŋ“从……上头”、ʤʉliliŋ“从……前头”、amiliŋ“从……后头”等是由ʉgi-“上”、ʤʉli-“前”、ami-“后”派生而来的实例。方位副词能够修饰和限制动作行为所进行的方位。例如：

bəjni　***amiliŋ***　aaŋitaŋ　ʉlim　bitʃʧi　tihisə.
人　后头　跟　走　是　跌倒
他是跟人后面走时跌倒的。

ninihin　mori(ŋ)ni　***əggiliŋ***　ʉttʉliʧʃʧi　jʉʉsə.
狗　马　下面　跑　出
狗从马下面跑了出去。

另外，还有在疑问代词ilə“哪儿”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hət/，从而构成iləhət“到处”、“何处”这一方位副词的现象。例如：

hədə bogdu ***iləhət*** dəggərəsə igga biʃiŋ.
野外 地 到处 开 花 有
在原野上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

还如，dəgi mo ***ʉgiliŋ*** dəglirəŋ“鸟在树上飞”、həhə or ***əggiliŋ*** ʉttʉlirəŋ“猫在床下跑”等。在鄂温克语里，几乎所有方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都可以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liŋ/而派生出修饰和限定动作行为发生或进行的方位之副词。

六 数量副词

鄂温克语的数量副词主要有naaŋ“还要”、dahi“再”、udʒilta“连续”、əggitʃtʃi“再次、反复”、əmʉl“只”等。而且，它们常常修饰和限制某一动作行为的数量。例如：

əri dolob ***naaŋ*** udunuŋ gʉnəŋ.
这 晚 又 下雨 说
据说今晚又要下雨。

hara ninihindu ***dahi*** haaldakki hihiwunde.
黑的 狗 再 惹 咬
你如果再去惹那条黑狗它就会咬你的。

其他还如，***udʒilta*** ədinəŋ“连续刮风”，***əggitʃtʃi*** dʒiŋdʒiraŋ“再次说”或“反复说”等。而且，这些数量副词在鄂温克语内均有较高使用率。

七 语气副词

根据调查资料，鄂温克语里有hariŋ、“却”、dʒaariŋ“也”、law“一定”、dʒaawal“肯定”、jəddiwi“究竟”等语气副词。这些语气副词一般表示与某一动作行为密切相关而富有修饰功能的语气。例如：

oor jəəməwi əʃiŋ oor ***hariŋ*** nəttəmeed iliraŋ.
做 东西 不 做 却 笑 站
该做的事不去做却站在那里傻笑。

ninihinbi　tuuggu　asakkiwi　***law***　ʤawam　baharaŋ.
狗　狼　追　一定　抓　得
如果我家狗追狼的话一定能抓住它。

还如，tari ***ʤaariŋ*** əmərəŋ“他也来”，bi ***ʤaawal*** ninime“我肯定去”、ʃi ***jəddiwi*** imosaʃi gi“你究竟喝了没有？”等。除此以外，还有表示否定语气的副词ohoŋbi“不必”。该词是由疑问代词ohoŋ“什么”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bi/而派生。例如：

ʃi　tannagaŋ　bəjdu　***ohoŋbi***　ʤiŋʤitʃtʃi　biʃinde.
你　那种　人　不必　说　有
跟那种人你不必多说。

可以说，鄂温克语的语气副词在句子中同样有着比较高的使用率。特别是，像 hariŋ、ʤaariŋ、law、ʤaawal等语气副词的使用率相当高。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副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系统，尤其是在使用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和规则。从它们的构成情况来看，基本上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和非派生式结构类型两种。其中，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是在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相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既没有词形变化，也不接缀任何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用副词原来的结构形式使用于句子。但是，无论是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还是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副词，都不能像名词类词一样表示具体词义，它们在句子中主要用于修饰动词，充当句子的状语。另外，鄂温克语的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行为副词、范围副词、方位副词，数量副词、语气副词七种副词中，程度副词的结构特征和使用关系比较复杂，同时有其较高的使用率；表述不同时间概念的时间副词的数量最多，而且均有各自的侧重点以及使用要求和条件；行为副词主要用于修饰在一定时间内产生或持续的特定性质的动作行为；范围副词在句子里使用得并不太多，一般都修饰和限制动作行为产生或进行的范围；方位副词几乎都由方位词派生而来，而且其数量较多，同时均有较高使用率。数量副词主要表示某一行为动作的数量关系；语气副词主要给某一动作行为增加语气色彩的修饰概念等。综上所述，这些副词中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行为副词等的数量最多，构成原理与使用关系最为复杂。其次，方位副词也有不少，使用率也比较高，但构成手段都较简单。再就是，像范围副词、数量副词、语气副词的数量

都比较少，它们的构成手段也不太复杂，然而均有相当高的使用率。清楚地把握这些副词的结构原理、使用功能以及各自的使用特征，对于精确地使用这些副词均有十分重要学术的价值和作用。

第八节　后置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后置词的结构系统比较复杂，同时在用法上也有诸多讲究和规则。而且，使用于句子的后置词，一般都依附于某一实词的后面，从而阐述该实词所指含的事物间产生的领属、因果、目的、限制、空间、时间等方面的复杂多变的关系。鄂温克语的后置词按照它们的结构特征和构成原理，同样分为非派生式结构类型和派生式结构类型两种。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在句子里使用的范围比较广，表达的语法意义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的后置词具有表达双重语法意义的功能。比如说，后置词ʤaariŋ 既能够表达目的关系，同时也使用于表述因果关系的句子；后置词ɵhɵmɵ也是如此，它既能够表述有关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够指含有关事物发展的程度等。鄂温克语的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往往是在名词、代词、动词、副词等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再说，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虽然不具备非派生式后置词具有的双重语法意义功能，但在数量上比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要多。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后置词与实词在句子中产生的各种语法关系，以及不同后置词的不同使用情况和各具特有的使用功能，把鄂温克语的后置词分类为时间后置词、方向后置词、方式后置词、目的后置词、原因后置词、假定—让步后置词、比较后置词、限定后置词和程度后置词九种。下面，我们结合具体句子，对于这些后置词的使用特征、意义结构以及有关构成原理等展开讨论。

一　时间后置词

依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鄂温克语里使用的时间后置词主要有taŋiikku、dolindu、ʤakkadu、ʃirdəndʉ、ʤəligdʉ、biʃirdihi 六个。

（一）时间后置词 taŋiikku 要依附在表达年、月、日等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时间词后面，从而表达“每……都……”、“每……总……”等时间概念。例如：

mʉni	ʉrʉl	inig	***taŋiikku***	bitig	iʃirəŋ.
我们的	孩子	日子	每	书	看

我们的孩子每天都看书。

bi　ʤuuni　bəjʤi　ane　***taŋiikku***　honiŋdu　ulime.
我　家的　人和　年　每　羊与　走我
我每年都和家人一起放羊。

时间后置词 taŋiikku 还可以使用于接缀有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的形动词后面。例如：

abawi　əməggir　***taŋiikku***　uhurni　uldu　əmurəŋ.
爸爸我　回来　每当　牛　肉　拿来
每次爸爸回来的时候都带来牛肉。

时间后置词taŋiikku也说taŋikku，也就是将词中出现的长元音/ii/发音成短元音/i/。而且，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发音为 taŋikku，但在中老年人的发音中多数说taŋiikku。在他们看来，像年轻人一样将其中的长元音发音成短元音是不太准确的发音现象。所以，我们也是依照鄂温克语中老年人的发音为准，将该时间后置词记写成 taŋiikku。

（二）时间后置词ʤəligdu、ʤakkadu、dolindu 往往使用于现在时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将来时形动词以及一些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指示代词等后面，从而表达“在……瞬间……”、“当……时候……”的时间概念。例如：

moriŋ　ugur　***ʤəligdu***　ninihin　uttulitʃtʃi　əməsə.
马　骑的　当儿　狗　跑了　来了
就在他骑马的那一瞬间狗就跑过来了。

mini　daŋgaja　taanaʤir　***ʤakkadu***　moriŋbi　aaʃiŋ　ooso.
我的　烟　抽　工夫　马我　没　成了
就在我抽烟的工夫马就不见了。

abani　ədu　əməsə　***dolindu***　uhursul　sut　dooni　saagila　juusə.
父亲的 这里　来了的　时候　牛们　都　河的　那边　出去了
父亲到这里来的当儿牛群都跑到了河对岸。

时间后置词ʤəligdu、ʤakkadu、dolindu表示的语法意义虽然基本相同，但它们所表现出的时间概念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微妙差异。比较而言，时间后置词ʤəligdu 往往要表达极其短暂而有限的时间含义，而时间后置词

ʤakkadu表现出的是比ʤəligdʉ稍长一些的时间内涵，然而 dolindu 所陈述的是比 ʤakkadu 还要长一些的时间概念。另外，从这三个时间后置词的构成原理来看，它们均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在方位词 dolin“中”、ʤakka“中间”以及名词 ʤəlig“间隙”的后面，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dʉ/而构成。

（三）时间后置词ʃirdəndʉ主要使用于形动词或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指示代词后面，从而表达“趁……之机……”、“在……时候……”等意义。例如：

ahi(ŋ)ni ʉg ʤiŋʤir ***ʃirdəndʉ*** tari dattaŋ daŋga taanaŋ.
哥哥的 话 说的 时候 他 经常 烟 吸
他经常在哥哥说话时吸烟。

mʉni hʊəmə ʤiʤʤir ***ʃirdəndʉ*** tʉʉggʉ honiŋbo ʤawasa.
我们的 饭 吃着的 时候 狼 羊 把 抓了
趁我们吃饭之机狼抓了我们的羊。

除此之外，时间后置词ʃirdəndʉ还经常使用于主格或宾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基数词以及形容词等名词类词后面。例如：

tʉllə attaddi ***ʃirdəndʉ*** moriŋbi uguʧʧi ʉlisʉ.
外面 黑 之时 马我 骑完 走了我
趁外面天还黑之时我就骑马走了。

uduŋʤir udu(ŋ)ni ***ʃirdəndʉ*** bʉ nadahaŋʤi amra bahamuŋ.
下雨着的 雨的 时候 我们 好好地 休息 得到了我们
我们趁下雨之时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从时间后置词ʃirdəndʉ的构成原理来看，它是在时间词ʃirdən“间隙”后面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ʉ/而构成的产物。另外，在口语中ʃirdəndʉ经常发音成ʃiddəndʉ。

（四）时间后置词biʃirdihi同样使用于形动词，以及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形容词或名词等后面，从而表达“自……就……”、“从……就……”等事件概念。例如：

həəle nisʉhʉŋ ***biʃirdihi*** bitigdʉwi aja bisə.
何老 小 从 书在自己 好 是

老何自幼就学习好。

əjjə　əggəəl　toshaŋ　***biʃirdihi***　bəjwə　mʉggʉlər　doroʃi.
这　犍牛　牛犊　从　人把　顶撞　喜欢
这头犍牛从牛犊起就爱顶人。

时间后置词biʃirdihi是在助动词词干biʃi-“在”后面先接缀形动词现在时形态变化构词词缀/r/，再接缀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hi/而构成。而biʃirdihi常常被发音为biʃiddihi，把词中的r音发音d。

二　方向后置词

方向后置词说的就是含有某一方向概念的后置词。而且，在鄂温克语里有不少属于此种意义结构的后置词。其中，主要包括atʃtʃathi、udʒim、aaŋitʃtʃi、tathahi、əthəhi、saaʃigi、ʉʉʃigi、neeʃigi、diiʃigi、dooʃigi、ʉgiʃigi等。这些方向后置词基本上都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

（一）方向后置词atʃtʃathi 一般都用于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等的后面，从而表示“朝着……”、“顶着……”等意思。例如：

mʉni　***atʃtʃathi***　iʃidʒir　bəj　ʃi　ondi　gəbbiʃi　bəj　jəm?
我们的　朝着　看的　人　是　什么　名字　人　是
朝着我们看的人叫什么名字?

boŋgoŋ　ədiŋ　***atʃtʃathi***　honiŋsol　ʉlim　əʃiŋ　ətərə.
大的　风　顶着　羊们　走　不　会
羊群不能顶着大风走。

方向后置词atʃtʃathi是在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atʃtʃar“迎接的”、“面对的”后面接缀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i/而派生的实例。不过，在atʃtʃar后面接缀/thi/时，形动词词尾的/r/要产生脱落现象。由此，把atʃtʃarthi发音成 atʃtʃathi。再说鄂温克语里也有在atʃtʃar后面接缀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而构成atʃtʃathahi这一方向后置词的情况。例如，tari mini ***atʃtʃathahi*** əmədʒirəŋ“她想着我走来”。

（二）方向后置词udʒim 经常使用于接缀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表示公路、足迹、山河等概念的名词或指示代词后面，从而表达“沿着……”、

“顺着……”等象征方向的词义关系。例如：

bʉ　ʤewewʤi　doowo　***uʤim***　naŋtuŋdu　əməsəmʉŋ.
我们　小船用　河 把　顺着　南屯与　到来我们
我们是乘坐小船顺着河流来到了南屯。

bi　sisəni　təggʉwʉ　***uʤim***　ʤʉligʉ　ʉrirəŋdʉ　ninisʉ.
我　汽车的　路把　沿着　前　村庄与　去了我
我是沿着汽车公路去的前村。

方向后置词uʤim 是在名词uʤi“足迹”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m/而派生的产物。另外，在名词uʤi后面还可以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ʧʃi/构成方向后置词uʤiʧʃi。例如，tari　uʤiwu　***uʤiʧʃi***　ʉlirəŋ“他沿着（前人走过的）脚印走”。

（三）方向后置词 aaŋitʃtʃi 是在动词词根aaŋi-“跟”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tʃtʃi/而构成。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aaŋitʃtʃi 一般都使用于接缀有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及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等后面，从而表示“随着……”、“跟着……”等跟随前者发展变化的人或事物之方向。例如：

bi　talarwa　***aaŋiʧʃi***　ədʉ　əmʉsʉ　ʃiŋʤə.
我　他们把　随着　这里　来 了　是
我是随着他们来到了这里。

səwəəŋ　honiŋsolwo　***aaŋiʧʃi***　baraŋgu　ʉrdʉ　ninisə.
斯文　羊群把　跟　西　山　去了
斯文跟着羊群去了西边的山坡。

（四）方向后置词 tathahi和əthəhi主要使用于接缀主格或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表示人或自然现象的名词以及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等的后面，从而表示“向着……”、“朝着……”等人或事物的走向。例如：

imiŋ　doo　***tathahi***　moriŋsolwi　asatʃʧi　ʉlihəŋkə.
伊敏　河　向着　马们自己　赶 完　走吧你
请你把马群向着伊敏河方向赶吧。

awuhat　mʉni　***əthəhi***　əʤirəŋ　əmərə.
谁都　我们的　朝着　没　走来

谁也没朝着我们这儿走来。

方向后置词tathahi表现出的是由近向远处运动的人或事物，而əthəhi则表示由远向近处运动的人或事物。另外，这两个方向后置词是在指示代词词根ta-“他、它”和ə-“这”后面接缀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hahi/、/thəhi/而构成的产物。另外，也有人将方向后置词tathahi和əthəhi发音成tathi和əthi的现象。特别是，在年轻人的口语中发tathi和əthi的较多。

（五）方向后置词 saaʃigi 和ɯɯʃigi使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等后面，由此表达“往”或“向”等方向概念。例如：

batu　imiŋ　doo　***saaʃigi***　əmɯhəjə　ɯliʤirəŋ.
巴图　伊敏　河　往　独自　走 在
巴图独自一人往伊敏河方向走去。

tari　boŋgoŋ　əggəəl　***ɯɯʃigi***　əməʤirəŋ.
那　大　犍牛　往　走来
那头大犍牛朝我们方向走来。

鄂温克语的方向后置词saaʃigi 指出的是由内向外、由近向远处运动的人或事物的方向，而ɯɯʃigi是指由外向内、由远而近处运动的人或事物的方向。从这两个方向后置词的结构特征来看，它们应该属于在指示代词词根saa-“那”和 ɯɯ-“这”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gi/而构成的实例。

（六）方向后置词neeʃigi 一般都使用于属于宾格或主格形态变化结构而表达山河之类的名词以及指示代词等后面，从而表现出“对着……”、“迎着……”、“逆着……”的方向概念。例如：

goddo　ɯrwɯ　bəj　***neeʃigi***　jɯɯrdɯwi　mandi　jadararaŋ.
高的　山把　人　迎着　上　非常　累
人要是迎着高高的山坡走就会感到特别累。

doo　***neeʃigi***　saldʒi　ɯlim　əʃiŋ　ətər　gɯŋəŋ.
河　逆着　木排用　走　不　能　说
据说木排不能逆着河流而行。

方向后置词neeʃigi 是在方位词词根nee-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

/ʃigi/ 而构成。不过，现在的鄂温克族青少年在口语里多数情况下将neeʃigi发音成nəəʃigi。

（七）方向后置词diiʃigi 和dooʃigi 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基本上使用于属于主格结构而表示房屋、园林、场所的名词和指示代词等的后面，主要表示“向上”、“朝里”等方向概念。例如：

tari bəj ʤʉligʉ ʉr ***diiʃigi*** ʉttʉliʤirəŋ.
那 人 南 山 向上 跑
那个人现在正在朝南山顶跑去。

hos ***dooʃigi*** moriŋʃi ʉliʤir bəj ondi bəj?
树林 向 马有 走的 人 什么 人
骑马向树林深处走去的是什么人?

从上述例句使用的方向后置词diiʃigi和dooʃigi可以看出，diiʃigi使用于由下向上运动的人或事物的方向，而dooʃigi则使用于由外向内运动的人或事物的方向。其实，这些方位后置词在句子中表示的方向概念，跟它们的词根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方向后置词diiʃigi是在方位词 dii“上”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gi/而构成，方向后置词dooʃigi也是在方位词doo“里”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gi/而产生的实例。

与刚刚提到的方向后置词diiʃigi 和 dooʃigi相关，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还经常使用在方位词ʉgilə“上面”的词根ʉgi-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gi/而构成的方向后置词ʉgiʃigi。在句子中，方向后置词ʉgiʃigi往往使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类词后面，从而表达“顶着”、“逆着”等方向概念。例如：

mini aminŋbi ədiŋ ***ʉgiʃigi*** ʉlikkiwi tatʃʧig aaʃiŋ gʉnʧə.
我的 父亲我 风 顶着 走的话 蚊子 无 说了
父亲告诉我如果顶着风走的话就没有蚊子。

ʉhʉrsʉl doo ***ʉgiʃigi*** əmʉŋ əmʉŋʤi əbbəʃim əmərəŋ.
牛们 河 逆着 一 一 用 游泳 来
牛群逆着河流一头头游过来。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也能见到方向后置词ʉgiʃigi使用于接缀有从格或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或代词等后面的情况。而且，要表示“向……

那面……”、“往……这面……”等方向概念。例如：

ahiŋbi　tari　unaadʒni　***ugiʃigi***　adira　məmdisə.
哥哥我　那　姑娘的　向　几次　看了他
我哥哥向那位姑娘那面看了好几眼。

honiŋbo　doodihi　***ugiʃigi***　asam　əmədʒir　bəj　bikki　mini　ahiŋ　ʃiŋdʒə.
羊把　河从　往　赶　来的　人　是　我的　哥哥　是
把羊从河边往这边赶来的人是我哥哥。

不过，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鄂温克族的一些中青年人将方向后置词diiʃigi、dooʃigi、ʉgiʃigi 都发音成diiʃihi、dooʃihi、ʉgiʃihi 等，也就是把这些词词尾辅音/g/发作/h/音。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年轻人将方向后置词diiʃigi、dooʃigi、ʉgiʃigi等干脆就发音为diiʃi、dooʃi、ʉgiʃi等，从而把词尾音节的/hi/音完全省略掉。

三　方式后置词

鄂温克语里常见的方式后置词有ugiŋdʒiŋ、geeŋdʒiŋ、əwədʒiŋ、dəŋdʒiŋ四个。这些方式后置词主要使用于形动词后面，或者出现于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的形动词后面，从而表示“用……原理……”、“按照……规则……”、“依照……标准……”等遵循某一原理、规则、技巧、标准、要求或条件进行的动作行为之方式方法。例如：

bi　səwəniwi　dʒiŋdʒisa　***geeŋdʒiŋ***　dashalwi　oosu.
我　老师的我　教的　按照　作业我　写了
我按照老师教给的原理写了作业。

as　dʒawardu　***dəŋdʒiŋ***　dʒawakkiwi　hʉsʉŋ　əʃiŋ　iirə.
叉子　拿　用　拿的话我　力量　不　用
拿叉子时用其巧劲才会省力。

另外，这些方式后置词，还可以使用于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或代词后面。例如，nugaŋ　əri　***ugiŋdʒiŋ***　ooso“他是遵循该原理做成的”，bitigni　***geeŋdʒiŋ***　dʒiŋdʒisa“依照书上要求回答了”，miisa(ŋ)ni　***əwədʒiŋ***　dʒawaha“希望你按照拿枪的技巧拿枪”等。

再说，方式后置词ugiŋdʒiŋ、geeŋdʒiŋ、əwədʒiŋ、dəŋdʒiŋ都属于派生式

结构类型。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在名词ugiŋ“原理”、geeŋ“理由、真理”、əwə“技巧”、dəŋ“方法、技巧”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ʤiŋ/而构成。

四 目的后置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经常使用的目的后置词有ʤaariŋ、tohoj、gʉnəhəŋ三个。目的后置词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某一动作行为之目的。

（一）目的后置词 ʤaariŋ 和 tohoj一般都用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形动词或名词以及相关代词等后面，从而表现出“为了……才……”或“为着……而……”等意义。例如：

bi gəbbə oorni ***ʤaariŋ*** ədʉ əmʉsʉ.
我 工 做的 为了 这里 来的我
我是为了打工才到这里来的。

hokkoʤowol əmʉl ʤeleni ***ʤaariŋ*** hʉsʉŋlə gətmʉŋ.
大家 一个 目标 为着 奋斗吧我们
我们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吧。

上面提到的目的后置词tohoj在鄂温克语里用得比较少，只有受蒙古语影响较大的牧区鄂温克语口语里才能见到。例如：

bi tarini ***tohoj*** əri bogdu adi əriŋ əməsʉ.
我 他的 为了 这 地方在 几 次 来了
我为了他而来过这地方好几次。

从目的后置词ʤaariŋ 和tohoj 的结构特征来看，它们均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不过，其中的tohoj 有可能是蒙古语借词，在鄂温克语里使用得比较少，尤其是在老年人的口语里很少出现。

（二）目的后置词gʉnəhəŋ在鄂温克语里基本上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或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后面，从而表示“为了……而……”之意。例如：

tari ʃi əri bajtawa ooroŋ ***gʉnəhəŋ*** əməsə ʃiŋʤə.
他 是 这 事把 办 为了 来了 是
他是为了办这件事而来的。

bi　tarid͡ʒi　bahaldir　***gunəhəŋ***　bəəd͡ʒiŋ　hotoŋdu　ninisu.
我　他与　见面的　为了　北京　城与　去了我
我是为了见他才去了北京城。

在上述第一例句中，目的后置词gunəhəŋ出现于接缀动词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oŋ/的动词ooroŋ后面；在第二例句里，目的后置词gunəhəŋ则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的形动词bahaldir后面，从而表现出了句子主体的目的。从目的后置词gunəkəŋ的构成原理来分析，它毫无疑问是在动词词根gunə-“说”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həŋ/而构成的产物。再说，鄂温克语里目的后置词gunəkəŋ也时常被发音为gunəhəŋ或guŋkəŋ。而且，中年人发音为gunəhəŋ的人有不少，青少年人几乎都发音为guŋkəŋ。

五　原因后置词

鄂温克语句子里经常使用的原因后置词有ood͡ʒihiŋ、əhəmə、oodduwi、toodduwi、jəməʃi五个。这些原因后置词用于句子时，主要表示“因为……”、“因为……所以……”、“因而……”等与动作行为的产生、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条件和因素。

（一）原因后置词ood͡ʒihiŋ使用于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以及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后面。例如：

tari　bəj　aja　bəj　***ood͡ʒihiŋ***　d͡ʒoonosowi　hokko　d͡ʒiŋd͡ʒim　buusu.
他　人　好　人　因为　想法我　全部　说　给了我
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我把全部心里话都跟他讲了。

əmməni　d͡ʒiŋd͡ʒisaniŋ　d͡ʒohir　***ood͡ʒihiŋ***　dule　təliŋ　ərəwi　saasa.
母亲的　说的　对的　因为　小杜　才　错误　承认了
因为母亲说得对，小杜才承认了错误。

原因后置词ood͡ʒihiŋ，在第一例句里使用于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bəj“人”的后面，在第二例句里则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的形动词d͡ʒohir“对的”后面，从而在这两句中表示了“我”为何把“心里话跟他说”，“小杜”为何“承认了错误”的主要原因。再说，原因后置词ood͡ʒihiŋ是在动词词根oo-“做”的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ʒihiŋ/而构成。

（二）原因后置词ɵhɵmɵ 在句子里要使用于主格或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代词或形动词等的后面，从而表现出“因为……更……”、“由于……更……”等对于某一动作行为或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或原因。例如：

ʃi boŋgoŋ ooso bəj ***ɵhɵmɵ*** jəəmə saakkiwi ʤohinde.
你 大的 成了 人 因更 事理 懂的话 对吧你
因为你长大了，更应该懂事才对。

ʤog ooso ʃi tatʃtʃilni talaniŋ ***ɵhɵmɵ*** nandahaŋ ooso.
夏天 到了 是 他们的 那里他们 因更 美丽 成了
因为夏天到了，所以他们那儿变得更加美丽了。

以上两个例句里，原因后置词ɵhɵmɵ分别出现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bəj “人”，以及接缀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的指示代词tala “那里”后面，由此指出了“你”为何“更加懂事”、“他们那里”为什么“变得更加美丽了”的原因。另外，从ɵhɵmɵ的结构特征来看，它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

（三）原因后置词ooddiwi 在鄂温克语里有较高使用率。而且，ooddiwi一般都使用于过去时形态变化结构的形动词，以及属于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以及相关形容词等后面，从而表现出“因为……”、“由于……”等语法关系。例如：

əʃi ʃi tʉgni əriŋ ***ooddiwi*** bəjsəl tʉllə əʃiŋ jʉʉrə.
现在是 冬天的 季节 由于 人们 外面 不 出
由于现在是寒冬季节，所以人们一般不外出。

原因后置词ooddiwi是在动词词根oo-“做”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diwi/而构成。不过，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也有将原因后置词ooddiwi 的末尾音节/wi/省略之后，用ooddi的结构形式用于句子的现象。比如说，把 tari nəhʉŋ ***ooddiwi*** əməsə “因为他是弟弟所以才来了”一句也可以说成 tari nəhʉŋ ***ooddi*** əməsə。这两种说法，在意义结构和语法关系等方面不会造成任何异同现象。但是，相比之下，还是说ooddiwi 的人占绝对多数。

（四）原因后置词 tooddiwi主要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后面，或使用于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人

称代词、指示代词以及相关形容词等后面，从而表示“因为……所以……”之意。例如：

tari　inigniŋgʉ　ʉgiirəŋ　***toodduwi***　bitigwi　ajadʒi　əʃiŋ　ətərə.
他　每天　玩　所以　书自己　好好　不　会
因为他整天玩，所以学习一点儿也不好。

nəhʉŋbi　dela　aja　***toodduwi***　əddʉg　sujtaŋdu　iisə.
弟弟我　脑子　好　所以　大的　学校　入了
由于我弟弟脑子好使，所以才上了大学。

原因后置词tooddiwi 是在动词词干too-“那样做”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ddiwi/而构成。另外，tooddiwi也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原因后置词ooddiwi 一样，时常被发音为tooddi。例如，tariwu　əərisə ***tooddi*** əməsə“因为叫他了他才来了”等。

（五）原因后置词jəməʃi主要使用于接缀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ə/的形动词后面，或出现在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以及形容词等的后面，从而表现出“既然……就……”、“因为……所以……”等含义。例如：

tari　əməsə　***jəməʃi***　bi　əʃim　ninirə.
他　来　既然　我　不　去
既然他来了，我就不去了。

əri　təggətʃʧini　ʉŋgʉniŋ　uliriŋ　***jəməʃi***　talar　ajawuraŋ.
这　衣服的　颜色它　红　所以　她们　喜欢
因为这件衣服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她们喜欢。

从原因后置词jəməʃi的构成原理上看，它有可能是在肯定语气词jəm 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而构成。同时，也不能否定jəməʃi是鄂温克语肯定语气词jəm与汉语借词/ʃi/“是”黏合而成的可能性。而且，在鄂温克语里，将原因后置词jəməʃi发音成jəmʃi的现象也有不少。

六　假定—让步后置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主要使用ʤaariŋ这一假定—让步后置词。而且，基本上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形容词以及基

数词等后面，从而表示“假如……也……”、“即使……也……”等假定或让步的含义。例如：

tarini buusə jəəmənin nisuhun ʤaarin bi gadame.
他的 给的 礼物它 小的 即使 我 要我
他给我的礼物即使小我也接受。

ahin ʤaarin əri bajtawa eʃegem əʃin ətərə.
哥哥 假如 这 事情吧 办 不 成
假如哥哥在也不会办成这件事。

另外，假定—让步后置词ʤaarin也能用于接缀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后面，或出现于形动词之后使用的意愿助词hahat或həhət的后面。例如：

nugan gasa ʤaarin minidu buuggirəŋ.
他 拿了 即使 我的与 还给
即使他拿了也会还给我的。

nəhuŋbi oom əsə ətər həhət ʤaarin bajtaja aaʃiŋ.
弟弟我 做 没 会 也罢 假如 问题 没有
假如我弟弟没做好也没有什么问题。

假定—让步后置词ʤaarin也和目的后置词ʤaarin一样，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产物。但是，这两个语音结构方面完全相同的后置词，在具体语句中表现出的具体意义完全不同。所以，在句子里遇到它们时，一定根据实际表示的意义结构和语用环境中存在的区别性特征，进行准确的分析和精确的解释。

七 比较后置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比较后置词主要有nəgəəŋ、bəhəər、ʤiggiŋ、adal等。而且，这些比较后置词，往往使用于比较性地表述人或事物在性质、程度、行为动作等方面存在的各种差异或区别性特征的语句。例如：

（一）比较后置词nəgəəŋ和adal一般都使用于属于主格或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以及形动词等的后面，从而表示“像……一样……”、“和……一样……”等。例如：

ʃi　tari　***nəgəəŋ***　bikki　ondi　aja.
你　他　一样　是　多么　好
你像他一样该多好呀。

adani　tatiʤir　***adal***　nandahaŋ　tatiha.
姐姐的　学习的　一样　好好地　学习吧你
希望你像姐姐一样好好学习。

比较后置词nəgəəŋ和adal均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其中，nəgəəŋ 的使用率要高于adal的使用率。另外，比较后置词adal在蒙古语中也使用，由此有人认为该比较后置词是借自蒙古语，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比较后置词 bəhəər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而且，经常使用于接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以及属于主格或宾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代词等后面，由此表示“好像……”、“真像……”等人或物之间进行比较的概念。例如：

tarini　delaga(ŋ)niŋ　***bəhəər***　ʃini　delaganʃi　ʃiŋʤə.
他的　说话声 他　真像　你的　说话声你　是
他的声音真像是你的声音。

mini　boŋgoŋ　ahiŋbi　***bəhəər***　mini　abawi　ʃiŋʤə.
我的　大的　哥哥自己 好像　我的　父亲自己　是
我大哥好像就是我父亲。

以上两个例句里，比较后置词 bəhəər分别使用于接缀有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ŋ /的名词delaganŋ“说话声”，以及接缀有反身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i/的名词ahiŋ“哥哥”的后面，从而表示“他的声音”真像“你的声音”，“大哥”好像“父亲”等比较后置词的意义关系。另外，比较后置词bəhəər还可以用于接缀未进行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di/的动词后面。例如：

ʃi　jəəmə　ooddi　***bəhəər***　abawi　almasaʃi.
你　东西　做　真像　爸爸自己　学了你
你干活儿真像你爸爸。

而且，在鄂温克语里，比较后置词bəhəər同nəgəəŋ或adal之间以相互搭配手段使用于句子的现象。例如：

ahiŋbi ***bəhəər*** abawi ***nəgəəŋ*** aggaʃiraŋ.
哥哥自己 真像 爸爸自己 像 走路
我哥哥走路真像我爸爸。

（三）比较后置词ʤiggiŋ同样使用于领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后面，或使用于形动词后面，从而表示“像……一样……”之概念。例如：

ʃiŋboni ***ʤiggiŋ*** aja nerog baraaŋ aaʃiŋ ʃiŋʤə.
新宝的 一样 好的 男子 多的 没有 是
像新宝一样的英雄好汉没几个。

tarini ooso ***ʤiggiŋ*** gəbbə oor bəj əʃi aaʃiŋ.
他的 做的 一样 活儿 干 人 现在 没有
现在没有像他一样干活儿的人。

再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也有不少将比较后置词ʤiggiŋ词尾的鼻辅音/ŋ/省略之后，就说ʤiggi的现象。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话语里说ʤiggi的概率很高。另外，比较后置词ʤiggiŋ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

八 限定后置词

鄂温克语中，人们经常使用的限定后置词有ʤakka、ʤiggiŋ、tolotʃʧohiŋ、eʃetʃʧohiŋ、mohotʃʧohiŋ 等。而且，这些后置词，同样都有较高使用率。它们使用于句子里时，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某一动作行为进行、运作、发展变化的最终限度。

（一）限定后置词ʤakka和ʤiggiŋ一般都使用于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类词后面，由此表现出“到……为止”、“--直……到……”等限定概念。例如：

ʤuligu urirəŋ ***ʤakka*** moriŋbi ugutʃʧi ulisu.
前 村 到 马把自己 骑完 走了我
我骑马一直走到前村。

ʃi　namaadʒ　***dʒiggiŋ***　taŋisaʃi　gi?
你　百　直到　数了你　吗
你一直数到一百了吗?

限定后置词dʒakka和dʒiggiŋ都是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后置词。其中的dʒiggiŋ 在分析比较后置词时也出现过，充当比较后置词的dʒiggiŋ则主要用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类词或有关形动词的后面。比较后置词dʒiggiŋ在使用条件和用意等方面，同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类词后面的限定后置词dʒiggiŋ完全不一样。

（二）限定后置词 tolotʃtʃohiŋ和eʃetʃtʃohiŋ 基本上使用于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又指含场所、地点、位置等的名词或指示代词后面，从而表达“到……为止”等，对某人某事在数量、程度、动作行为等方面受到的限定或界限关系。例如：

tari　təggəəŋbə　hərəŋdu　***tolotʃtʃohiŋ***　anaha.
那　车把　墙 与　为止　推吧你
请你把那辆车推到墙根。

tuuggu　ninihindu　doodu　***eʃetʃtʃohiŋ***　asawusa.
狼　狗与　河与　为止　追了被
狼被狗追赶到了河边。

上面例句里出现的限定后置词tolotʃtʃohiŋ和eʃetʃtʃohiŋ是分别在动词词根tolo-“顶、到”、eʃe-“到”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tʃtʃohiŋ/而构成。

（三）限定后置词mohotʃtʃohiŋ只能使用于接缀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表示公路、地域、山河、年龄等名词或指示代词等后面，由此表达“到……为止”、“到……尽头”等限定概念。例如：

bi　əri　nasuŋbi　***mohotʃtʃohiŋ***　bitig　tatime.
我　这　岁数自己　尽头　书　读
我要读书读到岁数的尽头。~我要读一辈子的书。

从限定后置词mohotʃtʃohiŋ的结构特征来看，它是在动词词根moho-“受难”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tʃtʃohiŋ/而构成的。

九　程度后置词

鄂温克语的程度后置词主要有taŋiŋ、bur、əhəmə、əli 等。这些后置词

在句子里，往往要表示某人某事在数量、重量、质量、尺度以及动作行为等方面达到的某一程度。

（一）程度后置词taŋiŋ和bur一般使用于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后面，表达“越……越……”这一富有递进关系的人或事物发展、变化的程度。例如：

əri inig ədiŋ ədinər ***taŋiŋ*** boŋgoŋ ooroŋ.
这 天 风 刮的 越 大的 成
今天风越刮越大。

tari unaaʤ boŋgoŋ oor ***bur*** nandahaŋ ooroŋ.
那 姑娘 大的 成 越 美丽 成
那姑娘越长越漂亮。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taŋiŋ和bur均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程度后置词。而且，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程度后置词taŋiŋ有其相当高的使用率，与此相比较 bur 的使用率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使用taŋiŋ而很少使用bur这一程度后置词。

（二）程度后置词 ɵhɵmɵ是有双重语法意义的后置词，我们在分析原因后置词时也阐述过该词从原因后置词角度具体发挥的作用及其功能。而充当程度后置词的ɵhɵmɵ主要出现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等后面，从而表示“越……越……”的含义。例如：

nəhuŋbi bəəʤiŋdihi əməggir inig ***ɵhɵmɵ*** daga ooʤiroŋ.
弟弟自己 北京从 回来 日子 越 近的 成了他
我弟弟从北京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根据相关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除了ɵhɵmɵ之外还有 əli 这一程度后置词。而且，əli 的使用条件及所需的语用环境等跟ɵhɵmɵ 完全相同。例如：

tug ookki inig ***əli*** inigiddi ooroŋ.
冬天 到的话 天 越 冷 成
到了冬天，天就会变得越来越冷。

另外，在鄂温克语中，程度后置词也有以重叠形式使用的现象。比如说，tari ***ɵhɵmɵ ɵhɵmɵ*** uutaaraŋ“他越来越着急”，inig ***əli əli*** inigiddi

ooroŋ“天越来越冷”。另外，程度后置词也可以以“ɵhɵmɵ……ɵhɵmɵ……”、“əli……əli……”的结构形式用于句子里。例如，ʉr ***ɵhɵmɵ*** ʉlikki ***ɵhɵmɵ*** goddo ooroŋ“山越走越高”，tajja ***əli*** ʤiŋʤikki ***əli*** alerаŋ“他越说越生气”等。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后置词比较多，并有着一定的使用率。在这里，根据有关语法调查资料，只是分析和讨论了该语言里常见的时间后置词、方向后置词、方式后置词、目的后置词、原因后置词、假定—让步后置词、比较后置词、限定后置词和程度后置词等的结构类型、构成原理、使用特征、语用关系等方面的学术问题。其中，在数量上最多的是方向后置词，其次是时间后置词，排行第三是原因后置词和限定后置词等，像方式后置词、比较后置词、程度后置词、目的后置词的数量都比较少，尤其是假定—让步后置词只有一个。这些后置词里结构特征和使用关系最为复杂的也是方向后置词和时间后置词。而且，绝大多数后置词是名词、时间词、方位词、代词、形动词和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格、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以及专用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还有，像ʤaariŋ、ɵhɵmɵ、ʤiggiŋ是属于有双重语用作用和功能的后置词。就如上述分析，ʤaariŋ在充当目的后置词的同时，也表示假定—让步后置词的含义；ɵhɵmɵ用于表述原因后置词和程度后置词词义关系；ʤiggiŋ也包含有比较后置词与限定后置词双重词义结构。另外，也有像tohoj、bʉr等来自蒙古语的后置词。鄂温克语的后置词一般都使用于主格、领格、宾格、与格以及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结构特征的名词类词或形动词后面，从而表示事物和事物间、事物和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

第九节　连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里有一定数量的连词，而且在不同的句子结构中表现出的意义和语法关系都有所差异。尽管如此，它们在句子中主要用于连接不同词语、词组、短句或分句。从鄂温克语连词的构成特征来分析，其中有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也有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还有被认为是单一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和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同时也有被看做固有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和由其他词演化而来的引申式结构类型的连词等。

那么，这里提到的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绝大部分属于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而构成。比如说，像tootoŋ“因此”、tootʃʧi“所以”、toosohit“不过”、əʃikki“或者”、bitʃʧi“反而”、ʤiʃələkki“假如”、bigine“不但……而且”等都是由动词词根或词干派生而来。其中，tootoŋ、

tootʃtʃi、toosohit 等都是由动词词干too-“那样做”派生的连词；əʃikki 是由否定助动词词根ə-“不”派生而来；bitʃtʃi、bigine 是由动词词根bi-“在”派生而来；ʤiʃələkki是由动词词干ʤiʃələ-“譬如”派生而来。鄂温克语里的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有ootʃtʃi“和”、həbbə“如果”、oddo“与其……不如”、ʤaariŋ“即使……也”等。根据调查，在鄂温克语中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比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要少。

此外，鄂温克语的连词结构体系中还有单一式、复合式、固有式、引申式等结构类型的实例。其中，所谓的单一式结构类型的连词是同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相对而言的概念。比如说，像tootoŋ、əʃikki、bigine 等都归属于单一式结构类型的连词。而那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而成的连词，就叫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比如说，像 ənnəgəŋ ooddiwi“所以”、tannagaŋ ooddiwi“因此”等由两个词结合而成的连词，以及像əʃiŋ manar……naaŋ“不仅……而且”、əʃiŋ manar……ʤaawal“不但……而且”等由三个词结合而成的连词等均被归类为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相比之下，鄂温克语的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比单一式结构类型的连词要少。说到固有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些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在鄂温克语里被使用的年代都比较早，并都有着固定不变的语音结构模式，同时均有相当高的使用率。再说，那些由其他词引申而来的连词中就包括由完成体动词bitʃtʃi和语气副词hariŋ等引申而来的实例。不过，在鄂温克语的连词范畴里引申式结构类型的实例确实不多。除了前面论及到的连词之外，还有一种属于叠用式结构类型的连词，而且，此类连词多数来源于副词或后置词。比如说，hiirt……hiirt……“一会儿……一会儿”和maasaŋ…… maasaŋ……“一会儿……一会儿……”等是来源于时间副词，而əli……əli……“越……越……”则来源于程度后置词等。

我们根据这些连词在句子中表现出的不同意义和作用，将其分为联合连词、条件连词、选择连词、转折连词、假定连词、让步连词、促使连词、迭进连词、模糊连词九种。下面结合实际句子，对这九种连词逐一展开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 联合连词

鄂温克语里主要有ootʃtʃi、bitʃtʃi 两个联合连词。其中的ootʃtʃi在句子中常常使用于两个实词之间，从而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和”、“跟”、“同”、“与”等联合性质的词义关系。例如：

bi　ahiŋ　***ootʃtʃi***　nəhuŋduwi　əmuŋtəl　unta　gam　buusu.
我　哥哥　和　弟弟与自己　各一　靴子　买　给
我给哥哥和弟弟每人买了一双靴子。

əri　inig　ʃi　***ootʃtʃi***　tari unaadʒ　dʒuuri munidələ　əməhəldəne.
这　日　你　跟　那　姑娘　俩　我们家　来吧你们
请你今天跟那俩姑娘到我们家来一趟吧。

根据调查资料，联合连词bitʃtʃi 常常使用于两个形容词之间，进而表现出“而”这一联合意义。例如：

imiŋ　dooni　muuniŋ　ondi　arakkuŋ　***bitʃtʃi***　antanʃi.
伊敏　河的　水它　多么　清净　而　甜美
伊敏河的水多么清净而甜美啊。

从它们的结构类型看，联合连词ootʃtʃi和bitʃtʃi是在动词词根 oo-“做”和 bi-“在”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 /tʃtʃi/ 而构成的。由此，它们是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的联合连词。另外，连词bitʃtʃi除了表示联合意义之外，还可以表示“又”这一转折连词的概念。例如，tari ninim ***bitʃtʃi*** əməggisə“他去着又回来了”。还有，基数词 dʒuur“二”使用于并列关系的两个名词类词的后面时，也可以表示“和”、“跟”、“同”等联合连词的意义。例如，将 hara ʃira ***dʒuur*** əbbəʃinəsə一句可以翻译为“哈拉和西拉俩去游泳了”，也可以译成“哈拉跟西拉去游泳了”等。毫无疑问，该句子里基数词 dʒuur“二”所发挥的是联合连词之意。

二　条件连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出现的条件连词主要有tootoŋ、tootʃtʃi、toodduwi、ənnəgəŋ oodduwi、tannagaŋ oodduwi 等。而且，条件连词常常使用于前一个分句是条件或原因、后一个分句是结果的复合句里。

（一）条件连词 tootoŋ、tootʃtʃi、toodduwi 等在句子中一般都表示“因此”、“因而”、“所以”、“因为……所以……”等意义。由于这三个条件连词所表示的意义相差不大或基本相同，所以在句子中可以相互替换。尽管如此，人们表示一般意义的条件关系时使用 tootoŋ，对于某一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极大兴趣或惊奇、不安、着急时习惯于用tootʃtʃi，对于某一个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表示不满、反感、厌恶时经常使用toorduwi。例如：

tari inig bi sujtaŋduwi ninisʉ, ***tootoŋ*** sʉnidələ əsʉ ninirə.
那 天 我 学校自己 去了 所以 你们家 没 去
那天因为我去了学校，所以没去你们家。

tinʉg dolob uduŋ tokkoso, ***tootʃtʃi*** amakkaŋ ʉrdihi əwəsəmʉŋ.
昨天 夜 雨 下了 因此 赶快 山从 下来了我们
因为昨天夜里下雨了，所以我们赶紧下了山。

tajja bəjni ʤiŋʤirwa əʃiŋ gada, ***toodduwi*** ənnəgəŋ əʀʉ bajta juʉgusə.
他 人的 批评 把 不 接受， 因此 这样 坏的 事情 办了
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

以上三个例句里出现的tootoŋ、tootʃtʃi、toodduwi分别表现出了因为“去了学校”、“下雨”、“不接受批评”，所以“没去”、“赶快下山”、“犯了错误”等条件连词的语法概念。从这三个条件连词的构成原理来看，tootʃtʃi和tootoŋ是在动词干too-“那样做”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tʃtʃi/、/toŋ/而构成。toodduwi是在现在将来时形动词toor“那样做的”后面接缀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wi/而构成。并在实际发音中，toorduwi都要发音成toodduwi，也就是形动词词尾的/r/要被后面的辅音前同化为/d/音。所以，在这里把toorduwi写成toodduwi。另外，与toodduwi密切相关的还有oodduwi这一条件连词。比如说，bi nuga(ŋ)ni gʉtʃʉ ***oodduwi*** əməsʉ“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所以才来了”。很有意思的是，条件连词oodduwi不像toodduwi一样使用于两个分句之间，而是使用于单一结构的句子里。但是，根据调查，oodduwi以单一式结构类型使用于句子的实例不太多，多数情况下以复合式结构类型用于句子。

（二）条件连词ənnəgəŋ oodduwi和tannagaŋ oodduwi都是复合式结构类型的连词。它们是由指示代词ənnəgəŋ“这样”、annagaŋ“那样”同条件连词oodduwi复合而成。在句中ənnəgəŋ oodduwi主要表示“因为这样……所以”、“因为……所以”，tannagaŋ oodduwi表示“因为那样……所以”、“由于……所以”等条件连词之意。例如：

sisəni imitʃtʃiniŋ manawusa, ***ənnəgəŋ oodduwi*** bʉ joohoŋ ʉlisəmʉŋ.
汽车的 油 它 消耗被了 因为……所以 我们 步行 走了我们
因为汽车油耗尽了，所以我们才步行走了。

ʃi　bəjni　ʤiŋʤirwa　əʃinde　gada，***tannəgaŋ　oodduwi***　bəjdu　ʃiʃrəwunde.
你　人的　　说的　　不　　要　　由于……所以　　人与　讨厌你
由于你不听别人的话，所以人们讨厌你。

通过如上分析的实例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鄂温克语条件连词的构成手法和语用形式的复杂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它们所表现出的意义结构和语法关系的复杂性。而且，往往使用于后一个分句首位。在这里还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条件连词 oodduwi 也和 toodduwi 一样，是在形动词 oor“做的”后面接缀位格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wi/而构成。同时，oor 的词尾/r/被前同化为/d/音。

三　选择连词

鄂温克语里常用的选择连词有əʃikki和taraaʃiŋ两种。它们用于句子里时主要表示“或”、“或者”、“要么”等选择连词的概念。从句子中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讲，选择连词əʃikki和taraaʃiŋ多数用于两个选择类分句的后一个分句首位。例如：

ʃi　gəbbəwi　ooho，***əʃikki***　bitigwi　iʃihə.
你　工作自己　做吧　　或者　　书自己　看吧
请你去干活儿，或者去看你的书。

tari　muu　　imoraŋ，***taraaʃiŋ***　see　imoroŋ.
他　　水　　喝　　或者　　茶　　喝
他喝水或者喝茶。

再说，选择连词əʃikki和taraaʃiŋ在鄂温克语里，还经常以əʃikki……əʃikki……、taraaʃiŋ……taraaʃiŋ……之类的重复式结构形式出现，从而表示“或者……或者……”以及“要么……要么……”、“不然……就……”等选择性的意义关系。例如：

tari　***əʃikki***　əri　inig　əmərəŋ，***əʃikki***　timaaʃiŋ　əmərəŋ.
他　　或者　　这　天　　来　　或者　　明天　　来
他或者今天来，或者明天来。

ʃi　***taraaʃiŋ***　ninih，***taraaʃiŋ***　əʤi　ninirə.
你　　要么　　去　　要么　　不　　去
你要么去，要么不去。

鄂温克语的选择连词əʃikki是在否定助动词词根ə-“不”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ʃikki/而构成。再说，选择连词taraaʃiŋ是属于指示代词tara“那”和否定助动词aaʃiŋ“没”以黏合形式合二为一的产物。而且，这两个词合为一体时tara末尾的短元音/a/要产生脱落现象，由此变成了taraaʃiŋ这一选择连词。另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选择连词也有使用于句首的现象。比如说，***əʃikki*** bi ninim，***taraaʃiŋ*** ʃi ninihə“要么我去，要么你去”等。

四 转折连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主要使用hariŋ、toosohit、ittoosohit、bikki 等转折连词。这些转折连词，一般都表示“然而”、“但是”、“而”等转折内涵的词义关系。

（一）转折连词 hariŋ 主要表示“可是”、“而是”等意义。例如：

bəjsəl okko tariwa ərʉ gʉnəŋ，tari ʃi ***hariŋ*** aja bəj.
人们 都 他把 坏 说 他 是 然而 好 人
人们都说他坏，然而他是个好人。

əmmənin əttʉ ʤiŋʤirdʉ ʉtniŋ ***hariŋ*** tattu gʉnəŋ.
母亲 他 这么 说的时 儿子他 而且 那么 说
他母亲是这么说的，而他儿子却那么说。

上述例句里hariŋ所表示的转折连词的概念，是由语气副词hariŋ 的词义“却”、“倒”等引申而来。

（二）转折连词toosohit和ittoosohit在句子中主要表示“虽然……但是……”、“虽然……不过……”、“不论……但是……”、“尽管……但是……”等意义。而且，这两个转折连词同样使用于两个分句的后一个分句之首位。例如：

tʉllə uduŋ uduŋʤiruŋ，***toosohit*** bi ʤʉʉdʉwi nənʉme.
外面 雨 下着 虽然……还是 我 家与自己 回去我
虽然外面下着雨，我还是要回家。

əri bajtawa bʉtgərdʉ mandi，***ittoosohit*** bʉtgəm bʉʉhə.
这 事 把 办成 难 尽管……但是 办成 给
尽管此事很难办，但希望你能给办成。

鄂温克语的转折连词toosohit和ittoosohit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也属于单一式结构类型。从它们的构成原理上看，应该是在动词词干too-“那样做”和ittoo-“怎样做”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sohit/而派生的转折连词。

（三）转折连词bitʃʧi用于句子时，主要表示“反而”、“但是”等转折意义。例如：

məəni　lata　***bitʃʧi***　bəjwə　lata　gʉnəŋ.
自己　矮　反而　人把　矮　说
自己本身是矮个子，反而还说别人个子矮。

bəjniŋ　tannagaŋ　ərʉ　***bitʃʧi***　gəbbədʉwi　mandi　ʃermeraŋ.
身体他　那样　不好　但是　工作与自己　非常　努力
他身体那么不好，但他还是非常努力地工作。

上面的句子里提到的转折连词原本是在动词词根bi-“在”后面接缀完成体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ʧʧi/而构成的助动词。然而，bitʃʧi在这里表现出的“反而”、“但是”等转折连词的概念也是由“在完”、“在后”等引申而来。尽管如此，转折连词bitʃʧi 还是被认为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产物。

五　假定连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假定连词有həbbə、ʤaariŋ、ʤiʃələkki 等。假定连词往往出现于单一式结构类型的句子里，从而表示某两种相关联的事物或动作行为间产生的假定关系。

（一）假定连词həbbə 在鄂温克语里使用得较多，而且基本上都表示“假设”、“假如”、“如果”等假定意义。例如：

timaaʃiŋ　***həbbə***　uduŋ　tokkokkini　bi　əʃim　ninirə.
明天　假如　雨　下 它　我　不　去
假如明天下雨的话我就不去了。

əri　moriŋbo　***həbbə***　ʉniikkisʉŋ　bi　gadame.
这　马把　如果　卖的话你们　我　买我
如果你们卖这匹马的话我就买它。

在有的句子里假定连词həbbə可以使用于句首。例如：

həbbə nisʉhʉŋ sisəʤi ninikkini ʃi nininde gi?
假设 小 车用 去的话他 你 去你 吗
假设他乘坐小车去的话你去吗?

通过上面的三个例句，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使用假定连词həbbə的句子里一般都有与其相配套出现的接缀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动词。比如说，在上面的三个例句中，第一句和第三句里就出现了接缀假定式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ni/的动词tokkokkini“假如天下雨的话”、ninikkini“假如他去的话”，在第二句子里同样出现了接缀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sʉŋ/的动词ʉniikkisʉŋ“假如你们卖的话”等。

（二）假定连词ʤiʃələkki 在句子中所表现出的意义结构基本上与həbbə相同，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句首。例如：

ʤiʃələkki mʉni ələni ʤalosal gəbbədʉ mandi aja.
假如 我们的 这里的 青年们 工作对 非常 好
假如说我们这里的青年们非常积极地工作。

鄂温克语里也有把假定连词ʤiʃələkki发音为ʤiʃəkki的现象，而且这种发音现象越来越多。有人认为假定连词ʤiʃələkki的词干ʤiʃələ-来自蒙古语的ʤiʃijələbəl“假如”一词的词干ʤiʃijələ-。也就是说，鄂温克语的假定连词ʤiʃələkki 的词干ʤiʃələ-属于从蒙古语借用的动词词干。不过，同假定连词həbbə 相比，ʤiʃələkki 在鄂温克语中的使用确实不多。从ʤiʃələkki的结构原理看，它属于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假定连词。

（三）假定连词ʤaariŋ 属于多用性词，既可以充当语气副词，也可以充当假定连词而表示“即使……也”、“假使……也”、“如果……也”等意义。同时，假定连词ʤaariŋ在句子里有着十分广泛的使用面，以及有相当高的使用率。例如：

tari miniwʉ taanam əlbʉsə ***ʤaariŋ*** bi əʃim ninirə.
他 我 把 拉 拿去了 即使…也 我 不 去
即使他把我拉着去，我也不会去的。

ahiŋbi alesa ***ʤaariŋ*** bi əʃim nəələrə hʉŋ.
哥哥我 生气了 假使…也 我 不 怕 呀
假使我哥哥生了气，我也不怕他。

假定连词 ʤaariŋ基本上都使用于接缀过去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后面。此外，ʤaariŋ 同样属于非派生式结构类型的假定连词。

六　让步连词

鄂温克语里见到的让步连词只有oddo一个。该连词一般都使用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形动词后面，从而表示“与其……还不如……”、“与其……倒不如……”等让步含义。例如：

morin　ugurni　***oddo***　motoor　uguso　nin　aja.
马　　骑的　与其...不如　摩托车　骑的　是　好
与其骑马还不如骑摩托车好。

tajjawa　aja　gʉnəsəni　***oddo***　ərʉ　gʉnəsədʉ　əʃiŋ　eʃera.
他 被　好　说 的 与其...不如　坏　说　与　不　够
与其说他好，倒不如说他坏。

以上第一例句里，让步连词oddo使用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现在将来时形动词ugur-ni“骑的”的后面，第二例句中让步连词oddo同样出现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过去时形动词 gʉnəsə-ni“说的”的后面，从而表现出了“与其……还不如……”、“与其……倒不如……”的词义结构和语法关系。从构成oddo的基本情况来看，它是在早期连词 or“与其”后面接缀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而形成的让步连词。但现在的鄂温克语里很少人说ordu，而是基本上都使用 oddo 这一变体结构形式。

七　促使连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促使连词主要有bigine以及əʃiŋ　manar……naaŋ……或 əʃiŋ　manar……ʤaawal……等。其中，bigine属于单一式结构类型，而əʃiŋ　manar……naaŋ……和əʃiŋ manar……ʤaawal……属于复合式结构类型的产物。它们在句子中均表示“不但……而且”、“不仅……而且”等词义关系。

（一）促使连词bigine是在动词词根bi-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gine/而派生。该连词使用于句子时，主要表示“不用说……并且还……”、“不但……而且还”等概念。例如：

tajja　mənəəŋ　bəjwə　niŋirniŋ　***bigine*** dattaŋ　bəjwə　mondaraŋ.
那　　家伙　人把　　骂　　不用说　经常　　人　　打

那家伙不用说骂人，还经常打人。

səwəəŋ inigniŋgʉ gəbbələrniŋ ***bigine*** dolob taŋiŋ bitigwi iʃirəŋ.
斯文 整天 劳动 不但...而且 晚 每 书自己 看
斯文不但整天劳动，而且每晚还要看书。

从上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出，促使连词bigine一般都使用于接缀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形动词后面。当然，也有用于接缀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i/的形动词后面的情况。例如，tajjani **ʉ**lisə-**ni** ***bigine*** əmʉŋkət aldoor aaʃiŋ“不用说他已经走了，而且连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等。

（二）促使连词 əʃiŋ manar……naaŋ……和əʃiŋ manar……ʤaawal等是由否定助动词əʃiŋ“不”、现在将来时形动词manar“完”以及副词naaŋ“也”或ʤaawal“一定”等以复合式结构类型组合而成。这两个促使连词在句子中出现得较多，而且常常表示“不但……而且……也”、“不仅……并且……也”、“不只……而且……也”等促使连词的含义。例如：

tajja moriŋ təggəəŋbi əddəsəʤi ***əʃiŋ mənar*** moriŋbi ***naaŋ*** aldasa.
他 马 车把自己 坏了用 马把自己 丢了
他不但弄坏了马车，而且把马也弄丢了。

bʉ bəəʤiŋdʉ ninisəʤi ***əʃiŋ manar*** ʃaŋhajdu ***naaŋ*** ninisəmʉŋ.
我们 北京与 去了用 上海与 去了我们
我们不仅去了北京，并且也去了上海。

这两个句子里使用的促使连词，虽然它们结构类型都比较复杂，但在句子里均有相当高的出现率。同时，它们经常使用于接缀造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过去时形动词，以及接缀有不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等后面。

八 迭进连词

鄂温克语里见到的迭进连词主要有əli……əli……、ohi……ohi……等。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迭进连词都是以重复使用形式组合而成的复合式结构类型的实例。它们出现于句子中时，要表示“越……越……”的迭进关系的语义概念。例如：

əli jadaraʤir əriŋdɯ ***əli*** ʃermekki ʤohiroŋ.
越　困难的　时候　越　努力的话　对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努力才对。

əməsə bəjniŋ ***ohi*** baraaŋ ookki ***ohi*** aja gɯnəŋ.
来　人　越　多　成的话　越　好　说
说是来的人越多越好。

这里提到的迭进连词əli……əli……很显然是由副词əli“更”的重复使用形式组合而成，而迭进连词ohi……ohi……也是由疑问代词ohi“多少”的重复使用形式组合而成的产物。再说，这两个迭进连词，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都有较高的使用率。

九　模糊连词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中表示“一会儿……一会儿……”等模糊连词概念的实例只有hiirt……hiirt……和maasaŋ……maasaŋ……等。例如：

tari ***hiirt*** əttɯ ooho gɯnəŋ ***hiirt*** tattu ooho gɯnəŋ.
他　一会儿　这么　做　说　一会儿　那么　做　说
他一会儿说这么做，一会儿说那么做。

əjjə maʃiŋ ***maasaŋ*** aja ooroŋ ***maasaŋ*** ərɯ ooroŋ ittooso jəm.
这个　机器　一会儿　好　成　一会儿　坏　成　怎么了　呀
这台机器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是怎么回事呀。

从这两个模糊连词是由时间副词hiirt“立刻”和maasaŋ“赶快”的重复使用形式构成的，属于复合式结构类型的实例。而且，它们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都有较高的使用率。相比之下，模糊连词hiirt……hiirt……的使用率比maasaŋ……maasaŋ……的使用率要高。

在这里我们结合实际调查资料和例句，从连词的构成原理、结构类型、使用规律以及在句子中发挥的实际语法作用和意义等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鄂温克语的连词结构系统。然而，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早期的鄂温克语里很少使用连词，鄂温克语里较为广泛地使用连词的历史不是太长。在早期的鄂温克语里，上述连词所表示的各种意义结

构和语法关系，往往用动词的某一个式或态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来表达。比如说，在早期的鄂温克语里几乎就没有在前面提到的həbbə这一假定连词，而是用动词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kki/来表示其意义和语法关系。例如，现代鄂温克语的ʃi ***həbbə*** ninikki bi ninime“假如你去的话我也去”一句，在早期鄂温克语里说成ʃi ninikki bi ninime“假如你去的话我也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不仅使用了həbbə“如果”这一假定连词，同时也保留了早期鄂温克语中表示该语法意义的动词假定式后缀/kki/。这就是说，在现代鄂温克语中使用假定连词həbbə时，句子中心动词后面还要使用/kki/这一动词假定式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而且，至今较好地保留于鄂温克语早期语法形态变化结构形式的一些方言土语里，人们依然不太习惯使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有些连词成分。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鄂温克人的语句里连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使用面也越来越广。恐怕这也是鄂温克语的表述形式变异和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第十节　助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还有使用助词的现象。在这里提到的助词不同于语气词，所以不能把鄂温克语的助词跟语气词混为一谈。在鄂温克语的句子中，语气词一般用于句尾，助词几乎均用于句中或句首。另外，语气词往往以语气为主，以语法意义或语义为辅，助词则是以语法意义或语义为主，附带某些语气成分。

根据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里有一些黏着性较强、独立性较差，依附在词或词组后面，在句子中起着一种特定语法关系和作用的词类。这部分词，无论是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它本身所具有的语用特征，都和普通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里所说的助词完全相同。所以，从助词的角度解释这些词的功能和作用比较合适。鄂温克语的助词主要出现在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以及相关动词或词组后面。而且，依据其结构形式、语用关系、语法意义等方面出现的一些差异性特征，在助词内部可以分为泛指助词、疑问助词、意愿助词、强调助词及判断助词五种结构类型。

一　泛指助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泛指助词只有jeel一个。它一般出现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和数词等名词类词的后面，从而表示“等”、“之类”等泛指概念。例如：

mʉni　həhəwəmʉŋ　ninihin　***jeel***　asatʃʧi　əʃiŋ　bohono.
我们的　猫　把我们　狗　之类　追了　不　赶上
我们家的猫，连狗之类的家伙也追不上。

mini　hisʉhʉŋ　ʉkkəhəŋbə　nugaŋ　***jeel***　hokko　ajawuraŋ.
我的　小的　儿子　把　他　等　都　喜欢
我的小儿子谁都喜欢。

从以上句子来看，鄂温克语泛指助词jeel一般都使用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的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后面。不过，除此之外，有时也使用于形动词后面。例如：

tari　əmər　əsə　əmər　***jeel***　mʉnidʉ　bajta　aaʃiŋ.
他　来了　没　来　等　我们的与　事　无
他来与不来等跟我们没有关系。

很显然，上面的句子里泛指助词jeel使用于接缀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的形动词əmər的后面，由此表现出了“来与不来”这一泛指概念。但是，比较而言，泛指助词在形动词后面使用的现象不是太多，主要使用于名词类词的后面，特别是在名词和代词后面有着很高的使用率。一般说来，泛指助词jeel用于句中，句子其他位置很少出现。通过上面例句还可以看出，鄂温克语的泛指助词jeel在句子中所表示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的“等”或“之类”等，但这并不是说jeel完全等同于汉语的“等”或“之类”。在句中，泛指助词jeel还表示“等类”、“等等”、“之类的”、“等什么的”等意思。这里还有必要提示的是，泛指助词jeel在现代鄂温克语里也有被发音为jəəl的现象，不过这种发音实例并不很多。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把jeel发音成jəəl，就将泛指助词jeel都记写成jəəl。这种做法不符合语言事实。甚至参加过鄂温克语语法调查的一些学者曾提出，在调查中遇到的jeel和jəəl，是否在意义结构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实际上，在鄂温克语里，这两个语音结构方面有所差异的助词，只是属于同一个词的不同说法罢了，它们之间只存在语音变体现象带来的差异，在意义结构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二　疑问助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疑问助词有ha、da 两个。它们一般都出现于句子中的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以及相关词组后面，从而协助前面的词增加疑问内涵。这两个疑问助词在句子中表现出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的

“啊”、“呀”、“吧”、“呢”等。例如：

əri moriŋ ***da*** ənuhu bahasa magad aaʃiŋ.
这 马 呀 病 患 可能 无
这匹马呀有可能患了病。

su ***ha*** ətəkkiwi uduŋ udunurdihi noogu juukkisuŋ aja huŋ.
你们呀 尽可能 雨 下的 从 前 出发你们 好 吧
你们呀最好争取在下雨前出发。

疑问助词ha、da出现在名词、代词、数词后面的实例最多，在形容词或词组后面出现得较少。另外，在鄂温克语的句子中，疑问口气较重的时候要使用疑问助词da，疑问口气较轻的时候要使用疑问助词ha。我们在这里所说的ha和da跟判断助词似乎有些相近，不过判断助词所表示的是极强的判断内涵，而疑问助词在句子里表现出的是鲜明的疑问概念。

三 意愿助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经常使用的意愿助词有mahta、məhtə、maʃi、məʃi、hata、hətə六个，它们一般出现在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名词类词以及形动词或某些词组后面，协助前面的词或词组表示说话人对某一事物所产生的主观意愿。其指含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的“也罢”。很有意思的是，句子里使用的意愿助词均有元音和谐现象，其中的mahta、maʃi、hata等以阳性短元音/a/为主构成的意愿助词，均使用于由阳性元音为中心的名词类词等的后面，məhtə、məʃi、hətə等以阴性短元音/ə/为主构成的意愿助词，都使用于由阴性元音为核心的名词类词等的后面。例如：

haranda ***hata*** ʤaariŋ amakkaŋ əmuŋ gatʃtʃi əməhə.
铅笔 也罢 也 快 一 买 来
希望你铅笔也罢赶快买一支回来。

alaar əggəəl ***məhtə*** bisə bikki aja bisə.
花 犍牛 也罢 有的 是 好 在了
花犍牛也罢要是在的话该多好。

əri inig ahiŋ ***maʃi*** ədu əməsə bikki oodoŋ.
这 天 哥哥 也罢 这里 来了 是 应该

今天哥哥也罢应该来这里。

另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意愿助词在句子里经常以重复使用形式出现。例如：

sisədʉ　təgəsə　***məhtə***　moriŋ ugusu　***mahta***　hokko　əmʉŋ　adal　ʃiŋʤə.
汽车在　乘了　也罢　马　骑了　也罢　都　一　同　是
乘坐汽车也罢骑马也罢都是一回事。

ʤolo　***hata***　səl　***hətə***　bigine　sʉt　hata　jəəmə　hʉŋ.
石头　也罢　铁　也罢　是　均　硬　东西　呀
无论石头也罢铁也罢均属于硬性物。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鄂温克语的意愿助词在句子中被重复使用时，常常以同后面的连词bigine“无论、不论”或副词sʉt“都”、hokko“全”等相互搭配的结构形式出现。意愿助词的这种重复使用手段，往往协助前面的词对于不同事物间存在的某种共性给予的主观肯定，同时其中包含有主观意愿。另外，在这些意愿助词中使用率最高的是mahta、məhtə、hata、hətə四个，maʃi、məʃi 的使用率不是太高。而且，意愿助词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后面，在形动词或词组后面出现的概率比较低。意愿助词hata、hətə在具体句子里有时也以hahata、həhətə的形式出现。例如：

ʉkkəhəŋbi　tinʉg　***həhətə***　əməggisə　bigine　gə.
儿子 我　昨天　也罢　回来　是　啊
我儿子昨天也罢回来该多好啊。

tajja　***hahata***　ənnəgəŋ　ərʉ　bajtawa　law　əʤigə　ooro.
他　也罢　这样　坏　事　一定　不　做
就是他也罢绝不会做如此丑陋的事情。

要是具体分析hata、hətə 和 hahata、həhətə 在句子中表示的意义，就会看得出来意愿助词 hahata、həhətə 所表现出的感情色彩比 hata、hətə 要浓要强烈。可以说，在词义结构方面hahata、həhətə 同 mahta、məhtə 更为接近，而意愿助词 hata、hətə 则与 maʃi、məʃi 更接近一点。但是，意愿助词maʃi、məʃi 的意义结构中包含说话人表现出的“不满”、“反感”、“厌恶”等情绪

及态度。

四 强调助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强调助词有 huŋ、hʉŋ、la、lə、maha、məhə 六个。这些强调助词一般都出现在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以及相关词组等的后面，其功能主要是协助前面提到的人或事物增添强调色彩和意义。由于强调助词也都是依据二分法的元音和谐规律组合而成，所以在句子里具体使用时一定严格按照它们的元音和谐要求，将huŋ、la、maha使用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类词等的后面，而把 hʉŋ、lə、məhə 则使用于由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名词类词等的后面。例如：

əri beega ***huŋ*** tari ittooso ʤaariŋ əmər jəm ʃiŋʤə.
这 月 哪 他 无论 也 来 是 吧
这个月他无论如何也要来吧。

abaniwi ənʉhʉ ***lə*** aja ookkiwi ootʃtʃi nəərəŋ gʉŋkəŋ ʤoonoʤime.
爸爸我 病 只要 好 成 行 可以 是 想 在我
我在想只要能够把我爸爸的病治好就可以。

鄂温克语的强调助词里，la和lə的使用率最高，huŋ 和 hʉŋ 也有一定使用率，相对而言maha和məhə 的使用率要低一些。使用率的高低，同它们在句子中表示的强调意义的轻重有一定内在联系。例如，人们对某人或某一事物发出的强调内涵很强烈时就用 huŋ和 hʉŋ，表示一般性强调概念时基本上都用la和lə，而强调意义表现较弱的语句里往往使用maha和məhə。正因为如此，这三套六个强调助词，在鄂温克语里常常依据不同强调内涵的句子需求，表示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强调概念。此外，强调助词huŋ和 hʉŋ 在句子里出现时，习惯于同 ʤaawal“一定”、law“肯定”、ittoosohot“不论怎样”、ittooso ʤaariŋ“无论如何”等副词或连词相互搭配使用。与此相关，强调助词la、lə以及maha、məhə 常与副词 təliŋ“才”一起使用。另外，从上述例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强调助词huŋ、hʉŋ、la、lə、maha、məhə 在鄂温克语中，表示相当于汉语的“哪”、“呀”、“得”、“只要”、“才是”、“还”等意义。

五 判断助词

鄂温克语中经常使用的判断助词有 bikki、bikkiwi、ʃi 三个。其中，bikki

是在动词词根bi-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kki/而构成，而bikkiwi 是在bikki 后面接缀/wi/而派生的产物。然而，判断助词 ʃi 是来自汉语的shi“是”，属于汉语借词。判断助词一般出现在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形动词及相关词组后面，主要协助前面的词或词组所表示的人或事物增添判断概念。例如：

bʉ ***bikki*** əwəŋkə somdihi əməsə əwəŋkə bəj.
我们 是 鄂温克 乡 从 来的 鄂温克 人
我们是从鄂温克民族乡来的鄂温克人。

əri doo ***bikkiwi*** imiŋ doo gʉŋkəŋ əmməwi ʃilbasa.
这 河 是 伊敏 河 叫 母亲我 告诉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这条河是伊敏河。

əmməni ʤiŋʤirdu ilaŋ ***ʃi*** ʤohir tooŋ gʉnəŋ.
母亲的 说 在 三 是 正确的 数字 说
母亲说三是正确数字。

除此之外，判断助词bikki、bikkiwi、ʃi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还可以使用于有关词组的后面，但在并列词组后面使用的实例较多。例如：

əri tari ***bikkiwi*** sʉt alba(ŋ)ni jəəmə hʉŋ.
这儿 那儿 是 都 公家 财产 是
这儿和那儿都是公家的财产。

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判断助词bikki的使用率比bikkiwi 要高。从bikki和bikkiwi在句子中表现出的词义结构来分析，bikkiwi 表示的判断概念类同于汉语的“就是”、“的确”等，而bikki 表示的是一般性判断概念，近似于汉语的“是”。另外，判断助词 ʃi 尽管来源于汉语的“是”，但它在鄂温克语里有着比较高的使用率，而且使用率变得越来越高。还有，判断助词 bikki、bikkiwi、ʃi 在名词、代词、数词、词组等后面的使用现象，比在形容词或形动词等后面使用得多。特别是，在名词和代词后面有着很高的使用率。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在鄂温克语的个别句子里，像niŋ或gʉŋkəŋ等也有充当判断助词的现象。比如说，əri ***niŋ*** awu“这是谁”，tʉllə ***gʉŋkəŋ*** inigiddi“外面是冷”等。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这些助词，有的有元音和谐现象，有的则没有元音和谐现象。比如说，泛指助词、疑问助词、判断助词均没有元音和谐内容，而意愿助词和强调助词则有元音和谐规律。此外，本书中提到的助词 huŋ、hʉŋ、ha、da、la、lə 在鄂温克语的语气词里也会见到，但绝对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它们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区别性特征，就在于语气词 huŋ、hʉŋ、ha、da、la、lə 主要使用于句尾，助词 huŋ、hʉŋ、ha、da、la、lə 则使用于句中或句首，句尾不出现。再者，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内涵不同，语气词的 huŋ、hʉŋ、ha、da、la、lə 是以语气为主，语法意义或语义为辅，而助词的 huŋ、hʉŋ、ha、da、la、lə 是以语法意义或语义为主，附带某些语气。由于助词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结构类型，而且对前置词的依附性较明显，因此很容易把它们错认为是接缀于前置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然而，实际上它们是独立于前置名词类词等的一种辅助性词类。还有，助词基本上都使用于名词类词、形动词或相关词组的后面。但是，相比之下，在名词类词后面的使用率最高，其次是属于形动词后面的使用率，可是在词组后面使用的实例并不多。同时，在这些助词后面使用的绝大多数也是名词类词，除此之外使用些形动词、动词和副词等。

第十一节　拟声拟态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里有着相当丰富、数量可观的拟声拟态词。这和鄂温克人习惯于根据听到的多种多样的声音特征，或所见到的千变万化的现象特征，生动而形象地表述不同声音或动作行为，从而不断丰富语言的表述功能和表达形式密切相关。这使他们的语言变得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具生命力。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鄂温克语的拟声拟态词多数以重叠形式出现，非重叠式结构类型的拟声拟态词比较少。鄂温克语的拟声拟态词，主要包括拟态词和拟声词两大部分。下面，结合例句，分别阐述该语言里富有代表性的一些拟态词和拟声词的语音结构形式、使用关系，及其所表示的不同语义内涵等。

一　拟态词

鄂温克语的拟态词有十分广泛的使用场合，同时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而且，根据它们在使用关系和功能方面出现的区别性特征，可以分为模仿人的和动物及其他事物的动作、形状、动态、样子或结构特征的拟态词两大类。

（一）模仿人的动作行为、形象特征、形态变化、各种状态的拟态词

鄂温克语里，模仿人的动作行为或某一特殊形象、模样以及状态的拟态词数量确实有不少。如果对此学术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系统的分析和论述的话，可以写出一篇相当长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这里，只把拟态词作为分析和解释词类不同使用特征的一个内容，并以典型而代表性实例为据，阐述它们在句子中的基本使用情况。例如：

tari　ammawi　***ebbor***　***ebbor***　ooʃim　iliraŋ.
他　嘴把自己　一咧　一咧　动　站着
他一咧一咧地动着嘴站在那里。

ninihinba　iʃitʃtʃi　ʉtwi　iisalwi　***boltur***　***boltur***　ooʃiroŋ.
够　把　见了　孩子我　眼睛自己　一瞪　一瞪　成
我孩子见了狗眼珠子就叽里咕噜地乱转。

mini　addewi　***meedeg***　***meedeg***　aggaʃiraŋ.
我的　奶奶我　一瘸　一瘸　走路
我奶奶一瘸一瘸地走路。

与此相关的实例还有：

abbur	abbur	表示不断伸展手的动作
gilaŋ	gilaŋ	表示东张西望的样子
əbbʉr	əbbʉr	表示老人笨手笨脚的动作
ardʒig	ardʒig	表示龇牙咧嘴的状态
ərbəgər	ərbəgər	表示头发卷卷曲曲的形状
obbur	obbur	表示嘴一撇一撇地动的样子
dʉbbʉgʉr	dʉbbʉgʉr	表示无精打采的状态
dʒilguŋ	dʒilguŋ	表示躲躲闪闪的动作，等等。

除此之外，模仿人的动作行为等方面的拟态词还有很多，在这里只是罗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二）模仿动物或其他事物的动作、形状、动态、样子或结构特征的拟态词

鄂温克语里，模仿动物或其他事物的动作、形状、动态、样子或结构特征的拟态词同样有很多。在这里，以代表性实例为据，展示它们在句中使用的一些情况。例如：

dolob honi(ŋ)ni iisalniŋ ***gilaŋ gilaŋ*** ilaaŋtraŋ.
夜晚 羊 的 眼睛它 一闪 一闪 发光
夜晚羊的眼睛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光。

~~tuugguu~~ bəjd~~u~~ asawutaŋ ammawi ***aŋgor aŋgor*** ooʃiroŋ.
狼 人与 追上被 嘴把自己 大口 大口 动弹
狼被人追上后张嘴大口大口地喘气。

与此相关的实例还有：

abbagar abbagar 表示树木参差不齐的样子
gilug gilug 表示狗一眨一眨地眨眼看人的状态
taŋgag taŋgag 表示动物四仰八叉地摔跟头的动作
ardʒigar ardʒigar 表示刺刺尖尖的物体形状
dulas dulas 表示一闪一闪的火光形状
diŋgag diŋgag 表示结结实实的物体的样子
d~~u~~mp~~u~~r d~~u~~mp~~u~~r 表示熊等动物笨笨重重地行走的动作
əlp~~u~~r əlp~~u~~r 表示粗大走样的衣物及建筑物的模样，等等。

毫无疑问，模仿各种动物或各种事物的不同动作、形状、样子以及结构特征等方面的拟态词在鄂温克语里使用得更多。

二 拟声词

拟声词在鄂温克语里的使用面同样很广，从而在鄂温克语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关于模拟狗的叫声的拟声词就有如下好几种。例如：

waŋ waŋ 模拟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狗叫声
wəw wəw 模拟从比较近的地方传来的狗叫声
waw waw 模拟从非常近的地方传来的狗叫声
əw əw 模拟狗叫主人的声音
giŋ giŋ 模拟远处传来的小狗的叫声
gijaŋ gijaŋ 模拟近处传来的小狗的哀叫声
ŋaŋ ŋaŋ 模拟近处传来的小狗的欢叫声
~~ŋuu ŋuu~~ 模拟狗发出的愤怒声，等等

鄂温克语里，分模拟人的各种声音的拟声词，以及模拟动植物、自然界或其他事物的各种声音的拟声词。而且，在模拟人以外的动物或事物声音的词类内部，还要分模拟动物各种声音的词和模拟自然物及其他事物的各种

声音的词两种。下面，对于有关拟态词在句子中使用的情况作一必要阐述和说明。

（一）模拟人的各种声音的拟声词

主要是模拟人（包括人的某一器官或人体结构中）所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构成的拟声词。例如：

tajja　ʃi　ondi　***gaar***　***gaar***　ooso　bəj　jəm?
他　是　多么　哇　哇　叫得　人　呀
他怎么是一个哇哇叫的人呀。

mandi　baraaŋ　see　imotʃtʃi　gudug　***guur***　***guur***　tuurədʒirəŋ.
非常　多的　茶　喝完　肚子　咕噜　咕噜　叫在
喝了太多茶后肚子就咕噜咕噜地乱叫。

除此之外，有关模拟人的不同说话声的拟声词还有：

ʃawar　ʃawar	模拟吱吱咕咕的低声说话声
ʃagir　ʃagir	模拟唧唧喳喳的小声议论声
tʃimiŋ　tʃimiŋ	模拟唧唧嚷嚷的耳语声
loŋloŋ　loŋloŋ	模拟唠唠叨叨发牢骚声
nuŋ　nuŋ	模拟嘟嘟囔囔嘴里发牢骚声
polo　polo	模拟咕噜咕噜地粗声说话声
waar　waar	模拟哇啦哇啦的吵闹声
əŋəŋ　əŋəŋ	模拟嗯嗯喃喃的嘟囔声，等等

（二）模拟动物发出的某一声音的拟声词

据了解鄂温克人有史以来就生活在动物极其丰富的山林地带和广袤草原，所以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接触的动物种类很多，自然他们听到或学到的不同动物的声音也很丰富。这一切，同样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交流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语言交流内容及其语言生活，使他们的语言变得更加生动活泼，更加贴近自然环境。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代表性例子，从一个小的侧面展示拟声词在鄂温克语的句子中使用的一些情况。例如：

əshəŋʃe(ŋ)ni　honi(ŋ)niŋ　hurigaŋduwi　***mee***　***mee***　meelaraŋ.
叔叔他们的　羊 他　圈子在自己　咩　咩　咩叫
叔叔他们家的羊在羊圈子里咩咩地叫。

adi solahi hos doolo ***peen peen*** tuurərəŋ.
几个 狐狸 树林 里 吡唁 吡唁 叫
有好几只狐狸在树林里吡唁吡唁地叫。

（三）模拟自然界和其他事物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

主要指模拟对风、雷、雨、水、山、火、树、石头等自然物及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听到的各种机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例如：

tinʉg dolob mʉni ədʉ ***piraa piraa*** adderasa.
昨 晚 我们的 这里 噼啦 噼啦 打雷了
昨晚我们这里噼里啪啦地打雷了。

mʉni iihə doolo mʉʉ ***pol pol*** ʉjidʒirəŋ.
我们 锅 里 水 噗噜 噗噜 开
我们锅里的水在噗噜噗噜地开。

əri maʃiŋ ***guuŋ guuŋ*** delagaŋ jʉʉtʃʧi əʃiŋ ilim buuro.
这 机器 嗡 嗡 声音 发出 不 停 给
这个机器不停地发出嗡嗡的声音。

在鄂温克语里，模拟不同季节或不同风力的各种风声的拟声词也是十分丰富的，在这里举一些富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说明：

uuŋ uuŋ 模拟暴风雪的声音
puur puur 模拟暴风雨的声音
ʃuuŋ ʃuuŋ 模拟冬天寒风吹的声音
suur suur 模拟夜晚寒风吹的声音
ʃuur ʃuur 模拟秋天大风吹的声音
sər sər 模拟秋天凉风吹的声音
səwər səwər 模拟夏天凉风吹的声音
səjər səjər 模拟春天微风吹来的声音
pʉr pʉr 模拟疾风发出的声音
sʉr sʉr 模拟清晨阵阵凉风发出的声音，等等

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个抛砖引玉式的说明和概述，就像在前面所阐述的那样，鄂温克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中听到的各种声音，乃至在他们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接触到的一切声音，给他们的听觉世界、思维世界、

语言世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想象空间，这使他们的语言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使他们的语言交流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理想、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出的是，鄂温克语的拟声拟态词中也有不少词首辅音交替或词中元音交替的现象。例如，**h**omogor **m**omogor“表示凸凸凹凹的地形状态”，**m**aŋkir **d**aŋkir“表示糊里糊涂的样子”，b**ɵ**rg**ə** b**ɵ**rg**ə**“表示笨手笨脚的样子”，p**ʉ**r p**a**r“模仿噼里啪啦的粗鲁的说话声”等。另外，鄂温克语的拟声拟态词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词，而由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音节构成的实例不是太多，特别是长音节结构的拟声拟态词十分少见。再说，这些拟声拟态词基本上都用于句中或句首，尤其是在句中的出现率相当高，在句尾很少使用。

总之，通过已掌握的拟声拟态词调查资料，使人深刻感悟到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拟声拟态词的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而且，这一切同他们生息繁衍、生产生活的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极其完美的动植物世界和自然景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同时，这些拟声拟态词为丰富他们的思维空间和语言交流功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些年，伴随着他们生活区自然环境不断退化，动植物种类的不断减少和消失，使他们语言中曾经活灵活现的拟声拟态词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工业文明发出的那些机械而没有生命的声音系统。

第十二节　语气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使用的语气词也有不少，而且主要表达人们对某人或某一事物的否定、应许、给予、招呼等方面的语气。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鄂温克语的语气词主要使用于句尾，只是在个别句子里单独使用于句首。根据语气词表现出的不同语用关系和作用，一般分为疑问语气词、肯定语气词、否定语气词、促使语气词、给予语气词、应许语气词和招呼语气词七种。

一　疑问语气词

鄂温克语中常见的疑问语气词主要有gə、gi 两种。它们基本上都使用于句尾，从而表示“呵”、“呀”、“吗”等语气。例如：

awu　mini　ugudʒir　moriŋbo　ʉttʉlihəŋtʃə　nəəsə　***gə***？
谁　我的　骑的　马 把　跑掉 让　成了　呀
谁放跑了我骑的马呀？

mʉni honiŋdumuŋ immə tarisa ***gi*** ?
我们的 羊在 我们 针 打了 吗
给我们的羊打预防针了吗?

不过，在鄂温克语的一些句子中，有时也能见到将疑问语气词gə单独使用于句首的现象。例如：

gə ? awu miisaŋdatʃʧi tʉʉggʉwʉ hokko ʉttʉlihəŋʧə ?
呀 谁 开枪 完 狼 把 都 吓跑
呀?谁开枪把狼都吓跑了?

除此之外，在结构比较复杂的一些复合句里，疑问语气词gi往往使用于不同分句的句尾。例如：

ʃini bəjʃi aja ***gi*** ? ərʉ ***gi*** ?
你的 身体你 好 吗 坏 呀
你的身体好不好呀?

这是由两个疑问句合并而成的复合句，用汉语直译应该是“你的身体好吗?还是不好呀”？在现代鄂温克语中，像这样由两个疑问句合成的复合句有一定的出现率，同时它们的疑问概念都用疑问分句句尾的疑问语气词表示。

二 肯定语气词

鄂温克语句子里出现的肯定语气词只有ʃiŋʤə和jəm 两个。肯定语气词往往使用于句尾，从而表示“吧”、“呀”、“啊”、“是”等肯定语气。例如：

bəjni moriŋdu ʉkkəhəŋbi uguhoŋʧʧi hokko doholohoŋʧo ***ʃiŋʤə***.
人的 马 在 儿子我 骑让完 都 跛行了 是
我儿子把人家的马都骑跛了呀!

amiha(ŋ)niwi bʉʉsə jəəməwəni gadakkiʃi oodoŋ ***jəm***.
大爷的 自己 给的 东西把 的 要的话 对 是
自己的大爷给的东西你就应该要。

三 否定语气词

根据调查，在鄂温克语里出现的否定语气词只有ənte 。该否定语气词

一般使用于句尾，表示“别”、“不”、“不是”等否定语气。例如：

əri　bajta　ʃini　ʤiŋʤisaʃi　nəgəəŋ　amakkoŋ　***ɵntɵ***.
这　事　你的　说的你　一样　容易　不
此事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容易。

另外，在个别句子里，否定语气词ɵntɵ可以单独使用于句首。例如：

ɵntɵ，əri　inig　bi　geedu　əʃim　ninirə.
不　这　天　我　城里　不　去
不，我今天不去城里。

根据我们掌握的有关资料，鄂温克语的否定语气词ɵntɵ 也可以单独作为极其特殊的短句（独词句）而出现。例如：

tari　nandahaŋ　honnoriŋ　moriŋ　ʃi　ʃini　gi？
那　漂亮的　黑的　马　是　你的　吗
那匹漂亮的黑马是你的吗？

ɵntɵ！
不是
不是！

总之，否定语气词ɵntɵ主要使用于句尾，只是在个别句子里以分离式语句结构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同时也可以作为特殊短句（独词句）出现于人们的口语里。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青少年的语言交流中，否定语气词ɵntɵ以分离式语句结构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或者是作为特殊短句使用的现象有所增多。

四　促使语气词

鄂温克语的促使语气词主要有la和lə。它们基本上都使用于句尾，从而表示促使某人或某一事物向着人们所说的方向发展变化的语气概念。再说，由于促使语气词的构成中有元音和谐现象，所以在语句中使用它们时要严格按照它们的元音和谐规律，将促使语气词la和lə分别使用于由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核心构成的词后面。例如：

tari bəj ʃi tannagaŋ ***la***！
那 人 是 那样 呗
那个人就是那么一种人呗！

hurigaŋ arakkuwar ʤuu arakkuwar hokko əhiŋ ***lə***！
院子 打扫 屋子 打扫 都 姐姐 呗
打扫院子和屋子的都是姐姐一人呗！

五 给予语气词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该语言里还有ma 这一表示“给”之概念的给予语气词。而且，该语气词基本上都单独使用于句首。例如：

ma， əriwu ʃi əʃi ʤuuduwi əlbuhə!
给 这 把 你 现在 家里自己 拿回去把你
给，请你现在把这个拿回你自己家吧！

ma， naaŋ joodoŋ jambalaʧʧi biʃinde!
给 还 为何 客气 是
给，还客气什么，赶快拿走吧！

六 应许语气词

鄂温克语里还有表示应许内涵的语气词gə。该语气词同样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示“行”、“好”等应许语气概念，有时也可以表现出相当于汉语的“好吧”之应许语气。例如：

gə，əʃi gisaŋba əəkkəkkimuŋ oodoŋ ba！
行 现在 会议把 开始的话 可以 吧
行，现在我们开会吧！

gə，əmuŋ ajahaŋʤi ulitʃʧi ajaʤi bitigwi tatiha！
好 一 平安地 走完 好好地 书把自己 读吧你
好!祝你们一路平安!好好读你的书！

从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应许语气词gə 单独使用于句首时，基本上都要表示“好”、“行”等应许语气概念。与此同时，应许语气词gə还可以用特殊短句（独词句）的形式使用于鄂温克语。例如：

ʃi　moriŋbi　hiir　tadu　bɯɯʤihə!
你　马　暂时　他　给
请你把马暂时借给他吧!

***gə*!**
行
行!

应许语气词gə在鄂温克语的传统用法里，绝大多数是单独使用于句首，可是以特殊短句（独词句）的结构关系出现于鄂温克语的实例比较少。然而，在青少年的口语中，也和否定语气词əntə一样，gə作为特殊短句（独词句）被使用的现象却越来越多。

七　招呼语气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经常使用表示“喂”之意的wəj、həəjə 等招呼语气词。而且，常常单独使用于句首。例如：

***wəj*,**　tari　mɯnidələ　moriŋʃi　əməʤir　bəj　ʃi　awu　jəm?
喂　那　我们家里　马有　来的　人　是　谁　是
喂，那位向我们走来的骑士是谁呀?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句子里，我们所见到的语气词有以上分析的七种。而且，这些语气词多数都可以用重叠式结构单独使用于句首。比如说，否定语气词əntə、给予语气词ma、应许语气词gə、招呼语气词wəj和həəjə等都具有这种使用功能。再说，重叠使用的语气词，在语气概念的表述上变得更为明确而强硬。例如：

***əntə　əntə*,**　tannagaŋ　bajta　əmɯŋ　naaŋ　aaʃiŋ!
不　不　那种　事情　一　也　没
不不!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ma　ma*,**　hokkowoni　gatʃtʃi　ɯrɯlsɯldɯ　uusaam　buuho.
给　给　都把的　拿完　孩子们　分　给吧
给给!干脆你都拿去分给孩子们吧!

然而，在极个别句子里，以重叠形式单独使用的语气词也可以出现于句尾。

例如，ʃi hokkowo gaha，***ma ma***“你都拿去吧!给给”，ʃini ʤiŋʤisawaʃi saasu，***gə gə***“你说的我明白了，好好”等。我们认为，鄂温克语的这种表述手法，可能是为了强调前面的语句内容，淡化后面的语气词概念。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鄂温克语的语气词主要使用于句尾，同时可以单独使用于句首。除此之外，一些语气词还能够以特殊句形式出现，或以重叠式结构单独使用于句首或句尾。鄂温克语的语气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均有着较高的使用率，也有着较广泛的使用面，而且都有其特定的使用方法和规则，从而比较理想地表达着人们的不同语气内涵和用意。

第十三节 感叹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使用关系

鄂温克语里有一系列表示人的感叹和呼唤应答的感叹词。而且，它们都是由三音节以下的短音节构成，没有词形变化，并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不同句子结构的不同位置。根据感叹词在句子中发挥的不同感叹内涵和作用，可以把它们分成允许感叹词、嘱咐感叹词、奇怪感叹词、惊疑感叹词、蔑视感叹词、惋惜感叹词、招呼感叹词、烦恼感叹词、哀痛感叹词、怜悯感叹词、赞赏感叹词、禁止感叹词十二种。

一 允许感叹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常见的允许感叹词有əŋ、oo、ooŋ三种。它们一般都以独立形式出现于句首或句尾，甚至可使用于句中，从而表示人们允许或认可某一要求、建议、观点、条件、说法的感叹词意义。例如：

əŋ，bi heəməwi ʤitʃtʃi ninigte.
嗯 我 饭 我 吃完 去 吧
嗯，我吃完饭去吧!

əjjə ʃi，***oo***，tannagaŋ bisə gi.
这 是 嗯 那样 在 呀
这是，嗯，原来那么回事呀!

bi timaaʃiŋ əddə ninime，***ooŋ***.
我 明天 早晨 去 我 嗯
我明天早晨去吧，嗯!

允许感叹词虽然可以使用于句子的不同部位，但它始终处于独立于整个句子的特定语句结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1)允许感叹词 əŋ、oo、ooŋ 等位于句子首位时，它的后面要用逗号与整个句子分离开来；(2)允许感叹词使用于句中时，同样用逗号跟前后句子分离开来；(3)允许感叹词处于句尾时，也用逗号跟前面的句子分离开来。就此我们可以认为，允许感叹词作为句子的特殊结构或成分，相对独立性地存在于整个句子结构之中，从而发挥着允许感叹词特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说，允许感叹词oo和ooŋ不仅在语音结构方面存在微妙差异，而且在语用关系中所表现出的语义结构里同样存在微小差异。其中，ooŋ表示口气较重而不太情愿的允许感叹意义，而 oo则表示一般意义上的允许感叹内涵，因而oo的使用率比 ooŋ要高。

二　嘱咐感叹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经常使用的嘱咐感叹词主要有aa、gə等。而且，经常使用于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进行某种教育、嘱托某一事情的语句中，从而表现出“吧”、“呵”等嘱咐感叹词的意义。例如：

adalawi　ninikki　adaniwi　ʉgwʉni　gaha，***aa***.
姐姐自己　去的话　姐姐的自己　话把的　听吧　呵
如果到你自己的姐姐家去的话就要听姐姐的话，呵。

moriŋ　ugurduwi，***aa***，　ajaʤi　hisəhə!　***gə***.
马　　骑 时　呵　好好地　注意　呀
请你骑马的时候，呵，一定要注意！

表示嘱咐的感叹词 aa 主要以独立形式使用于句尾，有时也可以使用于句中，基本上不出现在句首。而gə一般都以独立形式使用于句尾。另外，就像在上句中所见到的那样，嘱咐感叹词aa和gə可以同时使用于一个句子，由此加强该句子的嘱咐感叹内涵。

三　奇怪感叹词

根据调查资料，在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表示奇怪意义的感叹词有gəə、hʉʉji，ee、pee，ajja 等。这些感叹词往往单独使用于句子的不同位置，从而表示人们对于眼前突然发生或意料之外出现的事情等发出的感叹和惊异。例如：

gəə, hoŋgeʃi əhəŋbə awu əŋkətʃʧi nəəsə.
呀 桶子有 牛奶把 谁 洒了 成了
呀，谁把桶子里的牛奶都给弄洒了。

ee, hisəəl hokko əəkkəsə gu̶nəŋ.
啊 课 都 开始了 说
啊，说是都已开始讲课了。

除此之外，还如***huuji***，ʃi ohidu əməsəʃi“啊呀，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pee***，nugaŋ doodu tihisə gi“啊，他掉进河里了”；***ajja***，ədu̶ tuugu̶ biʃiŋ“哎呀，这里有狼”，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些例句中，表示奇怪概念的感叹词均以独立形式使用于句首。不过，奇怪感叹词huuji既能够单独使用于句首，也能够单独使用于句尾。例如：

tari moriŋ aaʃiŋ ooso, ***huuji***.
那 马 没 成 呀
那匹马没了，呀。

奇怪感叹词huuji出现于句尾时，它和整个句子间虽然处于分离状态，但在实际语言中表现出的意义关系，往往给人一种非独立性而紧密相连的意义结构内涵。由此，有些人在记录类似的句子时，习惯于把分离式含义的句子逗号拿掉，从而将huuji同整个句子连写。

四 惊疑感叹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惊疑感叹词有bokkoŋ、əbhe、nəŋəre、aa 等。其中的bokkoŋ是由表示“上帝”、“上天”、“佛”等意思的名词引申而来；əbhe和nəŋəre 也是由表示“可怕的”之意的形容词引申而来的产物。然而，这些词被虚化而充当感叹词后，经常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示“哟”、“唷”等惊疑感叹词的语义内涵。例如：

bokkoŋ, itt̶u̶ uduŋ uduŋʧo.
哟 怎么 雨 下
哟，怎么下起雨来了。

əbhe, su̶ni talasuŋ boŋgoŋ tog ju̶u̶ʤirəŋ.
哟 你们的 那里你们 大的 火 发生在

哟，你们那里发生了大火。

除此之外，还有***nəŋəre***，tari　ʉrdihi　tihisə“唷，他从山上摔下来了”；***aa***，bi　əddʉg　sujtaŋdu　iisʉ　gi“哎呀，我被大学录取了呀”，等。相比之下，这些惊疑感叹词里，əbhe和nəŋəre的使用率要高于bokkoŋ与aa的使用率。不过，惊疑感叹词aa的使用面较广，它在不同语义环境和不同句子里表示不同的感叹词概念，所以使用和分析该感叹词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语用环境及句子中发挥的具体感叹内涵。

五　蔑视感叹词

鄂温克语中经常使用的蔑视感叹词有həŋ、pəj、hək、haha 等。这些感叹词同样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现出“哼”、“呸”、“哈哈”等蔑视、瞧不起、小看他人的意义内涵。例如：

həŋ，tajja　əmʉkkəŋ　miniwʉ　ohoŋ　oom　ətərəŋ.
哼　他　一　我把　怎么　干　能
哼，他一个人会把我怎么样呢。

hək，ohoŋ　naaŋ　tannagaŋ　mandi　oosoʃi.
哼　什么　也　那样　厉害　成了你
哼，你有什么那么了不起。

另外，还如***pəj***，əʤi　doroŋʤi　ʤiŋʤir“呸，不要胡言乱语”，***haha***，awuhat　tajjadihi　əʃiŋ　nəələr“哈哈，谁都不怕他”等。在鄂温克语的蔑视感叹词 həŋ、pəj、hək、haha 中，使用率较高的是həŋ和pəj，其次是hək，相对而言haha的使用率比较低。

六　惋惜感叹词

表示惋惜的感叹词在鄂温克语里只有horo和pee 。这两个感叹词基本上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示“哎呀”、“唉”等人们对某人某事产生的惋惜之意。例如：

horo，　bi　naaŋ　adala　ninisə　bigigte　gə.
唉　我　也　姐姐家　去的　是吧　呀
唉，我也去姐姐家该多好呀。

pee，tari giltariŋ moriŋ tinʉg tʉttʉliʧʃi aaʃiŋ ooso gʉnəŋ.
哎呀 那 白 马 昨天 跑了 没 成了 说
哎呀！听说昨天那匹白马跑没了。

不过，在个别句子里，惋惜感叹词也可以用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尾。例如：

tari ʉkkəhəŋ ʤʉʉdʉwi nənʉʧʃi nəəsə hʉŋ，***horo***.
那个 男孩 家在自己 回去了 成了 呀 唉
那个男孩已经回家了呀，唉。

惋惜感叹词horo和pee中，horo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善意、友好、同情的语义内涵，而pee则表现出人们由于对某人某事产生愤恨、讨厌、不满、瞧不起、看不惯的心理动态而发出的惋惜感叹。

七 招呼感叹词

鄂温克语里的招呼感叹词有hʉj和wəj。它们主要使用于长辈对晚辈打招呼，有时也用于同辈之间相互打招呼的语句。然而，晚辈对长辈的招呼中则完全不能使用这两个感叹词。招呼感叹词基本上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例如：

hʉj，unaaʤ ʉnʉgʉŋbi saganaha.
喂 姑娘 乳牛把自己 挤奶去吧
喂，姑娘去挤牛奶吧。

wəj，nəhʉŋ ʃiniwə amihaŋ əməhə gʉŋʤirəŋ.
喂 弟弟 你 把 大爷 来吧 说着他
喂，弟弟大爷叫你过来呢。

鄂温克语里，晚辈对于长辈、小孩对于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的招呼中不使用以上谈到的两个感叹词，一般都使用对于长辈的敬称或相关亲属称谓。例如，他们可以使用“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等。

八 烦恼感叹词

鄂温克语里使用的烦恼感叹词一般有baamu、ee两种。烦恼感叹词baamu或ee基本上以独立形式出现于句首，从而表示说话人对于某人某事

产生的“呀”、“咳”等包含有烦恼内涵的感叹。例如：

ee，　tajja　mandi　bəjwə　alehanaŋ.
呀　　他　　非常　　人把　　烦恼让他
呀，他实在是让人烦恼。

baamu，　awu　naaŋ　ʃinidʒi　kino　iʃinərə　jəm.
咳　　谁　　还　　你同　　电影　看 去　　是
咳，谁还跟你去看电影。

九　哀痛感叹词

根据我们的调查，鄂温克语里哀痛感叹词只有əre与ərii。而且，它们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示“哎哟”等哀痛感叹。例如：

ərii，　miniwə　ondi　jəəməniŋ　akkitʃtʃi　nəəsə　jəm.
哎哟　我把　　什么　东西 它　　扎 了　　成了　　呀
哎哟，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呀。

əre，　tari　ʉkkəhəŋ　moriŋdihi　tihitʃtʃi　nəəsə.
哎哟　那　　男孩　　马从　　摔了　　成了
哎哟，那个男孩从马上摔下来了。

也有人将哀痛感叹词əre和ərii发音成əree与əri。再说，哀痛感叹词əre许多时候用于说话人为他人或他物受到某种伤害等时发出的哀痛感叹，而ərii一般用于说话人自己受到的某种伤害等时发出的哀痛感叹。

十　怜悯感叹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怜悯感叹词有wee 和ee 。它们主要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示人们遇到不幸时发出的包含有怜悯内涵的感叹。例如：

wee，　talarni　ninihinniŋ　ittʉ　bʉsə　jəm?
唉　　他们的　　狗　它　　怎么　死了　　呀
唉，他们的狗怎么死了呀。

ee， adaʃe(ŋ)ni honi(ŋ)niŋ nuuggisə gunəŋ.
唉 姐姐她们的 羊 它 搬了 说
唉!说是姐姐她们的牧羊点已经搬走了。

怜悯感叹词虽然基本上用于句首，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在个别句子里也有将怜悯感叹词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尾的现象。例如：

muni nisuhuŋ hashaŋ əmməwusə？ ***wee***!
我们的 小的 狗崽 丢被了 唉
我们的小狗崽怎么丢了呀，唉!

talar ajattedu mandi jadar amidaradʒisa huŋ！ ***ee***!
他们 过去 非常 贫困 生活在了 呀 唉
他们曾经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呀!唉!

十一 赞赏感叹词

鄂温克语里能够经常见到的赞赏感叹词有hoojojo和ooji等。这两个赞赏感叹词也往往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例如：

hoojojo， ondi husuŋʃi ukkəhəŋ jəm.
噢哟 多么 力气有 男孩 呀
噢哟，多么有力气的男孩呀。

ooji， nəhuŋbi uttulidʒir dʒəgrəŋbə əmuŋ əmuŋ tihiwurəŋ.
噢哟 弟弟 跑着的 黄羊把 一 一 打倒
噢哟，我弟弟对跑着的黄羊开枪百发百中。

赞赏感叹词hoojojo和ooji虽然都表示对某人或某一事情产生的赞赏感叹之意，但相比之下hoojojo表现出的赞赏感叹内涵比ooji要浓重。与此相反，赞赏感叹词ooji经常表示一般意义的赞赏感叹之内涵，由此ooji的使用率比hoojojo的使用率要高。

十二 禁止感叹词

鄂温克语的句子中使用的禁止感叹词有 ʃiik、huuj 等。这两个禁止感叹词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从而表现出相当于汉语“嘘”的禁止感叹概念。例如：

ʃiik，　bəjʉ　oodʒir　əriŋdʉ　əʧʧuŋ　heərəldirə!
嘘　　猎　　打在　　时在　　别你们　　说话
嘘，请你们不要打猎时说话!

ʃiik，　bəjni　aaʃiŋdʒirdu　joodoŋ　ʉliʧʧi　biʃinde?!
嘘　　人的　　睡在　时　　为何　　走　　是你
嘘，人家睡着时你为什么乱走动呵?!

hʉʉj，ʃi　tari　moriŋbo　ədʒi　uguru!
为　　你　　那　　马 把　　别　　骑
嘿，你不要骑那匹马!

禁止感叹词中的ʃiik一般用于在十分安静的环境里禁止他人或他物做出某一动作行为。这就和上述第一句及第二句里，禁止人们“打猎”或“睡觉”时“说话”或“乱走动”的内容完全一样。禁止感叹词hʉʉj 则用于除此以外的语言环境。另外，人们对于他人的某一动作行为感到强烈不满并想立刻禁止时会用sii 这一禁止感叹词。例如：

sii！ʃi　əʃi　ədʒi　gʉggʉld!
嘶　　你　现在　不许　　动
嘶!你现在不许动弹!

依据我们所掌握的语法调查资料，在鄂温克人的日常会话或常用句子中，经常能够见到的禁止感叹词主要是ʃiik和hʉʉj 、sii等。其中使用率较高的是ʃiik和hʉʉj，而sii的使用机会比较少。相比之下，老年人的口语里使用sii的现象要多一些。

除了上面分析的情况之外，鄂温克语的感叹词也可以用重叠形式使用于句子里。不过，感叹词被重叠使用之后，在语句里表现出的感叹意味更加清楚和浓重。例如：

horo　horo，bi　miisaŋdasa　bigte.
呀　　呀　　我　　开枪　　是
唉呀!要是我开枪打的话该多好!

hʉj　hʉj，miniwə　alaaʃiha　gə.
喂　　喂　　我 把　　等　　吧

喂喂！等一等我吧！

上面的第一例句里，以重叠形式使用了惋惜感叹词horo，从而表现出了比非重叠形式更为深刻而强烈的惋惜感叹；在第二句中，同样以重叠形式使用了招呼感叹词huj，由此表示了比非重叠形式更为急切而强劲的招呼感叹。

总而言之，鄂温克语的句子里见到的感叹词主要有以上分析和阐述的十二种。而且，它们有着区别于彼此的语用内涵和使用价值。由此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和科学地理解其使用特征和条件，特别是像ee（表示奇怪、烦恼、怜悯三种不同内涵的感叹词）、aa（表示嘱咐和惊疑两种内涵的感叹词）、pee（表示惋惜和奇怪两种内涵的感叹词）等能够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感叹内涵的实例，使用时必须要慎重对待和准确把握。同时，也必须区分嘱咐感叹词gə与奇怪感叹词gəə，以及怜悯感叹词wee与招呼感叹词wəj等在发音方面出现的区别性音素。与此相关，像oo和ooŋ虽然同属于允许感叹词，但其内部无论在语音结构还是在语义关系方面均存在一些微妙差异，所以在具体发音和使用时也要倍加谨慎。否则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因为发错或用错某一感叹词，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还有，鄂温克语句子中的感叹词，主要以独立形式单独使用于句首，有时也单独使用于句中或句尾。而且，这些感叹词在句子中单独使用时往往以逗号、感叹号、疑问号等符号将它们同其他句子内容或分句相分开。从这些感叹词的结构特征来看，绝大多数属于不变性结构或固有式结构类型，只有个别是由名词或形容词等引申而来。再说，这些感叹词基本上都是由三音节以下的短音节构成，甚至有单一长元音构成的实例。

总的来说，鄂温克语的句子里使用的感叹词不是太多，但是都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尤其是那些属于固有式结构类型的感叹词的使用率相当高。感叹词的使用给鄂温克语注入了许多感情色彩，使他们的语言交流变得更有情感内涵。

附录一　鄂温克语语音结构

鄂温克语的语音是一个相当严密而精细、整齐而完美的结构体系。所有这些特点，我们从该语言的元音音系以及辅音音系中看得十分清楚。例如，元音音系里有数量相等的长短元音，辅音里有以送气和不送气作为区别特征的一系列音位系统等。下文中具体阐述鄂温克语语音结构体系。

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里包括：

a、ə、i、e、o、u、ɵ、ʉ 8 个短元音；

aa、əə、ii、ee、oo、uu、ɵɵ、ʉʉ 8 个长元音；

b、p、m、w、d、t、n、l、r、s、ʤ、ʧ、ʃ、j、g、k、ŋ、h 18 个辅音；

nt、nd、rt、rd、lt、ld、ŋʧ、ŋʤ、ŋg、ŋk、jk、jg 12 个复辅音；

bb、mm、nn、dd、tt、rr、ss、ʤʤ、ʧʧ、ʃʃ、gg、kk、hh、jj 14 个重叠辅音。

一　短元音结构特征及其具体使用情况

（一）短元音结构特征

★　/a/[a]　➪　展唇后高短元音

★　/ə/[ə]　➪　展唇央中短元音

★　/e/[e]　➪　展唇前次高短元音

★　/i/[i]　➪　唇前高短元音

★　/o/[o]　➪　圆唇后次高短元音

★　/u/[u]　➪　圆唇后高短元音

★　/ɵ/[ɵ]　➪　圆唇后次高短元音

★　/ʉ/[ʉ]　➪　圆唇后次高短元音

（二）短元音在词内使用情况及其实例

鄂温克语里短元音a、ə、i、e、o、u、ɵ、ʉ 在词首、词中、词尾都可以使用。请看表 1 的举例说明：

表 1 短元音在词内使用情况表

短元音		词首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尾使用	词义
1	a	ahiŋ	哥哥	hahara	鸡	lataggaŋ	矮矮的	ada	姐姐
2	ə	əʃi	现在	təliŋ	刚才	təgəŋkə	椅子	ələ	这里
3	i	iʃirəŋ	看	tatiraŋ	学习	iʃirirəŋ	呕吐	əri	这
4	e	ege	多语的	ʤewe	船	ʃilenaŋ	拉肚子	aʃe	女人
5	o	oshoŋ	鱼	motʃtʃehu	歪	soŋohe	爱哭的	bosotto	肾
6	u	ureel	头旋	aŋuraŋ	问	narikkuŋ	细的	anahu	钥匙
7	ɵ	ɵggɵ	游牧包	hɵhɵrɵrɵŋ	发青	bɵggɵ	胖的	ɵntɵ	其他
8	ʉ	ʉʃi	绳子	ʉnʉgʉŋ	乳牛	gʉggʉldəŋ	动弹	ɔrʉ	坏的

鄂温克语的这些短元音虽然在词内任何位置都可以使用，但在词里具体使用的概率有所不同。相比之下，短元音a、ə、i、o、ʉ 有很高的使用率，其次是短元音u，短元音ɵ或e的使用率比较低。

（三）短元音音变分析

★ 短元音/a/位于舌尖辅音/d/、/t/、/n/、/l/后面时，产生央低元音 [ʌ] 音变。例如，lata [lʌtʌ]“矮的”、tatir[tʌtir]“学习的”。另外，短元音/a/出现在辅音/s/的后面时，要演变为展唇后次低元音[ʌ]。例如，isa [isʌ]“怎么了”、miisaŋ [miisʌ̃ŋ]“抢”等。

★ 短元音/ə/出现于舌面后辅音/k/、/g/以及小舌音/h/等后面时，变成圆唇央中元音/ɤ/。例如，ilhərəŋ [ilhɤrɤ̃ŋ]“添”、gəgənəŋ [gɤgɤnɤ̃ŋ]“发牢骚”、səkkəŋ [səkkɤ̃ŋ]“白白的”等。

★ 短元音/e/位于舌尖辅音/d/、/t/、/n/、/l/后面时，要产生相当于唇前高元音下段的/ɪ/音变。例如，ane[anɪ]“年”、soleʃi[solIʃi]“发疯的”。另外，出现于舌面后辅音/k/、/g/以及小舌音/h/等后面时，要变成展唇中元音/ɛ/。例如，sugen[sugɛn]“山顶”、soŋohe[soŋõhɛ]“爱哭的”等。

★ 短元音/i/ 位于小舌音/h/后面时，产生展唇央高元音[ɨ]音变。例如，ahiŋ [ahɨŋ]“哥哥”、əhilərəŋ [əhɨlərɤ̃ŋ]“跺脚”。

★ 短元音/o/出现于舌面音/j/或舌叶音/ʧ/、/ʤ/、/ʃ/等后面时，一般都要产生圆唇后次高元音[ɵ]音变。例如，hojoggo [hɔjɵggə]“锁链”、ʤogoloŋ[ʤɵgɔlɤ̃ŋ]“苦难的”、ʧotʃtʃohe [ʧɵtʃtʃɵhɛ]“小鸡”。另外，短元音

/o/使用于舌面后辅音/g/、/k/以及小舌音/h/等后面时，产生[ɔ]音变。例如，goddo[gɔddʏ]“高的”、mogoroŋ[mogɔrɤ̃ŋ]“受难”、hokko[hɔkkʏ]“都”、oŋkoroŋ[õŋkɔrɤ̃ŋ]“牲畜吃草”。

★　短元音/u/出现于舌面后辅音/g/、/k/以及小舌音/h/等后面时，产生圆唇后次高元音[ʊ]音变。例如，gugularaŋ[gʊgʊlʌrɤ̃ŋ]“鸡叫”、narikkularaŋ[narikkʊlʌrɤ̃ŋ]“弄细”、aŋuwuraŋ[aŋʊwurɤ̃ŋ]“被问”、ahuŋku[ahũŋkʏ]“窗帘”等。

★　短元音/ɵ/位于小舌音/h/等后面时，一般要出现圆唇央中元音[ə]音变。例如，/hɵhɵrɵrɵŋ/[həhərərɤ̃ŋ]“发青”、/ɵhɵŋ/[ɵhə̃ŋ]“乳房”等。

★　短元音/ʉ/出现于舌面后辅音/g/、/k/以及小舌音/h/等后面时，要产生相当于展唇后高元音[ɯ]的音变现象。例如，gʉggʉldɵŋ[gɯggɯldɤ̃ŋ]“动身”、ʉŋkʉrɵŋ[ʉŋkɯrɤ̃ŋ]“倾倒”、ʉʉŋʉhʉŋkɵnɵŋ[ʉʉŋɯhɯŋkənɤ̃ŋ]“腐烂”、ʉlʉhdʉrɵŋ[ʉlʉhɯdərɤ̃ŋ]“多余”等。

★　短元音使用于鼻辅音/ŋ/后面时，一般要产生鼻音化现象。

★　短元音使用于三音节以上的多音节词或着说长音节词时，出现于第三音节以后的短元音逐步出现弱化现象，甚至词尾尾音节的短元音给人一种似有非有的听觉。

二　长元音结构特征及其使用情况分析

（一）长元音结构特征

鄂温克语的元音系统里，除了上面分析的 8 个短元音之外，还有 8 个长元音。发长元音时，发音时间要比短元音拖长一倍，甚至延长到比短元音的发音时间长一倍以上。而且，每个长元音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都与相关短元音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基本保持一致。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以相关短元音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分析长元音的结构特征。因此，可以用如下形式，对长元音进行进一步的描写。例如：

★　/aa/ ➪ /a/[a] ➪ 展唇后高长元音
★　/ɵɵ/ ➪ /ɵ/[ə] ➪ 展唇央中长元音
★　/ee/ ➪ /e/[e] ➪ 展唇前次高长元音
★　/ii/ ➪ /i/[i] ➪ 唇前高长元音
★　/oo/ ➪ /o/[o] ➪ 圆唇后次高长元音
★　/uu/ ➪ /u/[u] ➪ 圆唇后高长元音
★　/ɵɵ/ ➪ /ɵ/[ɵ] ➪ 圆唇后次高长元音
★　/ʉʉ/ ➪ /ʉ/[ʉ] ➪ 圆唇后次高长元音

（二）长元音在词内的使用情况及其实例（见表 2）

表 2　　长元音在词内的使用情况表

长元音		词首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尾使用	词义
1	**aa**	aaʃiŋ	无	naalla	手	alaarlaŋ	花色	talaa	那里
2	**əə**	əəkkərəŋ	开始	nəəhi	岸	gələərəŋ	找	əə	毛病
3	**ii**	iihə	铁锅	miiri	肩膀	niŋiirəŋ	骂	tomii	灾祸
4	**ee**	eehal	什么	heen	黄草	oggeellaraŋ	翻滚	wee	唉
5	**oo**	ooroŋ	做	dooldiroŋ	听	oroonḍu	上面	moo	木头
6	**uu**	uugga	乳汁	uruuroŋ	搜集	togguur	柱子	naŋuu	细汗毛
7	**өө**	өөgөlөrөŋ	急喘气	hөөmө	饭	өŋgөөr	酸奶	hөө	锅烟子
8	**~~uu~~**	**~~uuttu~~**	虱卵	**~~uŋuul~~**	蛆虫	**~~tuuggu~~**	狼	**~~muu~~**	水

鄂温克语的长元音基本上都在词的三音节以上的音节里出现，特别是在词首或在词首音节以及词的第二音节出现得最多，第三音节的出现率比较低。然而，在三音节以下的音节里，长元音出现得十分少。甚至一些长元音，在三音节以下的音节内出现时，往往要产生半长元音化的音变现象。另外，从词尾出现的长元音实例中可以了解到，属于这种范例的长元音常常出现在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词尾，很少出现于三音节以下的长音节词词尾。不论怎么说，在现代鄂温克语里，短元音的使用率远远高于长元音的使用率，而且使用面也要比长元音广。伴随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时空概念的合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那些过去在口语里经常使用的长元音被半长元音化或短元音化现象逐渐增多。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口语里，长元音的使用率越来越少。但至少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忽视鄂温克语里长短元音的区别特征，以及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用语里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语义区别功能。

三　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区别性特征

鄂温克语基本词汇里利用短元音和长元音区别词义的实例确实有不少，如果我们在日常用语里，不准确地掌握短元音及长元音的发音，就会给我们的语言交流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造成语言交流的障碍。所以，对那些发音中长短元音不分的现象，老人们或本民族语说得好的人经常会给以提示和纠正。当然，年轻人用母语进行交流时，对由于长短元音混用而出现语义不清楚的问题，他们就用许多解释性的语言进行补充说明或纠正发音上的错误，以达到用母语准确交流之目的。正因为如此，至少现阶段，

我们还不能忽略或轻视鄂温克语长短元音的存在和准确使用问题。

以下，用具体例词，阐述鄂温克语长元音和短元音在词汇系统里发挥的区别词义的功能及作用。

（一）短元音/a/和长元音/aa/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ahiŋ“兄”　⇔　aahiŋ“肝”

ʃiwar“泥土”　⇔　ʃiwaar“木楔子”

tala“那里”　⇔　taala“靓丽”

agga“方法”　⇔　aagga“枯草根”　⇔　aggaa“锚”

（二）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əhiŋ“姐姐”　⇔　əəhiŋ“肺”

ələrəŋ“吃饱”　⇔　ələərəŋ“煮”　⇔　əələrəŋ“耍赖”

gələrəŋ“赶车”　⇔　gələərəŋ“寻找”

əkkərəŋ“卷”　⇔　əəkkərəŋ“开始”

（三）短元音/i/和长元音/ii/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ʃikkaŋ“懒惰的”　⇔　ʃiikkaŋ“小鸟”

hir“污垢”　⇔　hiir“瞬间”

im“家禽标记”　⇔　iim“入”

niŋirəŋ“吞咽”　⇔　niŋiirəŋ“骂”

（四）短元音/e/和长元音/ee/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pelaraŋ“溢出”　⇔　peelaraŋ“瞎吹”、“瞎掰”

melaraŋ“轻轻涂抹”⇔　meelaraŋ“羊叫”

gelaŋ“无赖”　⇔　geelaŋ“走廊”

əre“藤草”　⇔　əree“哎哟”

（五）短元音/o/和长元音/oo/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toʧʧi“口子”　⇔　tooʧʧi“然后”

mogoroŋ“受难”　⇔　mogooroŋ“刁难”

oroŋ“地域”　⇔　ooroŋ“做”　⇔　orooŋ“驯鹿”

boro“灰色”　⇔　boroo“逆向”　⇔　booro“公骆驼”

（六）短元音/u/和长元音/uu/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ugga“套子”　⇔　uugga“初乳”

taŋgur“碗”　⇔　taŋguur“仰倒”

sugga“初春的嫩草”⇔　suugga“暴风雪”

tuna“怪鱼”　⇔　tuuna“铅”

（七）短元音/ɵ/和长元音/ɵɵ/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hɵggɵ“陷阱”　⇔　hɵɵggɵ“桥”

bəggəŋ“季节” ⇔ bəəggəŋ“懦弱”

əgələrəŋ“发牢骚”⇔ əəgələrəŋ“急喘气”

mərərəŋ“老鼠啃硬东西” ⇔ məərərəŋ“牛叫”

（八）短元音/ʉ/和长元音/ʉʉ/在语义结构方面的区别特征及其实例

ʤiwʉʃirəŋ“交流” ⇔ ʤiwʉʉʃirəŋ“讨厌”

ʉge“贫困” ⇔ ʉʉge“鸟巢”

sʉŋkʉ“一扎” ⇔ sʉʉŋkʉ“篦子”

ʤʉrʉ“拧劲的” ⇔ ʤʉʉrʉ“双胞胎”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鄂温克语里的长元音在第三音节以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具体语言交流中，位于第三音节的长元音也常常被发作半长元音，甚至是被发音为接近于短元音的音长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些多音节词的第三音节以后的音节里出现的长元音同短元音的区别特征比较模糊，进而区别词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退化。例如，在《鄂温克语简志》中见到的 sulʤigeen“外角牛”、dagalaan“旁边”、hʉgʤihəənəŋ“使发展”等词里出现的长元音/ee/、/aa/、/əə/等即使被发音为短元音/e/、/a/、/ə/等，也不会对这些词的词义产生影响。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鄂温克人都习惯于把它们发作短元音。也就是说，将刚才的三个单词发音为 sulʤigen、dagalan、hʉgʤihənəŋ，使这三个词的第三音节里出现的长元音均读为短元音。另外，像鄂温克语里的ʃilbambuuroŋ“教给”、gʉggʉmbʉʉrəŋ～gʉggʉbʉʉrəŋ “给挪动”之类的词内也出现了长元音/uu/或/ʉʉ/。但是，从这两个词的结构特征和构成原理来讲，它们都属于由动词ʃilbam“教”、gʉggʉm“动”跟动词buuroŋ～bʉʉrəŋ “给”以黏合形式合二为一的产物。此外，鄂温克语里表示某一远处的方向或位置时，把方位词的词尾元音变成长元音来发音，以此来说明或判断距离和位置的远近。例如：

amila “后面” ⇔ amilaa“较远的后方”

ʤʉliləə“前面” ⇔ ʤʉliləə“较远的前方”

鄂温克人充分利用方位词词尾元音的长短，来区分说话者所说的位置和距离的远近。甚至用比长元音还要长的长音，来表示更远的空间距离或地理位置。这其中虽然隐含着一定感情性质的概念，但鄂温克人的语言交流中始终保持着这一表述形式和特征。从而也自然成为鄂温克语的元音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长短元音的区别之一。

四 容易被混淆的元音之区别特征

鄂温克语里确实有一些区别起来比较困难的元音音素，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混为一谈。其实这些短元音或长元音，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和音

位结构特征。与此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比如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等方面存在的异同现象等，在上面已经具体分析过，在这里就不重复阐述了。下面，具体举出那些容易被混淆的长元音和短元音实例，以此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区别词义之功能和作用。

鄂温克语元音系统里易混淆的元音有如下几组：

★ /i/ 、/ii/ ≠ /e/、/ee/

★ /e/、/ee/ ≠ /ə/、/əə/

★ /ə/、/əə/ ≠ /ɵ/、/ɵɵ/

★ /ɵ/、/ɵɵ/ ≠ /o/、/oo/

★ /o/、/oo/ ≠ /u/、/uu/

★ /u/、/uu/ ≠ /ʉ/、/ʉʉ/

★ /ʉ/、/ʉʉ/ ≠ /ɵ/、/ɵɵ/

★ /a/≠/i/≠/e/≠/ə/≠/o/≠/u/≠/ɵ/≠/ʉ/ 或 /aa/≠/ii/≠/ee/≠/əə/≠/oo/≠/uu/≠/ɵɵ/≠/ʉʉ/

鄂温克语元音系统里出现的这些长元音或短元音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容易被混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其他民族同胞或者对于外国人来讲，某些元音的区别性能确实比较复杂。但是，对于那些熟悉母语的鄂温克人来讲，这些元音无论在具体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还是在语言交流中的具体使用方面，均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区别特征。如果混用了，就会在语义表达以及语言交流中带来不便。请看以下的实例说明。

（一）/i/、/ii/ 同 /e/、/ee/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ʃi“你” ⇔ ʃe“茶”

ani“谁” ⇔ ane“年”

aʃi “利益” ⇔ aʃe“妻子”

pilteraŋ“溢出来” ⇔ pelteraŋ“发胖”

diis“根” ⇔ dees“盘子”

ʃiirsə“炕席子” ⇔ ʃeersə “羊毛虫”

（二）/e/、/ee/ 同 /ə/、/əə/ 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əle“浮夸” ⇔ ələ “这里”

pel “一片” ⇔ pəl “力气”

gee “城市” ⇔ gəə “哎哟”

ʤee“间隙” ⇔ ʤəə“可以”

（三）/o/、/oo/ 同 /ɵ/、/ɵɵ/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homo“马粪蛋” ⇔ hɵmɵ“尺寸”

sol “名誉” ⇔ sɵl “空间”

hokko“全部” ⇔ hɵkkɵ“粗大的拉绳”
too “数字” ⇔ tɵɵ“尺”
booso“包子” ⇔ bɵɵsɵ“布”～boos⇔bɵɵs
boon“冰雹” ⇔ bɵɵn“一团”

（四）**/u/、/uu/** 同 **/ʉ/、/ʉʉ/**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bul “车辕” ⇔ bʉl “差一点”
suŋku“塔头草” ⇔ sʉŋkʉ“虎口”
hu“小酒壶” ⇔ hʉ“利息”
huugiŋ“木削子” ⇔ hʉʉgiŋ“大风”
suutʃtʃi“强势” ⇔ sʉʉtʃtʃi“血水”

（五）**/ə/、/əə/** 同 **/ɵ/、/ɵɵ/**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əŋgə“酸奶汁” ⇔ ɵŋgɵ“颜色”
əb “窍门” ⇔ ɵb“财产”
səl “铁” ⇔ sɵl“空间”
bəən“鲟鱼” ⇔ bɵɵn“一团”
həəggə“浮气” ⇔ hɵɵggɵ“桥”

（六）**/o/、/oo/** 同 **/u/、/uu/**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sol“名誉” ⇔ sul“松的”
ole“竞争力” ⇔ ule“白脖子乌鸦”
homo“马粪蛋” ⇔ humu “洼地”
oor“水蒸气” ⇔ uur“乳油”
ootʃtʃi“和” ⇔ uutʃtʃi“整只羊肉”、“全羊肉”

（七）**/ʉ/、/ʉʉ/** 同 **/ɵ/、/ɵɵ/**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bʉl “差一点” ⇔ bɵl“姨表”
hʉkkʉ-“炒” ⇔ hɵkkɵ-“用长绳绊马”
ʉnəʃi“昂贵的” ⇔ ɵnəʃi “那家伙”
tʉʉggʉ“狼” ⇔ tɵɵggɵ “拃法”
sʉʉŋ“长毛羊皮长袍” ⇔ sɵɵŋ“哑嗓子”

（八）**/a/、/i/、/e/、/ə/、/o/、/u/、/ɵ/、/ʉ/** 同 **/aa/、/ii/、/ee/、/əə/、/oo//uu/、/ɵɵ/、/ʉʉ/**在语义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特征

/a/ ⇔/aa/：ha“羊前腿” ⇔ bal “蜂蜜” ⇔ taar“表兄弟”
/i/ ⇔/ii/：hi“气体” ⇔ bil “蝮蛇” ⇔ tiir“抢的”
/e/ ⇔/ee/：he“喂” ⇔ bel “压扁” ⇔ teer“可怕的”
/ə/ ⇔/əə/： hə“度” ⇔ bəl “吉祥” ⇔ təər “妨碍”
/o/ ⇔/oo/：ho“都” ⇔ bol “秋天” ⇔ toor“那么”

/u/⇔/uu/：hu“壶”　⇔　bul　“车辕”　⇔　tuur“小乌鸦”

/ɵ/⇔/ɵɵ/：hɵ“锅底黑”　⇔　bɵl　“姨表”　⇔　tɵɵr“迷惑”

/ʉ/⇔/ʉʉ/：hʉ“利息”　⇔　bʉl　“差一点”⇔　tʉʉr“线头”、“结果”

从以上列举的长元音和短元音的词义区别实例，以及容易被混淆的元音间存在的区别词义的实例，还有八个长元音和八个短元音在同等语音环境下表现出的严格的区别词义功能等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鄂温克语元音结构系统的严格性和复杂性。所以，在接触鄂温克语时，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其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要客观实在地分清其中存在的严密的语义区别现象和特征。

五　辅音系统及其分析

鄂温克语里有/b/[b]、/p/[b ‘]、/m/[m]、/w/[w]、/s/[s]、/d/[t]、/t/[t ‘]、/n/[n]、/l/[l]、/r/[r]、/ʤ/[ʧ]、/ʧ/[ʧ ‘]、/ʃ/[ʃ]、/j/[j]、/g/[k]、/k/[k ‘]、/h/[x ‘]、/ŋ/[ŋ]十八个辅音。根据辅音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不同，可以进行如下四个方面的分析和阐述。

（一）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辅音可分为如下七种

★　双 唇 音：/p/、/b/、/m/、/w/

★　舌尖前音：/s/

★　舌尖中音：/t/、/d/、/n/、/l/、/r/

★　舌 叶 音：/ʧ/、/ʤ/、/ʃ/

★　舌面中音：/j/

★　舌面后音：/k/、/g/、/ŋ/

★　小 舌 音：/h/

（二）根据发音方法的不同，辅音可以分为如下六种

★　塞　音：/p/、/b/、/t/、/d/、/k/、/g/

★　塞擦音：/ʧ/、/ʤ/

★　擦　音：/w/、/s/、/ʃ/、/j/、/h/

★　鼻　音：/m/、/n/、/ŋ/

★　边　音：/l/

★　颤　音：/r/

（三）根据一些发音部位完全一致而发音方法方面是否存在送气现象之区别性特征，可以将它们分为如下两种

★　送 气 音：/p/、/t/、/ʧ/、/k/

★　不送气音：/b/、/d/、/ʤ/、/g/

（四）根据辅音发音时声带震动的强弱，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 清音：/b/、/p/、/s/、/t/、/d/、/ʧ/、/ʤ/、/ʃ/、/k/、/g/、/h/

★ 浊音：/m/、/n/、/ŋ/、/l/、/r/、/w/、/j/

（五）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阐述，对于鄂温克语每个辅音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进行归纳整合的话，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 /b/[b] ➪ 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 /p/[b] ➪ 双唇送气清塞音

★ /m/[m] ➪ 双唇浊鼻音

★ /w/[w] ➪ 双唇浊擦音

★ /s/[s] ➪ 舌尖前清擦音

★ /d /[t] ➪ 舌尖中不送气清擦音

★ /t/[tʻ] ➪ 舌尖中送气清擦音

★ /n/[n] ➪ 舌尖中浊鼻音

★ /r/[r] ➪ 舌尖中浊颤音

★ / l /[l] ➪ 舌尖中浊边音

★ /ʤ/[ʧ] ➪ 舌叶不送气清塞擦音

★ /ʧ/[ʧʻ] ➪ 舌叶不送气清塞擦音

★ /ʃ /[ʃ] ➪ 舌叶清擦音

★ /j /[j] ➪ 舌尖中送气清擦音

★ /g/[k] ➪ 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

★ /k/[kʻ] ➪ 舌面后送气清塞音

★ /ŋ/[ŋ] ➪ 舌面后浊鼻音

★ /h/[h] ➪ 小舌清擦音

（六）辅音在词内使用情况及其实例

鄂温克语里出现的 /b/、/p/、/m/、/w/、/s/、/d/、/t/、/n/、/l/、/r/、/ʤ/、/ʧ/、/ʃ/、/ j /、/g/、/k/、/h/、/ŋ/18 个辅音，在词首、词中、词尾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例如，有的辅音在词的任何部位都可以使用；有的辅音在词首不出现，只使用于词中或词尾；也有的辅音在词尾不出现，只使用于词首或词中。请看表 3 中的列举说明：

表 3　　辅音在词内使用情况表

辅音		词首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尾使用	词义
1	b	bog	地	tatibuŋ	习惯	aba	父亲	dolob	夜晚
2	p	pə	男生殖器	ʉpʉrʉ	褶子	ʉpʉldirəŋ	骚动		

续表

辅音		词首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中使用	词义	词尾使用	词义
3	m	moo	树木	əmərəŋ	来	ʤəmʉnəŋ	饿	niham	脖子
4	w	wakkiraraŋ	喊叫	əwərəŋ	下来	owoloroŋ	堆起	həw	模型
5	s	saŋaŋ	烟	bosotto	肾	əshəŋ	叔叔	ʤas	柴火
6	d	dadda	摇篮	ədiŋ	风	gadaŋ	要	pad	彻底
7	t	tatiraŋ	学习	gətərəŋ	清醒	itəəŋ	两岁牛	sʉt	都
8	n	naalla	手	iʃinərəŋ	去看	tiinəŋ	抢	nadan	七
9	r			əri	这	əmʉrəttə	一起	ʤʉʉr	二
10	l	lata	矮的	eləəhə	假的	daliraŋ	遮挡	ʉrʉl	孩子
11	ʤ	ʤoonoŋ	想	ʃiʤiŋ	细绳	amaʤi	湖	unaaʤ	姑娘
12	ʧ	ʧoŋʧiroŋ	小跑	aʧa	行李	boltʃitta	小腿	aaraʧ	奶酪
13	ʃ	ʃiiŋkiraŋ	咳嗽	əʃi	现在	timaaʃiŋ	明天	əʃ	把儿
14	j	jəgiŋ	九	aja	好的	hʉjʉhəŋ	小鸟	bəj	人
15	g	gʉʉŋ	玻璃	ʃigʉŋ	太阳	ʉgiireŋ	玩	əddʉg	大
16	k			nowalakana	四岁公鹿	pəkəti	花毛公鹿	ʤottok	凹地
17	ŋ			tiŋaŋ	去年	soŋoroŋ	哭	taŋiraŋ	数数
18	h	həŋgər	胸腔	hahara	鸡	nəhʉŋ	弟弟	boh	种牛

从上述表格例词可以了解到，鄂温克语的辅音系统中像 /b/、/m/、/w/、/s/、/d/、/t/、/n/、/l/、/ʤ/、/ʧ/、/ʃ/、/ j /、/g/、/h/ 14 个辅音使用于词首、词中、词尾等词的任何部位；而 /r/、/k/、/ŋ/ 3 个辅音主要使用于词中和词尾，词首一般不出现；辅音/p/也主要使用于词中或词首，词尾基本上不出现。另外，在鄂温克语里，使用率最高的辅音有 /b/、/d/、/t/、/n/、/l/、/s/、/g/、/h/、/ŋ/ 等；其次是辅音 /m/、/r/、/ʤ/ 的使用率；在使用率方面排行第三位的是辅音 /w/、/ʧ/、/ʃ/、/j/；相比之下，辅音 /k/ 和 /p/ 的使用率比较低。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辅音 /r/ 和 /k/ 虽然在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的词首不出现，但伴随外来语的不断增多，出现了在个别借词词首使用这两个辅音的现象。例如，kaapen“卡片”、kəndəʤi“肯德基”、rənmimbi“人民币”、rantʃi“燃气”等。尽管如此，辅音 /r/ 或 /k/ 在借词词首被使用的实例非常有限。此外，鄂温克语里因为没有辅音/f/[f]，所以借词中出现的/f/音均发为/p /音。

六 辅音音变分析及其特殊使用现象的说明

★ 辅音/p/、/b/位于长元音/ee/前时，往往要出现腭化现象。例如，beega[bjeegʏ]“月”、peelaraŋ[pjeelʌrɤ̃ŋ]“瞎聊”等。

★ 辅音/w/使用于元音/i/、/ii/或/e/、/ee/等前面时，嘴角向左右拉开，两唇间的缝隙变成狭小的扁圆形。例如，wilərəŋ“分解”、weeda“哎呀”等。

★ 辅音/l/出现于音节末或词尾元音/ə/、/əə/～/ɵ/、/ɵɵ/～/ʉ/、/ʉʉ/等后面时，要产生[ɬ]音变。例如，ʉrʉl[ʉrʉɬ]“孩子”、bəldiir[bəɬdiir]“脚”、bɵl[bɵɬ]“姨表”。

★ 辅音/g/、/b/、/p/使用于元音/u/或/ʉ/前面时，要产生/w/音变。例如，sʉgʉrlərəŋ [sʉwʉrlərɤ̃ŋ]“削尖角”、doogu [doowu]“里头”、babularaŋ[bawulʌrɤ̃ŋ]“挥拳打人”、paapuŋ [paawũŋ]“礼节”、baldibuŋ[baldiwũŋ]“出生”等。

★ 辅音/ŋ/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词尾。

★ 辅音音素/s/在鄂温克语基本词汇词尾出现得较少，但在借词词尾有一定使用率。例如，niis“泥子”、dees“碟子”、dəŋpos“灯泡”等。

★ 辅音音素/ʤ/、/ʧ/、/k/、/g/等在辅音/ŋ/、/n/、/l/、/d/、/t/等辅音后面直接使用的实例有很多。例如，daŋʤi“扁担”、ʤiŋʤiraŋ“说”、dalʤi“关系”、awaŋki“抹布”、baaŋki“银行”、mʉʉlkʉ“桦皮水桶”、ətki“寒冷”、boŋgoŋ“大的”、ʉʉlge“裤腿儿”、haltʃir“光秃的”、hotgor“凹的”、gʉdgʉr“凸的”等。

七 复合辅音系统及其结构特征

鄂温克语里除了上面讨论的18个辅音之外，还有 /nt/、/nd/、/rt/、/rd/、/lt/、/ld/、/ŋʤ/、/ŋʧ/、/ŋk/、/ŋg/、/jk/、/jg/ 12个复辅音。不过，复辅音在鄂温克语里的使用率并不太高，使用面也有一定局限性，基本上在词首或词尾不出现，只使用于词中。例如：

★	/nt/ ➪	ʤʉntrəŋ	“变傻”	sant “袖口”
★	/nd/ ➪	gəndrəŋ	“上当”	hand “麦皮”
★	/rt/ ➪	hiirt	“瞬间”	sərt “灵敏的”
★	/rd/ ➪	ʤird	“吓一跳”	bʉrddʉ “山坡”
★	/lt/ ➪	eelt	“炭”	ʤʉlt “劣马老鹿”
★	/ld/ ➪	əldrəŋ	“虐待”	ild “癣”
★	/ŋʧ/ ➪	ʃeŋʧʧi	“馅子”	maŋʧ “破冰工具”

★ /ŋʤ/ ➪　jaŋʤ “样子”　　maŋʤ “满族”
★ /ŋg/ ➪　ooŋg “入神”　　dʉŋgrəŋ “坚持”
★ /ŋk/ ➪　baaŋk “铁片桶”　　səŋk “凸凹地面”
★ /jk/ ➪　pʉjk “马莲草销子”　　bojkkoŋ “曲棍球”
★ /jg/ ➪　həjggə “拧刀”　　bojg “愚蠢的”

鄂温克语里出现的这些复辅音，在结合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一定内在规律。例如：

★ 复辅音 /ŋk/、/ŋg/是由舌面后音组合而成。

★ 复辅音/ŋʤ/、/ŋʧ/的组合形式虽然看似不协调，但在实际发音中由于相互影响而辅音/ŋ/会音变为舌面前鼻音/ɲ/，同时辅音/ʤ/和/ʧ/也会产生舌面前塞擦音/ʥ/和/ʨ/音变。其结果，复辅音/ŋʤ/、/ŋʧ/在实际语音环境中就会音变成/ɲʥ/、/ɲʨ/这两个复辅音。

★ 复辅音/nt/、/nd/、/lt/、/ld/、/rt/、/rd/都是由舌尖中音组合而成。而且，这套复辅音在鄂温克语复辅音系统中使用率最高。

★ 复辅音/jk/、/jg/在组合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实际发音中由于辅音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其中的辅音/k/或/g/受到前置辅音/j/的强有力的影响而变为舌面中辅音/c/或/ɟ/。其结果，复辅音/jk/、/jg/在实际发音中就变成了/jc/、/ɟɟ/这两个复辅音。

八　辅音重叠现象及其分析

辅音重叠现象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中的一大显著特征，而且每一个辅音都可以用重叠形式使用，有人将重叠出现的辅音简称为“叠辅音”。我们所说的重叠辅音，顾名思义就是指某一个辅音音素在词中连续出现两次的现象。请看以下具体例子：

1）　/bb/　➪　dəbbə “枕头”　　dabberaŋ “撇嘴”
2）　/pp/　➪　sappa “筷子”　　happis “胎盘”
3）　/mm/　➪　amma “嘴”　　immə “针”
4）　/dd/　➪　əddə “早晨”　　addaraŋ “高兴”
5）　/tt/　➪　iittə “牙齿”　　boltʃitta “肌肉”
6）　/nn/　➪　nannaʃiraŋ “嚼”　　nonno “咒语”
7）　/ll/　➪　naalla “手”　　ələllərəŋ “讥笑”
8）　/rr/　➪　mʉhərrəŋ “放屁”　　nərrəŋ “酿酒”
9）　/ss/　➪　maŋgussal “恶魔们”　　əssəl “这些”
10）　/gg/　➪　əggigʉ “下方”　　oggiroŋ “回头”
11）　/kk/　➪　dakke “近的”　　mokkiroŋ “拧”

12） /ŋŋ/ ➪ əŋŋə “宽的” toŋŋe “五十”
13） /hh/ ➪ ʃihhəg “丝” əhhəg “娇气的”
14） /ʤʤ/ ➪ dəʤʤə “褥子” boroʤʤiŋ “朴实的”
15） /ʧʧ/ ➪ ʃiʧʧiraŋ “使劲塞” laʧʧi “树叶”
16） /ʃʃ/ ➪ əʃʃi “有把柄的” iʃʃi “哎唷”
17） /jj / ➪ tajja “那个” əjjə “这个”
18） /ww/ ➪ sədəwwʉ “把题目”

在重叠辅音 /bb/、/pp/、/mm/、/dd/、/tt/、/nn/、/ll/、/rr/、/ss/、/gg/、/kk/、/hh/、/ŋŋ/、/ʤʤ/、/ʧʧ/、/ʃʃ/、/ jj/、/ww/ 中，送气性质的重叠辅音 /pp/、/tt/、/kk/、/ʧʧ/的出现率最高。同时，与这些送气辅音相配套的不送气重叠辅音 /bb/、/dd/、/gg/、/ʤʤ/ 等也同样有较高的使用率。再说，重叠辅音 /mm/、/nn/、/ŋŋ/、/ll/ 也有一定出现率。不过，像重叠辅音/rr/、/ss/、/ʃʃ/、/ww/、/ʃʃ/、/hh/等的出现率比较低。其中，重叠辅音/rr/、/ss/、/ʃʃ/、/ww/ 多数属于由辅音 /r/、/s/、/ʃ/、/w/结尾的词后面，接缀以辅音 /r/、/s/、/ʃ/、/w/ 开头的词缀而构成的产物。例如，**mʉhərrəŋ**“放屁”中见到的重叠辅音/rr/就是在动词词干 **mʉhər-**“放屁”后面，接缀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rəŋ/时形成的语音现象。还如，**maŋgussal** “恶魔们”的重叠辅音/ss/是在名词 **maŋgus**“恶魔”后面接缀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sal/时出现的语音形式。与此相关，**əʃʃi**“有把柄的”和 **sədəwwʉ**“把题目”两词中看到的/ʃʃ/和/ww/，也是在名词**əʃ**“把柄”和 **sədəw**“题目”后面，接缀有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i/和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ʉ/之时形成的重叠辅音。

除了上面例词里见到的重叠辅音现象之外，鄂温克语的有些词内叠辅音现象还可以出现两次，甚至会出现三次。例如，**dəggəəggə**“展示形式”、**ikkiggi**“革新”、**aʧʧagga**“借用手段”、**səttəggə**“褥垫子”、**bottaddi**“凉的”、**təggəʧʧi**“衣物”、**attaddigga**“黑暗法”等。不过，比较而言，一个词里出现两次重叠辅音的现象，比出现三次重叠辅音的实例要多得多。

另外，鄂温克语里出现的重叠辅音，多数来源于原来的两个不同辅音音素。也就是说，词中连续出现的两个不同辅音音素，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相互影响和作用，其中的强势音素同化了弱势音素，结果这些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音素的辅音却演化为完全相同的产物，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重叠辅音。例如：

★ /bb/ ∠ /rb/ ： dəbbə ∠ dərbə “枕头”
★ /pp/ ∠ /rp/ ： sappa ∠ sarpa “筷子”
★ /dd/ ∠ /rd/ ： əddə ∠ ərdə “早晨”

★ /tt/ ∠ /rt/ : səttə ∠ sərtə“灵敏的”
★ /gg/ ∠ /rg/ : əggigʉ ∠ ərgigʉ“下方”
★ /kk/ ∠ /rk/ : lakkiraŋ ∠ larkiraŋ“摔”
★ /hh/ ∠ /rh/ : ʃihhəg ∠ ʃirhəg “丝”
★ /ʤʤ/ ∠ /rʤ/ : dəʤʤə ∠ dərʤə “褥子”
★ /ʧʧ/ ∠ /rʧ/ : sʉʧʧi ∠ sʉrʧi “威严的”
★ /dd/ ∠ /gd/ : addaraŋ ∠ agdaraŋ“高兴”
★ /tt/ ∠ /gt/ : ajitte ∠ ajigte“古代”
★ /nn/ ∠ /mn/ : nonnoʃiroŋ ∠ nomnoʃiroŋ“发牢骚”
★ /ll/ ∠ /gl/ : naalla ∠ naagla“手”
★ /ʤʤ/ ∠ /gʤ/ : dəʤʤiŋ ∠ dəgʤiŋ“爱兴奋的”
★ /ʧʧ/ ∠ /gʧ/ : aʧʧathi ∠ agʧathi“相反的”
★ /mm/ ∠ /ŋm/ : amma ∠ aŋma“嘴”
★ /tt/ ∠ /bt/ : hattagga ∠ habtarga“烟斗”
★ /kk/ ∠ /bk/ : əkkərəŋ ∠ əbkərəŋ“包”
★ /ʧʧ/ ∠ /bʧ/ : laʧʧi ∠ labʧi“树叶”

可以看出，上例中的重叠辅音都是由于逆同化而出现的产物。也就是说，后面的强势辅音，同化了前面的弱势辅音。与此相反，鄂温克语里也有前面的强势辅音，同化后面的弱势辅音的现象。例如：

★ /ŋŋ/ ∠ /ŋg/ : səŋgə ∠ səŋŋə “清爽的”

总之，重叠辅音里由于逆同化而出现的实例比较多，而由于顺同化而形成的重叠辅音现象比较少。而且，辅音/r/、/g/、/b/位于辅音/b/、/p/、/d/、/t/、/g/、/k/、/ʤ/、/ʧ/、/h/等的前面时，一般都要产生逆同化现象。

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重叠辅音虽然在发音时会出现较长时间的阻碍气流的现象，但不能把它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长辅音。因为，我们划分音节时，所有的重叠辅音都被从中间分开，分别属于前后两个不同的音节。例如，attaddigga“黑暗法”一词的音节划分形式就是 at-tad-dig-ga。其中的重叠辅音/tt/、/dd/、/gg/ 均被以 t-t、d-d、g-g 的形式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音节。

还有，鄂温克语的重叠辅音/bb/、/pp/、/mm/、/dd/、/tt/、/nn/、/rr/、/ss/、/gg/、/kk/、/ŋŋ/、/hh/、/ʤʤ/、/ʧʧ/、/ʃʃ/、/jj/、/ww/等不能发音为单辅音/b/、/p/、/m/、/d/、/t/、/n/、/r/、/s/、/g/、/k/、/ŋ/、/h/、/ʤ/、/ʧ/、/ʃ/、/j/、/w/ 等。这样就会出现语义上的错误或混乱。例如：

★ /bb/ ⇔ /b/ : dəbbə“枕头” ⇔ dəbə “山包”
★ /mm/ ⇔ /m/ : ammanaŋ“咬” ⇔ amanaŋ“拉屎”

★ /nn/ ⇔ /n/ : nonno“咒语” ⇔ nono“哥哥”、“男孩”
★ /dd/ ⇔ /d/ : addaraŋ“高兴” ⇔ adaraŋ “扎刺”
★ /rr/ ⇔ /r/ : mʉhərrəŋ“放屁” ⇔ mʉhərəŋ“消亡”
★ /ss/ ⇔ /s/ : əssəl“这些” ⇔ əsəl“差一点”
★ /hh/ ⇔ /h/ : əhhəg“娇惯的” ⇔ əhəg“非常”
★ /ʧʧ/ ⇔ /ʧ/ : daatʃʧi“承担” ⇔ daatʃi“过去”
★ /ʃʃ/ ⇔ /ʃ/ : əʃʃi“有把柄的” ⇔ əʃi“现在”
★ /gg/ ⇔ /g/ : gagga“手镯” ⇔ gaga“兄长”

但是，伴随鄂温克语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作为极其特殊的现象，一些没有对立性词义干扰的重叠辅音，在年轻人的口语里也有发音为单辅音的实例。例如，**aalla**“何时”发音为 **aala**，词中的重叠辅音/ll/发音为/l/。尽管如此，由于没有与此相对存在的由单辅音/l/构成的 **aala** 一词，所以 **aalla** “何时”无论发音为 **aalla** 还是发音为 **aala** 在词义上都不造成麻烦或混乱。但是，像这种将重叠辅音发为单辅音的实例不太多。

九 元音和谐规律及其分析

鄂温克语里有着固定形成的十分严格的元音和谐规律，这是该语言语音系统中不可忽视的主要方面和组成内容，并在词汇构成以及语言交流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规律，不仅在词干部分存在，而且在词干后面接缀的若干个词缀系统里也同样存在。也就是说，词根或词干里出现的元音和谐现象可以一直延伸到在其后面接缀的一系列词缀的语音结构里。根据元音和谐规律，鄂温克语的元音被分为阳性元音、阴性元音、中性元音三种类型。例如：

阳性元音：/a/、/aa/、/oo/、/u/、/uu/

阴性元音：/ə/、/əə/、/ɵ/、/ɵɵ/、/ʉ/、/ʉʉ/

中性元音：/i/、/ii/、/e/、/ee/

（一）阳性元音的和谐现象

鄂温克语的阳性元音/a/、/aa/、/o/、/oo/、/u/、/uu/一般和阳性元音之间产生和谐关系，同时也可以跟中性元音/i/、/ii/、/e/、/ee/ 产生和谐关系，但不能和阴性元音和谐共处于某一个具体词的语音结构系统之中。例如：

amaggu“以后” ʤahoŋ“八” goggattalawuraŋ“被长胡子”
usunoŋ“累” saawuraŋ“被发现” oogoŋdowuroŋ“被锯”

除了以上看到的阳性元音之间产生和谐关系的例词之外，也有不少阳性元音和中性元音间产生和谐关系的实例。比如 ahiŋ“哥哥”、meeganʃi“有胆量的”、soleʃiraŋ“发疯”、iisaldawuraŋ“被看见”、tewewuha(ŋ)naŋ“使被捡”等。

（二）阴性元音的和谐现象

鄂温克语的阴性元音/ə/、/əə/、/ɵ/、/ɵɵ/、/ʉ/、/ʉʉ/一般和阴性元音之间产生和谐关系，同时也可以跟中性元音/i/、/ii/、/e/、/ee/ 共同出现于一个词中，但不能和阳性元音产生和谐关系。例如：

sʉʉŋkʉdərəŋ“使用篦子”　ʉkkəhəŋ“男孩”　hɵɵrəwʉrəŋ“兴奋”

ətəwʉrəŋ“被打败”　sʉgʉrləhəŋkə(ŋ)nəŋ“使弄出尖端”

另外，阴性元音除了同阴性元音之间发生和谐关系之外，还可以跟中性元音产生和谐关系，从而共同构成某一具体词。例如，ʃilisʉŋdərəŋ“吐痰”、həwʃeldiwʉrəŋ“被商榷”、iiwʉhəŋkənəŋ“允许进来”、əʃitteduwi“现阶段”等。

（三）中性元音的和谐现象

中性元音/i/、/ii/、/e/、/ee/间产生和谐关系的实例有：

ʤeleʃi“狡猾的”　neeŋʧi“鼻子”　iildihe“肥胖的”

digihe“第四位”　ʃeweldir“拥挤的”　ʃeenʧiŋ“爱管闲事者”

在鄂温克语的基本词汇里，中性元音跟中性元音间产生和谐关系而构成的词并不太多。中性元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像在分析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的使用情况时所谈到的那样，主要跟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产生和谐关系。

（四）单个元音音位的和谐现象

实际上，鄂温克语元音系统里，每一个独立的元音音位都可以单独成为最小的元音和谐单位。因为，在鄂温克语里有许多用同一个音位点的短元音和长元音和谐构成的实例。例如，gələəhə(ŋ)nəŋ(gələə-həŋ-nəŋ)“使找”一词，就是由同样处于舌面展唇央中元音/ə/和/əə/和谐构成。其中gələə-“找”是动词词干，/həŋ/是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语法词缀，/nəŋ/是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该词里，无论是词干，还是词干后面的表示两个不同语法意义的词缀，都是以舌面展唇央中元音/ə/、/əə/为核心和谐构成。而且，像这样的实例，在鄂温克语里有不少。以下，举例说明鄂温克语里用单一元音音位和谐构成的词汇系列。

1. 短元音/a/和长元音/aa/和谐构成的实例

saahaŋkanaŋ“使知道”　aawa(ŋ)laha(ŋ)naŋ“让戴帽子”

lattagaŋka“胶水”　nandahaŋkaŋsala“稍微好看一点”

2. 短元音/ə/和长元音/əə/和谐构成的实例

gələəhəŋkənərəŋ“使去找”　əəkkərəŋ“开始”

ələəhə(ŋ)nəŋ “让煮”　əddəsələhəŋkəŋ“稍微早一点”

3. 短元音/i/和长元音/ii/和谐构成的实例

iigitti“蜜蜂”　iŋiiʃi“能说会道的”

ninihi(n)ni “狗的” iʃiggi“看法”

4. 短元音/o/和长元音/oo/和谐构成的实例

oroottosol“许多草” doosoŋloho(ŋ)noŋ“让放盐”

oohoŋko(ŋ)noŋ“让做” gooŋgolsolohoŋkoŋ“稍微美丽一点”

5. 短元音/u/和长元音/uu/和谐构成的实例

suuruldudu “给狗鱼” ukkumul“生拌的”

unuhuŋsul“许多手指” luhuwuŋku“脱皮”

6. 短元音/ɵ/和长元音/ɵɵ/和谐构成的实例

hɵɵsɵlɵhɵ(ŋ)nɵŋ “使起泡” ɵlɵɵhɵdɵrɵŋ“欺骗”

ɵmɵtʃtʃɵsɵl“许多的冰” gɵsɵlɵrɵŋ“拐骗孩子”

7. 短元音/ʉ/和长元音/ʉʉ/和谐构成的实例

gʉʉrʉwʉŋ “理解” ʉʉttʉsʉl“许多虱子”

ʉnʉgʉŋsʉldʉ“给许多乳牛” hʉkkʉwʉŋkʉ“炒饭”

8. 短元音/e/和长元音/ee/和谐构成的实例

tewehe“爱捡破烂的” peleegeŋ“爱吹牛的”

ʃewe“弟子”、“学生” ʤeleʃen“爱动脑子的人”、“狡猾的人”

以上实例中，出现率最高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元音和谐现象；其次是第三种、第四种、第六种类型的元音和谐现象；出现率排行第三位的是第五种和第七种类型的元音和谐现象；相比之下，第八种类型的元音和谐现象的出现率比较低。另外，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现象，在词的第三音节以上的词干部分表现得十分清楚，虽然在词干后面的若干个音节里，或者说在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的若干个词缀内也讲究严格的元音和谐规律，但由于第三音节以下音节的元音在发音上逐渐趋于弱化，所以人们有时难以把握其元音和谐性质的语音结构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第三音节以下音节的元音被弱化，就简单地否定其实际存在的元音和谐规律。不论怎么说，在鄂温克语里，元音和谐是一套十分完美而严格的语音间和谐共存的结构系统。

同时，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鄂温克语里由两个词以黏合形式合为一体的特殊词或借词中，却能见到阳性元音跟阴性元音共同使用的现象。例如，tɵttooroŋ“这样做”一词内，就是阳性元音/o/、/oo/跟阴性元音/ɵ/同时在动词tɵttooroŋ中出现。其实，这是一个由代词 ɵttʉ“这样”和动词 ooroŋ“做”以黏合形式构成的实例。另外，鄂温克语的借词里也有像 bajhɵ“百货”、pɵnlaŋ“芬兰”等，将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同时使用于某一个词内的现象。

十　音节及音节构成特征

鄂温克语词汇中绝大多数属于多音节词，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单音节词，但这些单音节词在句子里出现时，在其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一系列的构词词缀或语法词缀之后，也就自然变成表示不同词汇意义以及不同语法概念的多音节词。鄂温克语的音节以元音为主构成，所以一个词里有几个元音就被分为几个音节。鄂温克语的多音节词，一般都以两个以上的音节组成。根据我们调查资料来分析，除了单音节词以外，鄂温克语的多音节词一般被分类为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五音节词、六音节词、七音节词、八音节词、九音节词、十音节词等。例如：

（一）单音节词

oo“脸霜”　moo“木头”　ur“山”　hiirt“瞬间”　tog“火”　bəj“人”

（二）双音节词

ahiŋ（a-hiŋ）“哥哥”　adde（ad-de）“奶奶”　naalla（naal-la）“手”

budeŋ（bu-deŋ）“死”　boŋgoŋ（boŋ-goŋ）“大的”　lata（la-ta）“矮的”

（三）三音节词

amihaŋ（a-mi-haŋ）“伯伯”　ʤawaraŋ（ʤa-wa-raŋ）“抓”

boŋgoŋhoŋ(boŋ-goŋ-hoŋ）“大一点的”　muduri（mu-du-ri）“龙”

（四）四音节词

tatigabuŋ（ta-ti-ga-buŋ）“教育”　əhilərəŋ（ə-hi-lə-rəŋ）“踏脚”

unugunsul(u-nu-guŋ-sul)“乳牛群”ʤawawuraŋ（ʤa-wa-wu-raŋ）“被抓”

（五）五音节词

boŋgoŋsolohoŋ（boŋ-goŋ-so-lo-hoŋ）“稍微大一点的”

həŋgəgdəhə(ŋ)nəŋ（həŋ-gəg-də-həŋ-nəŋ）“让敲鼓”

unugunsulwu（u-nu-guŋ-sul-wu）“把乳牛群”

（六）六音节词

asaldiwuhanaŋ（a-sal-di-wu-ha-naŋ）“让相互追”

təhərihəŋkə(ŋ)nəŋ（tə-hə-ri-həŋ-kəŋ-nəŋ）“让遛弯儿”

unugunsulʤini（u-nu-guŋ-sul-ʤi-ni）“用她们的乳牛群”

（七）七音节词

gudʒəmuddihəŋsələ（gu-ʤə-mud-di-həŋ-sə-lə）“稍微可爱一点的”

uduruldihoŋko(ŋ)noŋ（u-du-rul-di-hoŋ-koŋ-noŋ）“让吵架”

əmurəttələhənəŋ（ə-mu-rət-tə-lə-hə-nəŋ）“使合一”

（八）八音节词

amiʃihilahaŋka(ŋ)naŋ（a-mi-ʃi-hi-la-haŋ-kaŋ-naŋ）“往后拖延”

nisuhunjdəwuhənjkə(ŋ)nənj(ni-su-hunj-də-wu-hənj-kənj-nənj) “使其变小”在七音节词或八音节词的后面，再接缀人称形态变化语法词尾或格形态变化语法的话，这些七音节词和八音节词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九音节词或十音节词。例如：

（九）九音节词

əmurəttələhənjkənjtʃəmunj (ə-mu-rət-tə-lə-hənj-kənj-tʃə-munj) “我们让合并为一的”

gudʒəmuddihənjsələwuwə(gu-dʒə-mud-di-hənj-sə-lə-wu-wə) “把稍微可爱一点的”

（十）十音节词

gudʒəmuddisələhənjkənjtʃəmunj(gu-dʒə-mud-di-sə-lə-hənj-kənj-tʃə-munj) “我们让她变得稍微可爱一点了”

nisuhunjsələwuhənjkənjtʃəsunj(ni-su-hunj-sə-lə-wu-hənj- kənj-tʃə-sunj)“让你们弄得稍微小一点了”

如前所述，鄂温克语的基本词汇里绝大多数是多音节词，其中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四音节词。然而，四音节以上音节的多音节词，一般都属于在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各种构词词缀或语法词缀后产生的词例。

另外，我们完全可以把从单音节词到十音节词中出现的不同音节结构归纳为以下六种类型（V 表示元音、C 表示辅音）。例如：

第一种类型 ➪ V ➪ oo“脸霜”　　ə-hiŋ（əhiŋ）“姐姐”

第二种类型 ➪ VC ➪ ur“山”　　uk-kəhənj（ukkəhənj）“男孩”

第三种类型 ➪ VCC ➪ ald“庹”　　ənd-rənj（əndrənj）“上当”

第四种类型 ➪ CV ➪ dʒuu“房子”　　ha-ha-ra（hahara）“鸡”

第五种类型 ➪ CVC ➪ bəj“人”　　taŋ-gur-sal（taŋgursal）“许多碗”

第六种类型 ➪ CVCC ➪ hiirt“瞬间”　　dʒunt-rənj（dʒuntrənj）“发傻”

鄂温克语的以上六种类型的音节结构里，使用率最高的是第一种、第二种、第四种、第五种类型的音节结构，第三种和第六种类型的使用率比较低。

此外，还可以根据音节自然分离的实际情况，将鄂温克语的音节分离原理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　对由元音开头而属于 VCV、VCVC、VCVCC 语音结构类型的词类进行音节划分时，第一音节的划分线必须从词首元音后面划定。例如，ada➪a-da“姐姐”、 ədiŋ➪ə-diŋ“风”、oŋart➪o-ŋart“花絮”。

★　对由辅音开头而属于 CVCV、CVCVCV、CVCVCVCVCV 语音结

构类型的词类进行音节划分时，其音节划分线必须从元音后面划定。例如，həhə➪hə-hə“猫”、solahi➪so-la-hi“狐狸”、ha-ha-ra-wa-ni➪haharawani“把他的鸡”等。

★　对由元音或辅音开头而属于 VCCVCCVCCV、CVCCVCCVCCVC 等语音结构类型的词类进行音节划分时，其音节划分线必须从两个连续出现的辅音(CC)中间划定(C - C)。例如，dʉttʉldiʧʧi➪ dʉt-tʉl-diʧ-ʧi“打完架”、attaddi➪ at-tad-di“暗黑的”、boŋgoŋhoŋ➪　boŋ-goŋ-hoŋ“略微大的”等。

★　对由元音或辅音开头而属于 VCCCV、CVCCCVC 等语音结构类型的词类进行音节划分时，其音节划分线必须从连续出现的三个辅音(CCC)的第二个辅音后面划定(CC-C)，从而音节划分线前面的两个辅音归属于前一个音节，音节划分线后面的一个辅音则属于后一个音节。例如，hiirttil ➪ hiirt-til“瞬间”、ʤʉntrəŋ ➪ʤʉnt-rəŋ“变傻”等。

十一　重音

鄂温克语的词都有重音，而且一般都落在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上。因此，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往往要重读，其音亮比其他音节的元音要清楚和鲜明。与此相反，第二音节以下音节的诸元音要逐渐变弱。例如，aˈmiŋ“父亲”、ʉˈnʉgʉŋ“乳牛”、pəˈsəglərəŋ“踢”、saaˈʤiraŋ“知道”、təˈggəʧʧisəl“许多衣服”。

在以上实例中，出现于词的第一音节右上角标有符号“ˈ”的元音均属于被重读的音素，也就是该词重音的落脚点。然而，词的第二音节元音是长元音的话，该词的重音要移到词的第二音节。例如，ələəˈrəŋ“煮”、ʤirii ˈlʤirəŋ“鱼游”、oroo ˈttoloroŋ“长草”、ɵwɵɵˈŋ“面包”等。但在词的第一音节和第二音节都出现长元音时，重音要落在词的第一音节的长元音上。例如，uuˈtaahaŋka(ŋ)naŋ“使紧张”。另外，词的第三音节若有长元音，该词的重音仍然落在词的第一音节的短元音等上面，重音不会落到第三音节的长元音上。也就是说，第三音节以下的音节内出现的长元音不被重读。再说，被重读的短元音也不等于长元音，它的音长没有长元音的音长那么长，它的音长只是比其他音节中出现的短元音音长稍微发长一点。

如上所述，重音在第一音节时，该词第二音节以下音节里出现的元音要逐渐被弱音化。然而，重音落在第二音节的长元音上面时，词首音节元音的发音力度比第二音节的发音力度要弱，同时第三音节以下音节的元音也被逐渐弱化。在这里，还有必要交代的是，鄂温克语的重音不具备区别词义的功能。

附录二　鄂温克语词汇特征

鄂温克语的词汇分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后置词、连词、助词、拟声拟态词、语气词、感叹词十二类。其中，表示北方温寒带森林和草原的各种野兽、牲畜的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皮毛颜色、体貌特征、动作行为的词汇，表示北方温寒带森林和草原地区自然景观、自然现象以及山河草木的词汇，表示与传统狩猎、畜牧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等非常丰富。鄂温克语的词汇里还有同义词、同音词、多义词、谐音词、同源词、借词等。

一　名词

名词分为一般名词、方位词、时间词、专用名词等。例如：

（一）一般名词

ʃigʉŋ“太阳”、beega“月亮”、oʃitta“星星”、tog“火”、mʉʉ“水”、tuhal～tohol“土”、ədiŋ“风”、uduŋ“雨”、imanda“雪”、moo“树”、orootto“草”、ʉr“山”、ʤolo“石头”、ətəggəŋ“熊”、orooŋ“驯鹿”、ninihin“狗”、dəgi“鸟”、moriŋ“马”、ʉhʉr“牛”、honiŋ“羊”、gʉrʉŋ“国家”、təggʉ“路”、təggəəŋ“车”、ʤʉʉ“房子”、ʉkkʉ“门”、iihə“锅”、taŋgur“碗”、ʉshəŋ“刀”、bəj“人”、amma“嘴”、naalla“手”、amiŋ“父亲”、ʉt“儿子”、təti“衣服”、ʤəəttə“饭”、ʉldʉ“肉”等。

（二）方位词

ʉgilə“上”、əggilə“下”、ʤʉlilə“前”、amila“后”、doligu“中”等。

（三）时间词

timaaʃiŋ“明天”、tinʉg“昨天”、əʃi“现在”、ane“年”、inig“日”、əriŋ“时”等。

（四）专用名词

əwəŋkə“鄂温克”、soloŋ“索伦”、olguja“敖鲁古雅”、mərgəl“莫日格勒”、samaagir“萨马街”等。

二　代词

鄂温克语代词分有如下几种：

（一）人称代词

bi“我”、ʃi“你”、nugaŋ“他”、bʉ“我们”、sʉ“你们”、talar“他们”等。

（二）指示代词

əri“这”、tari“那”、ələ“这里”、tala“那里”、ədʉ“这儿”、tadu“那儿”等。

（三）疑问代词

iri“哪个”、ilə“哪里”、awu“谁”、ohoŋ“什么”等。

（四）反身代词

məəni“自己”、miti“咱们”等。

（五）泛指代词

hokko“都”、sʉt“全部”等。

（六）不定代词

əmʉŋ　naaŋ……aaʃiŋ“什么也……”等。

三　形容词

分为性质形容词和关系形容词。例如：

（一）性质形容词

（1）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形容词主要有：aja“好的”、əʀʉ“坏的”、nandahaŋ“美丽的”、boʤir“脏的”、əhʉddi“热的”、inigiddi“冷的”、namaddi“暖和的”、bottaddi“凉的”、hata“硬的”、dəjə“软的”、olgohoŋ“干的”、olokkoŋ“湿的”、səggə“聪明的”、daggi“愚蠢的”、ikkiŋ“新的”、irəəttə“旧的”、goʃitta“苦的”、antanʃi“甜的”、əʧʧə“稠的”、ujaŋ“稀的”；（2）表示人或事物形状特征的形容词主要有：nonom“长的”、ʀʀʉŋkʉŋ“短的”、əŋŋə“宽的”、daʧʧi“窄的”、boŋgoŋ“大的”、nisʉhʉŋ“小的”、baraaŋ“多的”、hondo“少的”、baruguŋ“粗的”、narikkuŋ“细的”、diram“厚的”、nəmmi“薄的”、gobboldʒiŋ“三角形的”、dəbbəldʒiŋ“方形的”、ʃiiggəŋ“直的”、moʧʧehu“歪的”、goddo“高的”、nəttə“矮的”、təʧʧi“整齐的”、həltəhʉ“歪斜的”；（3）表示人或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的形容词主要有：tʉggʉŋ“快的”、təədi“慢的”、sampal“利落的”、naŋa“缓慢的”；（4）表示人或事物的颜色特征的主要有：uliriŋ“红的”、ʃeŋariŋ“黄的”、honnoriŋ“黑的”、giltariŋ“白的”、jaariŋ“粉的”、ʧʉʉtʉriŋ“绿的”、

nəərin“雪亮的”、attaddi“暗黑的”、iggaʃi“花花绿绿的”、həhə“蓝的”、husuŋ“紫的”、jatʃiŋ“青的”、soŋoriŋ“灰的”等。

（二）关系形容词

在一些名词或动词词干后面接缀有关形态变化构词词缀派生关系形容词。例如，(1)名词后面接缀/ʃi/而构成的关系形容词 ➪ meegaŋ“心”+-ʃi ➪ meegaŋʃi“勇敢的”、naalla“手”+-ʃi➪ naallaʃi“狡猾的”、doosoŋ“盐”+-ʃi ➪ doosoŋʃi“咸的”；(2)名词或动词词干后面接缀/mahe/、/məhe/、/mohe/、/məhe/等构成的关系形容词 ➪ ʤolo“石头”+-mohe➪ʤolomohe“硬的”、ilatʃtʃi“鼻涕”+-mahe➪ilatʃtʃimahe“黏的”、tihi-“掉”+-məhe➪tihiməhe“不稳的”、əmətʃtʃə“冰”+-məhe➪əmətʃtʃəməhe“冰凉的”；(3)动词词干后面接缀/he/或/haaʃir/、/həəʃir/、/hooʃir/、/həəʃir/等构成的关系形容词 ➪ gəbbələ-“劳动”+-he➪gəbbələhe“勤劳的”、ale-“生气”+-he➪alehe“暴躁的”、saa-“知道”+-haaʃir ➪ saahaaʃir“装明白的”、təgə-“坐”+-həəʃir ➪ təgəhəəʃir“装坐的”；(4)另外，在形质形容词后面接缀/haaʃir/、/həəʃir/、/hooʃir/、/həəʃir/等也能构成关系形容词 ➪ aja“好的”+-haaʃir ➪ ajahaaʃir“讨好的”、ərʉ“坏的”+-həəʃir ➪ ərʉhəəʃir“小看的”、gooŋgol“漂亮的”+-hooʃir ➪ gooŋgolhooʃir“显美的”。

四 数词

鄂温克语数词内部一般分以下八种类型：

1. 基数词 ➪ əmʉŋ“一”、ʤuur“二”、ilaŋ“三”、digiŋ“四”、toŋ“五”、niŋʉŋ“六”、nadan“七”、ʤahoŋ“八”、jəgiŋ“九”、ʤaaŋ“十”、oriŋ“二十”、namaaʤ“百”、meŋgaŋ“千”等。

2. 序数词 ➪ əmʉŋdʉgər“第一”、ʤuurdʉgər“第二”、ilaŋdugar“第三”等。

3. 集合数词 ➪ ila(ŋ)ne“三个一起”、ʤaho(ŋ)ne“八个一起”、ʤaa(ŋ)ne“十个一起”等。

4. 平均数词 ➪ əmʉŋtəl“各一个”、ilaŋtal“各三个”、niŋʉŋtəl“各六个”等。

5. 概数词 ➪ adi“几个”、ʉlʉhʉ“多余”等。

6. 分数词 ➪ howini由分数词howi“分”接词缀/ni/而构成。例如，toŋ howini ilaŋ“五分之三”等。

7. 限定数词 ➪ 在基数词词干后面接缀/haŋ/、/həŋ/、/hoŋ/、/həŋ/一/kaŋ/、/kəŋ/、/koŋ/、/kəŋ/而构成。例如，ʤuurhəŋ“只有两个”、namaaʤhaŋ

“只有百个”、əmʉŋkəŋ“只有一个”、ʤahoŋkaŋ“只有八个”、toŋkoŋ“只有五个”等。

8. 统计数词 ➪ modan“次”、əriŋ“回”等。例如，əmʉŋ modan“一次”、ʤʉʉr əriŋ“两回”等。

五　动词

分为基本动词、副动词、形动词、助动词等。

（一）基本动词

əmə-“来”、nini-“去”、jʉʉ-“出”、 ii-“进”、ʉli-“走”、ʤiŋʤi-“说”、ʤit-“吃”、imo-“喝”、iʃi-“看”、dooldi-“听”、ʤawa-“抓”、ana-“推”、taa-“拉”、monda-“打”、saa-“知道”、ʤoo-“想”、udu-“下雨”、ədi-“刮风”、tihi-“掉”、ili-“站立”、ga-“拿”、bʉʉ-“给”等。

（二）副动词

鄂温克语的副动词是在一些基本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不同词缀构成的产物。以下，展示的是副动词的部分实例。

1. 目的副动词 ➪ ananam“为推而”　gələənəm“为找而”
2. 条件副动词 ➪ saasala“知道后”　jʉʉsələ“出去后”
3. 因果副动词 ➪ ʤiŋʤigeer“因为说而”
4. 紧随副动词 ➪ analaahiŋ“一推就”　əmələəhiŋ“一来就”
5. 立刻副动词 ➪ ʤiŋʤikkil“说了就立刻”
6. 让步副动词 ➪ əməkkikit“来也（行）”
7. 界限副动词 ➪ bahatʃʧohiŋ“找到为止”　jʉʉtʃʧəhiŋ“出去为止”
8. 联合副动词 ➪ təgəm“坐着”　ʤiŋʤim“说着”
9. 并进副动词 ➪ anaddu“推的同时”　əmədduʉ“来的同时”

（三）形动词

鄂温克语的形动词也是在基本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特定词缀而构成。以下，展示的是表示不同时间内涵的形动词。

1. 现在时形动词 ➪ ʉliʤir“现在走着的”、iʃiʤir“现在看着的”
2. 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oor“现在或将来做的”、bʉʉr“现在或将来给的”
3. 过去时形动词 ➪ gasa“要过的”、ninisə“去过的”、aaʃiŋʧa“睡过的”

（四）助动词

鄂温克语助动词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1. 肯定助动词 ➪ biʃiŋ“是”　bikki“是”
2. 否定助动词 ➪ aaʃiŋ“否”　əʃiŋ“不”
3. 判断助动词 ➪ ʃiŋʤə“对”

4. 应许助动词 ➪ oodoŋ“行” “可以”

5. 能愿助动词 ➪ ətərəŋ“能”

六 副词

鄂温克语副词主要分为如下七种类型。例如：

1. 程度副词 ➪ mandi“最” miiŋ“非常”、daŋʧi“特”、gəlgəl“差一点”

2. 时间副词 ➪ hiirt“瞬间” təliŋ“刚刚” maaʃaŋ“立刻”、haaja“偶尔”

3. 行为副词 ➪ sampal“麻利” naŋa“轻轻” gətə“明明白白”、ʤoreeŋ“故意”

4. 范围副词 ➪ əmʉrəttə“一块”“一起” əkkəŋ“这一点”

5. 方位副词 ➪ ʉgiliŋ“从……上头” ʤʉliliŋ“从……前头” amiliŋ“从后头……”

6. 数量副词 ➪ naaŋ“还要” dahi“再” əggiʧʧi“反复”

7. 语气副词 ➪ hariŋ“却” ʤaariŋ“也” law“一定”

七 后置词

鄂温克语主要分为如下九种类型：

1. 时间后置词 ➪ dolindu“在……当儿……” ʤakkadu“在……瞬间……” taŋiikku“每当……都……”

2. 方向后置词 ➪ aʧʧathi“逆向” aaŋiʧʧi“随后” tathahi“朝那儿” ʉʉʃigi“朝这儿”

3. 方式后置词 ➪ ugiŋʤiŋ“按照” əwʉʤiŋ“依照”

4. 目的后置词 ➪ ʤaariŋ“为了……” gʉnəhəŋ“为着……”

5. 原因后置词 ➪ ooʤihiŋ“由于” toodduwi“因此” jəməʃi“因为”

6. 假定后置词 ➪ ʤaariŋ“假如……也……”

7. 比较后置词 ➪ nəgəəŋ“像……一样” bəhəər“真像……一样”

8. 限定后置词 ➪ ʤakka“到……为止” ʤiggiŋ“到……为限”、mohoʧʧohiŋ“到……尽头”

9. 程度后置词 ➪ taŋiŋ“越”、əhəmə“更加” əli“更”

八 连词

鄂温克语里的连词主要分如下九种类型：

1. 联合连词 ➪ ooʧʧi“和” biʧʧi“同”“跟”

2. 条件连词 ➪ tootoŋ“因此”　toodduwi“所以”
3. 选择连词 ➪ əʃikki“或者”　taraaʃiŋ“要么”
4. 转折连词 ➪ hariŋ“可是”　toosohit“虽然……但是……”
5. 假定连词 ➪ həbbə“假如”
6. 让步连词 ➪ oddo“与其……不如……”
7. 促使连词 ➪ bigine“不用说”　əʃiŋ　manar……naaŋ“不但……而且”。
8. 迭进连词 ➪ əli……əli……“越……越……”
9. 模糊连词 ➪ hiirt……hiirt……“一会儿……一会儿……”

九　助词

鄂温克语助词主要出现在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以及有关动词或词组后面，表示泛指、疑问、意愿、强调、判断等语法概念。例如：

1. 泛指助词 ➪ jeel“等”
2. 疑问助词 ➪ ha“呀”、da“啊”
3. 意愿助词 ➪ mahta“也罢”、məʃi“也罢”
4. 强调助词 ➪ huŋ“的确”、lə“只是”
5. 判断助词 ➪ bikki、bikkiwi“是”　ʃi“是”

十　拟声拟态词

主要分为拟声词和拟态词两大类型。例如：

1. 拟声词 ➪ waŋ　waŋ“狗叫声”　tok　tok“敲门声”　gaar　gaar“乱喊乱叫声”

2. 拟态词 ➪ aŋgor　aŋgor“一张一张地（喘气态）”　dohur　dohur“一拐一拐地（走势）”等

十一　语气词

鄂温克语的语气词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例如：

1. 疑问语气词 ➪ gi“吗”
2. 肯定语气词 ➪ ʃiŋʤə“吧”
3. 否定语气词 ➪ əntə“不”“不是”
4. 促使语气词 ➪ la“呗”　lə“呗”
5. 给予语气词 ➪ ma“给”
6. 应许语气词 ➪ gə“行”
7. 招呼语气词 ➪ wəj“喂”

十二 感叹词

感叹词在鄂温克语里被分为以下十二种类型。例如：

1. 允许感叹词 ➪ əŋ “嗯” ooŋ “嗯”
2. 嘱咐感叹词 ➪ aa “呵”
3. 奇怪感叹词 ➪ gəə “呀” pee “咳”
4. 惊疑感叹词 ➪ əbhe “哟” nəŋəre “天啊”
5. 蔑视感叹词 ➪ həŋ “哼” pəj “陪”
6. 惋惜感叹词 ➪ horo “唉”
7. 招呼感叹词 ➪ hʉj “喂” wəj “喂”
8. 烦恼感叹词 ➪ baamu “咳”
9. 哀痛感叹词 ➪ əre “唉哟”
10. 怜悯感叹词 ➪ wee “唉”
11. 赞赏感叹词 ➪ ooji “哎哟”
12. 禁止感叹词 ➪ ʃiik “吁”

十三 同义词

鄂温克语里有一些词义完全相同的同义词。例如：

★ ahiŋ “哥” ⇔ gaga “哥” ⇔ nono “哥”

★ saratʃtʃi “眼镜” ⇔ iisal ~~guuŋ~~ “眼镜”

十四 同音词

鄂温克语里也有个别发音完全相同的同音词。而且，伴随该语言语音缩合现象的不断增多，也就是语音脱落、语音省略现象的不断出现，过去的那些长音节词的音节不断减少。其结果，在鄂温克语里，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的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导致该语言的同音词数量增多。例如：

★ doo “河流” ⇔ doo “羊肠”

★ bog “驯鹿” ⇔ bog “地”

十五 多义词

鄂温克语里有相当数量的多义词，尤其在一般性名词和动词里多义词占有一定比例。例如：

★ giranda ➪（1）骨头、（2）骨气、（3）志向、（4）恒心、（5）硬汉。

★ saratʃtʃi ➪（1）草棚、木棚、（2）帽檐、（3）房檐、（4）房顶、（5）眼镜、（6）望远镜、（7）舵楼子、（8）凉台、（9）雨伞。

★ monda- ➪ （1）打、（2）敲、（3）叩、（4）捶、（5）扔、（6）甩、（7）砸、（8）输入、（9）扎、（10）击、（11）攻击、（12）玩牌、（13）风吹、（14）打雷、（15）跳动、（16）走、（17）赶、（18）乘车、（19）狩猎等。

十六　谐音词

鄂温克语的谐音词往往是以词的重复使用形式出现。鄂温克人把某一具体概念抽象化的时候，或者说把单数概念复数化的时候经常使用谐音词。另外，在鄂温克语里，谐音词常常表现出某种贬义概念。而且，重复使用的后一个词的词首要产生音变现象。其音变规则如下：

1. 由元音开头的词充当谐音词时，被重复使用的后一个词词首加上辅音/m/。例如：ahiŋ“哥”➪ ahiŋ mahiŋ“兄弟”～“兄弟什么的”。

2. 由辅音开头的词充当谐音词时，被重复使用的后一个词词首辅音也要改换成辅音/m/。例如：

hɵɵmɵ“饭”➪ hɵɵmɵ mɵɵm“饭菜”～“饭什么的”

ʤuu“房子”➪ ʤuu muu“房屋”～“房子什么的”

honnoriŋ“黑的”➪ honnoriŋ monnoriŋ ～“黑的什么的”

tari“他”➪ tari mari ～“他什么的”

nadan“七”➪ nadan madan ～“七什么的”，等等。

十七　同源词

鄂温克语和同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诸语言间均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其中，跟同语族语言间出现的同源词数量相当大，而且语音对应现象也比较整齐。与阿尔泰诸语言同源的词虽然也有不少，但在语音对应以及语义结构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找到鄂温克语与同语族语言或同语系语言中共有而语音对应较为清楚的同源词。

（一）鄂温克语与同语族语言的同源词（见表 1）

表 1　　同语族语言同源词表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满　语	赫 哲 语	锡 伯 语	词义
ilaŋ	ilan	ilan	ilan	ilan	三
moo	moo	moo	mo	mo	树
bol	bolo	bolori	bolo	bolori	秋天
ənin	ənin	ənijə	ənin	əniə	母亲
ʤawa-	ʤawa-	ʤafa-	ʤawa-	ʤava-	抓

（二）鄂温克语与同语系语言蒙古语和达斡尔语间共有的同源词（见表2）

表 2　　同语系语言同源词表

鄂温克语	蒙古语	达 斡 尔 语	词　义
ami	ami	ami	生命
agga	arga	arga	办法
boggoŋ	borgasu	borgas	柳树
iittə	ʃidʉ	ʃid	牙
malta-	malta-	malta-	挖

十八　借词

鄂温克语里有一定数量的借词，特别是汉语借词和蒙语借词有不少。其次也有一些满语、达斡尔语、俄语借词等。尤其是现代鄂温克语里，已借入数量可观的蒙语和汉语现代名词术语。例如：

（一）蒙古语借词

həgəltʉlgə(蒙古语) ＞ həəltʉlgə “配种站”

aŋgi (蒙古语) ＞ aŋgi “阶级”

bortʃog (蒙古语) ＞ botʃtʃo “扁豆”

aŋʤisu (蒙古语) ＞ aŋʤisuŋ “犁”

（二）汉语借词

soŋko “窗户”、pootul “跑腿儿”、maadaj “麻袋”、mʉ “亩”、ʤʉʉʃi “主席”、piŋgə “苹果”、sisə “汽车”、ʃuʤi “书记”、gaŋbi “钢笔”、denʃi “电视”等。

除此之外，在鄂温克语内还有一些俄语、满语、达斡尔语借词。例如，俄语借词有kino “电影”、kaatar “干部”、bitoom “小水桶”、motoor “摩托车”、ʤabuud “工厂”、birdan “铁炉子”、haranda “铅笔”、hiləəb “面包”、ʤarood “大草垛”等。满语借词有 tʃoha “军队”、amban “大臣”、hawan “官吏”等。达斡尔语借词有 kasu “铁”、dadda “摇篮”、ʃogol “愚蠢的”等。

十九　鄂温克语构词系统

鄂温克语构成新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派生法；另一种是合成法。而且，在他们的词汇系统里有着数量可观的派生词和合成词等。

（一）派生式构词法

是鄂温克语最重要的构词形式。派生法就是在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某一构词词缀派生新词的方法。而且，主要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副词等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形态变化构词词缀派生新词。

1. 从名词派生名词

/ʃeŋ/ ➪ ʉhʉr“牛”+ -ʃeŋ = ʉhʉrʃeŋ“牛倌”

/su/ 、/sʉ/ ➪ naga“舅家亲”+ -su = nagasu“舅舅”

/lʤi/ ➪ təməgəŋ“骆驼”+ -lʤi = təməgə(ŋ)lʤi“蜻蜓”

/laŋ/、/ləŋ/ ➪ iggi“尾巴”+ -ləŋ = iggiləŋ“蝌蚪”

/ŋga/、/ŋgə/ ➪ agga“粗长绳子”+ -ŋga = aggaŋga“拴牲畜的粗长绳子”

/haŋ/、/həŋ/ ➪ amiŋ“父亲”+ -haŋ = ami(ŋ)haŋ“大爷”

/ʧʧi/ ➪ imagaŋ“山羊”+ -ʧʧi = imaga(ŋ)ʧʧi“山羊皮”

/tta/、/ttə/ ➪ ʤiwə“刺儿”+ -ttə = ʤiwəttə“蜜蜂”

/ttuŋ/、/ttʉŋ/ ➪ unuhuŋ“指头”+ -ttuŋ = unuhu(ŋ)ttuŋ“顶针”

2. 从动词派生名词

/gaŋ/、/gəŋ/ ➪ tari-“种”+ -gaŋ = tarigaŋ“农田”

/gga/、/ggə/ ➪ aggaʃi-“走”+ -gga = aggaʃiga“步伐”

/suŋ/、/sʉŋ/ ➪ tikkə-“钉”+ -sʉŋ = tikkəsʉŋ“钉子”

/r/ ➪ ʉji-“水开”+ -r = ʉjir“洪水”

/mal/、/məl/ ➪ iggi-“养”+ -məl = iggiməl“家禽”

/ŋka/、/kŋə/ ➪ təwə-“下、降”+ -ŋkə = təwəkŋə“袋子”

/ŋ/ ➪ əri-“转动”+ -ŋ = əriŋ“时间”

/hu/、/hʉ/ ➪ ana-“推”+ -hu = anahu“钥匙”

/ttaŋ/、/ttəŋ/ ➪ ʉlə-“剩下”+ -ttəŋ = ʉləttəŋ“火灰”

3. 从形容词派生名词

/wuŋ/、/wʉŋ/ ➪ aja“好”+ -wuŋ = ajawuŋ “兴趣”

/ttuŋ/、/ttʉŋ/ ➪ əŋŋə“宽的”+ -ttʉŋ = əŋŋəttʉŋ“胸襟”

4. 从数词派生名词

/he/ ➪ əmʉŋ“一”+ -he = əmʉŋhe“首座”

5. 从名词派生动词

/da/、/də/ ➪ iisal“眼睛”+ -da = iisalda“注视”

/la/、/lə/ ➪ agga“办法”+ -la = aggala“想办法”

/ra/、/rə/ ➪ ʤəw“锈”+ -rə = ʤəwrə“生锈”

/mu/、/mʉ/ ➪ əhʉ“热度”+ -mʉ = əhʉmʉ“发热”

6. 从形容词派生动词

/da/、/də/ ➪ ərʉ“坏”+ -də = ərʉdə“变坏”

/la/、/lə/ ➪ əhʉddi“热”+ -lə = əhʉddilə“发烧”

/ra/、/rə/ ➪ hinda“便宜的”+ -ra = hindara“降价”

/ʃi/ ➪ aja“好的”+ -ʃi = ajaʃi“表扬”

7. 从名词派生形容词

/ʃi/ ➪ dela“头”+ -ʃi = delaʃi“聪明的”

/maan/、/məən/ ➪ əəŋ“药”+ -məən = əəŋməən“苦的”

/kku/、/kkʉ/ ➪ mojo“猴子”+ -kku = mojokku“滑稽的”

8. 从动词派生形容词

/mal/、/məl/ ➪ ana-“推”+ -mal = anamal“推的”

/hu/、/hʉ/ ➪ motʃtʃe-“变歪”+ -hu = motʃtʃehu“歪的”

/he/ ➪ ale- “生气”+ -he = alehe“爱生气的”

/mu/、/mʉ/ ➪ adda-“高兴”+ -mu = addamu“高兴的”

/muddi/、/mʉddi/ ➪ gʉʤə-“喜爱”+ -mʉddi = gʉʤəmʉddi“可爱的”

9. 从数词派生数词

/tal/、/təl/ ➪ ʤʉʉr“二”+ -təl = ʤʉʉrtəl“各二”

/ŋe/ ➪ toŋ“五”+ -ŋe = toŋŋe“五十”

/he/ ➪ əmʉŋ“一”+ -he = əmʉŋhe“第一”

10. 副词的派生

/ma/、/mə/ ➪ dərəl“脸”+ -mə = dərəlmə“直接的”

/hat/、/hət/ ➪ ittʉ“如何”+ -hət = ittʉhət“无论如何”

/ʤi/ ➪ aja“好”+ -ʤi = ajaʤi“好好地”

/dar/、/dər/ ➪ əmʉŋ“一”+ -dər = əmʉŋdər“已经”

/m/ ➪ noori-“领先”+ -m = noorim“预先”

（二）合成式构词法

鄂温克语里还有一些利用并列式、修饰式、补充式、表述式等词和词间的结合形式构成的词。例如：

1. 并列式合成词： ahiŋnəhʉŋ “朋友” ⇦ ahiŋ“哥” nəhʉŋ“弟”

2. 修饰式合成词： səltəggəəŋ “火车” ⇦ səl“铁” təggəəŋ“车”

3. 补充式合成词： ədiŋgadaŋ “感冒” ⇦ ədiŋ“风” gadaŋ“要”

4. 表述式合成词： meegaŋaaʃiŋ“胆小的” ⇦ meegaŋ“心” aaʃiŋ“无”

总之，鄂温克语里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属于名词类词的范畴，

而动词以及包括于动词中的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属于动词类词范畴，副词、模拟词、后置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属于虚词类范畴。但是，副词后面也可以接缀名词类词的有关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除此之外，鄂温克语里还有一定数量同义词、同音词、多义词、谐音词、同源词、借词等。早期借词中，主要有来自满语、蒙古语、汉语、达斡尔语、俄语等的借词，现代借词里主要有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特别是汉语借词在鄂温克语里越来越多，甚至对鄂温克语原有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像前面所说，在鄂温克语词汇发展和丰富方面，派生式构词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那些长音节词中，几乎90%以上的词是在某一个原有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某一个形态变化构词词缀派生出来的产物。另外，当然也有一些通过合成式构词法等构成的实例。

参考文献

朝克：《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词汇集》［日］，日本小樽商科大学，1995。

朝克：《鄂温克语形态语音论及名词形态论》［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所出版，2003。

朝克：《鄂温克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

朝克：《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日］，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1991。

朝克：《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1997。

朝克：《中国满通古斯诸语基础语汇集》［日］，日本小樽商科大学，1997。

朝克：《通古斯诸民族及其语言》［日］，日本东北大学，2001。

朝克、中岛干起：《鄂温克语会话练习册》［日］，东京大学书林出版社，2004。

朝克、耐登、敖嫩：《鄂温克语民间故事》［蒙］，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8。

朝克、津曲敏郎、风间伸次郎：《索伦语基本列文集》［日］，北海道大学，1991。

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贺兴格、其达拉图：《鄂温克语词汇》（蒙），民族出版社，1983。

杜道尔吉：《鄂温克语汉语词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涂吉昌、涂芊玫：《鄂温克语汉语对照词汇》，黑龙江省鄂温克研究会及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1999。

杜福成、杜宏宝：《阿荣鄂温克语词汇》，内蒙古阿荣旗鄂温克族研究会，2007。

朝克：《索伦鄂温克语调查资料》（6 册）1982—2006 年，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方语言研究室（以下简称“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

朝克：《讷河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90。

朝克：《查拉巴奇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88。

朝克：《萨玛街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96。

朝克：《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87—1996。

朝克：《杜拉尔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95—2007。

朝克：《鄂温克语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98—2007。

朝克：《莫日格勒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83—2007。

朝克：《辉河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82—2007。

朝克：《伊敏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83—2007。

朝克：《辉河、伊敏、巴音查干鄂温克语调查资料》，社科院民族所北方室收藏，1996—

2006。
波普（H.H.Poppe）：《索伦语调查资料》［俄］，列宁格勒，1931。
琴其乌斯：《通古斯——满语比较词典》［俄］，列宁格勒，第一册，1975；第二册，1977。
波德列夫：《通古斯——满语人称领属范畴》［俄］，莫斯科，1976。
苏尼克：《通古斯——满语名词》［俄］，列宁格勒，1982。
布拉托娃：《埃文基语（鄂温克语）阿穆尔方言》［俄］，列宁格勒，1987。
杨虎嫩：《满洲里地区通古斯鄂温克语》［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1991。
伊瓦诺夫斯基（A.O.Ivanovskiy）：《索伦语与达斡尔语》［俄］，圣彼得堡，1894。

城田 俊(1981)「格動詞の意味」『国語国文』50 巻 4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会。
(1982)「体言の体系」『国語国文』51 巻 12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会。
(1998）『日本語形態論』 ひつじ書房。
鈴木重幸(1972)『日本語文法・形態論』むぎ書房。
(1983)「形態論的なカテゴリーについて」『教育国語』72 むぎ書房。
清瀬義三郎則府(1971)「連結子音と連結母音と一日本語動詞無活用論」『国語学』86
(1989)『日本語文法新論』桜楓社。
寺村秀夫(1968)「日本語名詞の下位分類」『日本語教育』12。
橋本進吉(1946)『国語学概論』岩波書店。
(1948)『国語法体系論』岩波書店。
久野 暲 (1973)『日本文法研究』大修館。
(1983)『新日本文法研究』大修館。
松下大三郎(1930)『標準日本口語法』中文館書店　復刊　勉誠社。
森重 敏　(1959)『日本文法通論』風間書房。
奥津敬一郎(1974)『生成日本文法論』大修館書店。
南不二男(1974)『現代日本語の構造』大修館書店。
池上嘉彦(1975)『意味論』大修館。
鈴木一彦等(1982)『研究資料日本文法』（形容詞、形容動詞）明治書院。
大野 晋(1987)『文法と語彙』岩波書店。
福田昆之(1991)『日本語とツングース語』(改版)　丸井図書出版株式会社。
森岡健二(1994)『日本文法体系論』明治書院。
宮岡伯人等(1997)『環太平洋の言語』(第三号)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池田哲郎(2000)『アルタイ語のはなし』大学書林。
津曲敏郎(2001)『環太平洋の言語』（第七号）北海道大学。

后　语

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努力，凭着甘为事业奉献和甘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终于完成了我的老师戴庆厦教授交给的中央民族大学985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考语法》重大课题的子课题《鄂温克语参考语法》的科研工作。完成该项研究以后，也就是说写完戴老师交代的十分艰巨而紧迫的前沿性的科研任务之后，心里确实感到一种特殊的轻松和快活。说实话，在具体实施该项目之前，幸亏有了鄂温克语研究的二十余年科研实践和经验，同时有了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这些年主持和参加过国内外与此课题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项目，尤其是在日本留学和工作期间同日本的语言学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过有关参考语法方面的研究课题，所有这些为该项目的顺利进行、圆满完成发挥了想象不到的积极作用。这也是能够在戴老师提出的有限时间内，较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科研工作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在我具体实施该项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得到了戴老师的苦心指导和多方面的关怀，对此向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另外，也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语言课题组的罗自群教授、蒋颖博士、田静博士等专家学者的积极协助和热情帮助，对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是，对于有关项目的实施细则、运作规程、报账制度等方面不太熟悉而给她们的工作带来过一定麻烦，在此深表歉意。还有，到地方进行田野调查时，在那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得到过许多地方官员，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以及黑龙江鄂温克研究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鄂温克乡村领导和发音合作人、协助调查人员、鄂温克族老乡们的积极合作和热情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最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在此还要感谢为审订书稿而付出艰辛劳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者王曦女士及其审稿人。毫无疑问，这项研究课题就是在大家的指导、帮助、支持之下才得以按预定计划顺利完成。

就像每一项科研工作和任务，都追求最理想的结局和成果一样，笔者也遵循了这样一个科研态度和精神。但是，写完以后，再认真地反复阅读和审稿时，还是发现了不少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地方。同时，本人还认为，在该项成果里自己还未发现的疏忽或缺憾肯定有不少，希望学术同人和本

民族同胞提出诚恳的批评意见，使鄂温克语研究事业不断向着更加成熟、更加理论、更加理想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我国的阿尔泰语言学研究事业，乃至为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学研究事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朝　克
潘家园华威西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属楼 8 号楼 50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O
作者=D
页数=350
出版社=朝克著
出版日期=鄂温克语参考语法
SS号=12394736
DX号=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d=20401835 0E153ABB9B73FEBC82B56715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名词类词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一　单数形态变化现象
二　复数形态变化现象
三　代词的数形态变化现象
第二节　格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一　主格
二　领格
三　确定宾格
四　不确定宾格
五　反身宾格
六　与格
七　位格
八　不定位格
九　工具格
十　从格
十一　方面格
十二　方向格
十三　比格
十四　限定格
十五　共同格
十六　有格
十七　所有格
第三节　领属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一　人称领属
二　反身领属
三　领属形态变化和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间的接触关系
第四节　级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一　一般级
二　次低级
三　低级
四　最低级
五　次高级
六　高级
七　最高级
第二章　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体系
第一节　态形态变化现象
一　主动态
二　被动态
三　使动态
四　互动态
五　共动态
第二节　体形态变化现象
一　完成体
二　进行体
三　未进行体
四　执行体
五　延续体
六　多次体
七　一次体
八　反复体

九　固定体
十　中断体
十一　愿望体
十二　未完成体
十三　假装体
十四　试动体
第三节　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
一　陈述式现在时
二　陈述式现在将来时
三　陈述式将来时
四　陈述式过去时
五　陈述式过去进行时
第四节　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
一　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
二　祈求式单数第二人称
三　祈求式单数第三人称
四　祈求式复数第一人称
五　祈求式复数第二人称
六　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
第五节　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
一　命令式单数第一人称
二　命令式单数第二人称
三　命令式单数第三人称
四　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
五　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
六　命令式复数第三人称
第六节　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
一　假定式单数第一人称
二　假定式单数第二人称
三　假定式单数第三人称
四　假定式复数第一人称
五　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
六　假定式复数第三人称
第七节　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一　目的副动词
二　条件副动词
三　因果副动词
四　紧随副动词
五　立刻副动词
六　让步副动词
七　界限副动词
八　联合副动词
九　并进副动词
第八节　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一　现在时形动词
二　现在将来时形动词
三　过去时形动词
第九节　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一　否定助动词
二　肯定助动词
三　判断助动词
四　应许助动词
五　能愿助动词
第三章　鄂温克语句法结构
第一节　句子词组结构
一　并列式词组

二　支配式词组
三　修饰式词组
四　补充式词组
五　限定式词组
六　表述式词组
七　否定式词组
八　判断式词组
第二节　句子成分分析
一　主语
二　谓语
三　宾语
四　补语
五　状语
六　定语
七　插语
八　复合句
第三节　方位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ｄａ／、／ｄ？／、／ｄｏ／、／ｄ？／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二／ｇｕ／、／ｇ？／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三／ｌａ／、／ｌ？／、／ｌｏ／、／ｌ？／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四　其他结构类型的方位词
五　方位词和程度副词与句子的关系
第四节　时间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时间词和数词及句子关系
二　时间词和形动词及句子关系
三　时间词和程度副词及句子关系
四　句子中时间词的重叠使用现象
第五节　代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人称代词
二　指示代词
三　疑问代词
四　反身代词
五　确定代词
六　不定代词
第六节　数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基数词
二　序数词
三　集合数词
四　平均数词
五　概数词
六　分数词
七　限定数词
八　统计数词
第七节　副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程度副词
二　时间副词
三　行为副词
四　范围副词
五　方位副词
六　数量副词
七　语气副词
第八节　后置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时间后置词
二　方向后置词
三　方式后置词
四　目的后置词

五　原因后置词
六　假定—让步后置词
七　比较后置词
八　限定后置词
九　程度后置词
第九节　连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联合连词
二　条件连词
三　选择连词
四　转折连词
五　假定连词
六　让步连词
七　促使连词
八　迭进连词
九　模糊连词
第十节　助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泛指助词
二　疑问助词
三　意愿助词
四　强调助词
五　判断助词
第十一节　拟声拟态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拟态词
二　拟声词
第十二节　语气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疑问语气词
二　肯定语气词
三　否定语气词
四　促使语气词
五　给予语气词
六　应许语气词
七　招呼语气词
第十三节　感叹词结构特征及句子中的使用关系
一　允许感叹词
二　嘱咐感叹词
三　奇怪感叹词
四　惊疑感叹词
五　蔑视感叹词
六　惋惜感叹词
七　招呼感叹词
八　烦恼感叹词
九　哀痛感叹词
十　怜悯感叹词
十一　赞赏感叹词
十二　禁止感叹词
附录一　鄂温克语语音结构
一　短元音结构特征及其具体使用情况
二　长元音结构特征及其使用情况分析
三　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区别性特征
四　容易被混淆的元音之区别特征
五　辅音系统及其分析
六　辅音音变分析及其特殊使用现象的说明
七　复合辅音系统及其结构特征
八辅音重叠现象及其分析
九　元音和谐规律及其分析
十　音节及音节构成特征

十一　重音
附录二　鄂温克语词汇特征
一　名词
二　代词
三　形容词
四　数词
五　动词
六　副词
七　后置词
八　连词
九　助词
十　拟声拟态词
十一　语气词
十二　感叹词
十三　同义词
十四　同音词
十五　多义词
十六　谐音词
十七　同源词
十八　借词
十九　鄂温克语构词系统
参考文献
后语